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致沙 汀

致 吴 青*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吴青：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很遗憾，今年不能一起去过暑假，我大约在八月初去莫干山住一个星期，只打算住一个星期，因为家里还有不少事情。我身体还是不好，但生活仍然忙乱。知道你母亲逐渐恢复健康，情绪好，精神好，很高兴。小林得到文章很满意。你母亲答应四川出版社印她的集子，李致也很满意。为了这些我也感谢冰心大姐。替我问候她，也问候你父亲。还问候你爱人。我写字手抖，现在每天上午找医生按摩。祝

好！

巴　金 廿二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吴青：

* 吴青(1937—)：冰心的女儿。

信收到。知道你妈妈又进医院，替她担心，但也得出结论：应当休养两三年再说。我也是这样。再不能有一点紧张，别人找我限期写稿也不行，开会讲话更不用说了。自己随意写点文章倒可以。我必须保护自己。你可以放心，也请你妈妈放心。陈钢的信收到，谢谢他。

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问候你父亲！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吴青：

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安慰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九月廿八日

问候你们全家！

致吴朗西、柳　静*

一九九一年一月六日

朗西兄、柳静嫂：

一月五日来信收到，真是好久不见了。我知道朗西长期患病，我也一样，行动不便，写字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衰退，早已无法工作。

关于武田君[①]的事，日本友人要来采访，我脑子空空，无话可说，身体也吃不消，只好推辞。现在你们来信讲起，提出三个问题，我简短地回答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夏武田来上海，住在他妹妹家，写信通知我（信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他只知道我是黎德瑞），我去看他，他出去了。我约他到南京路大东茶室吃了一顿饭。就只见过这一次，后来我再去看他，他已回国去了。

二、中日战争爆发后，武田的活动我毫无所知。

---

* 吴朗西（1904—1992）：四川开县人。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柳静（1906）：江苏常州人。吴朗西夫人。

① 武田：武田博，日本横滨一高等商业学校教授汉语的副教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作者去日本时曾寄居其家。

三、当时他信鬼神，每晚念《法华经》，念到声音嘶哑。他信佛到了迷信的程度。我已把我的见闻和印象都写在小说《神》和《鬼》中。不过我在上海会见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开朗，我笑问他："还是像从前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回答："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在《创作回忆录》（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刊行）第五章中也谈到我和武田的事。

关于武田我所能讲的就是这么一些。写了这封短信，我感到相当疲劳，就此打住吧，请原谅。

祝你们

健康！长寿！

芾　甘 一月六日

致何洁[*]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

何洁同志：

从北京回来，读到您的信，谢谢您的照片。您的事我也知道了，好些人夸奖您，您做得对。您上次到我家的情况，我还记得一些，但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我家里人都好，只是我的小妹（今年六十五了）去年小中风后至今手脚不大灵便。我近几个月来身体也不好，写字很吃力，因此不多写了。请替我问候流沙河同志①，这些年他吃够苦了，但比起刘盛亚同志来，他能活到今天，还是幸福的。我看过影片《巴山夜雨》，看到那位诗人就想起您的丈夫。希望他勤奋地写下去。愿你们过得幸福。祝

好！

巴　金 五月九日

---

* 何洁：原川剧演员，流沙河夫人。

① 流沙河（1931—　）：四川金堂人。诗人。

致余思牧*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思牧先生：

十一日来信才由北京作协转来，敬悉一切。我上月从日本回来在香港住了三天，听说我的旧作在香港有人翻印，得到您来信，才知道详情。我不知道出版社根据什么样的纸型翻印。请您把我的意思对出版社负责人讲一下：我放弃版权，出版社翻印我的著作没有问题，不过希望能照我的改订本的内容翻印。改订本指《文集》本，除去少数注解外（注解可以删去），不会影响南洋的入口检查。《第四病室》、《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点滴》等书希望暂时不要重印，像《点滴》这样的杂文集内有几篇短文必须删去。这些书的《文集》本已改好，将来可照《文集》本重排印行。我的旧作一共编成《文集》十三卷，① 均已排竣，至迟明年可以印出。此外，倘使可能，希望将香港出版社印的我的旧作各寄一册给我，我想留着做个纪念。

您要写关于我的过去的书，我不反对，也愿意帮忙。但是

---

* 余思牧（1925— ）：加拿大籍作家、企业家。

① 后编为十四卷。

我目前实在没有空，我连计划中要写的文章也来不及写。而且由我来唠唠叨叨地讲自己，也实在没有意思。因此我只能简单地回答您的一些问题。倘使我自己想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还是留着将来写文章吧。下面是我的回答：

一、您记错了，我并没有在茅盾先生主办的文艺讲座上讲过课，我从来就不会讲课。

二、您为南洋的读者写书，考虑到入口检查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没有故意的歪曲，我不会介意。

三、对书名我无意见。

四、我出生年月是公历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父亲叫李道河，母亲姓陈，她的名字我也弄不清楚，还得向年老的亲戚打听。

五、我写过一篇散文谈我写《灭亡》的一些事情，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的《文艺月报》上。关于创作动机和经过都谈得很详细。

其它的问题，有的我已在自己的一些文章里谈过，有的谈起来得发表长篇大论，而且我也谈不好。我自己认为我至今还在学习写作，没有资格教人应当如何创作。

我的回信只能写到这里为止。倘使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不妨再来信。我在上海工作，现在在杭州休养。您来信寄到上海钜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我一定能看到。

匆复。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七日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

思牧先生：

六月十八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我已从杭州回来，过一个多星期，可能去黄山住些时候。寄来各书收到，谢谢您。那些书印刷装帧都不错。我不希望用旧纸型重版我的旧著。我特别不喜欢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的那几本，我早在开明书店结束的时候就对该店的负责人讲过将那些纸型作废。因为那些纸型错字多，不妥当的字句也多，例如《海行杂记》还是一九二七年初赴法途中写的，那时我不过二十二岁多。一九三二年虽然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但是还有许多毛病。现在印出这个版本，对谁都不会有好处。请转告南国出版社，以后千万不要再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版我的任何一本旧作。至于别的书，暂时用旧纸型重版也不要紧。(其实《家》、《春》、《秋》中改动也很大。有些缺点我自己已改正了，港版还一直替我宣传，我心里总不大痛快。)我以后去北京开会，当找有关方面谈谈，如能办到在国内改排另打纸型更好。竟成版短篇集根据《文集》本重排，我倒满意。谢谢您送给我那许多大作，您写作上的努力的确值得佩服。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十三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思牧先生：

从黄山回来，见到您的信，没有能早些答复，请原谅。

我的《文集》第十至十三卷尚未出版，所以您在国内也无法购到。据我所知，这四册书均已付印，本年年底可以印出。我以后寄给您吧。“散文随笔”共二册，编在第十和第十一两卷中。出到第十三卷，我解放前的著作算是出齐了。您这次寄来的竟成书局出版的我的一些旧作，很糟，完全是翻版书的面目；不负责任地乱编一通，拿我的名字欺骗读者。我翻了一下，很不愉快。关于在香港重排我的小说的事情，我尚未同出版局谈过，因为我忙，而且我也不知道找谁谈。我下次到北京当找人谈谈。总之，我放弃了版权，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以为抵制翻版书的武器在著作物的内容，而不在排版格式。别的话下次谈。谢谢您寄来的书。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四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思牧先生：

廿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前几天我忙着写《谈自己的创作》这本小书的后一部分，现在写完了，稿子也寄出了。这本小书共收十篇文章，都是漫谈、回忆一类的东西，可以作为《文

集》的注解看，所以就编在《文集》十四卷中不另出版了。《文集》十卷和十一卷昨天刚收到，现在寄上各一册，请查收。十二、十三两卷不久可以印出，十四卷后一部分刚刚付排，出版期得延至明春了。

香港印的那些盗版书的确使原作者看见生气。不过搜集起来看看，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这里过去找到一些敌伪时期北方的盗版书，现在您又寄来一些。您说您还搜集了一些，不打算寄来了。不过倘使方便的话，我还是希望把它们寄给我看看。

关于租纸型的问题，我下次到北京后当找有关方面谈谈。我上次过香港时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译书，如《复活》等，都是根据国内的译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价一定比旧本便宜。别的话以后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

思牧先生：

我现在在广东各地参观访问，春节可能回到上海。上月寄出的《文集》十、十一两卷想已收到。《文集》十二、十三两卷均已出版，不过我离沪时尚未见到，只好等我回上海后寄上了。

您上次寄给我的南国版《憩园》，我最近送给一位朋友了，倘使出版社还有存书，希望再寄下一册（仍请寄到上海作协）。别话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十六日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九日

思牧先生：

《作家巴金》原稿匆匆看完，我也很难提意见，我只是在某些弄错事实或年代错误的地方加了简单的注解，供您参考。原稿另封寄还，请查收。寄来的书尚未收到，我的《文集》第十二、十三两卷和短篇集《李大海》已于前日寄上，不久当可收到。第十四卷尚未排竣，这是最后的一卷，内容除《寒夜》外，还有一本新近写完的《谈自己的创作》。倘使您能早日看到这一卷，您也许会知道更多的事情。不过看情形这一卷在半年内恐怕印不出来。照片我手边没有。过去我除办护照或证明文件外，不常照相。解放后照相较多，但自己拿到很少，因此无法寄给您，请原谅。你们要出版我的散文和小说选集，我同意。只是我不大了解海外读者的需要，最好请您提出一个初选目录给我参考。序言我可以写，但是至多不会过两千字，可能更少。我是在广州过春节的，我全家在除夕前赶到广州。我们四天前才回到上海，因此无法早写回信，也不能早将大作

退还，抱歉之至。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十九日

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

思牧先生：

廿八日来信收到。年初六我在从化，后来我又带着孩子去过新会，我们全家在二月十三日才离开广州。您当时要是打电话到羊城宾馆，可能知道我的行踪。《谈自己的创作》至今尚未排出，不知什么时候会看到校样。我看您不必等了。关于那本书我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引用我的原文太多了些，似乎可以删一点。不如摘要引几段原文，中间加一些您的叙述。您看怎样好？您寄来的书我已收到一部分，其余的不久当可收到，谢谢。您来信谈到出选集要付版税，我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请您转告社方负责人，我愿意免酬编选我的集子，只是为了表示对读者负责。请不要付版税或稿费，将来送我几本书就行了。我现在有的钱自己已经花不了，钱对我毫无意义。我只希望把工作做好。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三月九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思牧先生：

从北京回来读到您的两封信，稿子也见到了，过两天拜读后即寄还，请勿念。《小说选集》和《散文选集》的目录我都同意。“知识阶级”可以改为“知识分子”；《散文选集》后面不妨加一“附录”：《谈我的散文》。《谈短篇》和《谈散文》两篇文章，我后来作了一些改动，我主张用我最近的修改稿付排（过几天即可将修改稿寄上）。至于正文，照《文集》本内容发排就行了。两篇“短序”本月底或下月初写好寄上。

关于《李大海》，您的评语只是过分的夸奖，《副指导员》和《回家》都写得差。我自己翻看，觉得只有《李大海》和《团圆》两篇勉强可读。好久不写小说了，拿起笔总觉它不听指挥。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三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思牧先生：

大作拜读（其实只能说是匆匆地读过），提了一些意见，供您参考。我一九三九年初由桂林回上海，一九四〇年七月经海防去昆明，在昆明写完了《火》去重庆，后来又去成都（四一年），夏天再去昆明，写了《龙・虎・狗》后，由昆明去桂林，四

二年又去重庆，五月一日第二次回成都治牙，十月回到桂林，四四年六月（？）到重庆，在贵阳开始写《憩园》，后来在重庆写完。四五年在重庆写《第四病室》，四五年十一月曾到上海看我哥哥的病。这些事在我的文章里都曾提到。我在战时只编过《烽火》和《文丛》（代靳以编过两期）两种刊物。至于我在“文生”的工作，有它出版各书为证，不讲了。原稿退还，请查收。谈“短篇”和“散文”两文改稿寄上。匆此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五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思牧先生：

返沪将近一周，寄上的回信和拜读后退回的大作想均已收到。两篇序文都写好了，现在寄上，请审阅。您今年二月寄出的书，我只收到《憩园》四册，选集一册，《家》、《春》、《秋》合订本一册，共六册；您提过的两套短篇集至今未见，不知已否寄出，请示知。我听人说我谈《家》、《春》、《秋》的三篇文章香港有单行本，倘使能找到，盼寄我一册。谢谢。别话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廿七日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

思牧先生：

五月七日来信收到了，今天又接到您寄来的《谈〈家〉、〈春〉、〈秋〉》等书三册，谢谢。您要的《文集》十一卷，已于昨日挂号寄奉。我另外寄了一本新版的《家》。《家》、《春》、《秋》将来如重排，我仍希望能依照《文集》本。我指的是内容，不是排版格式（我倒喜欢排直行）。文集本《家》字数可能少于旧本，因此排工不会超过旧本。文集本《春》比旧本虽多了一章（《秋》〔《文集》本〕多了两章），但字数增加并不超过一万（《春》只增加四、五千字）。旧本中有不少冗长的句子，我很不喜欢，"底"字太多，我现在看到也不舒服，此外还有些缺点，我实在不愿意让旧本流传下去。而且这件事我已和中央文化部胡愈之副部长谈过（那么他一定和三联书店负责人谈过了），他答复说，以后在香港重印我的旧作，应当征得我的同意。（盗版书自然又当别论，那是管不了的，而且已经有了，只好让它去。）

关于我的哥哥的名字，我记得在什么地方作过了解释。我只有两个亲哥哥，三哥其实就是二哥（尧林），我们过去习惯照"大排行"称他"三哥"（二哥是我二叔的长子），他用"李林"的笔名，出版了几本翻译小说。别话后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二十日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思牧先生：

十二日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寄来的书尚未到达，可能较普通邮件慢些，让我先在这里表示谢意。以后倘使找到其它的盗版书，仍望代为搜集。纸型问题我又和文化部出版局的同志谈过，要求不用旧纸型。我自己早已删改了的文字，当然不愿意让人再印出来广为传播。至于盗版，那是管不了的，又当别论。要是用新纸型翻印，我就没有意见了。

我的关节炎一九五九年初发得厉害，到年底已经治好了。去年冬天又发了一次，不过轻得多，现在只是右手提较重的东西感到吃力，此外并无痛苦。我看不需要治疗，也用不着什么特效药，过一个时候就会好的。但是您的好意我很感激。我七月底或八月初大约要到四川峨嵋山去看看。匆复。祝

好！

巴　金 廿四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思牧先生：

我出国开会，路过香港，特寄上一短信。您关于我那本书的校样如未寄上海，请送交香港新华社罗明林经理转给我，有什么书也请送到那里．我过两三星期返国时，可能在香港耽搁一天半天。

《怀念》等书尚未收到。

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八日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四日

思牧先生:

我十二日从东京到香港,见到您的信,书也收到了,谢谢。我在香港只住了两个晚上,在广州住不到一个整天。我明天动身去北京。恰恰错过同您见面的机会,颇觉歉然。不过我相信以后一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畅谈。匆复。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四日

一九六二年十月八日

思牧先生:

八月底来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所以迟到今天才写回信,请原谅。昨天收到了您寄来的《火》一部,《灭亡》和《怀念》各三册,谢谢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已经出版,前两天寄上一册,不久当可见到。《谈创作》一部分中有两篇文章不曾发

表过(即谈《新生》和《第四病室》)。谈《憩园》是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我寄去的是原稿,与《文集》本略有不同,因为我后来看校样时又作了一些小改动。《三同志》去年年底以前就写好了,我一直没有时间修改它。《春暖花开》不是我的作品。我现在写的是访问日本的散文集。这些书将来出版都会寄给您。您的孩子们入学问题在广州都得到了解决,您做父亲的的确可以放心了。我两个孩子,大的明年考大学,小的明年考初中,他们都不紧张,我也不着急。上海情况比较好,考试成绩一般在七十分以上的都有升学的机会。别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

思牧先生:

前信想已收到。我想托您代买一册"上海书局"出版的《郁达夫诗词钞》,倘使方便,盼早日寄下。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九日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恩牧先生：

《郁达夫诗钞》二册早收到了。我前几天比较忙，没有能早写信道谢，请原谅。我还不知道您生过病，现在虽然病愈，可是还得注意起居饮食。病后的调养也很重要。我的身体最近不大好，但也没有大病。关于《家》、《春》、《秋》重拍影片的事，我并没有什么意见。我当然希望影片拍摄出来比几年前的好一些。我不曾看过香港拍的《家》；但《春》和《秋》我却看过。我的意见已写在《谈香港影片〈春〉〈秋〉》（发表在《中国电影》上，吴楚帆先生好像读过）里面了。关于《家》，我曾写过一篇谈上海拍的影片《家》，发表在一九五七年的《大众电影》上，在那篇文章里我也讲了一些我的看法。国内有不少观众对李晨风先生的导演和吴楚帆先生的演技相当满意。我只觉得影片上哭得多了一点，能够再含蓄些就好了。还有，我的《谈创作》中那三篇文章也或多或少地解释了我的创作意图和我对一些人物的看法。此外我便无话可说了。别的话下次再谈罢。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廿七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恩牧先生：

我已返沪。您寄来的校样①都收到了。我离沪一个半月，回来还要办一些事，因此无法一口气读完您的大作。但本月内我一定读完全稿。现在先寄还第一部分，请查收。我曾根据《文集》十、十一卷改动了一些引用文字。我还改了少数排错的字，请您看看是否妥当。第二、第三部分当在月底前陆续寄上，请勿念。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思牧先生：

大作匆匆读完了。我在上次寄还的校样上已写明，我改动了一些误植的字句，并在一些意义不明或似有不妥字句的地方打了问号。我还建议删去一个别人虚构的故事。现在我又有一个建议：一一一页上"有人以为……鸣凤扮演了一个为了拯救觉慧……"一段，真意何在？我不明白。要说鸣凤自杀有拯救觉慧的作用，其实是美化封建社会。觉慧同鸣凤并未"发生关系"。其实即使"有了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吃亏的还是鸣凤。这几行可否删去？您要我把大作最后一部分给以群同志看看，不巧他最近有写作任务，工作多，看不了别的稿

① 指余著《作家巴金》的校样。

子，因此只好将校样寄还，请查收。

别的意见我都不讲了，因为一、这是您的文章，当然有您自己的看法；二、我也很忙，没法写较长的信。

祝

好，并贺新年！

巴　　金 十二月廿五日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

思牧先生：

十二月廿六日来信收到。大作的校样已在去年年底前全部寄回，想早收到了。您要我的《文集》前九卷的平装本，很抱歉，我这里早已没有全套，在书店里也找不到它们，只好等将来设法买齐了寄给您。

这两天比较忙，以后再写吧。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四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

思牧先生：

信收到，《文集》一至四卷已于日前寄上，请查收。五至九卷一时不易找到，尤其是第五卷，我正在请旧书店设法。

您的书中有些地方因应付星马入口问题，得作一些改动，并换上一些不刺目的字眼，我很了解。不过引用我的文章时，如有改动，请加注说明一下，或者不作文字上的改动，删去一些刺目的字眼也行。您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别的话以后再谈。

敬祝

春节快乐！

巴　金 二月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

思牧先生：

两信都收到。您寄来的一包书也见到了。《怯弱的人》两书都不是我的作品。那些“书商”真可恨。倘使不是您把它们寄给我，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我最近在改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同时也在修改中篇《三同志》。不过我的事情多，最近眼睛不大好，又常患感冒，因此工作进行得很慢。但也并无大病。访日的小书已看过校样，本月内或可出版。别的话下次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十二日

要是方便，我想请您买两本书：一、《郁达夫与王映

霞》；二、《郁达夫日记九种》（以上均由宏业书局出版）；三、唐人著《血肉长城》（倘使您认识阮朗，请带个口信给他，说我向他要一本《血肉长城》）。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

思牧先生：

我七月底去山西参观，离开上海一个多月，最近回家才见到您的信，书也收到了，谢谢您。我在山西去过不少地方，到过农村，也看过工厂，下过矿井，上过五台，也去过云岗，收获很大。这几年山西的工作做得不错，今年全省农业丰收。

您说八月中旬返乡，现在应当回港了。近况如何？念念。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六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

思牧先生：

十九日来信收到。您要我解放后出版的几本集子，前两天寄上《新声集》、《英雄的故事》、《贤良桥畔》各一册，想已收到。别的一时找不到了。（《明珠与玉姬》是一本小册子，收两个短篇，已编在《新声集》里面了。）将来找到，当陆续寄上。《贤良桥畔》是刚刚印出来的。

《作家巴金》十册已收到，谢谢您。很想仔细看看，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将来拜读后，有意见时会告诉您，请勿念。我的中篇《三同志》一直放着没有时间修改，去年初改了一万多字，后来赴京开会又放下了。一年来忙着别的事，希望明年初动手改好它拿出来。

关于我自己解放后的活动，我看编"年谱"用不着多写，每年只记一两件大事，如出什么书、参加什么国际活动。您将来写成，让我对一对就行了。您以为如何？

匆复。即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十二日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思牧先生：

来信收到。我最近在农村住了十几天，又到杭州去了一趟，因此没有能早写回信。我和冰心先生相当熟，可是对她的生平我知道的也很有限。我已经把您的几个问题转寄给她了，据我看，她不会愿意回答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不想对人谈个人的事。

您写的书我早已收到。我也想抽出时间拜读一遍。可是，我的事一直办不完，因此至今未能翻看这本书，也无法提什么意见。请原谅。倘使以后有时间读完您的书，我会告诉您我的读后感。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二十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思牧先生:

信、稿都收到，赠书也见到了，谢谢。我最近在写访越文章，相当忙，您的稿子我目前无法拜读，等我写完访越小书，读过您的稿子后，再给您写信，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廿九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思牧先生:

两信都收到，谢谢您的关心。我还好，只是衰老多了。南国出版社重印《作家巴金》，我无意见。增加年表，也好。不过，我现在忙，身体又差，不能给您帮忙。您写好，抄一份寄给我看看，当然可以。今年日本出了两本书：一是池田武雄的《巴金回忆录》，内有年谱；二、集英社出的《世界文学全集》七十二卷，收有立间祥介译的《寒夜》，附有我的年表。两书不一定都准确，但作参考还是有用的。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致龟井胜一郎*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

龟井胜一郎先生：

我于今年八月初去山西省参观，离开上海一个多月，经过北京时，听严文井先生说您最近身体欠安，我们都很悬念。回到上海，翻读您访问中国的文章，吟诵您怀念中国友人的和歌的译文，无法抑制想念之情。在这个相当炎热的上海的秋夜里，我写信向您问候，请您多多珍重，希望早日养好身体，再来中国访问，您的朋友们都准备热烈地欢迎您。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

萧珊嘱代笔问候

问候您的夫人和您全家

---

* 龟井胜一郎(1907—1966)，日本文艺评论家。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龟井胜一郎先生：

收到来信，敬悉一切。看见您的笔迹，好像见到您本人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我们全家知道您已出院，在家静养，都放下了心。我们希望您多多保重。我们相信过一个时期您又会像从前那样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中出现，您的朴素、善良、忠诚的形象，您的恳切而充满友情的谈话，您对我们两国人民无限光明的前途的信心，这些都给您的中国朋友以极大的鼓舞。今年三月在上海我对您说过我尊敬您如一位长兄，我因为得到您的友谊而感到骄傲，这都是真心话。请您好好保养身体，希望早日恢复健康。您今年没有能看到北京西山的红叶，那么明年来看杭州西湖的垂柳和桃花吧，您所有的中国朋友都等候着。我们的确很想念您，这绝非外交辞令。请保重。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十一日

萧珊嘱代笔问候

问候您的夫人和小姐

致谷苇*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谷苇同志：

信悉。剪报留下，林梅信寄还，谢谢她的关心。

星期天清早摔一跤，幸未倒在地上，只受了点轻伤，看过医生，吃过药，没有大问题，脑子还很清楚，你不用替我担心。我总会活下去。

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五日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

谷苇同志：

董[1]信看过寄还，请查收。纪念集的选目是他们提出的，

---

* 谷苇：陆谷苇（1932—　）。江苏泰兴人。记者。

① 董：指董秀玉。下文的“纪念集”指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九〇年一月出版的《巴金译文选集》，共十册。

我不过作了点补充。我并不认为它们是“优秀译作”，只是我喜欢那些作品。我的译文有个大毛病：它们都像我自己写的文章，可能我受它们的影响太深，它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的译文并不准确，可能还有大错（这次改正了一些），但它们不会白白花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很感谢三联友人的好意，为我制造这些送人的礼品。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四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四日

谷苇同志：

李君信寄还，请查收。

刊在我给南京师院资料编辑部写的那封信[①]的《古旧书讯》，我没有，请您找一份寄给我，谢谢。

天实在热，日子难过，不写了。祝

好！

巴　金 八月四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谷苇同志：

---

① 刊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文教资料简报》总第四十九期。

信悉。谢谢您抄来赵① 的地址。

杨苡信② 奉还，她说的麦克玛克，就是那位胖胖的歌唱家，我三哥保留了不少他的唱片。

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谷苇同志：

两信都收到，谢谢。

身体不好，写信仍不便。航仙同志③ 信奉还，请查收。

关于研讨会④ 我无话可说。倘使一定要我讲，我看会太多，推迟两年也行。您说怎样？

祝

好！

巴　金 二十六日

---

① 赵：指赵家璧（1908— ）。上海松江人。作家、出版家。

② 指杨苡读陆所作有关作者向故乡捐赠唱片报道后致陆的信。

③ 航仙：方航仙，泉州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负责人。

④ 研讨会：指一九九一年五月于成都举行的国际巴金学术研讨会后酝酿中的第二次研讨会。

致岛田恭子*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九日

恭子女士：

您的信收到了。谢谢您那许多鼓励的话。我知道我的著作对读者有过帮助，即使是很小的帮助，我也非常高兴。我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但我对日本人民也有深厚的友情。我衷心希望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也在学习日文，不过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事情又多，因此进步不大。但我还是要学下去。您写中文写得不错，你一定能在促进中日友好方面作出贡献。在我受到"四人帮"迫害的日子里，您买我的书，读我的书，您对我的理解和信任，我很感谢。"四人帮"的迫害并不曾摧毁我的精神，我虽然年过七十，但是我还很健康。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还要奋笔写作，写到八十、九十。

写这封信，只是告诉您：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并向您表示谢意。

祝

---

* 岛田恭子（1948— ）：日本巴金作品研究者。

好！

巴　金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九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岛田女士：

来信收到。我最近较忙，下月要去法国访问，得作些准备工作，因此只能给您写封短短的回信，请原谅。客套话不讲了，直截了当地回答您提出的问题：一、关于我的爱人萧珊（即陈蕴珍，一九一七年生），我最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怀念萧珊》（本年二月二至五日共四天）。这篇文章将在广州《作品》月刊（本年四月出版）第四期重新刊载。"害怕过桥的少女"和下一句都是缪崇群的一篇散文里的句子。当时我们住在桂林东郊福隆街，进城时要经过用船搭的浮桥，萧珊自己讲她有点怕过这样的桥。她当时正在为缪崇群编织一件毛线衣，桌子上放着日机轰炸后拾来的炸弹片。二、孙陵是一个并不出名的作家，后来到了台湾，在那里出版了一本小书《文坛交游录》。三、我大哥生于一八九七年阴历二月初，死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姐、三姐、十妹的名字我都忘了，等我写信回成都去打听，可能那边有人知道。生年：二姐一八九八年；三姐，一八九九年；十妹，一九一〇年。九妹名琼如，一九〇九年生；十二妹名瑞珏，一九一六年生（继母所生），她们两个现在同我住在一起。我还有两个兄弟：十四弟李尧椽，在宁夏银川市，已退休，一九一三年生；十七弟李尧集，在上海文艺出版

社，一九一七年生，我父亲的遗腹子，继母生。四、我在成都学过世界语，一个叫高自性的朝鲜人教过我。我和日本世界语者长谷川没有来往。五、我在成都未学过日文，后来在上海向朋友卫惠林学过短时间的日文。六、我在横滨住在武田博家中，武田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是吴朗西写信介绍我认识的。七、我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我不认识史沫特莱。八、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我在上海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我未到过崇明。我的爱人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病逝，留下一儿一女，女儿（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现在《收获》编辑部工作。儿子（一九五〇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七年，又在工厂劳动一年半，现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我只有一个外孙女，叫祝端端。匆复。

祝

好！

巴　金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二姐名尧桢

三姐名尧彩

女李小林

子李小棠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岛田女士：

从法国回来，在北京待了一星期，回到上海后，收到您来信，感谢您那些友好的语言。但是有件事要使您感到失望，就是我不便向您发邀请信函，因为这种信应当由机关团体发出，个人写没有用，中国旅行社不会接受。其实六、七、八这三个月我可能不在上海，要去北京开会，您来不一定见到我。

关于我的事您写信来问我，也会得到明确的答复，例如我出生年月的确是《作家巴金》中所说的那样：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

芹泽的小说[1]我早已读过，这次在巴黎还见到小说中提到的那位法国友人，他老了，但是他的女儿已经到他身边去了。

关于成都故居的事，我现在也不清楚，我估计不会留下什么了。倘使看到池田先生的照片，还可以判断一下。匆复。

祝

好！

巴　金 六月三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岛田女士：

信早收到。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忙，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

① 指芹泽光治良的小说《爱、知与悲哀》。

您寄来的杂志也拜读了。您准备今年七月同德田六郎先生访问我国，我们当能在上海或北京见面，不过我想我们还可能在这之前，在贵国，就在大阪府会见。因为我已同意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四月内访问贵国，将去东京、大阪等地。

我听说您学习Esperanto，非常高兴。可惜我几十年不用Esperanto，已经荒疏，不能用Esperanto对谈了。但别人用Esperanto写的书我还可以读。

其他的话以后谈吧。

祝

您身体健康！

巴　金 二月廿六日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岛田女士：

收到德田六郎先生来信，谈起朝日新闻记者池本先生到京都采访的事。但我本人无法决定谈话时间，请您直接同东京欢迎委员会联系。谢谢你们的好意。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二十七日

请代问候德田先生！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岛田恭子女士：

八月初我和小林去北欧开会，本月十七日回到上海，拜读来信，想起在京都访问的日子，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过两三天又要去北京开会，但十二月大概不会离开上海，希望能在上海见到您。您来上海，请通过接待单位（旅行社）跟上海市文联或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联系，小林会去旅馆拜望您，并请您到我们家来看看。

魏绍昌先生在作协分会资料室工作，我在“五七”干校时和他在一起。不过他那篇文章①……，有些事他似乎记错了。关于《年表》，您如有疑问，请写信来。池田先生和立间先生②都发表过这一类的著作，我还不曾细看过。

谢谢您寄来的照片，我们认识您一家人了。请代我和小林向他们问好。

祝

好！

巴　　金 八月廿一日

---

① 指《〈随想录〉读后随想》，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

② 指池田武雄和立间祥介。

一九八〇年十月六日

岛田恭子女士：

从北京回来，读到您的信。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我九月二十一日在上海会见了德田六郎先生，过两天就去北京开会。最近身体不大好，文章写得少一些。您想把《随想录》四十八译成日文，当然可以。不过我曾把那短文稍作删节交给EPĈ① 发表（《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一日也刊载了），不知您看到没有？您根据《人民日报》的文章（或EPĈ的世界语译文）翻译，可能更好些。

几个问题简单地回答了，不知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请代我谢谢您的三女儿。两只仙鹤我的外孙女看见了很喜欢，要去了，保存得好好的。

祝

好！

巴　金 十月六日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岛田女士：

来信和小书、剪报、刊物都收到，谢谢。我从北京回来，身体还是不好，写字还是吃力，因此回信写得简单，请原谅。对

① EPĈ："EL POPOLA ĈINIO"，《中国报导杂志》的缩写。

您提的三个问题回答如下：

一、照片不会错，上面两个人是郑振铎(穿大衣的)和我(拿手杖的)。背景是明十三陵中的长陵。一九三三年底我在北平见过石川先生，他住在雅克·邵可侣家里，照片可能是我送给他的。一九三五年八月我返国上船那天还在东京见过他一面。

二、《人名录》中那些话都是随意编造。《半月》是吴先忧他们创办的。我一九二三年去上海是为了上学。《水星》是卞之琳和靳以编辑的。诸如此类，还有许多。

三、《憩园》中"不姓赵"是句气话，在旧社会，有旧思想的人认为改姓是丢脸的事，等于说"我不是人"。原话的意思是：我不把你打死，就不算是人！小虎本姓赵，才说"不姓赵"的话，与"归赵"无关。

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小林和端端问候您。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

岛田恭子女士：

您的信早已拜读，谢谢。我同意您的意见：我们必须牢记过去的教训。《文集》我不主张重印，因为对一般读者来说，读

十卷《选集》就够了。对研究者说，他们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文集》。您要介绍，我也不反对。您提到《旅途通讯》，《选集》里选得很少。我看将来再出两本《选集续编》也行。

近几月我生病，写字困难。四月底从杭州回上海，右背上生的皮脂囊肿因感染发炎化脓，相当狼狈，后来经过小手术，现已痊愈。目前在休养中，因此，不能写长信，请谅。

另封寄上新著《探索与回忆》一册，请收下。《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编成，半年后当可出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十七日

小林、国煣向您问好。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岛田恭子女士：

寄来的明信片收到，谢谢您告诉我那些事情。《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编好，年内将先由香港三联出版。

昨天寄上一册《序跋集》，请收下。这是最近在广州出版的，有些序跋还是第一次选在集子内的。书到后，请将包封上面的中国邮票剪下寄回，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集邮者。

我身体不大好，写字困难，不写了，请原谅。您要什么我写的书，尽管写信来，不用客气。祝

好！

巴　金 九月六日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

岛田恭子女士：

来信读悉。我因患“帕金森氏症”入院治疗，已有月余。手抖，写字困难，这封信由我口述，国煣代笔。日本世界语学会寄赠的辞典收到，谢谢！推荐文我另外写了几百字，也由国煣抄寄给你，请译成日文转去。要是字数多了，可以删去一些。听说樋口进先生下星期到沪，或可一见。我一家人都好，也都问候你。祝

好！

巴　金 八三年十二月五日

致邹荻帆*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荻帆同志：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这些年吃了些苦头，但并不厉害。"四人帮"拿我也没有办法，总算熬过来了。常从黎丁信中知道你一些情况，也知道你写了新的作品，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这里管得紧些，就是怕你写作品，写文章，除非是歌颂"四人帮"的东西。我只能做点翻译的工作，这几年重译了《处女地》，新译了《回忆录》第一、二卷，如此而已。以后呢，还是争取多译书。我的儿子在上海的食品工厂里当工人，女儿在杭州，参加《浙江文艺》编辑工作。我家里有两个妹妹照应。我现在在出版社编译室，但也只是每周去参加政治学习两次，平常在家，但来找的人又多起来了。总之，很好，请勿念。也请你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五日

---

* 邹荻帆（1917—　）：湖北天门人。诗人。

问候春芳①同志！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

荻帆同志：

八日来信②收到。你们想介绍赫尔岑的回忆录，我看是一件好事。我当然愿意尽一点力。我考虑了一下，准备过几天就选好三万字给你们寄去。我打算写一篇很短的后记，给你们审阅，如果不合要求，就请你们另写，这样对工作更有利，不是讲客气话。祝

好！

芾　甘　十二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

荻帆同志：

《往事与深思》摘抄(约三万字)寄上，请你们审阅。后记不会长，月底前寄出，等你们看后决定，或由你们另写。倘使这一份抄稿可以用，就不必另抄，排版后还给我也行。

文中脚注除注明"作者原注"和"英译者注"者外，都是我增加的，多数是根据或参考三十卷《赫尔岑全集》或莫斯科儿

---

① 春芳：史春芳(1921—1989)。安徽桐城人。邹荻帆夫人。

② 指"文革"后《世界文学》未被批准复刊前出内部版时致作者的稿信。

童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往事与深思》的注释写的，其中有一些对一般读者似无多大用处，你们删去也可以。
敬礼！

巴　金 六月十六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九日

荻帆同志：

前寄译稿想已收到。现在寄上《译者后记》，请你们审阅。要是这个《后记》不合用，就请你们另写。总之由你们决定。

此致

敬礼！

芾　甘 十九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二日

荻帆同志：

信收到。译稿发表在刊物第二期很好，请你替我看一遍，如有错字请代改正，排印后请将原稿寄还。我一个星期前遇见姚奔，他说你有信给他要他来看我，他还在旧作协清理组。

匆复，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二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

荻帆同志：

听说本年度《世界文学》规定内部发行，我女儿小林想买一份，我只好找您帮忙。可以吗？我那篇译文，最近我又在通读，还想改动一些字，希望能让我看一遍校样。

我得到通知，本月三日赴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只在京住一天，而且要按照小组集体行动，估计不会有时间看朋友了。我想下次来京，总有机会见面。

祝

好！

巴　金 一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

荻帆同志：

谢谢你们到车站来接我。只是很抱歉，我们是集体行动，我得跟着大家上车，没有能和你们多谈两句，有些失礼，请原谅。

抄稿我今天看完了，明天挂号寄回。文件夹不便封在信内，只好将来带给你们。

我很高兴高莽同志替我对了一遍，改得好，就照你们改的地方发排吧。只有一处我有不同意见，已注出。

你们打算删去的两节，我同意删；我也勾出一两处可删的

地方。

注释是自己工作时参考用的，你们要删掉一些，没有问题。《后记》就照你们的建议办。

译稿排出，我不再看了。你们如果还要改动，我也同意。我信任高莽同志，五十年代我们常在一起，他翻译俄语我是信服的。

我五日下午离京，临行托王仰晨打电话给你，说我四日按照你写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有一次打通了说不是文学研究所，可能我讲话别人不大懂，也可能你写的字我看错了。是664531吗？

小林的通讯处是杭州遂安路浙江省文化局《浙江文艺》李小林。能直接寄她一份《世界文学》，那太感谢了。她今年可能赴京组稿，你倘使有短文，就请给她一篇吧。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日

另一信请转高莽同志。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荻帆、高莽同志：

信收到。"寿卷"也由丹晨同志带来了①，谢谢你们两位，

① 一九八四年作者八十诞辰时，他在京的朋友和学生联名赠以祝寿的诗文画卷一幅。

也谢谢其他各位朋友。你们的鼓励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各位的面貌都很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不过我觉得你们对我太宽大了，应当严格一点。宽大对我是一笔欠债，还不清的债。我的意思不是几句话就讲得清楚的，但我写字困难，不能多写，请原谅。总之，谢谢你们，我向来不喜欢过生日，可是对你们的鼓励和关心我还是十分感激的。祝

安好！

巴　金 九月廿七日

问候其他各位同志，我不另写信致谢了。

致 沙 汀*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敬之①兄：

我近大半年来生活很乱，整天为了一些杂事忙着，不常给朋友写信。但偶尔从以群处得到一点你的消息，知道你生活安定，甚慰。我仍在渝，想去上海却无法走。生活如常，不好不坏。只是心里相当烦。你这期版税已结出，现在由邮局汇上，请查收。一文②最近要去汉口，一则回家看看老母，二则为文生社设一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仍保留，由前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接办。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敬之兄：

---

*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后改为杨子青，四川安县人，作家。

① 当时沙汀隐藏于安县旧居，以岳母(黄敬之)名与友人通信。

② 指田一文。

我已返渝,《淘金记》改订本收到，当托便人带沪，俟渝版销毕即在沪排印，请勿念。在上海印再版书较易，排书因排字工人缺乏，甚困难。朗西在沪，我本年内走不动，还得在这里住几个月。你近来有没有写短篇，能否编一新集子？盼告。

祝

好!

芾　甘 十二日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敬之兄：

信收到。上海天热，我长了一身痱子，苦不堪言，什么事都做不了，还得咬紧牙写文章。《淘金记》七月五日左右出版，已寄了两册给你，由文协转，不知何时可以到你手边。你要改的六个地方，已照你意思改正(重排)了。长篇你想给沈先生①，我自然没有话说。其实我愿意你把它给文生印行，但我也不愿意使你为难。总之，一切请你自己决定，我不会怪你。(本年上半年再版者只有《苦难》② 一种。) 文生沪版书版税本期已结出，今天去信要重庆办事处汇给你，大约不久可以收到。《巡官》③ 尚未付印。现在排印一本书就得花百万光景，

① 沈先生：指茅盾。

② 《苦难》：沙汀的短篇小说集。

③ 《巡官》：沙汀的短篇小说集，后易名为《堪察加小景》。

最近是所谓淡月，书店经济周转困难，恐怕要过了十月才有办法。匆复。祝
好！

蒂　　甘 八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子青兄：

我去台湾走了一趟。前两天才回来，看见您的信。长篇早已送给沈先生了，既然他已不编书，我当设法把稿子取来。我们可以提早付排，不过十月前后恐不能出版。现在在沪排书也相当慢。你的稿子如果八月内能取回，大约九月可付排（因须先批好格式），出版期当在年底或明年年初了。你若需款，等旺月到来书店营业好转时，当可预支一点。究竟怎样办？望告。祝
好！

蒂　　甘 七月廿五日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

敬之兄：

信收到。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淘金记》上海再版本最近才印出（比初版本多改了些错字，是根据你从前发表的《校正记》短文改的）。《还乡记》稿

已从沈先生处取来。的确缺了后半。我当时只收到两封信，以为全了，马上就叫人给沈先生送去，没有想到全书一共有三十四章。希望你早日补全寄下。我最近手腕生疮，写字不大方便，不多写了。祝

好！

蒂　甘 八月十四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敬之兄：

前信想已收到。昨天清理信件，发觉你寄稿来的信封，的确有四个，于是我又细查从沈先生处拿回的稿子，才知道原稿完全，并不缺少。不过你误将最后一章写作二三章，所以沈先生看错了。我又翻原稿，里面每章数目字也有一些写错了的。全书发排时还需花点功夫整理一下，并打人名标等等，我会做的。余后谈。祝

好！

蒂　甘 九月一日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敬之兄：

六日来信收到。好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知道你的近况，非常高兴。我还好，就是为书店看校样相当忙，懒得给朋友写

信，张一之①兄处我也久未去信了。《还乡记》在沪排，已在看初校（二校归我看），出版期大约在七月中旬，《巡官》我替你改了个名字：《堪察加小景》（因害怕真正巡官们见到书名，发生误会），稿已早寄重庆排，五月内就可寄出纸型，大约跟《还乡记》同时出版。《风波》稿我未见着，《老烟》一篇恐来不及取消，等我写信到重庆去问问看。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璧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权的，可说是没有。目前只有正中书局在大量印书，收稿。文生社因有过去积下的三四百副纸型，靠再版书赚点钱贴补新书，所以还可以每月排上几本。你两书出版，今年总可以收入一笔版税。要是你有什么大问题，不妨来封信，我找文协试试看。我想以你的成就来说，再找文协帮点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廿九

问候你太太

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沙汀兄：

信收到。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

---

① 张一之：即张天翼。

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在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我的病渐好，这两天已出过门了。这次病了两个多月，一事未做。过些天得加紧工作了。但直到现在身体尚未复原。祝
好！

巴　金 五月五日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敬之兄：

信早收到，我近日太忙，眼睛又不大好，没有早回信，请谅。第二信前天收到，由渝转来，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汇出，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

宗融[1]已去台湾，他这期接了台湾大学的聘。薪水加了一点。不过那边住处还是小，同上海复旦宿舍差不多(但在沪时他的小姐住在中学宿舍内)，却比北碚住处小了。台湾生活费用也常在增加，他也不会宽裕。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月廿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敬之先生：

① 宗融：马宗融(1892—1949)。四川成都人。翻译家。

信收到。汤兄①信托范泉先生转去，因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暂以信俟他进城面交。我刚刚打过电话问梅林，他说稿费已寄出，这里直接汇款相当麻烦，只有邮局肯收绵竹汇款。《还乡记》我自己看校样，错几个字免不掉，但大错绝不会有。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我当催他们快点办。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廿九日

您身体怎样，希望好好保养。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

沙汀兄：

信收到。我因小肠气在医院里开刀，住了三周，回来又躺了三个星期，身体还未复原，精神也差，一直没有能出门。成都解放，知道您安好，朋友们都高兴。我去年去过北京两次，许多朋友都见着了，他们也问起您。您的版税据说书店已汇去两次，第一次由重庆转，第二次是直接汇去的。我好久就没有过问书店的事情了，我的兄弟采臣也离开文生了。《淘金记》去年年底又再版一次。我早就想照您的改订本重排一次，但经理部的人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文生社内部人事纠纷闹了半年还没有解决，最近吴朗西把书店抓到手里，却也拿不出

① 汤兄：指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新繁人。作家。

一个办法，情形更差。所以半年来出书很少。不过因为根基较稳，文生社维持下去也不很难。如果弄不好，再过两三个月会改组的。您的小说中土话较多，外省人常说不懂，因此在北方销路较少。但我们四川人或西南人读起来却觉得生动，真实，亲切。将来在四川一带是可以畅销的。余后谈。祝
好！

蒂　甘 四月十一日

但清华大一国文里却选了您的《在其香居茶馆里》。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沙汀兄：

五月廿九日来信由上海转来，给朗西信也转去了。我本月九日来京开会，大约要住到下月初回去。版税事据说会计部已有回信给您了。《还乡记》初版册数多少我也记不起了，但文生社印书册数通常是二千或一千五百（偶尔也有印二千五或三千册的，但极少），这次两书再版还是我催他们印的。书店各部分的负责人都有点本位主义的作风，许多事都不肯在事先大家商量一下。我要不去，什么事我都不会知道了。今年我就没有去过一次，有事情我跟一个兼管编辑的同事通电话联络，朗西我一直没有见过。你那两本长篇①实在写得不错，尤其是《还乡记》，我认为是近年来少有的杰作。要

① 两本长篇：指《淘金记》和《还乡记》。

是找缺点，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在叙述和描写的句子里面也有些太僻的土话。好些没有耐心的读者是不会懂的（我们四川人读到却觉得更合口味）。你的短篇集，我当为它找个出版处。不过您要不要修改呢？怎样编辑呢？有空请你告诉我。来信仍请寄在上海。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六日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

沙汀兄：

信收到，知道你终于回到了四川。你可以准备你的创作了，很高兴。你的身体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也不算十分坏，只要工作不太紧张，就很容易恢复健康。我还是忙，最近要去印度开会[①]（说是五月内回来），本来早就得离开上海了。但是我在搞一本关于契诃夫的小书[②]，要求延迟到十九日去北京。当初还想趁这时间写一篇谈路翎《洼地战役》的文章，现在来不及了。出国我不怕，我只怕出国回来后没有时间写东西。望你常来信，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我喜欢你写的东西。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十六

① 指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

② 指《谈契诃夫》，一九五五年五月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沙汀兄：

一别又有三个月了，你好吗？《文汇报》编委黄裳同志去四川拉稿，介绍他去省文联找你，希望你多多给他帮忙。详情由他面谈。昨读《戏剧报》，知廖静秋的《杜十娘》即将在京拍摄纪录片，颇为高兴。你们的呼吁居然有了效果了。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廿一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沙汀同志：

我们回到上海，才听说人代会可能延迟（几天），因此先给您写这封短信，告诉您：（一）茶叶收到了，很好，谢谢您；（二）手表上海还是没有货；（三）《金蔷薇》，出版社并未寄出，因为只找到一册盖了图章的，出版社准备将这书重印一千册，只好等印出后寄给您了；（四）我的《文集》最近出了两本，前两天给您寄上了。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二月廿四日

问候玉颀[①]同志

我托冰心的事不知怎样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沙汀同志：

寄上的书想来都收到了。近况如何？念念。我的老婆要我写信问你，你答应《文艺月报》的文章是否已经动笔，希望能早日给该刊编辑部寄去。你的电影剧本已在《草地》发表，我想抽空拜读一下。

祝

好！

巴　金 六月廿五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

沙汀同志：

信收到。《文艺月报》(现改名《上海文学》)还在等你的文章，希望年内寄一篇来。关于川剧的文章，我起初打算写，可是我一直忙，这里报刊催稿很急，而且要的都是别方面的文章，直到今天这类文债尚未还清。《人民日报》要我写关于人

① 玉颀：黄玉颀(1914—1961)。江苏苏州人。沙汀夫人。

民公社的文章，我也没法动笔。谈川剧的文章将来有空我还想试一下，但我也无把握写得好。倘使方便的话，我想请你替我买几本书，那就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剧传统剧本汇编》第一集到十一集。十二集以后我已在这里新华书店买到了，续出的他们也会给我送来。但是以前的这里却无法找到，只好请你设法。《拉郎配》剧本改得很好，但演员除罗玉中都比上次的差，李增林当然不及唐云峰。年轻演员成长得快，是好现象，也是成绩。不过观众总喜欢看好戏和好演员。别话下次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七日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沙汀同志：

来信收到。我从北京回来一直在开会，到昨天才得到休息，这一个月除了发言稿外，什么文章也没有写。身体相当疲乏，不过没有大病，精神也还好。前几天见到常苏民同志，听他谈起你的近况（王仰晨同志来信也说你返蓉后身体较差）。希望你多多注意身体。萧珊托苏民同志带给你一点上海的糖果，那几天我们都忙，所以没有来得及买别的东西。听说省人代会今天召开，你可能又要忙几天。先忧[1]已有信来，

---

① 指吴先忧。

东西都收到了。 谢谢你。你以后需要什么上海出版的书刊，请来信。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五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

沙汀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我本来打算二十二、三日动身入川，上星期统战部一位同志留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廿日前后召开的小会，今天才知道这个会要延期到二十五日（大约开三个半天），因此我的行期又得延迟了。我决定十月四日离沪，经过西安，可能耽搁一两天。我在西安换车时，会打电报给你。但是你不必在成都等我。请你安排一下，我下月上旬到成都时，有一位文联的干部到车站接我就行了。

先忧兄要的《毛选》第三卷二册和打火石都已买到，由我带去，请勿念。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廿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

沙汀同志：

文章写得怎样了？祝你写作顺利。有一件事情拜托你：我想请人看四川歌舞团的《刘三姐》，麻烦文联的同志替我买八张票。不限定日期，随便哪天都行，星期六或星期日更好。只是我希望在开演前两天拿到票子，以便早些转给别人。票价或者以后面交，或者交给送票子来的通讯员。——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星期六晚上倘使有空，请到我这里来喝酒。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日

问候黄玉颀同志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沙公：

九日来信由上海转到。我已在杭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天下午就要回上海了。我们在广州分别后，我回到上海，眼睛发炎，那篇文章拖了好久，最后到杭州来才写完交卷。本来文章开头提到你，《人民日报》编辑部因将就版面关系，删去了好几行，就把"在机上畅谈一月来访日见闻"的几句删掉了。

我来杭时曾想去黄山休息一个时候，但是本月下旬日本

作家访华团要到上海，我得赶回去陪他们，一时去不了别处，过了七月十号再说吧。中篇不但没有动手改，连最后的七八千字还没有完成。到杭州来写了两篇散文(其实只有篇半)、两个短篇一共写了一万字，可是都没有完。打算七月中离开上海专搞中篇，但不知能否如愿。访日文章我还为《上海文学》写了篇较短的。也读了谢、叶二公的文章①。李季这些天正为代表团忙着。你呢？短篇写好，就得写访日散文了。据说龟井②这个月底也要来了，你就写篇散文欢迎吧。我初来杭州，天气还不错。这两天忽然大热，前天和昨天上午真热得可怕，今天稍好些。你们最好在春秋佳日来玩玩。的确有值得留恋之处。祝

好！

巴　金 六月廿一日

问候黄玉颀同志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沙汀同志：

我到黄山已一个多月，再过一星期就要回上海了。我是和任幹、杜宣、金仲华一起来的。金公只住了两个星期。我们四个人同路上了山，在山上穿棉大衣过了几个冬季的日子。下山以后，大家关起房门搞创作，杜宣改他的新剧本；任幹开

---

① 指冰心的《日本归来》和叶圣陶的《樱花精神》。

② 指龟井胜一郎。

头写长篇；我写了一个短篇①，编好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本小说集，现在继续写在成都没有写完的中篇。当时估计可以用几千字的尾声把它结束，却没有想到越写越长，在这里写不完，自己也很着急。我希望下个月内在上海写完初稿，我想这是可能的。萧珊和孩子们在一个星期前到了这里。他们前两天上山去了，说是在山上住三天，明天下午回来。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登山，小棠很感兴趣。黄山的确不错，我们在这里也过得好，可惜你们一家没有来，不然我们可以重温北戴河的旧梦了。我上一信告诉过你，你的电报和信都到迟了，电报已设法转去，礼物却无法送到。是韩北屏陪他们来的，要送礼当然没有问题。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八月廿九日

问候黄玉颀同志，我很喜欢你那篇《夏夜》。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一日

沙汀同志：

在黄山寄出的信想已收到。我和萧珊带着孩子们回到了上海，日前在家补写中篇的"尾声"。希望在一个月内搞完这个拖久了的工作。日本朋友前些时候送来一些照片，现在转送一张给你，请查收。现有一事拜托。上海文化局为博物馆向

① 短篇：指《飞吧，英雄的小嘎斯！》；下文的"小说集"指《李大海》。

作协要作家的手稿，罗荪同志主张把我最近这本短篇集原稿送去。我查了一下，《再见》的原稿还在《四川文学》社。请你代我问问看，《再见》的原稿是否还找得到？倘使原稿还不曾丢掉的话，希望能寄还给我。我不另外给曾克同志写信了，就拜托你办理吧。你近来身体怎样？生活好吗？宗林同志是否已回成都？有空请来信。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一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

沙汀同志：

收到你从贵阳来信，感到十分亲切，我和萧珊都很高兴。你从重庆寄来的信也早收到了。算日期你们坐汽车也快到昆明了，这封信请徐嘉瑞同志转交你们，首先向你和艾芜问好。我这两天患感冒，不舒服。但这以前一直很好。中篇的尾巴共写了两万多字，九月底就写完了。我觉得你的意见很对，我打算搁一些时候再修改。主要的缺点是干巴巴，一般化。必须认真修改一遍。我最近在读书、写散文。听说这个月下旬要开人代会，我在上海也没有多少时间，没法改完中篇，也写不了几篇文章。这次中岛和白土并没有来上海就回国了。藤森也没有来上海。三岛一来了，我请他到家里吃过一顿饭，他临走几乎要哭了，很使人感动。林绍细来信说这个月

芹泽、木下、崛田他们可能来北京。倘使按时到达，我们会在北京见到他们。① 十月份白羽到过上海，后来去扬州，他的身体不大好，听说在扬州针灸推拿颇有效。现在回北京了。罗荪陪他走了一趟，别话后谈。祝你和艾芜旅行愉快。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一日

萧珊嘱代笔问候

请代问候徐嘉瑞同志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沙汀同志：

来信收到，知道你已回到四川，在这次愉快的旅行之后，希望你能有短时期的休养。听说人大和政协可能在明年一、二月召开联席会议，那么我们不久又会在北京见面了。

谢谢你送我的茶，我正需要沱茶，虽然柯蓝还未返沪，但是我仿佛闻到茶香了。最近我在这里接待了崛田善卫的代表团，本来由芹泽作团长，他临时发了气喘病，改由崛田带队，武田泰淳和在鎌仓跟我们谈过《红楼梦》的中村光夫都来了。李季陪他们从重庆飞来，据说在重庆想找你，正好你在昆明。三岛一来上海，在我家吃过一顿晚饭，这位老人特别热情，还谈

① 此处提及的几位日本友人指中岛健藏、白土吾夫、藤森成吉、芹泽光治良、木下顺二、崛田善卫、三岛一，均系作家。

② 徐嘉瑞（1895—1977）：云南昆明人。诗人、教授。

起你呢。我的中篇还没有改好，这两天才开始修改。最近我把那本《谈创作》① 的小书写完了。提到《谈创作》，我倒想起来了：你曾托蕴珍代购《金蔷薇》，她一直没有买到，这书早已售缺。前不久我听说"上海文艺"还有几本样书，我自己向出版社要了一本，也替你要了一本，由他们直接寄赠给你。我的身体不大好，但也没有大毛病。

最后还要托你办一件事，我上次在成都买了些竹子做成的东西，如茶壶、笔筒等，这一年都作为礼品送给外国朋友了(有一个用竹根挖成的茶壶我这次送给了崛田)。要是你明年去北京开会，请替我买几样带来。明年还有四批日本作家来我国访问，我得多准备点礼品，在上海美术工艺品服务部买到的种类不多，老是那几件。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九日

问候黄玉颀同志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

沙汀同志：

我上月十四日来广州，十六日到海南岛，在海南岛和湛江市走了一转，花了两个多星期，十二月一日回到广州，萧珊带着孩子在前一天到了这里。广州的朋友约她来过春节，我也

---

① 指《谈自己的创作》。

想在这里欢送茅、夏①二公出国，便留下来了。除夕我们全家和方令孺到冰心房间和冰心、君健、杜宣三位谈到十二点，大家都很想念你。萧珊来说你有信要我代购手表，在上海最近手表都让一些人一买而光，我们没法买到。我请冰心设法在香港买一只回来，大约有望。这次亚非作家会议时间也不长，据说中国代表团二十左右可以回到国内，他们在广东做了总结，赶到北京开人代会，不会有问题。在湛江市见到立波，他也谈起你。你身体怎样？在南温泉休养一个时期，对你的身体一定有好处。前几天我们全家和方令孺同去从化住了两天，一位姓钟的服务员还讲起你呢。从化比去年更好了。你今年冬天不妨再去从化住一个时期，还可以和玉颀同志、孩子们同去。我明夜上车回上海，不多写了。祝

好，下月在北京见！

巴　金 二月十二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沙汀同志：

我昨天傍晚到了北京。今天晚上见到白羽，知道你有长信给他，说你身体不好，又因写不出文章着急。我很抱歉，没有能和你同去峨嵋，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我本来准备和你畅快地

---

① 指茅盾、夏衍。

谈谈创作上的问题。我劝你不要着急，创作不是一时的事。先把身体养好再说。有空改改《困兽记》和短篇，这也是一件工作。你计划中的长篇一定会写出来，而且一定会写得好，你应当有勇气，也有信心。我并不是对你说客气话。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廿二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

沙汀同志：

前天晚上回到北京，① 今天见到你的信。首先讲两件事情：1.罗承勋早收到了你的稿子；2.宫石（？）这次又来帮忙我们工作，他要我代他问候你。这次我在东京住了半个月，除了开会和应酬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每天从早晨忙到晚上，生活相当紧张，斗争十分尖锐，但是也有胜利的喜悦。这次和文艺界接触不多，只是访问了中岛和龟井，他们两位请我和杨朔在日本小馆子吃过一顿晚饭，第二天他们又和十几位日本作家请我们在中国饭馆吃了一顿。见到很多熟朋友，觉得很亲热。芹泽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故未见到。东京还是你去年看见的那个样子，不过现在是热天，没有樱花。经过香港和广州，都是来去匆匆，没有能休息。到北京来，一是写总结，二

① 指自东京参加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归来。

是开大会作报告，看来比去年的任务艰巨多了。这次开会经验相当丰富，留到将来见面畅谈吧。我关心的是你的身体和创作，但身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请保重，并请代我问候黄玉颀同志和你全家。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八日

一九六二年(约)九月十八日

沙汀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我前天和罗荪谈起，又知道沈家钱和医疗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据说正在设法为他们另找一个较好的住处。别话以后再谈。

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问候玉颀同志。

《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六、七、八三册，下月出版。我们拿到便寄上，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孩子的。　又及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沙汀同志：

好久不通信了。近况如何，念念。我最近身体也不大好，不过并没有大的毛病，还是那个老病：结肠过敏。倘能休息一个短时期，就会好了。杨为同志昨天坐船回四川，我托她带一小盒三五牌烟给你，萧珊也托她带去两盒风尾鱼给你下酒。我那本访日的小书(散文集)①已交稿了，大约明年春天出版，一定寄给你看看。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廿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

沙汀同志：

你的信收到已十天了。我天天说写回信，可是总有一些事情打岔。今晚上抽空给你写几行。劼人② 逝世我在二十五日早晨得到统战部转来的电话就知道了，所以在得到你说他病重的信之前就拍了唁电去。到今天我还在为他的死难过。他

① 指《倾吐不尽的感情》。后于一九六三年八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 劼人：指李劼人(1891—1962)。四川华阳人，作家。

的死是文艺界一个损失，这且不说。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热情的好朋友。他的印象太鲜明了，尤其是每年在北京开会相处的情景，他的声音相貌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在这些天里我更常常想到你。我多么希望你保重身体，多写点东西。让我们互相勉励罢。白羽、翰笙都在上海。翰笙过几天便回北京，白羽在这里治病，还要住两三个月。你的身体怎样？是不是过了春节离开成都？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一月五日

问候玉颀同志

萧珊嘱代问候你们全家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

沙汀同志：

信收到。知道刚红考进了外语学院，我和萧珊都很高兴。前些时候你没有信来，我们都有些着急，因为在这里小林有些同学不曾考上大学，小姑娘们以前常来找小林，现在都不肯来，不愿意多见人了。我喜欢刚红，她很聪明，灵活，多念几年书会更有好处。好了，现在她的学校问题解决，你也能安心养病了。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我们都好。小林上月下旬搬进了学校，小棠今天也上了中学的第一课了。孩子们走了，家里清静多了。前两天奇热，我满身痱子，昨天下午下了一阵雨，今天凉快了。盼望以后渐渐凉起来，可以多做点事。艾芜

的女儿是否可以进医院治疗。上海有个精神病院，倘使病轻，还有治愈的希望。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九月二日

问候玉颀同志。萧珊嘱代问候。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沙汀同志：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好吗？蔡绍序同志回上海，谈起你的近况，说是你身体还不大好。不过你最近休养了一个时期，可能好多了。我们全家都想念你，也很希望能和你一家人在江南过一个假期，更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写出你所想写的许多作品。你寄来的《蜀籁》和托蔡绍序同志带来的《白香词谱笺》都收到了，谢谢你。上海的朋友都好，我也没有什么病痛。罗荪要去阿尔巴尼亚，这星期内便要动身。别的话以后再谈。全国人代大会期间我们还能在北京见面，你需要什么吗？

祝

好！

巴　金 十月七日

问候玉颀同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沙汀同志：

你好。你知道我和冰心、文井、马烽各位到日本访问了一个月。在这次旅行中我们都感到非常愉快，我们常常谈起你，朋友们也常常问起你。我们回来在从化作总结，就住在前年我们在一起住过的那所大楼里面。我觉得你好像还在我们中间一样。

萧珊谈起她在北京和你见面的情景，很感谢你对她的帮助。

本月三日我们从东京回到香港，见到你的信。你要买的东西，已由冰心买到了，钱（只要写五千多字就够了）是由文井开口向《大公报》陈凡、阮朗借的。东西也由文井带到北京托人转给你，请勿念。

我已收到你寄来的《川剧汇编》，谢谢。

听说玉颀同志身体欠安，现在想已痊愈，请代问候她。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十六夜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沙汀同志：

你的信、电都收到了。我们也很着急。昨天日本工展秘

书长押川托一位中国翻译同志打电话来，说药是八日寄出的，一星期可到，并说如需要还可再寄。我托翻译同志代问需款若干，尚未得回信。药到上海，当马上托航空公司寄成都，我已和罗荪谈好，请勿念，其他的事你不用管。请你保重身体，不要多往坏处想，也不要过分焦急。目前只望药能早到，而且效力很大。我想广州方面找的药可能先到，那就更好了。我和萧珊得宫石电后天天盼药来。我们也着急。我也早给文井、张僖去过电报。别的话下次谈吧。药到后会有电报给你。请代我问候玉颀同志，请她安心养病。

敬礼！

巴　金 一月十四夜

萧珊嘱代问候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沙汀同志：

信、电都收到，知道医院有别的药可用，我们比较放了心。你叫我们不要着急，事实上我们都很着急。上次听一个日本人说药在一星期后可到上海，可能他不了解情况。宫石前来电说药于八日寄出，现在过了半个多月，尚无消息。宫石已返日（电上说十五日），不知道向谁打听，也不知从日本寄药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只有等待。但又担心会误你的事，因此不能不着急。同时也怕你着急，急坏了身体。希望你多多保重。有

消息就给你写信。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廿四日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

沙汀同志：

好些天不给你写信了。近况如何？玉颀同志的病怎样？我们非常挂念。你托人带来的青菜头早收到了，大家吃得很高兴。谢谢你。关于送礼的事，请你不要着急。将来遇到机会，我会向押川、宫石各位送礼，也会代你送一份去。到那时会向你收款。目前还没有送礼的机会，他们都回国了。我们也担心你的健康，你要多多保重。我前些天患流行性感冒，将近十天不能工作，现在已好了十分之九。萧珊忙着听报告、开会，今天又出去参加妇代会去了，因此没有能在这封信里附上几笔。女儿下乡去了。今天虽是星期日，家里也很清静。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祝
好！

巴　金 三月一日

问候玉颀同志和孩子们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沙汀同志：

听见济生说，他得到艾芜的夫人来信，提起玉颀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因您七日来信还说玉颀同志病情好转，和罗荪谈起，我们都是将信将疑。这十多天我起先忙着为松冈洋子赶写一篇文章，接着龟井先生带着日本作家代表团来了上海。昨天送走了他，又想起您来。现在写这封短信，倘使消息不确，请您原谅。倘使消息是真，我也非常难过。但是请您务必保重身体，坚强起来，继续做她愿意和希望您做的事情。别的话下次再说吧。请

千万保重。

巴　金 三月二十五日

萧珊附笔问好，希望您多加保重。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沙汀同志：

收到你的信，心里很不好过。我给张老②写了封信，建议你们两位提早出游的日期，那封信还是在杭州饭店投邮的，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杭州，过一天便动身去新安江。我们在新安江住了三天，桐庐住了一天，杭州住了三天。同行有罗荪、杜宣、姜彬、芦芒，来回都坐我国最新设计制造的双层火车。这次旅行相当愉快。要是有你在多么好。我们和罗荪常常谈起你，特别是住在杭州饭店的那几天，我们不能不想到

① 张老：指张秀熟。

你。我们希望你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痛苦的时期。我知道度过这样的时期很不容易，而且我们只有空话，不能给你什么帮助。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顺利度过这个时期，一定能把你对玉颀同志的感情化为力量，做出许多她期望你做到的事情，写出许多读者们等着你写的文章。朋友们都关心你，敬爱你。希望你好好地保重身体，适当地安排生活，抽出时间到各地走走，看看最近的新气象。早些来吧，暂时换换环境，对你会有好处的。

上个月龟井率领日本作家代表团来上海，住了短短的三天，到我家里来坐了一会。可惜他们来得匆匆，去得匆匆，连苏州、杭州都不曾去。龟井几次问起你。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同去日本看看，现在那边情况有不小的变化，进步势力也有了大的发展。

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事没有？请不要客气。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四月二十二日

萧珊另外给你写信。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

沙汀同志：

收到你给萧珊的信好久了。你在信上说要出去旅行，我猜想你到生活里以后可能多住、多看几天，那个时候我正在赶

写我那本访问越南的小书①，虽然只有四万多字，可是改来改去，抄来抄去（我还抄了一份给罗承勋的《文艺》附刊发表），到最近才交卷，还了王仰晨的文债。萧珊在替《收获》看一部长篇，提修改意见，也忙了些时候，到昨天还不曾看完。上个月下旬我还到农村去了三天，但也只是走马看花，懂得农业增产是怎么一回事，学到一点点知识而已。现在才感到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单是"学"，时间已经不够了，还不说动笔"写"！

收到你全家的照片，很感谢。看到照片，我觉得同你们一家非常接近。看到玉颀同志的笑脸，我常常想起六〇至六一年我在成都过的日子和我们同去自贡市的旅行，这些都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还有，正如你所说，我喜欢刚红和刚宜②，现在我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的可爱的面貌了。这张照片对我来说的确是珍贵的。

你的短篇先给《四川文学》，这是应当的，否则别人要对你提意见了。萧珊拉稿太急、太狠，是个缺点。你不用着急。我现在对拉稿的人有点感到头痛，但也更不在乎了。前天李季还打电报来要稿，我只能回封信去。年纪大了，干劲还是有的，只是"逼"不得了。

关于长篇的事，我同意你的看法。中篇我总想花两三个月功夫好好地改一下，最近大概有开始的希望了，因为别的事

① 指《贤良桥畔》，后于一九六四年九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② 刚红、刚宜：沙汀的子女。

情都告了一个段落，慢慢搞起来是可以的。

过些时候我们全家聚在一起照个相送给你。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二日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沙汀同志：

好久不给你写信了，近况如何？甚念。我们全家七月底动身去山西，八月底回到上海。在山西走了几个地方，还到北京住了两天，见到白羽、文井、默涵、张僖，他们都好。白羽已在工作，整风学习，每天三班，他的精神还不错。同家宝见面的机会更多，他的身体同我们去年看见他时差不多。他参加市委的学习，已经结束，准备下去，但还得写好两篇报刊要的文章。我们这里，罗荪也下去搞社教运动，这两天回来参加政协会，过了国庆，还要走。你最近忙着学习吗？还有没有时间写文章？第三届全国人代，我由上海选出，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以后分住两层楼，聚谈的机会可能少一些，颇觉歉然。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九月二十九日

并祝你同孩子欢度节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沙汀同志：

十七日来信收到。我仍在上海，一则学习总理报告；二则养手。同时抄改我在成都写的那个中篇，但不知道能否顺利地改好。你的校样早已收到，我当天就看过了。香港《文汇报》文艺版已于本月十三日开始刊载《洪噍元》，分三次刊出，每周一次。《收获》一月号脱期，大约二月中旬出版。

这次在京聚谈时间不太多，颇觉歉然。看情形，今年下半年开会，还不可能住一个旅馆，只好把希望放在明年了。

冰心来一短信，有这样几句话："……沙汀也只是见了一会，满想藉何其芳请客之便，可以叙叙，没想到'一饮一啄'都不能预期。我虽然骨折，但没有挪动位置，医生说我还得卧床四星期，才能起床，也只好听之任之。你和沙汀通信时，请把这信转他一阅。"

杨刚宜的腿怎样？是否已经好转？甚念。别的话以后再谈。萧珊上次去信谈到稿费问题，不知你怎样看法。你不必顾虑，不必勉强。我想，编辑部总可以尊重你的意见。

祝

好！

巴　金 一月廿五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

沙汀同志：

信都收到。前些时候比较忙，没有给你写信。今天阴雨，在家没有事，左肩左臂时时痠痛，也不想看书，正好同你笔谈。

春节过得简单，但也很愉快，小林从乡下回来住了几天，初二早晨就走了。小棠还是那样调皮。

罗荪也回家来过春节，我们两家隔得近，见面的机会较多。

致王仰晨的信已填好地址代发。他最近无信来，不知身体怎样，可能也返京过了春节。你关于我的中篇的那些话很有道理，很感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目前信心不大，因此还不能决定中篇是否值得打印。我想先改出来再说。不过最近又搁下了，因为这些天为越南的事情忙了一阵子，又有些社会活动和学习。明天又要接待外宾，希望从后天起能继续做修改的工作。你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不认真写点东西，是不行了。"这句话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也正为这件事情着急，总得认真考虑一下。但是宣传部既要你参加文联领导工作，你也只好认真地、安心地搞一个时期再说。工作也很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写作，那又是将个人的得失放在第一位了，也不好。

稿费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我那篇《大寨行》删改了一下，也交罗承勋发表了（你的文章一月二十七日刊毕，我的二月十日开始刊载），我也想不收稿酬，但是刊物编辑部可能还要付一部分稿酬，因为过去有这种情况，将来恐怕还有，而且我们有

些文章发表后，罗承勋也会转载。

你的儿女可能都回学校去了。刚宜的腿疾是否已经痊愈，以后还得小心。你说你又在喝酒，少喝一点不要紧，请注意千万不能常喝，多喝。

我的左肩脱臼问题已解决，现在可能是引起了关节炎，那么要到夏天才能恢复原状了。好在我已有了对付关节炎的经验，也不在乎这么一点病痛，请不用担心。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七日

李宗林的健康情况最近是否好转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

沙汀同志：

两信都收到。刚宜要买的东西，萧珊已交给济生代买了。前两天济生休假回家，他说他买过这类东西，而且您有钱存在他那里，由他去买比较方便。济生已经有信给您，听说东西也已寄出，可能有一样未买到。

我的左臂仍然酸痛，最近照过X光相，据说没有关节炎，只是当时流血较多，已结成伤疤，所以一动就痛，还得锻炼一个时期。我后天（十五日）又要去农村住两个星期，这次是去看“二十三条”执行情况和大四清，参加大会小会，还搞点轻微

劳动。同去的人有金仲华和赵超构，我们三个人一组，大家都很熟，身体差不多，活动起来较方便。

王仰晨有信来，未谈起您的信，可能直接写信给您了。他曾回北京过春节。

别的话等到我从农村回来再写。后面的篇幅留给萧珊。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三日

一九六五年四月六日

沙汀同志：

我在乡下住了十八天，回来看到你的信，济生也从乡下回来休假，今天又走了，他说他那里还有你的钱，用不着再拿了，那四十元就暂时存在萧珊处，准备替你买礼物送给宫石他们。我的手膀还常常发痛，乡下冷，因此手膀痛得厉害些。以后天气逐渐转晴转暖，我这个毛病也可能渐渐减轻。现在每天加紧锻炼，估计再过两个月，可以复原。斌斌的死最近听以群讲过，据说死时无痛苦，死在什么时候家里人都不知道，白羽怕听人谈起这件事，他现在在日本访问，情绪可能好一些。

在北京时你曾提起想要沈尹默同志的字，他已写好送来了，现在转给你，请查收。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四月六日

萧珊嘱代笔问候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

沙汀同志：

最近我又和陈同生、金仲华到郊区去走了三天，回来读到你的信。我记得上月柯老逝世后，也接到你的一封信，但记不清是否写了回信。我和萧珊都好，这两个月跑得多些，还去杭州看过方令孺。左臂跌伤尚未痊愈，但已有好转，不像前些时候那样痛了，据我看，再锻炼一两个月，就不会有问题了。

现在开始修改中篇，倘使没有别的事情，七、八月内就可以把稿子交出去了。很希望你到上海来住些时候。

济生还在乡下，可能搞完这期运动就上来。小林已开始搞第二期，年轻人朝气蓬勃，令人羡慕。

上月又看了一次《红灯记》（京戏），真是好！希望能够看到这样好的川剧现代戏。

你的身体怎样？看你的信，你似乎比去年好多了，这是可喜的事。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五月八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

沙汀同志：

五月廿五日来信收到。读你的信仿佛在听你谈话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我们一家都好。济生仍要下乡搞四清，第一期搞完回来休息一星期，过几天去川沙搞第二期。小林也回来了，她休假两星期学业务，写小结，还要去太仓搞完第二期的后半期，年轻人在斗争生活中锻炼，进步很快，这的确是可喜的事。

我这些天参加招待日本话剧团的工作，看了三场戏，今天早晨把客人送走了，火车站月台上到处是带泪痕的脸，日本朋友太重感情，我几乎也忍不住了。以后想安静下来修改中篇，希望这个计划能实现。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从上月底开始，已经演到第四轮了，好些戏都可以看，不过还没有像《红灯记》那样激动人心的好戏。今年西南区戏曲会演，希望能出现一些好的川戏。

关于你自己的生活，我看刚宜高中毕业后，你也得认真考虑一下，总得有个人照顾才行。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日

前几天和沙梅谈起川剧会演的事，他对编写新川剧的工作很感兴趣。我劝他回川搞川剧，但不知有无机会？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沙汀同志：

来信收到。我们一家都好。知道您的近况，很高兴。我也很想念艾芜。宗林同志的健康情况怎样？

前几天白羽来电话要我去越南走走，看看，写点文章，说是各地都有人赴京集中学习一星期，上海作协分会的杜宣、菡子、茹志鹃都要去（你们那里一定也有人去）。学习以后，我和魏巍第一批走，到越南住两个月。我明天同杜宣一起搭班机赴京。我在越南期间可能很忙，无法给您写信，但我在那里的情况，萧珊会告诉您的。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六月廿八日

沙梅下月初下乡参加四清工作，我已把您信中的话转告他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

沙汀同志：

我已返沪。最近相当忙。罗世发同志过沪参观，托他带给你几样上海的新产品（剪刀是广东的），请查收。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七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沙汀同志：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听说您要到农村去。前几天在这里遇见罗世发，他说您还在成都，又说您身体不大好。我托他带去一封短信，和四样很小的新产品，他回成都会交给您。（下次开人代会，还要给您带去一些，都是上海的新产品啊！）我很好。在越南住了一百十天，收获很大，但拿起笔写文章，又觉得住得太短了。我和萧珊很想念您，也关心您的生活。艾芜搬回成都，你们见面的机会多，对您也有好处，不然您可能感到寂寞。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看看吧。中岛夫妇上月到过上海，我请他们吃饭，没有想到他会喝醉了。祝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三日

萧珊嘱代笔问好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沙汀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知道你的近况，知道你有两年创作假，可以写你计划写的作品，很高兴。上次罗世发同志路过上海，匆匆见了两面，第二次还是他离沪前一刻多钟见到，不及托他多带点东西。几样小东西也不好，下次赴京开会，当多找些这里的新产品带去。我身体不算好，不过还可以到处跑，在越南

各地跑了三个多月，觉得还不累。还在写文章，但写得慢，开会一打岔就不能再接着写，这是上了年纪的关系。你的身体也不好。白羽同志最近从广州来上海，抓电影。听他谈起，他在京每天早晚散步各四十分钟，这对健康有益。我到越南走了一趟，也觉得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散步是很好的运动，一定要坚持散步。希望你也注意。萧珊最近身体不大好，经常感冒。孩子们倒不错。别的话下次谈。祝你们全家都好。

祝

健康！

巴　　金 一月十二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

沙汀同志：

读到你从北京寄来的信，很高兴。真是好久没有通信了。我二月初就说要给你写信，那次买到小收音机时，我对济生说要写信给你，说明情况。你托萧珊买礼物送给宫石，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托人转去似乎不妥当，就没有送，现在用这笔钱买了小收音机，还有余款在萧珊处，倘使宫石来上海，还可以买点小礼物送给他。我早就想写信，却一直没有写，唯一的原因是拿笔的时间不太多。我从越南回来，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另外一半是写文章。但到了上海，却遇到不少的杂事，只能抽点时间写文章，但写信、读书的时间都挤掉了。现在文章写得差不多，像以前那样写写停停地写下去，预计四月底也可以

结束。今天读到你的信，决定马上回答，不再拖，不再搁。我们一家都好。我们一家都想念你。萧珊到工厂搞四清去了。本来不让她下去，她一再要求，又找陈同生帮忙，最后才让她到姜彬参加工作队的那个铜厂去，而且还得到一些照顾。她很兴奋，也很起劲，不过也感到累，晚上回来，休息一会就睡了（因为是小厂，工作队员都住在自己家里）。我看这次下去是很好的机会，她需要锻炼，她搞完这一期四清，一定会有大的进步。她一时无法写信，要我代她问候你。知道你这两三个月过得不错，很高兴，尤其是听你说明年可以拿出一本作品来，这太好了！关于个人生活，其中的甘苦，我也了解一点。要把一切都放开，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孩子们越长大，远走高飞的时候越近了，很可能几个月不通消息，几年不见面，也得有这个思想准备。寂寞的心情有时总是难免的。只有在群众中多交朋友，或者把心多放在创作上。有一次听说罗稷南结婚，我曾想劝你找个老伴，但后来又想，这种事情应当由自己考虑，别人帮忙，弄不好反而给自己找麻烦，添苦恼，所以我也就不提了。总之我希望你能把生活安排好，办到心情舒畅，能好好工作，多多工作，写出更多的东西来。方令孺同志上京开会，昨天过上海，我因患感冒，精神不好，没有和她多谈。她开完会回来，我可能同她去杭州住两天。同你，只能在开人代会时见面了。送你一张照片。请

保重！

巴　金 四月二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沙汀同志：

信收到。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前些时候方令孺同志经过上海，谈起你，说你身体不大好，希望你多多注意锻炼身体。我们一家都好。萧珊到工厂搞四清，将近两个月，情绪很高，大概要搞到国庆以后。我的小书①已经交卷。最近在看学习文件。好文章不少，得认真地读。罗荪还在工厂，大约六月中回作协。

济生因公返川，托他带点东西给你，想已收到。我本来打算在他动身后就写信给你，没有想到临时让别的事情打岔，一搁便是一个多星期，你大概已经见到他了。我们的近况，他也可以告诉你。

宗林、秀熟、艾芜他们都好么？请代问候。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七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

沙汀同志：

收到您的信。济生回上海，带来您给我的挂面等，谢谢。我访越小书交卷后，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学习。本月二日来京

① 指第二本访越散文集《炸不断的桥》。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未出版。

参加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城内住了四天，今天上午搬到西郊京西宾馆来。听说大会二十七日开幕，会场就在这个旅馆，外宾也要住在这里。家宝也参加了中国代表团，日内也要搬到这里来。回忆上次同您出席东京会议，大家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一晃就是五年，希望将来还有和您一起出国的机会。我们一家都好。萧珊还在铜厂搞四清，小林正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写批判文章，参加座谈会。您最近工作想必也很忙。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六月六日

致沈从文*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

从文：

我又到重庆来了。这次旅行花时间较多，但也看了一些东西。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星期，大约再住十天左右，便上成都去。六月初还要回到重庆来，再设法去桂林，但是现在交通工具缺乏，不知道事情会不会像我想象的顺利。我很想到昆明走一趟，只为了看看你们，和你们在一起过两天畅快日子。不过这个梦恐怕不能实现。公路车停开了，飞机班次也减少，我不能用两只脚走到昆明。我还好。这两年来，为书店为家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不好，文章也写不成。在桂林被鲁彦逼着写了点东西。到这里后看朋友办杂事占去了我全部时间，颇羡慕你的安闲生活。家宝在此，常见面，他极苦，我劝他也无用，他讲话和心境颇似炳乾（至少他们在某种时候对我讲的话是一样的）。人总是这样，抛了现实为自己造梦，更用梦来束缚自己。芦焚常笑我是个用梦来安慰自己的人，我却不曾

---

*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

用梦来束缚自己。我没有别的想望，只愿所有亲密的朋友都过得很好。我愿意为这些朋友尽力，却无法帮一点忙。对家宝、炳乾都是如此。不过我知道你们过得还好，也比较宽心了。我极希望你能把生活好好安排，多写几个长篇出来。我不相信一提笔就会叫人想疯。写小说不是一件再平常没有的事么？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从这世界中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我们纵使不能点一盏灯给那些迷路人指点前途，却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让那班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脚，饮口凉水，再往前走。文学是团结人群的，是一件使人头脑清醒的工作，而且是需要着理性和智慧来完成的。你极聪明，又不是不明白，而且有大的才能，因此你是极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那么你为什么要长久搁笔呢？望你仔细想想。今天托和成银行汇上三百三十八元八角，请收下，除付你和三小姐①版税外，并请付之琳42.88，毓棠44.10。收条四张随函寄上，请签字后寄还。回信请寄成都桂王桥东街四十八号张履谦先生转交。祝好！

芾　甘 四月十六

问候三小姐①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

从文：

① 三小姐：指沈从文夫人张兆和。

两信都收到。知道滇局转安，很高兴，你们也用不着去湘了。我本想七月去昆明走一趟，但是交通工具缺乏，我今年事情又较多，抽不出许多时间，回桂林后恐怕又走不动了。倒希望你和三小姐能去桂林玩玩。别后时时想念你们，可是又因为我年来到处奔走，写信时间不多，也未能常给你们写信。但想说的话却是很多的。只望你们都过得好，在平静的快乐中打发日子，多写点好文章出来。有什么事叫办，当尽力办。调孚久无信来，不知如何，不过稿子既已交去，他们当不会遗失，将来开明如不肯印，或故意拖延，我也有法应付。而且只要印刷问题解决，文化生活社也可以印这些书。《湖畔》[①]又在重庆印过一版三千册，《昆明冬景》[②]纸型已带到成都，即在这里印三千。纸张比桂林本还要坏，这是无法的事，在四川看见的土纸书，都是模模糊糊的东西。印刷纸张的问题不能解决，也只好把标准降低了。《长河》[③]不知你如何打算，倘使交给我印，我可设法在桂林印出。我很高兴为几个熟朋友印书，也希望因此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别人讲什

---

① 《湖畔》：张兆和（署名叔文）所作短篇小说集。一九四一年六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昆明冬景》：沈从文所作散文集。一九三九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③ 《长河》：沈从文所作小说。后于一九四八年八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第一卷，全书未完）。

么。现在有许多人爱说个人努力是无用的，要等大家觉悟，但等来等去，连自己也糊涂了。说好话的人太多，而做好事的人太少。这是目前的一个不好现象。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我极赞成，也盼你认真做去。祝

好！

蒂　　甘 六月四日

问候三小姐

我在此医牙，拔去四颗，流血颇多，饮食不便，因此精神也颇受损伤，好些天未拿笔，因此也未能早写信给你。我大约六月廿日左右回渝。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从文：

信收到好些天了。天天对自己说要写信给你，却始终没有机会动笔。这两个月我相当忙，虽然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做了一些苦恼的工作——看校样，而且大半是疙里疙瘩的译文，要改，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改；不改，又觉得连自己也看不懂，更不好意思拿去折磨读者。最近这里印了一本熟朋友的译稿，以为一定很好(他从前著译都很不错)，想使它早些出版，没有看就拿去付排，等校样送来一看，简直不知说些什么，从头到尾，完全照原文按字排列，就像在查字典一样。对着这大叠校样，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就为了这些事情，我才许久不回你的信。我知道你不会怪我。事

实上我始终没有忘记过你们。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尤其在现在，一般人把自己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时候，使人更怀念你。我这半年生活过得不很安定，不过也没有吃苦。桂林的书店给烧光了，只抢出几十副纸型。我五月出来，只说过两月就回去，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在贵阳、在重庆都准备回去的事，可是等我把事情办好，正要动身时，那边已烧光了。现在只好在重庆住一个时候。这几个月我都住在书店，等蕴珍回来后我们多半会搬到沙坪坝去。我一时离不开重庆，除非桂林克复，因书店经这次桂林损失，元气大伤，需要大家苦干，至少干半年，才可以度过难关。要是桂林克复，我还得去那边找寻我个人和书店的一点劫后遗物。迟了恐怕就找不到什么了。我很想来昆明看你们，同你们住一个时候，可是这个梦得留到明年去了。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走这一趟。开明烧去你稿子真想不到，但这也是无法的事。不过以后我可以帮你寻找那些发表你文章的旧杂志，我想一定找得到。我那本《火》第三部，现在也没有下落。在那三本《火》中，我觉得只有第三本里面有一两段还勉强可看。可是偏偏第三本遇到了这厄运，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今年在重庆写了一本小说，算是印出来了，上个月寄了你一本，不知看见没有？现在还想写一本，刚开了头，又被别的事情打岔了，说不定会写不成。你还在写小说么？我们希望你不要放下你那管笔。《长河》怎样了？你介绍的两部稿子一时无法印，书的市场越来越小，印费越涨越高，书店在短时间内没有

力量多印书了。过了明年春天再说吧。文生社桂林办事处结束，你们有点版税，现在寄上，请收下。别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蒂　甘 十二月十四日

问候三小姐

上月底本月初这里人恐慌得很，现在人心安定多了。我们同胞神经过敏，常常自寻烦恼，所以谣言特别多。

致沈絜云*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絜云同志：

请柬收到。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不能出席有关唐弢同志的学术讨论①，请原谅。

唐弢同志是我敬爱的一位老友，我很喜欢他的杂文和散文。三十年代我最初读到他的文章，我还以为这是鲁迅先生的笔名。当时传说鲁迅先生对他说过："你写文章我挨骂。"回想五十几年前的旧事，我十分难过，遗憾的是我已无力表达我的感情。

请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八日

---

* 沈絜云（1921— ）：上海人。唐弢夫人。教育工作者。

① 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四日在北京举行的唐弢学术讨论会。

致沈毓刚*

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

毓刚同志：

信悉。我仍在病中。

董君回来探亲，见一面是可以的，只要健康允许，当在家中接待，但恐无精力长谈。最近背上生疮，颇感狼狈。这两天好多了。

祝

好！

巴　金 六、九。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毓刚同志：

两信都收到。我写字困难，未能回信，请谅。《病中集》至今未寄到，已去信催促，希望下月能寄给您。

---

* 沈毓刚（1920—　）：浙江宁波人。当时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毓刚同志：

信都收到。随想一二四上半寄上，请查收。

最近读到赵公杂文多篇，很高兴。

董先生讲的长篇我只开了头，打算下半年续写下去，能否完成，无把握。

《随想录》第五集，今年一定要写完。

祝

好！

巴　金 八日

请代问候赵公。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毓刚同志：

《再说端端》请不要转载了，因为端端不同意，文章在上海报上发表，大家注意她，她就难办了，一举一动，不知道怎样才好。第一篇文章已经引起了她的抗议。再说我女儿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她总以为自己正确。我不想为这事情引起争论。只

好请你和超沟同志（他大概去北京开会了）原谅了。

祝

好！

巴　　金 十月三日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日

毓刚同志：

信悉。《时事日报》哪里出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消息是中新社陆谷苇同志发的。他是我的老友，每隔一个月到我家里坐一个多小时，需要的时候他会向海外发篇电讯，不一定要来专访，但也不会跟我的想法、看法有什么冲突。只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报喜不报忧，他的报导使人感觉到我的健康好，而且有雄心大志。其实我想实行"三不"，只是不愿意把靠药物延续的生命白白地浪费掉。

别的没有什么了。祝

您春节愉快，万事如意。

巴　　金 元月卅日

请代问候赵公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毓刚同志：

信都收到，谢谢。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身体不好，写字

十分吃力，还有各种干扰。面对着那些可气可恼的现象，想叹口气，也缺乏时间和精力，我已经成了一个废物了。但是我还要挣扎，我不能给中国知识分子丢脸。我的确常常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我总觉得太多的空话、大话、假话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认真做个总结？有什么剪报仍请寄给我看看。我记得在五四年一届一次人大会上就发言反对官僚主义，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官僚主义也不像今天这样厉害。没有想到带有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现在会成为可怕的大灾难。七九年又曾提过反官僚主义，好像有些人（官）还不以为然。有人甚至说我是“持不同政见者”，不过他也只敢在背后说，可能今天还在说。我相信历史会惩罚说谎的人。我已经写了最后一篇文章（合订本后记），现在要搁笔了。

祝

好！

巴　金 七月三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日

毓刚同志：

信都收到，谢谢您寄来的剪报。我虽然写字困难，不得不暂时搁笔，但我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却不能不关心。即使“白吃干饭”，我还是要动脑筋，思考问题。倘使我能多活两年，可能还要写一本小书，对后代子孙再讲几句真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活着总得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情，炎

黄子孙不能靠互相欺骗说空话过日子。我也真想多听几句真话。祝

好！

巴　金 八月廿日

我对“传记”毫无兴趣。过去我讲了那么多空话，今天正因为无法还清欠债，感到痛苦，哪里还好意思让人给我“树碑立传”?!只有自己最后的言行才能取信于读者。花言巧语不如沉默。　又及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九日

毓刚同志：

文件奉还。这类事并不少见，不过没有人关心。大家习惯于听好话，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宣传的好话，自己编造的好话当作真理。我知道有些人不看报，更多的人不相信报上的话。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信心这样宣传下去。不管你听不听，只要我说够了就行了，就算把你说服了。

倘使不摔跤，不病倒，下月初我将去成都小住两周，不是游山玩水，只是想闻闻故乡的泥土味，也可以说是向生我育我的家乡告别，以后闭上眼睛我也心安理得了。

别的话以后再说，请代问候超构。我如去川，十月二十日前后一定回来。

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

毓刚同志：

信都收到。谢谢您告诉我那些事情，我应当写封较长的回信，我有不少的话想说，但是我没有条件从容地在书桌前坐一两个小时，写完一封不长的信，我的确是一个病废的人。我担心过一两年我也许会离不了轮椅，或者就躺在床上起不来。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搁笔。像我这样一个人，一旦放下笔，那就什么都完了。使我苦恼的就是这件事。为了安慰自己，我就这样决定：反正笔就在我手边，搁不搁笔我自己说了算。所以您那篇文章尽管写下去，不必征求我的同意。只要不说假话，我就拥护。倘使多说几句真话，那么子孙后代就会感激。写吧，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吧。我们都有责任。

祝

好！

巴　金 二月廿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八日

毓刚同志：

您要的书（《爱情三部曲》）今天才收到。写这封信通知

您，什么时候方便，请到舍下来取书。

好久不见了。好吗？

祝

好！

巴　金 八日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

毓刚同志：

信早收到，回信迟了，请原谅。

您提到的其它的信仍请寄给北京人文社的王仰晨，他在替我编印《全集》。

我要送给您一本近作，有空请到武康路取去。

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七日

致　林　梅*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

林梅：

请原谅我"直呼其名"，并不是我"倚老卖老"。

您的文章我拜读了，不过我并未改动什么，我只指出几个似乎不妥的地方，由谷苇寄还给您，或者就由他解决。

了解我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自己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受苦和思考以后，才懂得一点"净化自己"的意义，才对自己提出比较严格的要求：言行一致。说真话的确很不容易，但我们总可以朝着这个目标走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会有进步。人排除自私是可以办到的，当然不是一天功夫就完全解决问题，但可以逐步解决。为什么要悲观呢？人性本无所谓善恶，它的"善"或"恶"是在我们社会的大油锅中炼出来的。我在锅里炼了几十年，我一直在变，但我那颗热爱生活、热爱光明的心却始终未变。

世间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也有多少丑恶的东西，我们活着

---

* 林梅：女。福建福清人。记者、作家。

就是为了支持美好的，打击丑恶的。人有权要求满足个人简单的欲望，但我认为个人的最大幸福是让个人的感情溶化在集体的感情中间。那么忘记过去的创伤吧，挺起胸膛来，前面是一片阳光！首先在事业上去求得安慰。写字不容易，一封信拖了这么久，请谅。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八六年五月十日

致　范　用*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范用同志：

际垌来信说您要把《随想录》剪报贴好寄给我。现在我已编好《随想录》第一集，共三十篇，每篇加了小标题，前有《总序》，后附《后记》。希望您早日将剪贴的剪报寄下，以便改正文中少数印错的地方。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范用同志：

信稿都收到，谢谢。《随想录》第一集已编好，今天已把序、目录、后记和二十六篇正文（修改稿）另封寄上，请查收。您

---

* 范用（1923—　）：江苏镇江人。当时任三联书店经理。

要照片，我挑了两张寄上，我同萧珊合照的相片一时找不到，就寄了她一张单人相。“第一集”还差四篇文章，等到发表，我把修改稿陆续寄给您。我另外还要寄全份修改稿给际垌，他答应替我看一次校样，我希望错字越少越好。

《创作回忆录》是为港《文汇报》写的连载。本来打算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也未讲定，因为估计要明年暑假才能结束。三联要出也可以，不过《谈创作》十篇已收入我今年编的选集(上、下两册)，刚看了校样，不好再收进《回忆录》。《回忆录》发表了四篇，正在写第五篇。

《海洋文艺》社有人跟我通信，文章一时写不了，我看，等明年再说吧。

《随想录》希望能早出。我不要稿酬，照规矩办事，送我若干册样书就行了。

祝

好！

巴　金 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

范用同志：

信早收到。没有回信只是因为我的病。《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

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译文集》付印时我也想写篇《新记》，请告诉我最迟的交稿期。不过三、四月内恐怕写不出来。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三月九日

致　范　泉*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范泉先生：

收据寄上，请查收。

原稿收到，谢谢。

要是方便，请您再寄我一本刊载《惩戒室》①的那期《文艺春秋》。祝好！

芾　甘　七月廿五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范泉先生：

信收到。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②请

---

* 范泉（1916—　）：上海金山人。作家。曾主编《文艺春秋》杂志。

① 俄国薇拉·妃格念尔所作自传《狱中二十年》中的一章，巴金译，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六卷第六期。

② 范计划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出版的《文艺春秋》辟一"新春随笔"专栏，为此邀作者撰稿。

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别的文章也没有。我本已开始了另一翻译工作,[①]但现在因看校样太忙,也把它搁下若干时候了。《狱中记》还只排出一半,一时不能印出。现在寄上一章未发表过的,[②]请您看看是否合用。

匆复,祝

好!

李芾甘 廿一日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范泉同志:

二月八日来信收到。我病了三年,最近身体很不好,行动不便,写字吃力,医生要我休息,无法写文章,[③]很抱歉。谢谢您还记得我,但我已是八十一岁残废、衰老的病人,脑子不听使,手又抖得厉害,奈何奈何!祝

好!

巴金 三月二日

---

① 指翻译德国鲁道夫·洛克尔的《六人》。

② 指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的一章《同盟绝食》,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一期。

③ 范曾与几位作家商议合编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为此向作者约稿。

致 茅 盾*

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

雁冰先生：

三年多没有给您写信了。但您的情况我经常知道，也常在报刊上看到您的大名，知道您身体精神都好，也很高兴。黎丁来谈起您叫他向我问好，沙汀来信说您告诉他我可能要出去旅行。对您的关心，我十分感谢。我最近身心都好，能翻译，也能写点文章。"四人帮"垮台，我头上那块大石头也搬走了，关了十年的房间和书橱也启封了。当然是一样一样慢慢地在解决，但总算是在解决了。您上次答复罗荪的信他给我看了。看到您的手迹，我想起过去同您聚谈的日子。我这里有好些事，一时走动不了，不能去看您。因此想请您给我写几行字作为纪念，让我经常看见您的手迹，好像就在您身旁听您谈话一样。还有一件事：我的女儿李小林现在杭州编辑《浙江文艺》，这是浙江省的刊物，他们将按期寄赠刊物给您，希望您给他们提点意见，倘使能给他们一篇稿子，那他们太高兴，太

---

* 茅盾(1896—1981)，名沈雁冰，浙江桐乡人。作家。

感谢了。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五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

雁冰先生：

信收到，看见您的字就仿佛在您面前和您交谈一样，很高兴，也很感谢。我很喜欢您给我写的这一张字，词好，字也好。请您为《浙江文艺》写稿，是我女儿小林的要求。她月内就要去北京，希望在不妨碍您休息的情况下，予以接待。本月初我到过北京，但只住了一晚，是参加上海干部、群众赴京代表团瞻仰主席遗容去的，完全按照所编小组集体行动，除纪念堂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因此也没有能去看您，请原谅。

天气冷起来了，请保重身体。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六日

致明兴礼*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喜欢罗曼·罗兰的早期的作品，比方他所著的《若翰·克利斯多夫》、三部传记、大革命戏剧。他的英雄主义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当我苦闷的时候，在他的书中我常常可以寻到快慰和鼓舞。他使我更好好地明瞭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快乐”。靠着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制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模范和典型。“爱真，爱美，爱生命”。这是他教给我的。我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勇力，但不是他对我的影响最大，而是爱玛·高德曼，她对我的影响正好似 Meysenbug 对罗曼·罗兰一样……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至于我受到的影响，这很难解说。如果你读了我送给你

---

* 明兴礼(J.Monsterleet)，法国人。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此信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信均非作者原文，系录自明兴礼著《巴金的生活和创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出版)。

的我的短篇小说集中的《写作生活底回顾》，你已经可以有一个普通的概念。

从十一岁到十三岁，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如《水浒》等)，从十四到十八岁，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从欧美翻译的小说，但是我读这些书只不过为消遣而已。从十九岁时，我已开始读用英文写的外国小说了。

在起初我很喜欢迭更司的作品，在那时他的作品已有不少翻译成中国话了，我读了他的David Copperfield 和 Oliver Twist 等中国的文言译本，以后当我在学校读英文时，David Copperfield, Oliver Twist, 和 A Tale of Two Cities, 都成了我们的课本。

记得是在十八岁和十九岁时，我已开始读俄国小说。我对这些小说很感兴趣，因为俄国人生活的环境很接近那时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他们的性格和嗜好也与我们中国人相似。

我读左拉较晚。在一九二六年去法国前，我读了他所写的《巴黎》的一半。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因为在马赛等船的缘故，我利用这个时间差不多把 Rougon-Macquart 二十部都读完了。

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和她的《近代戏剧论》一书对我影响也很大。……柏克曼的《狱中记》很感动我，在法国 Saint-Cloud，我见到了这位作家，我希望把他的这部重要作品全部译成中文。对莫泊桑的作品，我并不怎么喜欢，特别是对他的 Bel Ami。对高尔基，我没有读过几本他的大部的著作，我更喜欢他的初期的作品，我翻译过他的《草原故事》。

在我幼年的时候，法国小说作家雨果的作品也很流行，比方他的 Les Misérables， Les Travailleurs de la Terre，Notre-Dame，以后我都找到了翻译本。

我读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在去法国以后。我也受了他的影响。

在这些作品以外，我还读了革命家的传记，这些书特别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也注意到《新约》，我喜欢读《四福音书》，我也常常引证它。

致 罗 洪*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罗洪同志：

信收到。文章拜读，只改了两三个字，现在寄还，请查收。

我住北蜂窝铁道部招待所，现正忙着开会。下月初回上海。我们在上海还有机会见面。

祝

好！

巴　金 廿四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

罗洪同志：

照片两张奉上，请查收。

祝

* 罗洪(1910—)：上海松江人。朱雯夫人。作家。

好！

巴　金　二日

问候朱雯同志

致 罗 荪*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罗荪同志：

我回来后天气变化，又感冒了。您的信因信封上街道写错(淮海中路)可能迟了一天。您去四川看看，我赞成。您是不是解放后第一次入川？那边我没有事，李致尚在北京，说是月底前返成都。见到沙汀、艾芜，请代我问候他们，尤其是沙汀，他应当注意身体。我下月二十左右去北京开会，一切面谈。家宝在这里已见过了。祝

好！

巴　金 十月廿五日

问候玉屏同志①。您入川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

* 罗荪(1912—)：上海人。作家。

① 玉屏：周玉屏(1911—)。广东开平人。罗荪夫人。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罗荪同志：

来信收到。我仍然杂事多，写作忙。未能早写信，请谅。

我将为三家的房子奋斗，即沈从文、汝龙和丽尼夫人许严三家，希望您和荒煤、沙汀帮忙。落实政策嘛，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这样困难？

您信来时我已见过了周扬，无法同他谈这件事。现在做事情，总是拖，总是推，我们就总是催吧。

《人民画报》未改名，所谓《中国画报》是外文版的名称。我已订了《人民画报》。只希望报社能寄给我法文版和意文版各一册，请您对报社讲一声，我这里买不大方便。

家宝婚后（登记后）来过一长信，很激动。我回信安慰了一番，讲了我的看法，希望他们好好安排生活。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十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

罗荪同志：

廿八日信收到。昨天已读到外委会三月一日来信。外委

会说三月中到京集中，我回信说大约二十日去京。但刚才小林回来说，中宣部已通知市委宣传部，说四月中旬出国。倘使四月中旬才走，那么三月底到京也不算迟，在京呆十多天也就够了。您看怎样？

徐迟昨天来，我已把所知情况对他讲了。我的服装问题在沪解决，大约十五日以后可以做好，我不打算报销了。照片各五张寄京，另四张交市委宣传部。

别话后谈。有事再写。祝

好！

巴　金 六日

问候玉屏同志

1. 我应邀去法是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身份去，和我女儿小林同去，她还可以照料我。上次已经答应法方（AE出版社负责人），延期五月初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先参加这个活动，日期可以缩短，提前结束，然后参加由法中友协邀请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只参加一部分活动）。

2. 如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我愿意和孔罗荪同志同去。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罗荪同志：

来信收到。我看用不着早来京，出发前十天离沪就行了。那么可能推迟到月底了。在北京等着也叫人着急。领带可以多带几条来京，您不必另买了。材料请您准备一点。介绍我国文学状况，将来就由您讲，我年纪大了，又不搞文艺评论，容易推掉。吴泰昌来向我组稿，我答应考虑，但目前实在写不出什么，也无时间写。我看文艺界情况复杂，问题很多，阵线也不分明，在《文艺报》发表文章，不能像写《随想录》那样随说一通，大陆上的读者对"随说"久已不习惯了。为《文艺报》写文章，总得慎重些，我试试看，若写不成，就算了。夏公病情怎样？甚念。光年出院没有？还是留院静养？别的话后谈。祝好！

巴　金 三月十五日

问候玉屏同志！

《怀念萧珊》将在《作品》四月号重新发表。总算讲了一点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与思想感情。那些事怎么能轻易忘记！您一定还记得。　又及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近三个月我赶写了两本小书，身体弄得更坏。

本月初我给家宝信说我垮了，这倒是真话。现在还是不行，需要休息。因此我想不出席文联的会。当然只是想而已。我也想过几次：该退休了。不担任什么名义，倒可以完成我那几本书。

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由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资料，供给资料，人不在多，作协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所有作家的材料都收，不作评论，只向中外研究人员供应材料，收手续费。你看怎样？

一个星期来我两个妹妹、一个侄女都患重感冒，我和小端端也染上了，但不厉害。小棠准备考试，小林在发稿。

家里刚装了一个空调器，在二楼，但只能调到十三度，也过得去了。

写字也有些困难，字越写越小，没办法。我不知道你生过一场病，也无人讲起。劝你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一月廿一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罗荪：

信都收到。小序拜读，没有意见。

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总是感到疲劳。很想休息，但总有杂事打扰。近两个多月很少出门，大会小会都不参加。文联开会，我也想请假。我快到了油干灯尽的地步，少耗费点也好！有些事我实在看不惯。考虑再三，我觉得成立现代文学资料馆比较有意义。我愿意捐献一笔钱(大约十万吧)和一些书刊、材料。只求政府拨给一所房子。收也好，放也好，这样的资料馆什么时候也需要。它只是一个资料中心，对哪一派都无妨碍。而且有了它，对旅游也有好处，还可以吸引外国的研究者。资料馆可以保存一些珍贵的材料如照片、信札之类。

老钟、吴强们有时也来小坐，文联协会的事情，我已完全不过问了。但是需要自己回答的信件每天都有。到处都来信要稿，一月份起只好一概谢绝。挂名的差使越来越多。听说有人点名说我怎样，我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不过要是真的来一下，倒可以清静两三年。

别的话下次再谈。听说你身体也不好，要保重啊！祝好！

巴　金 二月十五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罗荪同志：

我早已到沪。在京见面多次，虽然谈得不多，但很高兴。我记得丁玲对我说过，她曾去看茅公，茅公说：“我们这些人

见一次就少一次。”这是真话。但我还无这种感觉。我身体还好，只是需要休息。我会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文学馆的筹建工作希望你抓一下，趁热打铁，能早些办起来最好。我想把赠款早日汇到北京，请代问会计课（或财务组），如何汇法，是否写明作协的银行帐号。得到答复后请写封回信来，谢谢。我带回来的水果，只有我一人吃，大家都说臭得很。我说“好吃”，但也并非绝世美味。实践之后我现在有发言权了。老钟前天又进了医院，现在输液，有人说是缺少什么，又有人说在华东医院理疗，出了毛病，手忽然动不了。让他多休养几天也好。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四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罗荪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我打算在短期内把赠款汇到北京。请代向作协财务组打听用什么办法方便，以便即日到银行办理汇款或划款的手续。

家宝来信说汝龙住房事他无法解决，因邓大姐那里找的人太多。那么还是请作协帮帮忙吧，要求不高，只要能让他安心工作几年就成。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七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关于中篇评奖，我的意见已在电话上讲过了，现在再讲几句。我同意一等奖增加为五个。倘使要我来决定，那么就把《蝴蝶》作为第五名吧。《土壤》也不错，只是结尾似嫌匆促。发奖大会我不来参加了。对我来说最好闭户休息一个时期，让人们忘记，我才可以安心写作。现在来找我的人和事越来越多了，大都是我做不了的事情。你们若要我搞书面发言，就请你们替我写一篇。能不用更好。我看北京人多，已经够热闹了。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二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天热，身体不好，写字慢，一天写不了几封信，一

切都拖下去了。也没有得到休息。关于汇款的事，我托辛笛找银行中的朋友打听，能一次解决最好。共六张存单，在一个分行，都早到期。我打算过几天到银行去问一下。我看，汇费和利息都无所谓。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于如柏①带学生来采访了一次。返国前一天他还来电话辞行。说是八月二十几回来。这几天连续高温，空调器不能用，正在申请换火表，不知什么时候换成。换了火表便可以解决问题。您去北戴河吗？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七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您在病中还写信给我，真是万分感谢。您住院，我听见小东讲过了，也知道详细情况。想写信问好，客人不断来，杂事多，天热，写信困难，希望您多保重，特别注意劳逸结合。身体要紧。赠款已解决，前天去银行办好手续，划给上海文联再转给中国作协，不用付汇费。这个办法是辛笛到银行去打听到然后交文联代办的。这样做比较痛快。但在京存银行

① 于如柏：法国汉学家。

时可能没有利息了。我想不要紧，赠款可作开办费用，早些用完也好，以后另募集基金。我已给张僖去信，说明我的想法。我下月六日去莫干山休息十天，对身体可能有好处。现在在拖，比前两个月稍好一点。上月去华东体检，似乎没有大毛病。您出院后需要多多休息。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五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罗荪同志：

信都收到。家宝也来信谈到您的病，您过去很少住医院。这次发病就得认真对待。您病中还几次写信来，我深感到不安，同时也感谢您的关心。我的病不少，但估计不会有生命危险，倘能充分休息，还可以拖好几年，当然工作效率会逐渐减少。赠款划到北京，就由你们全权处理。关于文学馆，以后我还可以：一，捐赠资料；二，继续捐赠稿费；三，捐赠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书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戏剧报》等全份。对于《文学报》的态度我也有困难，他们客客气气地来采访，能推脱就推掉，不能推掉，也只好应付一下。我不会巴结，但也无法板面孔。对"老虎"也是如此。《随想》还是要写下去。只是写字吃力，要写得慢些，少些。我想探索，撇开理论

和书本，凭个人创作经验和感受，谈谈文学批评。别的话下次谈，请多多保重。身体要紧。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我已从莫干山回来。上海太热，身体不大能适应，有时会感到不舒服。但问题不大，这个热天可以拖过去。估计九月十日前到京不会有问题。谌容到莫干山，我看见她，听她谈起会的事情。过杭州遇见河清，也谈了一阵。流言相当多，但我无精力管这些事。我觉得您安心在家养病，这是上策。目前的确需要冷静地思考，想想过去，也想想将来。批评和创作的关系，也需要认真研究、讨论。我写文章，他出主意，永远写不好。鲁迅先生即使写“遵命文学”，也是写他自己的话。请转告周明，为《文艺年鉴》题词的事我干不来。而且在文艺界我是一名“客串”，现在上了年纪要退休了。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二十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我十日到京，当争取去看您。我的身体还是不大好，但走一趟，不会有大问题。见面谈吧。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五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我回来后又患感冒，咳嗽，身体一直不好，一天也做不了多少事情。手边一大堆得由自己处理的信件，还只解决了一小部分。开会的事倒免掉了，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外，极少离家，但还是染上了感冒，是家里年轻人带回来的。我关心的还是文学馆的事。先把牌子挂起来，再催房子，如困难多，不妨找乔木同志帮忙。一有房子，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刊物有解放前的《文艺复兴》、《文季月刊》、《水星》、《译文》全份，解放后的《人民文学》、《文艺报》、《戏剧报》、《诗刊》等全份；别人送我的书，一些作家的信札，我的短篇手稿（长篇的均已送给北京图书馆了）等等。我要在去世前把这些事一一办好。这的确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

宝贵时间、精力和心血。您的健康也应当注意，千万不要过劳，要适当地争取休息。祝好！

巴　金 六日

刚刚接到孙、诸二读者来信谈文学馆的事，觉得他们的建议不错，现将原信转上，供你们参考。　又及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

罗荪同志：

信收到。我还是容易疲劳，感冒渐好，但精神差，事情总是做不完。评奖会只要不找我去开会，不讲话，挂个名是可以的。我的理想是关门写作。作家不出书只参加活动，后人不会承认。我一时不会动，不出去，精力不够，不想动。但我还是要注意身体，也希望您保重。祝

好！

巴　金 十一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

罗荪同志：

邵洵美夫人托我转封信给您，现在寄上，请考虑处理。

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罗荪同志：

电话中提到的两封电报和一封信现在寄上，请您看后转给作协有关方面备案（？）吧。

我还在生病，还在写点短东西，每天几百字也好。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

罗荪同志：

邵夫人有一信要我转给您，现在寄上。

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但可以在家做点工作。

最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

余后谈。祝

好！

问候玉屏同志！

巴　金 二月十九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罗荪同志：

我写字吃力，因此好久未写信问好。请多多保重。

文学馆的事还要靠大家努力。想不到办这件事也有困难。

有件事告诉你：我已通知花城出版社把即将出版的《序跋集》的稿酬送给文学馆；要四川出版社把《回忆与探索》（近作三）和十卷本《选集》的稿酬送给文学馆，已经出版的书今后再版时稿费也汇给文学馆。宁夏出版社今年要出本《怀念集》，稿费也将捐赠文学馆。以后我要办到：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讲出去也没有好处（我是个例外，是特殊的情况），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

外一信请转交朱子奇同志。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六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罗荪同志：

信早收到。乔木同志也有信来。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

李致赴京，托他带一罐新茶给你，另一罐给光年同志。

银行存折户名帐号遵嘱抄给你。

我背上生了一个囊肿，相当麻烦，恐怕还得拖一个时期，不过也无太大痛苦。这星期每天去医院理疗，每天打两针。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三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

罗荪兄：

转上邵夫人信想已收到。我出院五日，精力逐渐恢复。昨晚家宝夫妇来看我，他的精神不错，他们打算去黄山小住。

我和小林的飞机票已买好，是二十四日的1502航班，十一点四十分起飞。您如忙，就不必来接我了。住什么旅馆，君健大概知道。

余面谈。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罗荪同志：

信都收到。我虽出院，但病未治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锻炼和治疗），小林又忙，因此好久未给你写信。我是十四日回家的，半个多月了。在医院里又拔了八颗牙齿，回来后仍吃半流质，所以精力差。现在写这短信，只是告诉你我的近况，也说明我并未忘记你们。我的痛苦在于：行动不便，写字吃力，已经成了残疾人了。

送给文学馆的期刊、图书、手稿等本来清出了一批，这次家里修缮、粉刷房屋，搬来搬去全给弄乱了。现在国煣正在清理，清出来后会通知你。我的旧版作品和外文译本也在里面。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五月卅一日

问候玉屏同志。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罗荪同志：

信都收到。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又少有拿笔时间，几次想写信，都坐不下来。听人说您身体也不好，又听说您要去杭州开会，后来再听说您来到杭州。最近一些去京开会的朋友回来说见到您了，只是记忆力差些，走路也不大方便。那么您也老了。我写这信，只是向您问好，还想劝您多多保重，摆脱一些杂事，安静地体养一个时期。休养最重要，我也到了非休养不可的时候了。

今年三月下旬政协开会我也许会出席。倘使健康不恶化，我就会在京见到您，许多话见面时再谈吧。祝
好！

巴　金 一月廿二日

问候玉屏同志。

致罗世安*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

世安兄：

我四日到尼斯，托法国友人打听您的消息，没有结果。昨天得到您的来信，又托友人同您联系，也打听不到您的住处。今天再请友人设法找您，不巧碰着星期天，您不上班，也许仍然联系不上，那就下次见吧。小弥、绍弥姐弟都在北京工作，而且都好，请勿念。希望你回国看看。

祝

好！

李芾甘 六日

---

* 罗世安（1899—1988）：四川简阳人。罗淑（世弥）之兄　曾从事外交工作数十年。

致季涤尘[*]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

涤尘同志：

信收到。我的生活实在忙乱，身体不大好，精力不够，无法早写回信，请原谅。新编一本三十年散文选集，可以办到。可是最近没有空，下个月或稍迟，抄个目录给您。

还有《散文报告文学选》，我自己不发表意见了。请你们决定吧。我自己的书堆在一处，一时也找不出来。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十五日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

涤尘同志：

《爝火集》校样看完，挂号寄上，请查收。补了一篇《关于

---

[*] 季涤尘（1928— ）：江苏无锡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

丽尼同志》，大概不会有困难吧。《怀念萧珊》的写作日期补上了，文中删改了几个字，寄一份修改稿供你们参考。

请代问候屠岸同志。精装本《家》希望早日寄下，书款连邮费多少，请告诉我，以便汇还。

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二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涤尘同志：

二十三日来信收到。精装本《家》已经收到了，谢谢屠岸同志。

散文集后面增补两篇文章给你们添了些麻烦，请原谅。

“三道头”后面加个注，我同意。另一篇文章里“熟习”，改为“熟悉”，很好。《会见彭总》的写作时间就照《后记》所说改为“二十七日”。这些都得请您代办了，非常感谢。

匆复。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涤尘同志：

倘使来得及，《怀念萧珊》文中有四个字请代删去，即《作品》五二页、下栏、第二行、第十三至十六字："或者下班"。麻烦您了，谢谢。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十四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涤尘同志：

信和校样都收到，谢谢您。您的意见提得对，这说明我太疏忽了。

一、三、四这几条我都照您的意见修改了。第二条中您提出的那句话，我没有删，因为这是原话，可以说明当时郑的心境。我把它保留着，正好说明我们生活中有过那一类的事情。第五条只是错了一个标点符号。那篇文章里还有一处我增加了十多个字，上次给您信中已经提起过了。

第六条加的注大概不错，我也记不清楚，我看就这样吧。

校样另封挂号寄还，请查收。

祝

好！

巴　金 二十六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涤尘同志：

昨天寄出的信和校样想已收到。我不曾把校样仔细翻看过，就匆匆寄回了，最近我没有多的时间。今天想想，还有两篇文章里保留了“英明领袖”的字样，即《望着总理的遗像》和《最后的时刻》，如来得及就请您替我改一下（改作“华国锋主席”）；来不及也就算了。

祝

好！

巴　金 二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

涤尘同志：

二十七日来信拜读。《当代》发表《爝火集·后记》，我当然同意，请转告伟哉同志，没有能为《当代》写稿，我很抱歉。

《爝火集》封面我赞成用浅色的。对扉页，我无意见，请你们决定吧。封面等图样过一两天寄回。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卅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

涤尘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的宝贵意见，我决定把第四句删去。本来我想把这一类话保留着，让它们证明我过去也是一个"人云亦云"、爱说大话的"歌德派"。但这样"歌"下去有什么好处？对谁有好处？唯其我做过"歌德派"，我有权利在今天反对"歌德派"。我爱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熘火集》前半部都是"歌德"的文章，让今天的读者来判断吧。我当时的感情是真实的；今天我写《等着盼着》等等，我的感情也是真实的。

祝

好！

巴　　金 九月一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涤尘同志：

信和书都收到，谢谢。我回来后身体不大好，因此也很少出来活动。但还是很忙。

《随想录》人文版最好删去那些照片，我看只留一张萧珊

遗照就行了。请费神转告君宜、屠岸两位。

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一日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

涤尘同志：

信收到。平装本《爝火集》我不需要了。请不要再寄来。

《随想录》印出后，请寄下一百册。

祝

好！

巴　金 六月四日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七日

涤尘同志：

四日信收到，谢谢。几件事情简单地回答如下：

一、《探索集》校样给我看看也好，反正字数不多。

二、《后记》早在广州《羊城晚报》十一月九日《花地》栏中发表了。

三、《探索集》出版请代购一百五十册。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七日

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

涤尘同志：

信和校样都收到，谢谢。校样看完后即寄还，港版《随想录》当同时寄奉，请勿念。

《探索集》封面由你们决定吧，我无意见。

还有一件事：《创作回忆录》已写完，目录给了方殷同志。本月下旬或下月上旬可以交稿，寄给您或方殷同志？请示知。

匆复。祝

好！

巴　金 五日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日

涤尘同志：

贺年片收到，谢谢。《探索集》样书尚未寄来，这里有人要，港版已送完，可否请您先寄十册给我。我二十四日返沪，身体仍然不好，不多写了。祝

好！

巴　金 卅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涤尘同志：

来信读悉。您要我的书，我当然高兴。只是《屠氏中短篇选》尚未印出，请等一下，我会把两本书一起寄给您。

祝

好！

巴　金 二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涤尘同志：

信悉。我写字吃力，只能写几行。屠氏小说另封寄上一册。请把缺页的那本寄还给我。《随想录》已写到八十，今年六、七月可以交稿。还有一件事：我上次请您另购《探索集》二十册，未见寄来发票，因此也未付款。不知是否算在一百五十册内，或者需要另外付款，请示知，以便照办。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

涤尘同志：

信悉。我的疮基本上好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知道您喜欢书，因此新作出版，就想起您，送给您看看。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编好，全稿另封挂号寄上，请你们审阅。

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

涤尘同志：

信悉。《真话集》封面题字寄上，请你们决定。

集子将来出版。我需要一百五十册。

祝

好！

巴　金 三日

请代问候居岸同志！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涤尘同志：

谢谢您为我的小书花了这么多的功夫。

祝

好！

巴　金 十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五日

涤尘同志：

二月十一日信悉。谢谢您的好意。我的身体还是不好。

稿费既然领了出来，就请早日寄下，不必等免税了。反正税款是交给国家的。

《病中集》样本送来了，希望先寄三、四本给我。样本两册已经收到。

祝

春节愉快！

巴　金 十五日

问候天纯①同志。

---

① 天纯：胡天纯（1930—　）。江苏常州人。季涤尘夫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

涤尘同志：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和天纯同志的贺年片。

因为手无力，动笔困难，《随想录》第五册还只写了十六篇，书名也不曾想好。不过只要我不病倒，今年一定交稿，争取上半年写完它。

《病中集》是否还可以找到几本以至二、三十本？请帮忙代买。对作者来说，再没有比买不到自己的书更痛苦的事了。

祝

好！

巴　金 八六年二月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涤尘同志：

托仰晨同志转交《随想》二十四篇，请审阅。第五集（《无题集》）已写完，还有六篇，下月内可以寄上。我身体不好，以后可能真的搁笔了。

祝

好！

巴　金 二十九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

涤尘同志：

寄上《怀念胡风》剪报一页，还差最后一张，下次补寄，供您参考。这文章全文将在《文汇月刊》上发表。

《无题集》能早印出，当然好。印不出来也无办法，反正我写完了，可以向后人交代了。

谢谢。我明天去杭州，休息十天。太累了。

祝

好！

巴　金 五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九日

涤尘同志：

信悉。我写字仍感痛苦。这大半年太疲劳了。

昨天你们打电话来，是我妹妹接的，我整天耳鸣，无法听电话。《无题集》后一部分原稿，争取月底寄出（也许早一点）。我当然希望早出书，不过于着急也无用处，我只要把全部稿子交出去，就算尽了责了。为这事情麻烦您，很感不安。

有两件事讲一下：

一、《无题集》除赠书外，我自己要一百册。

二、照片一时难找到，有一张寄到香港去了。港版每册都

有照片，"人文"版我看就不要用图片了。

别的话下次谈吧。

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九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涤尘同志：

十九日信悉。照片寄上四张，用不用请您决定，我主张少用。参加文学馆开幕的照片，请向文学馆借用(我这里也有，但给香港三联寄去了)。

还有三篇原稿过两天寄上。这次寄出一共五篇(连后记和附录在内)。

《责任编辑》文中写错的地方，请照您的意思改正，谢谢。以后如发现错误，仍请代为修改。

祝

好！

芾　甘 九月廿一日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

涤尘同志：

《无题集》正文最后一页剪报，寄上，供参考用。

我下午去杭州，两周后返沪。

祝

好！

巴　金 六日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涤尘同志：

我从杭州回来读到七日来信。

《怀念胡风》的剪报已在赴杭前寄上了。

我还是感到疲乏，年内没有精力和时间重读前四卷了。第一卷《五四运动——》篇中，您提出的两处，我看不必修改了。前者是真话，我的确受到“教育”，这就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吧；后者说明当时只能这样说，不得不给真话搞一点化妆。文革的引号也不用加了。不过《病中集》最后一篇《再忆萧珊》，文章开头的“晚夜”是“昨夜”之误，请改正。就这样照原书照相制版后重印也好。封面也用不着给我看了。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八日

问候天纯同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涤尘同志：

信悉。退还的照片收到，谢谢。

我的小书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十分抱歉。

您来信问我要不要订购新版本的前四集，谢谢您的好意。倘使方便，请各加印七十册。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二十八日

问候天纯同志。

一九八七年一月

涤尘同志：

托赵丽宏同志带来的书收到了，谢谢。说实话，我倒喜欢这样的小书，除了几个错字（我发现一本《无题集》后面两篇文章没有了，另外装上《探索集》的《后记》），我没有找到不满意的地方。收到书，我还是很高兴。没有早写信给您，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又抽不出时间，请原谅。

我有书送给您和屠岸、伟哉两位，但一时找不到人帮忙去邮局寄发，而且在春运期间邮路不能畅通，只好请你们等待一下。看来我"加印"的那些书也得等待了。

别的话下次再说，请代问候伟哉同志，他的信拜读了。

祝

好！

巴　金 八七年一月

问候天纯同志。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涤尘同志：

前信想早收到。在那封信中我忘记提一件事：请代我将这次《随想录》的稿费捐赠给现代文学馆。谢谢。

我过两天会寄上新近出版的《六十年文选》，这本书是我兄弟编辑的，收到后请来信告知。同时还要寄给您港版《无题集》。

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五日

问候天纯同志。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涤尘同志：

信悉。谢谢您为我那几本小书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我订购的七十套书至今还未收到，请您代我查问一下，书

是否已经寄出。朋友们写信来托我代购这几本小书，要是我手边有书，便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了。为这件事麻烦您，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廿一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四日

涤尘同志：

书信都收到了，谢谢。您编集子选我的文章，我无意见。近照寄上两张，您就留下吧。想说的话不少，写字困难，以后再写吧。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四日

问候天纯同志。

一九八八年二月八日

涤尘同志：

信早收到。我写字还是很困难。合订本《随想录》已印出，前些时候书店给我寄来四十多本，我已经给您和居岸同志各寄上一册了，想已见到。知道你们喜欢书，寄赠拙著不过表

示一点敬意。

我还想买人文版《随想录》五套，倘使方便，请给我寄来，书款以后汇寄，谢谢。

祝

好！

巴　金 八日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涤尘同志：

信悉。我看，就选《新记》吧。几十年来我自吹自擂，说是反封建，事实上却是封建在反我，高老太爷的阴魂在改造我。我必须时时刻刻敲警钟！

祝

好！

巴　金 三月七日

致彼得罗夫*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Петров同志：

寄来俄译本《家》①二册收到，谢谢。在这之前我已收到了中国出版印刷工作考察团（？）从列宁格勒寄来的俄译本，说是列城印刷厂负责同志赠送的。前几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您，因不知道您的通信处，我只好把信寄到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东方部Тов.Лин那里。在那封信里我主要地解释《家》原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326页第16—17行）第三十八章中一只挽联的内容如下：

"我们全家的人都同声哭你。我可惜你的才华，想到你我兄妹间的友爱，更使我悲痛。我料想你一定舍不得离开你年幼的儿子，你自己不能够好好照料他，只得麻烦你丈夫的母亲来代替你照顾孩子了。"

原文："咏絮"指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

---

* 彼得罗夫(В.В. Петров, 1929—1987)：苏联汉学家，曾任教于列宁格勒大学，译过作者的《家》及其他作品多种。

① 一九五六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

“焚须”指唐李勣给生病的姊姊煮粥烧掉胡须的故事。

“高堂”一般指父母，有时特别指母亲。

说明文：“你”指瑞珏，“我”指瑞珏的哥哥。

感谢您为我那本书花去那许多功夫。《家》的电影已经拍好，一二月后即可上演，但因受条件限制，这部影片也有许多缺点。现在寄上两张剪报，上面有几个主要演员的照片，您也许会感到兴趣。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十八日

我已不担任《文艺月报》主编的职务了，我现在只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九月十二日来信收到。我最近在北京开会住了两个星期，前天才回到上海，因此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您要的书只有《短篇小说集》（一、二卷）没有找到（当另设法或托旧书店代为收购）。今天另封寄上书十六册，计《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火》（三部）、《小人小事》、《龙虎狗》、《梦与醉》、《点滴》、《无题》、《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屠格涅夫散文诗》、《巴金的生活和著作》，请查收。这是我送给您

的。《散文诗》一册阅后请转赠 Орёл① 屠格涅夫博物馆。如还需要其他书籍，我当找到寄奉。

您提出的五个问题，让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答复：

一、这个问题我自己一时很难回答。我没有机会把我过去的创作生活好好地检查一下。我从前写过一篇《创作生活的回顾》，那也只是简略的概述。在我从事写作的三十年中间，我的思想也不断地在变化，我的写作方法也在变化，有时是有意识地变，有时是无意识地改变。（1）最初我完全没有想到艺术和文学，我写作只是为了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后来我的作品才有了一点艺术性。（2）在我初期的作品里，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较多，以后就逐渐减淡。（3）像《灭亡》、《家》、《憩园》和《寒夜》都可以说是我的重要作品，从这几部作品可以看出来我的风格的改变。

二、我的笔名"巴金"二字并不是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的。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划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 Chateau-Thierry② 同住了一个短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底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

① 奥廖尔：莫斯科南一城市。

② 沙多—吉里：法国一小城市。

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灭亡》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开了头，一九二八年在C.-T.写完。)

三、关于外国作家给我的影响，我对《友好报》记者谈过一点，但是他记得不多，现在把他的文章寄给您。另外我也曾对《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的作者法国神甫明兴礼谈过，但是经过几道手的翻译，发表在他书上的已经不是我的原文了。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与契诃夫。我还喜欢过安得烈叶夫和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分作品(鲁迅和郑振铎翻译的)。苏联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萧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屠格涅夫的重要小说早在一九一九年至二二年就有了中文译本，短篇的译文发表得更早。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读到了他的短篇。我在小说《家》中也简单地谈到我们年轻时候读《前夜》译本的情形。一九三六年我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事务的时候，我决定重译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由陆蠡、丽尼和我三人每人分担两部，选集的广告也是我写的。我们三个都是屠格涅夫的爱好者。陆蠡在抗战期间负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二年被日本人逮捕，死在监牢中。

四、一九三〇至四九年我的作品在下列的几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月报》(商务)、《东方杂志》(商务)、《中学生》(开明)、《现代》(现代书局)、《文学》(生活书店)、《文艺月刊》(南京)、《文丛》(文化生活)、《作家》(上海杂志公司)、《中流》(半月刊，上海杂志公司)、《文学季刊》(北京立达书局)、《文学月刊》(良友公司)、《文艺复兴》(上海出版公司)、《文艺杂志》

(桂林大地出版公司)、《水星月刊》(北京)、《时报》等。

五、目录中空白处已填补了。《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中附得有一份译著目录,可以参考。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P. S. 1.《家》的改订本还未排印。我最近还想修改一遍。改订本编在《文集》第四卷,明年下半年出版,当寄一册给您供参考。

2. 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过一部插图本托尔斯泰的 Война и Мир①,有 Д. А. Шмаринов② 插图五十余幅,倘使还可以在苏联买到,希望能代购一部(旧的也行)寄下。还有一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 英译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有插图,似已绝版。请代留心,是否可以在旧书店中购到该书。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

敬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收到您寄来的两本书,谢谢。将来《爱情三部曲》俄译本出版,仍请寄我一册。

---

① 《战争与和平》。

② 捷·阿·什马里诺夫(1907—),苏联版画家。

前昨两天寄上短篇小说集一、二两册，请查收。这样您要的书我都找到了。（《复仇集》和《光明集》都已收在短篇一集里，《将军集》已收进短篇二集。）此外倘使您还要找什么，请您不客气地告诉我。上次寄的书都是送给您的。只有《无题》一册，用后仍请寄还，因为这是我向别处借来的，上次信里忘记讲了。请原谅。

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快到了。这是第四十个节日。我们这里正在进行各种庆祝活动。在这即将到来的节日，请您接受我的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十七日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敬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十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要我的照片，现在寄上四张，不知是否满足了出版社的要求，请示知。谢谢您寄给我的书。我虽然还未收到它们，但是让我在这里先致谢意。我下个月初要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大典。以后，大约还要在苏联参观两个星期。倘使去列宁格勒，我一定请人安排一个时间找您谈谈。要是代表团不去列宁格勒，我也不便单独行动。我明天就要动身去北京，行前还得料理一些琐事，不多写了，请原谅。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莫斯科观礼，大约本月十一或十二日去列宁格勒访问。到列城后，如可能，当登门拜访。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八日于莫斯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已于本月三日返抵上海。在列宁格勒访问期间能见到您，和您畅谈，又承您到车站相送，非常感谢。您送的礼物我已带回上海。每次看见它，我就想起在列宁格勒的一段生活，和您的亲切的笑容。我盼望将来有机会在我的家里招待您。

您寄来的书都收到了，谢谢。《爱情三部曲》前面的"序言"我匆匆翻看一遍，看到几处不大妥当的字句，现在写出来供您参考。

1.第五页第一行，"биологию"① 一字不妥。我到巴黎，

① 生物学。

想研究“经济学”，未成。结果只念了些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以及伦理学等方面的书。

2. 第十二页，第一段，《狗》是半殖民地的穷小孩对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剥削阶级（所谓高等华人）的控诉。

3. 第十三页，第四段，《能言树》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屠杀青年的暴露、谴责和控诉。

4. 第十四页第二章，第四行，“1938”是“1936”之误。《爱情三部曲》合订本初版一九三六年四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刊行。

5. 第二十五页倒数第五至六行 Рудиным из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应作 Рудиным из «Рудина»①。

«Вешние Воды»②不是我翻译的。

6. 第十八页第二段第七行 Юй-фэй 的原文是“玉雯”，读音：Юй-вэнь（玉文）。

再说一句，以上仅供您参考。

倘使以后再发见别的问题，我会写信告诉您，请您指教。《收获》第三期本月二日我已在北京寄出了。

在莫斯科见到 Мудров③ 同志，他谈起《选集》的事情。Федоренко④教授我见到一面，他也谈起将来印选集时，译文还可以改动。听 Мудров同志谈，选集第一册是《爱情三部曲》和短篇小说，第二册是《家》等等。我在两个月前已把《家》改

---

① 《贵族之家》中的罗亭，应作《罗亭》中的罗亭。

② 《春潮》（屠格涅夫著）。

③ 牧得罗夫（Мудров，1923— ），苏联汉学家。

④ 费德林（Федоринко，1912— ），苏联汉学家。

好，交给出版社排印。我要出版社先给我一份校样。我打算将来把校样寄给您。倘使您能根据我修改的地方(选择一些较重要的)把旧译文补充一下，那就太好了。

我最近看高尔基回忆 Короленко① 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讲列宁格勒的话，我不大了解，可否请您为我用俄文或中文解释一下：

"В 1901 году Я впервые приехал в Петербург, город прямых линий и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людей."②

此外还想托您找两本小书：

1. F. Dostoyevsky: Poor Folk.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

2. M. Gorky: Literary Portraits.③ 出版者同上。

不过后一书不知有无英文译本，我已有原文和法文译本。请您顺便打听一下，可能英译本并未出版。

为这些小事麻烦您，很不安，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四日

---

① 柯罗连科(Короленко，1853—1921)：俄国作家。

② 见作者译《文学写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七四页。

③ 二书分别为《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写照》(高尔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十二月二十七日来信收到，谢谢您。您寄来的两本书也收到了。关于高尔基文章中的那句话，您的解释非常清楚。

改订本《家》的初校校样昨天刚刚送来，大约一个多月后，可以收到清样，即可给您寄上。前些天寄过一本英文《中国建设》给您，那上面有一章《家》的译文，那是根据我的第一次修改本翻译的。去年十月我又改了一次，有增加，也有删节。这几天我在修改《春》，加了一章"婉儿回到高家，和淑英姊妹谈话"的叙述和描写。在新改本中婉儿是三房的婢女，克明还是省城有名的律师。《无题》一书不必急于寄还，您用完以后随时寄下都行。

您这次要我找的书中间已找到的有《旅途随笔》、《海行杂记》、《静夜的悲剧》、《短简》、《死去的太阳》、《利娜》、《忆》七种，都给您寄上了。《控诉》和《生之忏悔》还没有找到。另外，贺玉波的《中国作家论》和刘西渭的《咀华集》也没有找到。我只找到一本《咀华二集》也已寄上了。这些书我正托人在找。我还找到一本《旅途杂记》，打算下次寄给您。您有没有这本书？如已经有了，请在下次来信中提一笔。刘西渭的论文《读〈爱情三部曲〉》已经作为"附录"收在我的《文集》第三卷内了。《文集》一、二卷二月内可出，第三卷四月内出版。《文集》出版，我一定寄给您全套。

我未用过"巴比"的笔名。一九三四年《新年试笔》在上海

《文学》发表，编者曾把我的署名改作“比金”。“比金”这个笔名就只用过一次。“余一”、“余五”、“余七”、“王文慧”、“黄树辉”是我在一九三四年用过的笔名。其中“余一”这个笔名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还用过一阵子。

我最近要到北京去开会。别的话下次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三月廿五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信上提到的《文集》已出了两卷，今天挂号寄上了。第三、四卷下月内或可印出，当陆续寄给您。您说看到了《家》的电影。这部影片缺点很多。我去年在《大众电影》上发表过一篇短文谈到它的一些缺点。我还寄过您一份《中国建设》，那上面有关于《家》的照片和插图，不知收到没有？我最近在写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春》已在《收获》上发表（已寄上），《秋》刚写好，将在下期《收获》上刊出。我还写了一篇《谈〈灭亡〉》，讲我怎样开始写小说。这篇文章对您可能有用处，所以先把剪报寄给您。我以后还要写下去，自然我会把刊物或剪报寄给您，作参考。

您问我还要什么书。倘使方便的话，我想请您替我找几本书，书单另外开给您。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您以后需要什么书，请不客气地告诉我。我还要寄两本《家》的连环图画和

照片给您。修改本《家》的清样送来，也会马上寄出。这些东西对您的翻译工作或者有帮助。别的话容后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七日

我最近还在改《秋》，也在写谈创作的文章。《群》要等到《文集》整理完毕后才能动笔。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都收到，谢谢您。寄来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收到。关于屠格涅夫的书还没有收到。书比信走得慢些，过些时候当可收到，请勿念。《战争与和平》只要有插图的都好。我知道为这部书绘插图的人不少。

您要的六本关于鲁迅的书，我已找到两本（即李何林编《鲁迅论》和曹聚仁校《鲁迅手册》），两天前连同《茅盾文集》第三、四卷一起寄上了。其余四种，旧书店说过几天也可以给我找到。大概下月初可以寄出。我在这里找旧书也很方便，因为我自己喜欢买书，跟旧书店的工作同志都很熟。

别的话下次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您的来信和英译本《契诃夫》等四册都已收到，谢谢。

您要我代找的关于鲁迅的六种书都找到了。第一次寄上两种，第二次寄上四种。以后您需要这一类书，请随时写信来。我有办法托此间旧书店找到。

《收获》杂志仍按期寄上。这个杂志的编辑工作是靳以同志和其它几位同志做的。我只是挂一个名，偶尔看一两篇稿子。

最近我还是很忙，写一点短文和特写。《文集》已编到第八卷。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已经译了两三万字，要在年内译完。

上次寄来Н.Н.Гусев 编的托尔斯泰“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с 1855 по 1869 год”早已收到。看这本书的附录，才知道还有一册“Лев Н.Толст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28 по 1855 год”。不知道还可以找到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十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寄来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插图本二册也收到了，谢谢您。书包上贴了不少美丽的邮票，我的两个孩子(十三岁的女孩和八岁的男孩)看到非常高兴。他们都是集邮者，特别喜欢苏联邮票，一个月总要到集邮公司去买几次邮票，他们要我代他们谢谢您。您要买的书除了《鲁迅先生纪念集》是我经手印出的（一九三七年）以外，其余的我都未见过。不过我托这里旧书店去找，当可找到，请勿念。解放后新出的关于鲁迅的书您都有吗？我前一个时期因"结肠过敏"在医院电疗了一个月。最近又到一个文具工厂去做一点轻微劳动(一星期三个半天)，仍在翻译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有时也写点短文章。还是很忙。别的话下次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十七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您。

您要的书我已托旧书店代为搜集。今天我去过旧书店，据说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明天动身去北京，转赴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我还想托那边的旧书店找那几本书。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和会不会先去莫斯科，目前还不知道。

别的话下次谈，《收获》杂志仍按期寄上。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廿三日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彼得罗夫同志：

我又到了苏联，现在在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会议今天下午开幕，会后还要参观几天，可能到塔吉克或哈萨克去看看。可惜这次没有机会去列宁格勒。您要的书还没有找到，我已托上海、北京两地的旧书店代为搜集。找到后当陆续寄上，请勿念。塔什干风景气候都很好，饮食也和中国的相近。我们住在郊外别墅，非常安静。满园阳光使人精神爽快。想到您，便拿起笔写了这封短信。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八日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已平安地回到了北京。在莫斯科听到郑振铎同志遇难的消息，心里很难过。现在他的骨灰已经运回来了，后天开过追悼会后就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一年前您在列宁格勒一定遇见过他吧。您要的书这里旧书店一本也没有找到。不过我想

在上海总可以慢慢买到的。我在京参加了追悼会以后就动身回上海。最近一些杂志上发表了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文学研究》上有一篇师范大学学生的集体创作，相当尖锐。我觉得基本上是写得好的，这些文章对您的工作都会有帮助。别的话下次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敬悉一切。寄来的《悬崖》、《家》和格拉宁同志关于列宁格勒的小书都收到了。谢谢您，也请替我谢谢格拉宁同志。我本月初回到上海，患右肩关节炎相当厉害，每天下午去医院电疗，现在还未痊愈。写字并不太吃力，但是穿衣却感困难。这个月我在翻译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快完了。下个月内我打算写一篇谈自己思想和作品的较长的文章，这自然是从批判的角度来谈的。写好我还打算给一些朋友看看。您上次要的书，旧书店说找到了几本，但是我去看时，没有见到那个熟人，只买到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纪念集》（一九三六年），过两天可以寄上。我回来后，一共寄过两包书给您。一包就是上次在塔什干提到的《文季月刊》全份七册，还有一包是《文集》第六卷等。《文艺复兴》杂志以后还有，当陆续寄奉。您如需要什么书，仍请来信告诉我。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二十九日

在北京见到曹禺，他说已有回信寄给您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您寄来的两封信和一包书（《屠格涅夫集》）都收到。谢谢您。特别谢谢您的长信。我的肩关节炎经过三十几次电疗，并未见好。我打算过些时候去试一下针灸。现在写字无问题，不过写多了，早晚右肩会痛。比较困难的是脱衣服。我已经把高尔基那本《文学写照》翻译完了，也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校改完交出去了（七篇中有五篇是我妻子萧珊译的）。这两本稿子耽搁了将近三年，现在总算交稿了。我现在正校改自己的短篇小说（《文集》七至九卷）。打算在下个月内写一篇谈自己的思想和作品的文章。我觉得对我过去作品的批判，有些是正确的，也有些文章对我过去的作品有些误解。我的作品在当时看就有毛病，在今天看当然更有毛病。对过去的作品的确应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然而对那些作品和作者的要求就应当顾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对我的人物其实都有批判，不过有时并不明显。吴仁民是我的一个朋友，觉慧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并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看待。《电》里

的吴仁民写得有些理想化了，却又写得简单。《雨》里面吴仁民那些丢脸事情倒有一半是真的。当时他怎么算是革命者呢？觉慧出走以后，如果经过改造是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他在《家》中的作用，一方面给人一点希望，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旧家庭的腐烂与没落。倘使没有一个觉慧，单写旧家庭的罪恶也能反映现实。要是老舍或者 Thomas Mann① 来写这种题材，他们可能不要觉慧这个人，他们会写觉新死了，旧家庭完了（像 T.Mann 的 Budenbrook 一家）。我来写就喜欢加一个觉慧。其实我们三弟兄倒有点像高家那三个年轻人。我的作品中常常写个人奋斗。在旧社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主人翁如果活到今天也会服从集体的利益了。倘使在今天还要学当时人物的个人奋斗的精神，那就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所以那些批判的文章对年轻读者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关于这些，下次有时间再详谈吧。

今天另封寄上王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钱著《现代中国作家》（二册）、蓝编《中国抗战文艺史》等三种。您上次要的书还有三种未找到，即《现代中国作家笔名谈》、《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鲁迅先生纪念集》，仍托旧书店在搜集。我前些时候寄过一些《文艺复兴》给您。在这份旧杂志上曾发表过曹禺的《桥》，这是他在四四至四五年写的。可惜就只写了两幕。他自己并不喜欢，我倒觉得在当时能写出那样作品倒不错。别话后谈，此致

---

①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下文的“Budenbrook一家”即《布登勃洛克一家》。

敬礼！并祝
新年快乐！

巴　金 十二月廿七日

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彼得罗夫同志：

您寄来的信和书都收到了，谢谢您。今天我给您寄上了一本在上海刚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书目》和一本在北京出的《巴金创作评论》以及其他的杂志、小书。“评论”中有些意见我并不同意。而且他们搜集读者意见拿影片跟原著混在一起，要我替影片负责，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小书中第一篇比较好些。我的右肩关节炎经电疗三十七次以后并不见好。最近我用针灸的办法治疗，不知道怎样。写字尚无问题，脱衣却感困难。翻译工作已结束了。过些天想开始写小说。艾德林同志最近到上海来，今天去杭州。前天晚上我和靳以、唐弢（还有别的同志）请他吃饭，谈了很久。我们也谈到您。希望您也有机会到中国来看看。

收到您的贺年片，已经过了新年了。我们不大习惯寄贺年片，所以常常落在后面。让我在这里诚恳地祝您一九五九年一切都好！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九日

这几天我们正为苏联放射的宇宙火箭高兴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寄来的书都收到了，谢谢您。我寄上的书想来您也收到了吧。您上次托我找的书还有两三种没有找到。我昨天又去旧书店看了一下。我看总有机会找到的。旧杂志，以后还可以寄上一些。您说您从今年起订阅了《收获》，我就不另外寄给您了。我的关节炎最近厉害了些。现在仍在进行针灸治疗。最近我还在做《文集》编校的工作。翻译的工作已经完了。现在打算动手写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生活的中篇。但能不能写得好，目前还没有把握。打算试一下。慢慢写，也等于半养病。刊载批评我旧作的文章的杂志，我买到的就寄给您；有的未买到就未寄。您如需要，可来信通知，当设法托人在北京去找。契诃夫博物馆给我写了信来，我现在写了一封回信，寄给您，请您替我翻成俄文寄去。我写不好俄文信，只得麻烦您，请原谅。（地址您一定知道，即雅尔达 Дом-Музей А. П. Чехова, Директора Г. Огнева）

倘使方便，我还想请您替我找两部书，那就是国家文学出版局编印的二十卷《契诃夫全集》，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出版的十二卷《屠格涅夫全集》(Библиотека "Огоне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契诃夫全集》我已有二、三、十四、十六、十

九、二十共六册；《居格涅夫全集》我已有二、三、四、五、八共五册。只要能够找到零本就好，我并不需要全的。我在莫斯科旧书店里也看见过零本。《契诃夫全集》二十卷中有八卷是书信集，就是从十三到二十。其中我已有四册，另外的四册（十三、十五、十七、十八）是我最需要的。您如有机会去旧书店，请顺便问一下。

一九五九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一开头就传遍了苏联宇宙火箭上天的好消息。这不过是一连串伟大胜利中的第一件。苏联人民已经为人类做了不少的好事情，以后要做的一定更多。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为你们的胜利欢呼。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信到您的手边时，已是中国的春节了。让我照中国人拜节的习惯祝您万事如意吧！

巴　金 一月廿八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接连收到您三封信，敬悉一切。书单我已交给旧书店，托那里代为征求。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一部分。找到后随时寄上。《文艺复兴》二卷三号还没有找到。昨天寄上《水星》全卷和《读书》三册。《水星》杂志的编辑人是卞之琳和靳以。《读书》十七号已托新华书店代找，找到即寄上。我的右肩关节炎一直未好，仍在进行针灸疗法。昨天用新法埋了针（埋三天），有些痛。写字更不方便。前天刚看完高尔基《文学写照》的校

样，现在在为《收获》写一篇谈苏联印象的文章。因手痛写得很慢。您说的那部绿色封面的《屠格涅夫全集》(十二卷集)我已有十一本，就缺第十二卷。您提到《托尔斯泰全集》，我有一九五八年版的十二卷集和一九四九年 Огонек 丛书十二卷集。我还有一部十月革命前 Сатин 版的插图本十卷集。这个版子有很好的彩色插图。您寄来的书尚未收到，在这里先谢谢您。别的话下次写。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廿六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前天发出一信，想已收到。我今天从医院出来即去旧书店，购到您要的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国防文学论战》和丁丁编《革命文学论》三书。明日即可寄上，其余的书俟找到后陆续寄奉。我今天还在外文书店购到了绿色书面《屠格涅夫全集》第十二卷。这个版子的全集我已购全了。我害怕您会把第十二卷寄给我，所以回家来马上寄发这封短信。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二十八日

钱基博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钟书的父亲。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书有些"五四"以前的材料。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彼得罗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寄来的两包书。我上次曾写信告诉您，我已在上海购到《屠格涅夫全集》第十二卷。您大概还未见到那封信，又把书寄了来。我今天寄还给您。另外我寄给您一部《诗词曲语辞汇释》。我想这本书对您可能有用处。我的风湿性关节炎一直未好。医了几个月尚未见效。最近这里作家协会开了六天会员大会，我也忙了好几天。这两天在写苏联游记，还要到农村去看看。下个月要去北京开人代会。上次我寄的书您一定收到了。过两天我还要去旧书店，看看其它的书是否找到了。有一件事忘记问您。去年十月在莫斯科见到索罗金同志，他说他替您和我照的相还没有洗出来。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跟您联系。上次他告诉我他今年要到中国来。别话下次再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廿四日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彼得罗夫同志：

您二十九日的来信收到了。这对我是一个意外，不用说，我非常高兴。我一直盼望着您到中国来。去年在塔什干见到您时，我还谈到这件事。我说过希望能在中国上海我家里招待您，这个希望不久就要成为现实了。我本月十四日就要动身赴京开会。到京后当写信告诉您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您在京的工作忙不忙。要是不忙，我们还可以在京见面畅谈。否则，只有等您来上海面叙了。您寄来的《屠格涅夫集》十一和《父与子》英译本等都收到了，谢谢您。绿面《屠氏全集》十二卷已寄还给您，因我已在上海买到它了。前几天我还寄了一本英译本《家》给您。这个译本少一章，是出版社编辑部删去的，就是觉慧做梦和许倩如剪发的一部分。他们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表示了同意。但后来我自己编《文集》修改《家》，仍然把那些地方保留下来了。

您要编我的作品目录，不知需要什么材料。在可能范围内我当尽力帮忙。余容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五日

我的关节炎至今未愈。最近不打针了，打算到北京去找医生。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彼得罗夫同志：

我本月十六日来京开会。今天大会闭幕。我还要在北京耽搁一星期，参加一些小会。这些天我一直很忙，没有能写信给您，请原谅。会后我也没法出城去看您，这次在北京见不到您了。希望您将来到上海时，来我家玩玩。我在上海住在（略），电话（略）。我在北京住虎坊桥前门饭店六五七号。您的身体好吗？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我昨天也在观礼。人太多，所以我找了几次，都没有见到您。

本月五日上午我在旅馆内，您如有空，希望在那天十点以后到前门外虎坊桥前门饭店一谈（我住在六五七号），我想请您吃一顿便饭。余容面叙。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日

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

彼得罗夫同志：

六月二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我返沪后，身体尚好，谢谢您的关心。关节炎在京治疗后好了大半，最近已不感到痛苦，只是上下移动仍然有些不便。上月过旧书店，购到钱杏邨著论现代中国作家的书，这是您上次书单上有的，所以顺便连同《雷雨》给您寄去了。听说您八九月要来上海，我全家人都很高兴，希望您能到我家里来看看。您的朋友研究陆游的著作，来上海，可以通过高教部，找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教授们座谈，还可以找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座谈或个别谈话。上次艾德林同志来，就找郭绍虞教授谈过几次。《中国新文学大系》这里旧书店(四马路上海旧书店门市部)有一部，售价壹百壹拾元。我刚才打电话去问过，据说书并不太旧。不知道东安市场的那部要价若干。您要买李健吾和靳以的著作，需要些什么，只要开书单寄给我，我可以设法找到。《烽火小丛书》出过十几种，是我编辑的，而且是抗战中在上海印刷的，除两三种外，其余的现在都没法找到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创作大半都找得到，我家里可能还有复本。您要什么，开个名单来，我也可以设法，请不用客气。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五日

回到上海来，见到您太太的信，她寄来的古谢夫关于托尔斯泰的书也收到了，请代我谢谢她。

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最近到新安江去了一趟，参观那里水电站的建筑工程。在新安江住了四天，看到了不少的东西。过去我也参观过一些水电站和水库，去年在伊尔库次克看到的规模很大的自动化水电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但是参观水电站的建筑工程，在我还是第一次。这次我们还走到大坝上面竹子搭的跑道，看了厂房的封顶。去的时候，我们在杭州住了两晚。我二十二年未到杭州，觉得杭州比从前美丽多了。您八九月到南边来，不妨在杭州住一个短时期。您还可以到绍兴去看看鲁迅的故居。您的信我回家后才读到。您的意见很对。去年有一个读者来信也劝我多写些回忆文章。我本来准备写一本谈自己创作的书，去年写过几篇，后来给别的事情拖住，就搁下了。将来还想多写些这一类的散文。您要的书我已托旧书店去找了，过两三天我要到那边去，可能购到一些。吴文祺的书据他说他自己也没有，不知还有机会找到否？

上次您问起我在《文学季刊》上用过的笔名，我想起了，第二期上写《读书杂记》（补白）的“马琴”也是我。“马琴”二字照日本人读法就是“巴金”。我还用这个笔名在《中学生》上发表过一篇《广州一月记》。

别话下次再谈，北方天热，希望您多多保重。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七日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敬复如下：

一、书单收到，您要的书我当托旧书店代为搜集，请勿念。

靳以和健吾的著作我这里还有一些，现在寄上：

1.《这不过是春天》；2.《以身作则》；3.《母亲的梦》；4.《黄花》；5.《健吾戏剧集》第一集（内收《徐守清》〔即《以身以则》〕和《新学究》二剧）；6.靳以著《珠落集》共七册。其余的俟购到后陆续寄给您。这些书大概不久就可以找齐。

二、您问到我在《文学季刊》中发表文章时用过的笔名，您猜得不错：余七、余五、余三都是我。但翻译屠格涅夫新散文诗的"于道元"却是一位投稿人，我并不认识他。

三、《巴金文选》是一种盗版。您买到的那种本子是根据一九三六年上海仿古书店的盗版翻印的，现在把仿古版寄一册给您。这本书的编者"唐宗辉"大概是一个假名。像这种盗版，先后出了好几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版的。《巴金文选》是最坏的一种。

别的话以后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三日

我住在上海（略），以后来信，可以直接寄到我家里。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二十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太太从列宁格勒寄来的四册《屠格涅夫全集》已经收到，这样，我那部真理出版社星火丛刊本的《屠格涅夫全集》也就补全了。我应当谢谢您，也请您代我谢谢您的太太。您问起我的《文集》九卷以后各卷的内容。我可以在这里简单地告诉您：九卷自然还是"短篇小说集"，早已排好，年内可以出版。我在半个月前才编好第十卷（散文集）和第十一卷（旅途随笔集）寄出去了。第十二卷（就是《火》一——三部）需要作较大的改动，大约明年下半年才可以搞完（明年春天我打算去四川走一趟）。第十三卷共收三部中篇，即《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第十四卷是朝鲜的通讯和小说（里面有个中篇尚在写作中），第十五卷便是解放后写的散文游记集。我预计在明年年底把《文集》全部编好。一九六〇年年底以前的作品都可以收在《文集》里面，删去的文章不过百分之二、三。您去天津一定有不少的收获吧。不知道您何时来上海，希望能在动身前写一信给我。您最近买到什么书没有？还需要更多的书吗？上次寄来的书单中除购到寄

上的少数外，我仍托旧书店继续征求，不久或有可能搜集到一些，当陆续寄上，请勿念。天气热，请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三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唐弢同志那天告诉我您已经到上海来了。作协分会正在为您安排座谈会的时间，也可能要迟些日子。您要我约个时间见面，这很容易。倘使您有空，请您在星期二日（二十五日）或星期三日（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左右到我家里来谈谈，我请您吃顿便饭，很简单，就像在北京那样。请您一定来。余容面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最好是二十五日。但要是您二十五日有事，二十六日也好。我全家人都欢迎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三十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在旧书店收购处见到的几本书，我已托魏绍昌同志去交涉购买。倘使买到，当由他或者我当面交给您。购书的问题总可能慢慢解决。您这次寄来的书单中有几种我这里有，其它的也比较容易找到。我三日早晨动身去某人民公社住两三天（靳以同去）。回来后可能有空，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希望您写信通知我，只要我不开会就可能在家接待您。别的话以后面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一日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

彼得罗夫同志：

信收到。我最近忙了一个时期，也没有时间想到写信。我还以为您在北京欢度了我们伟大的节日，却没有料到您生了病。幸好您现在已经复原。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我的妻子已在本月十二日同一位女医生到福州去游历，再过十天大约可以回来。她也常常提起您。我们全家都喜欢您和谢烈布里雅科夫同志。希望还有机会见到你们。靳以上星期心脏病发作，现在还在医院里，大约过两三天就要出院。此外我们都好，谢谢您。您问的几个问题，现在简单地回答如下：（一）联合出版社的《灭亡》是盗版。《灭亡》一直由开明书店发行，五

三年才在平明出版社印过两版。《心底忏悔》也是盗版。(我记得不曾写过叫做《心底忏悔》的文章。)(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只译过三部:1.《面包与自由》(一九二六年译,一九二七年初版,名《面包略取》)。2.《伦理学》(一九二八年译出上册,一九二九年译出下册。初版名《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一九二八年出上卷,一九二九年出下卷)。3.《我底自传》(一九三〇年启明书店初版。一九三九年开明书店新版)。这两书的新版本都是在上海印的。《俄法狱中记》我只译了几千字。其它的书别人已经译过了。预告中我的名字是当时编辑人随便写上的。别话下次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十八日

问候谢烈布里雅科夫同志

明天寄上我的两本新书。

您要的书尚未找到。蒋光慈的《战鼓》等我也在旧书店看见。据说暂时不发卖,留在橱窗内作样本。我已向该店登记了,将来发卖时他们可以为我留下。您的书单已交给魏绍昌,转旧书店。您有空不妨补寄一份来,我还可以在别的较小的书店去找。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知道您和谢烈布里雅科夫就要动身到洛阳、西安、成都等处旅行，很为你们高兴。您说到广州后可能来上海，我估计时间当在明年一月左右，那时我不会到别处去，我高兴能在上海欢迎您。您要我告诉您我在成都的老家的地址。我只知道街道的名字：正通顺街（或者双眼井）。门牌号数不知改变了多少次，我弄不清楚。我只知道房屋门墙上有“怡庐”二字。您说正通顺街“怡庐”，就有人知道。那门面已经是我走后改修的了。里面也变得很多。花园也没有了。那口井还在。“堂屋”还是原样，只是正门移后了，因此也显得窄了。我可能就出生在“堂屋”左面（靠“花园”那一面）那间屋子里（从前是雕花糊纸窗，现在已改成了玻璃窗）。正对着这间屋子的玻璃屋是后来增修的，我在这里面住过两三年。左面第二间厢房曾经做过我的住房，但窗户也换了。我在那里念书的“外国语专门学校”（旧“东马棚街”）早已拆毁，连街也变了。

我能告诉您的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这两天感冒，身体不大好，不写了。请原谅。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三十一日

希望这封信能在您动身前寄到。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寄来贺年片收到，谢谢您。见到这张贺年片，才知道您到

了上海。很高兴。我最近不会离开上海，希望您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谈谈。我还要送一本书给您。我的电话是……，请您打电话来约个见面的时间。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十一日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彼得罗夫同志：

二十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汇款早已收到。《灭亡》日译本我有两册，我这次寄给您的是另一册，上次寄给您的一册上有我批的字，当时拿错了，故请您寄回换一册，并非您听错了电话。我最近还是忙。这两天作协分会在开会员大会，讨论我们的工作和规划。大约月底闭幕。我已对罗荪、以群讲过您来信问候他们。您要我转告魏绍昌的话，我会告诉他。《太阳月刊》出版，会为您买下，请勿念。您需要书，不妨写信来，我当托旧书店搜集。听说文代会延期，我最近不会去北京了。知道您三月十八日就要离开北京回国，我无法赶到北京送行，很觉歉然。我们一家人还常常谈起您，也谈起您的同事谢烈布里雅科夫，希望你们能再来上海。苏联人同中国人就像弟兄一样，何况我们又是认识了几年的朋友！我能够为您出力，我会感到高兴。在上海，春天已经来了，今年春天来得早些。您回到列宁格勒也该见到春天了。虽然您多留在中国的

愿望没有能实现，但是您不久就会回到故乡，见到妻儿和熟人，也是一件万分愉快的事。请不要忘记替我们夫妇向您太太问好啊！反正交通方便，再来中国也很容易。您应当常常来，最好过两三年就来一次。别的话下次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二十七日

问候谢烈布里雅科夫

一九六〇年三月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今天见报载人代大会三月下旬在京召开。我打算三月八、九日动身到昆明等地去视察两个星期。大约二十一、二日返沪，廿五日前后到京。您决定三月十八日离京返国，我不能来京送别，颇觉歉然。请您代我向谢烈布里雅科夫同志致意。祝您们旅途愉快。您要我告诉魏绍昌的话，我已对他讲过了，请勿念。您回国后请来信，有什么事需要我代办的，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此致
敬礼！

我一家人都问候您

巴　金 三月一日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彼得罗夫同志：

您的信由我的妻子转来，知道您已回到列宁格勒和家人团聚，知道您和谢烈布里雅科夫同志在中国买的书已运到列城，并无损毁，我很替你们高兴。我四月十七日从北京回上海，身体不大好，本月初来杭州西湖游览，还打算写一点文章，至少写一篇作协理事会上的发言稿。我已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天，每天不是上山就是游湖，现在身体好多了。大约再过五六天就要回上海去。我的妻子已经带了小孩到这里来玩过几天。我们在这里想起了您，因为您说过您喜欢浙江，喜欢这个地方，我们想倘使能在这里招待您，那多好。文代会延期在六月中旬召开。要是不再改期，我可能在六月十日左右去北京。因此，去四川的日期总得改在七月以后了。届时我会写信通知您。上次您在京提到的那位捷克女同志李莎娃已经到前门饭店找过我，她也把书交给我了。谢谢您寄来的书。您还需要什么中国文学的材料吗？请不用客气地告诉我。别的话下次再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廿八日

请代问候您的夫人

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

彼得罗夫同志：

六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文代会又延期，所以我现在还在上海。大约七月十五日前后赴京。我在杭州住了三个星期，上半天游湖或游山，下半天读书或写文章，六月初回到上海时，身心两方面都很好。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大概由于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发了病，头昏脑胀，好几天不能做事情。现在已渐渐地好了。西湖是个大公园，在那里休养一些时候，要算是难得的幸福。我也喜欢岳飞庙，但是我对《四库全书》并无兴趣。

我已和魏绍昌同志通过电话，他说：《文艺新闻》和别的两三种杂志已出版，即由作协直接寄给您。以后陆续出，当陆续寄上。

我的《文集》已编到十三卷，解放前的作品都编好了。第十、第十一两卷我已看过校样。但是因为纸张缺少，今年年内可能印不出来。最近因为纸张关系，《收获》也要和《上海文学》合并，《收获》本年也许还要出版第四期，也许就以第三期为结束。究竟如何，过一个星期便可决定。《收获》这次停刊，也只能说是暂时的，将来还有恢复的可能。

曹禺的生日我也不知道，下月在京见到他时，当问他一声。寄来的《托尔斯泰集》都收到了。谢谢您。《上海文学》您那里有没有？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请代我问候您的夫人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

彼得罗夫同志：

七月七日来信收到。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会期已决定。我十七日就要动身赴京。以群、罗荪、大杰他们也都要去。我们在北京可能住上三个星期，因此我去成都的日期又得延迟了。《上海文学》二至五期和第七期已寄上，同时还寄出了一本靳以的遗作《热情的赞歌》，不久当可收到。魏绍昌寄给您的书刊收到没有？我在上次的回信中已经提到了这件事情。最近因纸张供不应求，文艺杂志用纸也得缩减，作协决定让《收获》同《上海文学》合并。《上海文学》可能增加一点篇幅。《收获》就暂时休刊了，不过将来还有复刊的希望。近三个星期来，上海暴热，我一直不大舒服，前些日子整天头昏，体温低，这两三天已渐渐好了。你们那里天气好，有个朋友访问了列城刚刚回国，他谈起夏宫的喷水池，赞不绝口。他说列城有好些地方像上海，就是上海天气差。您还想再来上海么？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十五日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彼得罗夫同志：

我在文代大会以后来北戴河海滨休养。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了。曹禺同志也到这里来写一个历史剧。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前天曹禺谈到您，说您前不久有信给他。因此我想起给您写这封信。您上次问起曹禺的生日。他的生日是旧历八月二十一日，离现在还有四十几天。我们一家再过三天就要到北京去。孩子们没有见过我们的首都，渴望早日到那里去看看。不过我们这次去北京也不能久住，两个孩子都得在九月上旬回上海上学。我大约在九月中旬去四川。打算在成都住两个月，写完我那个中篇。您好吗？工作顺利吗？孔罗荪同志最近要去苏联访问。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列宁格勒。要是去列城，他一定会找您畅谈。他会告诉您我们的近况。别话后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廿六日

问候您的夫人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日

彼得罗夫同志：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我九月上旬才回到上海。本来打算二十日左右入川，后来因为要在这里料理一些事情，便改期十月四日动身。车票已买到，不会再延期了。《蒋光慈选集》我自己也还未购得，所以不曾寄出，现在您自己得到了，当然更好。我还是忙。去四川，可以安静地写点小说（我的爱人还留

在上海)。我大约在成都住两个月或三个月。见到沙汀会代您问候他。罗荪因上海作协工作忙走不开，所以今年不去苏联了。曹禺的生日我已查出，是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他现在写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不是李白的事迹)。您认识的上海朋友们都好，我一家也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匆复。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二日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到四川刚刚七十天。在这里没有别的工作，除了写小说，便是看书，生活相当安静、舒适。我计划在这里写一本中篇小说和一本短篇集。现在中篇已写好一半，短篇也写了五个(打算再写两个)，都是关于抗美援朝的。短篇已开始在期刊上发表。中篇在这里写成后，还要在上海修改一遍。我决定在成都住到一月底，二月初便动身回上海。我的妻子和小孩都在上海，我要回去和她们一起过春节。中篇小说改好后，我还想到广东去走走。

好久没有收到您的信了。不知道您的工作怎样，身体怎样？这次来成都时经过西安，听说您有信给柯仲平同志，又听说王汶石同志在列宁格勒见到您。可惜我有创作任务，一时

不能到你们那里旅行。但是我们一家人都想念您，希望您有机会再到上海小住，看看上海最近的变化，看看上海人民对苏联朋友的深厚友情，看看上海的新旧书店，为您的研究搜集更多的资料。我的《文集》第十二、十三两卷早已排出，只是我没有时间校改，一千三四百页的校样已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月，我才只改出两百多页来。这两卷的工作做好，那么我解放前的著作全整理好了。我今年三月为《憩园》、《寒夜》等三部小说写了一篇新的后记，讲到一点我现在的看法。书印出来，您就会见到。别话下次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您好。我在成都住了四个月，写了四个短篇和一个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都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事情。中篇只能说是写好初稿，还得花较长的时间好好地修改一下。我是在春节的前一天回到上海的。到上海前我在郑州换车住了两夜，还到新市区参观了一下。火车上很热，郑州风大，我在郑州不小心，感冒了，回上海后又没有能休息，过了几天终于病倒，今天才退烧，身体还不曾复原，因此虽然接连读到您两封信，也未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您寄来的书都收到了，谢谢

您。托尔斯泰的照片和他的著作的插图都是我喜欢的。九十卷的《全集》能够逐渐搜集完全，的确是不容易的事。这些都使我想到您的可贵的友情。我这两天在扶病校改《文集》第十二卷的校样。我一星期后便要动身去北京。我要参加三月廿七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紧急会议。我想起五八年在塔什干参加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意外地遇见您的情景。我多么希望能在东京见到您。我想波列伏依和沙弗若洛夫一定会去的。沙汀和我同去。冰心也要去。我在会上一定可以见到不少熟人。四月初又是樱花开的时节。我们在会后可能还要进行参观访问。我在二十六年前到过东京，还在那里写过两个短篇(在横滨还写过一个)，也想看看它在这个长时期中的变化，也想了解日本人民斗争的情况。不过我那中篇小说的修改却又得延迟了。您来信中提到的几位苏联友人，我至今还想念他们。您问起的几个中国朋友，他们都很好。蒋燕去年跟着她的新婚丈夫到湖南工作去了。别的同志仍然在上海。身体和工作都不错。靳以的女儿的病腿还是那样，不曾有多大的进步。我一家人都很好。我的孩子要我替他们感谢您寄来的邮票。我诚恳地祝您一家人、您的妻子和孩子一切都好。希望您常常来信。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

敬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前天才从广州回来，读到您的来信，见到您寄来的书，谢谢您。我们这次在日本住了一个月，回国后又留在广东做了总结，算起来我离开上海快两个月了。我回来也只打算住一个多星期，就到杭州写文章。我一个短篇集还差两个短篇，我在上海，事情较多，难静下来写小说，所以得换个地方。您要查明我几部小说最初发表的地方和时间，当托人去查，据我看，《大中国周报》很难找到了。《文丛》较容易。《火》第一部只在《文丛》第二卷上发表过一部分，下次当能写给您。《激流》是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时报》发表的。十八日那天发表了《引言》（即现在的《总序》）和第一章的前五段（第五段只刊到“圆圆的”为止），刊在《时报》的第二张第五版上面（我手边还保存了这一张报纸，所以先告诉您）。我们在日本开会和访问相当忙，相当紧张，我回到上海后很感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不写了，以后再谈吧。附寄我的发言日译本一份，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八日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您寄来的第二批书今天也收到了。谢谢您。《火》第一部在《文丛》半月刊发表的情况，已经查出，现在抄给您，《文丛》第二卷合订本，是后来在上海添印的。第二部在桂林印成后曾在香港出版的《宇宙风》发表过一章，刊物就因日军进攻香港停了。第三部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广西日报》全部刊完，不过什么时候开始发表，每天刊出多少，我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其它的以后查出来再告诉您。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十三日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我因为要接待日本代表团，从杭州赶了回来。在上海大约还要住两个星期，打算到黄山去过暑假。这些天在写短篇。我的一个短篇集《李大海》八月内可以编成。您要抄的《家》和《春天里的秋天》在《时报》上连载的日期，已经托人抄来，现在寄上，请查收。我很好。您近来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波兰出版社来信说《家》的波文本已出版，改名为《当神们离开了的时候》。但我至今未收到该书。不知您见到没有？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三日

问候您全家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从黄山回来，一共接到您先后寄来的两封信。克里夫佐夫同志来上海，我也见到了。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些非常愉快的日子。他还访问过作家协会分会，同我们（我和孔罗荪、茹志鹃、胡万春、盛草婴几位同志）进行过座谈。他把您送给我和我家里人的礼物带来了。我全家人都感谢您，也很想念您。我也托克里夫佐夫同志带给您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其中有一样东西还是我从成都带回来的。纪念品虽小，可是您见到它们，一定会想起您在中国朋友中间过的一些愉快日子，一定会想到您在上海还有一个家。我最近两三天内要寄几本书给您。其中有一部《李氏诗词四种》：《秋棠山馆诗抄》是我祖父的诗集；《晚香楼集》是我第一个祖母（我父亲的生母）写的诗词；《意眉阁集》是我第二个祖母写的诗词；《绮霞楼诗存稿》是我父亲的小妹妹写的一些诗。第一页上印的人名中李镛（号浣云）是我的祖父，李道河是我的父亲，尧枚是我的大哥，尧棠便是我。《晚香楼诗稿》第四十三页《赠惊鸿校书》一首，我在小说《家》中曾经引用过（见《文集》本七十三页）。我想，您对这部书可能感到一点兴趣。我的《文集》十至十三共四卷也已付印，年内也会出版。我在这一年内写的七个短篇小说已编成集子，叫《李大海》，已经排好，年内当可出书，出版后一定寄给您。中篇小说《三同志》初稿已写好，不过还得好好地改一遍，一时不想拿出去。您寄我的书均已收到。我还想请您替

我买一部苏联新出版的科学院编辑的二十八卷本《屠格涅夫全集》（内《文集》十五卷，《书信集》十三卷）。我对屠格涅夫特别感到兴趣，手边还没有他的《全集》。关于这部书我最近在上海外文书店见到《文集》的第二卷和《书信集》的第一卷，但是已经让别人订去了，因此只好麻烦您。别话容后再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十六日

问候您的夫人和孩子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您上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寄出的两封信同时收到了。昨天又接到您寄来的《屠格涅夫全集》四册。谢谢。我很喜欢这部集子，这应当是屠格涅夫文集中最全的一部罢。我尤其喜欢《书信集》，从前出版的屠氏文集里只有很少的信。我有一本法文的《屠氏书简》也只收了他和法国作家中间的通信。现在有了这十三卷《书信集》，可以知道屠氏的许多事情，这些信对一般的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的读者和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您来信问起《太阳月刊》、《大众文艺》、《新思潮》和《思想》四种影印期刊有没有出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也订了一部这个丛书，可是我至今尚未收到这几种，我已向书店要它们，

倘使书送来了，马上就给您寄去。我知道您正在研究中国左联时期的新文学，需要这些书。

彭康同志我认识，但不熟。他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今年身体不好，暑假中我在黄山听说他要去休养，但后来在杭州摔了一跤，又不能去了。您的信他一定会见到。不过他身体差，现在可能在医院里。他恢复健康后会给您写回信的，请勿念。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十三日

问候您的太太和全家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

彼得罗夫同志：

您十一月十四日来信和您寄来的《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画册都收到了。谢谢您。我前一个时候身体不大好，但最近两三天渐渐地好起来了。我昨天编好了我那本《谈自己的创作》的小书，这本小书将附印在《文集》十四卷的最后。我的短篇集和《文集》十至十三卷尚未印出。出版后一定要给您寄去。“谈创作”的小书中，有四篇文章（占全书篇幅十分之四）是最近写的。我从黄山回来后，一直住在上海。“谈创作”编好后，打算动手修改我的中篇《三同志》。

我们全家都好，谢谢您的关心。我们相信你们一家人也

过得很好。我们围炉闲谈，常常讲起您，好像您是我们家一位常客。希望您再来上海。您要买的刊物，尚未印出。买到了就给您寄上。盼常来信。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四日

问候您全家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同志：

您寄来的书早收到，谢谢。近况如何？念念。您需要买的书刊至今未见出版。上个星期我寄上了我的《文集》第十和第十一两卷。听说第十二卷和短篇集《李大海》也印出来了，不过我还不曾见到，因此我只寄上已经收到的两册。其余各册收到后当陆续寄上。《文集》第十四卷也编好了，这一卷除《寒夜》外还收进一册《谈自己的创作》，一共十篇文章，其中《谈〈新生〉及其它》、《谈〈憩园〉》、《谈〈第四病室〉》、《谈〈寒夜〉》四篇是最近写成，未发表过的。《文集》出到十四卷为止，我在解放前写的作品全收在这里面了（删去的不过百分之一、二）。解放后的文章我打算再过几年另编《文集》续编。前几年我写得太少。最近一年我到几个地方去休养，倒写了二十几万字。以后更要多写。希望能常有新书寄给您。今天上海特别冷，我上午开过会，下午在家烤火写"散文"。您去年一月也曾在

我这间屋子工作过一天，您的声音相貌仿佛还留在这里。我一家人常常谈到您，也很想念您。盼望您什么时候再到武康路来作客。祝
您新年快乐，一切都好。

巴　金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问候您的夫人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我最近到海南岛旅行，还在广东的其它城市参观访问。有几位朋友约我全家到广州过春节看花市，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在一个多星期前赶来了。我们在这里过春节，过得十分愉快，也希望您分享我们的快乐，所以我写这封信向您和您全家问好。我妻子说，您有两封信寄给我，她没有拆开，又忘记带来。我不知道那两封信的内容，因此也不能作答，请原谅。好在我们过两天就要回上海了。我的短篇《李大海》已出版，但我在这里还不曾见到。听说样书已经寄到我家中，我回上海后就给您寄上。我希望您读了以后，告诉我您的意见。别话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十一日

问候您夫人和您全家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我在广州寄发的信想来您已经早收到了。我最近回到上海，才拜读了您上个月寄来的两封信。您寄来的《屠格涅夫书信集》第三卷也寄到了。谢谢您。我们一家人在广州过得非常愉快。在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也曾想到您，谈起您。我们重视您的深厚友情，我们愿望您过得快乐，也相信您也一定过得快乐。我回到上海，《文集》第十二、十三卷和短篇集《李大海》刚刚寄到，我已经给您寄上了。书包内还有一册《李大海》是送给克里夫佐夫的。他去年十月访问上海时，我答应送他一册《李大海》，书到后，请您费神转交。您需要的《茅盾文集》第九、第十卷，《沫若文集》第十二至十四卷和《沧浪诗话校释》等书，以后陆续寄上。《沧浪诗话校释》可能售缺，我见到郭绍虞同志，当请他设法代找一册。请勿念。《郑振铎文集》只出了第一卷。《靳以文集》今年内可能出版一部分。我还不曾动手修改中篇，这次回来，在上海不会住多久，下个月便要动身到北京出席人代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修改中篇，最近还想写点短文。但无论如何，今年十月以前总得把中篇拿出来。您的工作想必很顺利。不知道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

此致

敬礼，并问候您全家。

巴　金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

彼得罗夫同志：

刚刚收到您五月二十七日寄来的信。请原谅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您前次的信和三册《托尔斯泰全集》都是收到了的。我在北京开了一个月的会，回到上海又忙着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文代会闭幕了，又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会，料理一些杂事。到今天才得休息，正好您的信寄到，我想起我还欠您一笔信债，连忙拿起笔来，首先感谢您的关心，其次向您和您全家人问好。我的身体还好。但文章写得不多。最近打算编一个日本旅行的小册子。中篇小说一时抽不出时间修改了，不过今年年内总得结束这件工作。暑假中要带孩子到成都去看看，可能登峨眉山。我的女儿生在重庆，几个月后便到上海，她现在快十七岁了，喜欢川戏，因此要求我带她到四川走一趟，看看川戏。我的妻子也想看看我的家乡，她十七、八年前去过成都，但逗留的时间不长。

艾德林同志到沪，我请他吃过一顿便饭，同桌还有索洛金同志。我见到他们两位感到十分亲切。索洛金同志还谈起一九五八年在塔什干替您和我照相的事，他说要寄照片来，不知道您见到那张照片没有？他们饭后又参加作家协会的座谈会，同去的还有三位苏联女同志，其中一位乌兹别克的同志说她见到乌兹别克文的《家》，不知您见过这本书没有？《沫若文集》第十四卷尚未出版。《茅盾文集》据说只有十卷。《靳以文集》共四卷，第一卷已经编好了，明年开始出版。以后您需要什么

书请来信，我会找到给您寄去，最近出版的书较多。别话后谈。敬祝

健康！

巴　金 六月四日

谢烈布里雅科夫同志近来好么？最近举行杜甫诞生纪念会，他一定做了几次报告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

彼得罗夫同志：

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好久不曾给您写信了。下星期我要去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的大会。我倒希望什么时候能在一个会上见到您，像在塔什干那样。索洛金同志已把照片寄来了，您将来跟他通信时，请替我谢谢他。我看见照片，就想起我们在塔什干过的日子，似乎闻到那里的玫瑰花香，尝到可口的葡萄，似乎我们又在一起参加小组会，谈论文学。

您要的两本书：《近代文学史稿》和《思想斗争史》已经先后购到寄上了。影印杂志似乎尚未出版，我也不曾拿到。我正在托人去查。倘使印出，当能买到，请勿念。别话后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十九日

问候您的夫人和全家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九月廿四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以前的三封信我都拜读过了。我八月底从北京回上海，第二天早晨去杭州休养，我没有想到杭州那么热，住了几天并没有得到休息，就回到上海了。在上海又忙了一阵子，也写了几篇文章。想给您写信，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您寄来的《屠格涅夫书信集》和《托尔斯泰画册》均已收到，谢谢您。我也曾寄上一包书，内有一册《文心雕龙校释》，是您托购的；另一册是我的《文集》第十四卷，也就是末卷，后半部"谈创作"的文章，有一部分是您不曾读过的。我的《文集》出齐了，也算是做完一件事情。我现在在写访问日本的散文，要在这个月内编好一本小书。下月起，倘使有时间，我准备修改我的中篇小说《三同志》。我一家人都好，我和我妻子、孩子们常常谈起您，我们都很想念您，希望有机会在这里再见到您，招待您。您要的书找到时当陆续寄上，请勿念。别的话容后详谈。此致

敬礼！并祝您全家幸福。

巴　金 十月三日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亲爱的彼得罗夫同志：

---

* 此件为明信片。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五周年到来的时候，

敬祝

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全家安好！

巴　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要的书我已托书店去找，等书店送来，就给您寄上，请勿念。以后要买书，请尽管来信。我们一家人都很好。我从东京回来以后，写完了访日的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这本小书明春可以印出。现在我开始修改中篇小说《三同志》，也在校改我十八、九年前翻译的《处女地》，并且借这个机会念俄文。《三同志》明年可以改好，《处女地》的改译工作大概要在后年完成。您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有什么新的著作？

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讲起一九五九年在上海访问的情形，我很感到亲切，很希望将来能在我们家再一次接待您。我们生活很好，身体也不错，孩子们渐渐地大起来了。我八月底从日本——北京回来以后，一直在上海，就只去杭州玩过两次（和家里的人同去）。访问日本的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已经编好，交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了，大约三个月后出书，将来会寄给您。我现在开始改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还要动手修改我的中篇《三同志》的原稿。我的妻子萧珊准备继续翻译普希金的其它散文作品。

您要的书我已托旧书店代找，有些书一时找不到了。前天寄上书一包，共书三种，即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论殷夫及其创作》和吉林大学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都是您要的。其它的书以后购到，当随时寄上。这两天上海天气颇冷，但还未下雪。你们那里一定冷得多，您的工作顺利吗？最近写什么东西没有？您寒假去莫斯科吗？克里夫佐夫同志您常见吗？上海作协的朋友问候您。

此致

敬礼！

并问候您全家

巴　金　一月十二日

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

彼得罗夫同志：

一月廿三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说去莫斯科住两三星期，现在应当回列宁格勒了。我们这里一切都好，今年春节过得格外愉快。孩子们渐渐地大起来了，比您在三年前看见的大了许多。他们都还记得您。朋友们都很好，很希望您什么时候再到上海来访问，也希望见到您全家人。今天寄上一包书，里面一本是新出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选集》，两本是您要的日本人写的《无产阶级艺术概论》，还有一本是我和靳以一九三八年在广州出的《文丛》半月刊，这是旧书了，送给您作个纪念罢。《关于殷夫的材料》一文寄上，作者在这方面的确花了不少的功夫，还纠正了凡尼的著作中的小错。我仍然在改译《处女地》，也开始改写我那本中篇《三同志》。最近三四个月一直在上海。别话后谈。此致

敬礼！

并祝您全家幸福

巴　金　二月七日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

彼得罗夫同志：

您好！来信收到，知道您一切都好，很高兴。您两次寄来的《托尔斯泰全集》六册都收到了，谢谢您。今天给您寄上《沫若文集》(十六)、《李清照集》、《创作漫谈》、《古今集》、《文章辨体》等五册，请查收。您前次托我买的《老残游记资料》等书，书店至今没有送来；《沫若文集》(十四)尚未出版；我的访日散

文集也未印出。这些将来陆续寄上吧。

我很好。最近在改译《处女地》和改写《三同志》，工作较忙。别的话以后再谈吧。我们全家人都问候您和您的夫人！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十二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前四天刚刚把信寄出，下午就收到您的来信。您要的两本书我都有，可是《安徽文房四宝》不知放在哪里了，找来找去都找不着，昨天已通知书店另给我送一本来，俟书送到后，便寄上。别的书买到后也会寄给您。您来信说的乌兹别克文的《家》我并未见到，您要是能替我找一本寄来，那就太好了。还有您说的那两种德译本是否还可以找到？我也没有见过。又，波兰文本似乎已经出版了，译者和出版社两年前都有信来，说是书已出版，改名为《当神们离开了的时候》，但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不知您见过没有？

索洛金同志五七年在塔什干替我们照的相片已经寄来了。听说他写了关于茅盾同志创作道路的书，我还未见到。

谢曼诺夫同志您在莫斯科见到没有？还有牧得罗夫同志和谢烈布利雅科夫同志，我至今还想念他们。

我们一家人身体、生活都好。我的女儿夏天要进大学了。

我仍在改译《处女地》和修改《三同志》。下个月可能出去旅行。祝您全家都好，健康和幸福！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

彼得罗夫同志：

刚刚收到您三月卅一日的来信，知道您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朋友都好，很高兴。关于柔石烈士的研究资料附在信内寄上，请查收。以后可能还有这方面的文章。您对"左联"的研究想必可以写成一本大书了。我前些时候患感冒病，现在已经好了。过几天还要去北京开会。《家》的波兰文译本大概早出版了。前几天译者写信来，我在回信中讲到我尚未看见译本的事，倘使书已印出，她一定会寄来的。您的工作仍然很忙吗？有什么新的计划？您夫人和孩子都好吗？别话下次再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九日

问候您全家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彼得罗夫同志：

收到您最近的来信，很高兴。您几个月前的来信也是收到了的，当时我在越南，回来才读到您的信，因为事情多，又要拔牙镶牙，还打算写些文章，一直没有能回答您，请原谅。

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忘记您，也常谈起您在我家里作客的日子。前些时候上海作协的芦芒同志到苏联访问，可惜您不曾见到他。否则他会告诉您我一家的近况。

很感谢您来信祝贺中国人民的伟大节日。要是您能来上海参加我国国庆观礼，那多好！这个节日我们过得特别快乐。收成好，工业的情况也很好，商店里东西多，吃的、用的都不缺。我真愿意您能来分享上海人民的幸福！

我那本访问日本的散文集出版了，过两天样书寄到，我要送给您一本。还有《沫若文集》第十四卷也出版了，我也要寄给您。您寄给我的几册《托尔斯泰文集》早已收到，谢谢您。别的话下次再谈。此致

敬礼！

并祝您全家快乐！

巴　金 十月七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敬祝您和夫人、孩子们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巴　金 一九六四年元旦

* 此件为贺年卡。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彼得罗夫同志：

上月中旬回到上海读了您的来信，后来又收到您寄来的《屠格涅夫文集》第六卷，前几天还收到您的贺年片。看见您的笔迹，不觉想起四年前您在上海作客的日子和您的友情。我们全家都怀念您。我一直很好。我去年十一月动身去广西参观，走到半路就接受了访问日本的任务，改去北京，参加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我就是在离开北京的那天早晨在旅馆里遇见艾德林同志的。我还向他问起您的近况。我们在日本过得很愉快，回来后想多写些文章，首先要写完我访问越南的小书。还要改好我前年写完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倘使有足够的时间，我还想写几篇小说。

您信上提到的《中国文学大纲》我未见到，以群的书也未看见，他最近好像并未出什么书。我和他见面时当把您的话转告他。

您最近写了些什么书？工作怎样？生活如何？念念。

《家》的波兰文版已由译者寄来了。您见到没有？但乌兹别克文译本至今未见到。您那里有没有？可否代找一册？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信早收到。我最近还是忙，因此没有能写回信，请原谅。前两天收到您寄来的《家》的乌兹别克文译本，谢谢。我最近还收到《家》的越南文译本。我写的一本关于越南旅行的小书还未脱稿，希望能在这个月内结束。

您要的书有些已经售缺了，只能将买得到的陆续寄上。昨天寄上游国恩几位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部和以群的论文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方向》一册，请查收。您今年仍在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吗？有什么新的著作？朋友们都好吗？我们一家人都好。靳以的《文集》第一卷快要出版了，将同《郑振铎文集》第二卷一并寄上。

别话下次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一日

问候您全家。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彼得罗夫同志：

好久不得您的信了。近况如何？念念。

前天收到您寄来的屠格涅夫著作三册，谢谢。我寄上的《靳以文集》想已收到。

我很好。最近校完了我的访问越南的小书《贤良桥畔》，这本书将在国庆后出版，届时当寄一册给您。

还有一点关于殷夫的史料，寄给您看看，对您写的关于"左联"五烈士的著作，或有用处。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彼得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感谢您的友情，我的生日的确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其实，六十岁也不算老，我还觉得我年轻，而且身体精神都不错。我也真想活到一百岁，能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我前些时候去农村参观，在公社住了两个星期，看见一片丰收景象，真高兴。我的生日也是在农村过的。说实话，我自己也忘记了我的生日，还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去年也是这样，那时我在日本观光旅行，回到东京以后才想了起来。我的妻子倒不曾忘记，但是我走了，她也无法"庆祝"了。

好些时候没有给您写信，只是因为我忙。今年暑假，我全家去山西旅行，看了不少的地方。写了一本访问越南的小书，书名《贤良桥畔》，已经出版了，过些天当检出寄上。您寄来的《屠格涅夫集》和《家》的译本等书都收到，谢谢。

我们一家都好，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我的妻子仍在《收获》

编辑部工作。《收获》复刊，您一定见到了吧。我们都想念您。您一家都好吗？我过三四天便要去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现在还有些准备工作。别的话下次再谈。此致
敬礼！并贺
新年快乐！

巴　金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问候您的夫人和全家。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

彼得罗夫同志：

恭贺新年，敬祝健康！

并祝

您全家幸福！

巴　金 一九六六年元旦

---

* 此件为贺年卡。

致 欣 原*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

欣原同志：

您的信使我感动。很可惜，在开城没有能与您认识。想到您的伤痛，我真不知怎样安慰您才好。您寄来的稿子，我已转给《新观察》，希望他们考虑发表。我正在整理行装，马上又要出发去朝鲜，行色匆匆，请原谅我不多写。祝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

---

* 欣原（1934—　），江苏苏州人。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员。

致周而复*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而复同志：

信收到。看见你的字，我很高兴。真是多年不见了。前些时候有人从北京来，讲到看见你，你还是那个样子，你还讲起上海有个桑伟川。这个人因为替你的书辩护吃够了苦头，好像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知道你过着安静的日子，"四人帮"没有打倒你，也不曾把你拉过去，这就好了。工作，总会给你安排的，你年纪还不太大，不能让你闲着。希望什么时候你能出来走走，到上海看看。有些熟人都很好，有些如金公和同生就离开了我们，不能在上海欢迎你了。请保重。

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

* 周而复（1914—　）：江苏南京人。作家。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而复同志：

这次在京多次见到您，很高兴。多次因麻烦您，又很不安。返沪前打电话向您辞行，没有打通就匆匆地走了。

您的工作决定了没有？我很想知道。倘使决定了，请通知我一声。

我返沪后因感冒病了几天，现在还在咳嗽。你好吧？

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五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

而复同志：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本月四日我参加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团，赴京瞻仰主席遗容，按照所编小组集体活动，只住了一夜就乘原来的专车回沪了，因此也无法去找你。在车站见到管易文同志，他谈起你。在这之前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是在其芳追悼会上看见你。总之大家都说你很好，我也很高兴。过两三天我女儿李小林要去北京，我叫她去看看你。她现在在杭州编《浙江文艺》，这是浙江省文化局办的刊物。她去北京组稿，也想请你为她们的刊物写篇稿子，小说、散文都行，倘使能写一篇纪念总理的文章，那更好了。一切由她面谈，我的情

况她会告诉你。这个孩子，你看着她长大，对她不必客气，也不用招待。

希望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而复同志：

小林回来，谈起您对她的关心和照顾，我们都很感谢。您的信也给她看过了，她已返杭，礼物可能直接寄上了。

条幅收到，这是很好的纪念品，看见它，我就想起您许多事情，想起过去许多日子，下次同您见面，一定很高兴。许多话留到见面时畅谈吧。

沙汀在沪住了几天，喝了二十一年的陈酒，已经飞回成都了。您什么时候也来看看分别十八年的上海？

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七日

而复同志：

读完您的信，非常高兴。虽然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但是您

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最近在电视机荧光屏上看到您优美的舞姿，仿佛就在您的面前，又想起去年和您在一起过的日子，特别是看到您神采奕奕、满面笑容，我也十分愉快。《收获》复刊，得感谢您的支持。我只是挂名，并不管事，因为既无时间，又无精力，但在运动中这种做法就是作"背后操纵的太上皇"。不过我今天脑子还相当清楚，比年轻的广东人桑伟川幸运多了。听说您托人代购《收获》，要送给桑伟川，我很感动。此人因为替您的小说辩护，遭受残酷迫害而神经错乱。徐景贤应是迫害他的罪魁祸首。但是今天我们还不能在根线上批判徐景贤，我实在想不通。

《收获》复刊，第一期注明总第十五期，并不错。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意见，这次出版的《收获》是上海的刊物，不是一九五七年创刊的中国作协委托靳以编辑的老《收获》。老《收获》出了十八期，新《收获》出了十四期。我主张恢复老《收获》，但是上海这方面只能出新《收获》，复刊老《收获》应由中国作协安排。听说政协《文史资料》复刊了，我还未见到，您能寄赠一册吗？

听说您在文化部管外事，我五月要同小林访问法国（那边的出版社邀请），希望您能帮忙。

祝

好！

巴　金 七日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

而复同志：

来信收到。好久不见面了，非常想念。近两三个月我的身体不好，连写字也感到吃力。需要休息，却总是摆脱不了一些事情。打算埋头写作，但目前体力很差，估计还得休息两三个月才能恢复健康。这次人大常委开会我准备请假，反正在京见面的机会很多，以后面谈吧。

今天寄上《选集》等书四册，请查收，这是我自己包封后拿到邮局寄发的，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保健操"。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四日

我最近有个想法，已和家宝谈过，即由作协发起创办一所现代中国文学资料馆，搜集"五四"以来有关新文学的资料。您对这件事一定有兴趣，将来还要找您帮忙。又及

致周汝昌*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汝昌同志：

来信收到。李侃民同志也来过了。关于《红楼梦》我所知有限，无话可说。十几岁的时候我喜欢看它。我最后一次读《红楼》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上，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它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是这部小说里有作者自传的成份。我相信书中那些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习的，他所爱过或者恨过的；那些场面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经历写出来的。曹雪芹要不是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对这一点，我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深有体会。此外我就谈不出什么了。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七日

---

* 周汝昌（1918—　）：天津人。学者。

致周颖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颖南先生：

来信收到，谢谢您寄赠的大作。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近几个月身体不大好，杂事又多，记忆力又差，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廿三日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

颖南先生：

来示读悉。您来沪访问，我身体不好，不能接待，请原谅。我最近在家休养，倘使您方便，来小坐片刻，我倒很欢迎。我住在西区，请通过电话联系。此致

敬礼！

李芾甘 五月九日

* 周颖南（1929— ）：新加坡企业家、作家。

致郑小箴、郑尔康*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

小箴、尔康：

信收到。我病了几年，最近身体更差，行动十分不便，一直在家养病。时间跑得真快，铎兄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为纪念他殉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我也许无法参加，但我很愿意作为一个发起人，我相信这一活动一定会取得成功。匆复。祝

安好！

巴　金 八八年三月三日

---

* 郑小箴（1927— ），郑振铎之女，新闻工作者。郑尔康（1937— ），郑振铎之子，机关干部。

致孟伟哉*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伟哉同志：

信早收到。我仍在养病，一时好不了。

您在青海创办新的文学刊物①，是一件大好事，我祝您成功，也相信你们会成功。这就是说，你们的刊物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你们的刊物会得到读者的帮助。青海的确太远了，它需要有自己的刊物，也需要有自己的作家。你们的刊物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出人，出作品。您是有经验的作家，又是有经验的编辑，一定能团结同志们做好这个工作。

我写字困难，不写了。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六日

发信前收到市委宣传部转来的电报，谢谢同志们。

---

* 孟伟哉（1933— ）：山西洪洞人。作家。

① 指《现代人》。青海西宁《现代人》杂志社出版。一九八五年七月创刊时为双月刊；一九八六年改为季刊；一九八七年复改为双月刊；一九八八年出版二期后停刊，共出版十五期。

致赵瑞蕻*

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

瑞蕻同志：

信收到，谢谢你的鼓励。文章①发表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和期望较多，我很觉惭愧。裴多菲的诗我没有。米茨凯维奇②的诗的英译本我有一种一九四四年的纽约版。你在信封背上批了"急需请告"四字，因此写这短信告诉你。

其他的话以后再谈吧。祝

好！

芾甘 八日

问候静如

---

* 赵瑞蕻（1915— ）：浙江温州人。诗人。

① 指《一封信》，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② 即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瑞珏同志：

信收到。您的诗稿已经转给萧岱同志了。上次赵苏来，听说您生病，当时我身体也不好，后来知道您去广州开会，那么您已经恢复了健康。广州会议① 的情况我听朱雯同志讲了一些，有不少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最近因病在家休息，好久未给静如写信，她好吗？工作忙吗？您也得注意劳逸结合，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问候静如！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

瑞珏同志：

信收到。您的诗② 使我很感动，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有许多话想说，但不知从哪里说起。而且我才从医院出来（我发高烧在医院里住了十二天），过两天还要去北京（小林同行），没有时间和精力写长信，就写这几句话向您表示谢意吧，我的心情您一定了解。

① 指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广州举行。

② 指《赠巴金先生》，发表于《雨花》一九八〇年四月号。

我那篇谈民主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章收在我五六年出的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作家出版社)里面，文章先在北京《文艺报》(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上发表。立波同志似乎不曾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

匆复。祝

好！

巴　金 廿日

问候静如！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

瑞珏同志：

我刚从莫干山回来，身体还是不好，写字吃力，越紧张，手抖得越厉害。休息较多，精神就好一些。幸而脑子清楚，不糊涂。能写文章，但进行得慢。还有一本《回忆录》，十月份可以出书。郑敏要看《探索集》，明天就给她寄去(寄北师大)。请代我谢谢她的诗。只要脑子不糊涂，文章还要写下去。等着读你们的书。能多写多出，总是好的。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七日

问候静如，请她保重。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瑞霖：

高兴地读了你的信，很感谢。我写字仍感吃力，身体不好，无法写长信，请谅。

我已决定本月十六日飞港，一行四人，除小林、小棠外，还有一位朋友，即《文艺报》的陈丹晨。丹晨同我相当熟，我带病去港，行动不便，各种活动都不能参加，有些事只好请他代劳。

想念从文的文章①已拜读。关于他，还可以多写一些。

祝

安好！

芾　甘　十月三日

① 指赵作《想念沈从文师》。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致赵慕英*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慕英同志：

信悉。我同意你社请士俊同志翻译《寒夜》，并将旧作《关于〈寒夜〉》作为该书附录出版。附来《作者简介》也拜读了，没有什么意见。我写字费力，不多写了。《简介》奉还，照片以后补寄。

祝

好！

巴　金 二月廿八日

---

* 赵慕英（1939—　），河北唐山人。外文出版社副编审。

致赵景深*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

景深兄：

信收到。好些时候没见到《青年界》①了。心乱得很，应征的文章又是不容易写的，只得偷懒了。朱梅君有稿子一篇寄在这里，他希望能在《青年界》上发表，故转上。倘不用，请直接退给他。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七日

朱梅君通信处下次告诉你罢。

---

* 赵景深（1902—1985），四川宜宾人。作家。此信及下信均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一九八一年四月）收入；刊出时有收件人注："此信约写于一九三五至三六年间"。

① 记得我已将朱梅的稿子刊在《青年界》上。——赵景深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日

景深兄：

信收到，文章没法写，只得依你的话将最近给一个朋友的信抄下一段给你。题目可用《关于春》①。但决不能当作一篇文章排。原稿也请退还，因为抄得太乱，留着不好。

祝

好！

巴　金

① 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青年界》第十一卷第一期。

致 草 明*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草明同志：

信收到，真是多年不见了。您好吗？小林回来，谈起您对她的关心，很感谢。她已买了车票，明天回杭州。

您要的书昨天才拿到，今天挂号寄上，请查收。用不着寄还书款，是我送给您的。

您信中没有写地址，因此无法早写回信。小林回来后，我才知道您的通讯处。

祝

匆复。

好！

巴　　金 十四日

---

* 草明（1913—　）：女。广东顺德人。作家。

致 草 菲*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草菲同志：

《海的梦》改编电影剧本的事已有人在做（一位吉林的同志），您要尝试一下，我也不反对。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十日

---

* 草菲（1961—　）：名王志龙，教育工作者。

致胡絜青*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

絜青同志：

来信和照片都收到了。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一直不大舒服，感冒刚好，肚子又出毛病。不过这些都是小病，而且还是忙出来的。这次在京受到您和你们全家的热情接待，非常感激。看到照片，我又想起那些令人感动的情景，你们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这些照片是珍贵的礼物，我觉得舍予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昨天我读到了于是之同志的文章。

舍予的结论批下来，大家更放心了。朋友们对追悼会的意见，我完全赞成：追悼会"简单、隆重，范围较为广泛"，"由统战部、全国文联、作协、北京市委商量组成筹备会"。我相信这个追悼会一定开得好，而且国内外都很注意。

这里的孔罗荪同志将借调到北京参加全国作协恢复筹备工作，他到京以后会去看您，他对你们的情况也很关心。

我今年还要到北京来，我希望能参加舍予的追悼会。

---

* 胡絜青(1905—)：北京人。老舍夫人。画家。

请保重。问候大家！祝
好！

巴　金 四月十四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四日

絮青同志：

谷苇同志回上海，带来您的信和房县核桃，十分感谢。这两三个月我的健康更差，毛病是衰老，动作迟钝，最糟的是手不灵活，写字很吃力。我需要休息和锻炼，但杂事仍多，因此虽然每天推拿，进步却不大。不过脑筋还管用，可以写点短文。

一直在家养病，每晚看电视，常在荧光屏上看到您，知道您身体好，工作如意，很高兴。祝您
健康长寿！

巴　金 三月十四日

问候舒济①各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

絮青大姐：

来示读悉，谢谢您关心。我这次住院，不会开刀动手术，只是用药物治疗所谓"帕金森氏症"。入院一个半月，病情有

① 舒济（1933— ）：老舍之女、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

所好转。只是手抖未愈，写字还有困难；行动也不方便，看来还得在医院住一个时期。我服中药已近一年，以后还要服用下去，良药苦口，却能治病，感谢您的推荐，请放心。

因病，两年未到北京，想起八一年秋天到府上拜望的情景，我感到愉快，感到温暖。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日

问候您全家！

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

絜青大姐：

收到您的墨宝，十分感谢。

两次来示，都已拜读。纪念舍予的文章是我应该写的。只是我身体不行，写字困难，感觉迟钝，辞不达意，文章写得不好，愧对亡友，也得请您原谅。

我仍住院服药治疗，本月内恐不能出院，但身体的确渐渐地好起来。五月去东京大概没有问题。

曹禺因肠胃病星期六住进医院，就在我隔壁的病房，今天还在吊盐水针，不要紧。

敬祝

安好！

巴　金 三月五日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

絜青同志：

您好！真是多年不见了。没有给您写信，只是因为病，写字困难，常常连笔划也摆不整齐，有人笑我写字像小学生，这倒是真话。其实我并不怕丑，也不想遮丑，可悲的是拿着笔手不动笔也不动，写完一封短信，就像用尽力气，半天不想讲话，这是我的真实情况。可见我又病又老，和几年前到府上拜望的小老头也无法相比了。就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静静地坐着在沉思默想中打发日子，居然活过了八十五年，说起来十分惭愧。没有想到您还来信鼓励，又寄来宝贵礼物，我不知道怎样表示谢意。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这两年无法走动，政协开会只好请假，因此也不能到丰富胡同作客，那里的一花一木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想念过去熟习的那一切，也盼望"故居"① 早日建立起来。总之，我想念你们，我也想念舍予兄。请您多多保重。我也争取养好病，恢复健康，我还要到北京来实现我的心愿，寻找旧日的脚迹。许多话留到将来再谈吧。

祝

安好。

巴　金 二月十七日

问候您全家。

---

① "故居"：指"老舍故居"。

致查良铮*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良铮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我几次拿起笔想写回信，可是脑子里仿佛一团乱麻，不知道从哪里写起，现在还是如此。想来想去，我只能写上面写的那两个字：谢谢。我想说的许多话都包括在它们里面了。其他的我打算等到我的问题解决以后再写。死者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您，还想找两本书寄给您（《李白与杜甫》），后来书没有买到，又想您也许用不着，也就没有再提了。您问起她安葬的地方，我只能告诉您她的骨灰寄存处，那是龙华火葬场（漕溪路二一〇号）二楼六室八排四一七号四格。您将来过上海，去那里，可以见到她的骨灰盒。我本来要把骨灰盒放在家里，孩子们怕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就存放在火葬场，三年后可以接回家来。至于一般的公墓，早已没有了。

再一次谢谢您。祝

好！

李尧棠 十月廿七日

---

* 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浙江宁海人。诗人、翻译家。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

良铮同志：

您的朋友送来您托他带的天津咖啡糖，这是蕴珍生前爱吃的，非常感谢您的友情。蕴珍逝世三年了，谢谢您还想到她。给萧荀的一包，已转给她，她谢谢您。她身体一直不好，最近又发病，以后会写信给您。我的身体比三年前也差了。现在给派到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不过因身体不好，每周仍只去学习两个半天。别的没有什么变动。运燮同志那里每年通两三封信，彼此讲一点近况，他说偶尔还写点诗。我断断续续地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您呢？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五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

良铮同志：

十日来信早收到了，也已把您的新地址抄了给萧荀。

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我前信说"身体不好"，指的是许多小毛病，较厉害的是眼病，最近打算找熟人开后门，找个眼科医生认真检查一下。我前些时候搞点翻译，最近因为眼病已停下来了。现在我转到出版社编译室，也只是去参加政治学习，眼睛不好，连翻译工作也做不了，更不用说创作了。且养息两年再说。

最近我的女儿到杭州工作(《浙江文艺》编辑部)，家中只有三个老人(我最小的妹妹也有六十岁)和一个一岁半的外孙女。现在正在进行调回小棠的事，当然有困难，不过也有希望。

蕴珍逝世前也常谈起您和运燮同志，她也没有忘记在昆明念书的那一段生活。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她的骨灰接回家里。她的声音相貌一直在我耳边和眼前。您上次带来的糖就是她生前爱吃的，要是她能活到现在，那多好！很感谢您亲切地谈起她。祝

好！

李芾甘 十二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

良铮同志：

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最近唐山地震波及京津，听说天津受灾比北京稍微重一些，究竟怎样，我也打听不出来。您的情况怎样？学校房屋可能好些，学校的安排可能周到些，您可能还在紧张地和同志们一起跟自然灾害继续斗争，可能还遇到困难，听说还有余震的警报。总之我相信你们一定能顺利地渡过这一段时期。我等着平安的消息。倘使方便，请写几句话来，让我放心。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十一夜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良铮同志：

您好。您地震后写的那封回信早收到了，谢谢您告诉我那些情况。我们一家都好，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最近“四人帮”揪出，除了四害，我头上的大石也给搬掉了，以后可以安心睡觉了，过几个月我的情况总会有变化的。得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您摔伤的事。前几天杜运燮来信说您告诉他，您的腿要动大手术，而且手术后还得静养半年。我倒没有想到这样严重。希望您安心治病吧。运燮同志来信还说您已经做完了旧译普希金抒情诗五〇〇首的修改工作，这倒是一件可喜的事，“四人帮”垮台之后，普希金的诗有出版的希望了。我是这样相信的。运燮来信中还提到不久前（十五日吧）天津宁河的地震，我也听见人谈起，但情况不大清楚，希望这次震灾没有给您带来多大的困难。写这封信，表示一点慰问之意。您躺在床上，不必写回信了。以后有什么事，我再给您写信。祝

好！

芾　甘 二十六日

致 柯 灵*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

柯灵先生：

信稿都收到，谢谢你。我不去内地，不过日内要到汉口看看。《烽火》仍续出，但因印刷关系不能按期出版。这里常遭轰炸，人心却很镇定，我还好。

巴　金 八月十九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柯灵兄：

序① 昨夜一口气读完，快到一点钟了。写得好！只有你写得出来。我赞成你寄给香港《大公报》发表。

健吾那篇文章② 也拜读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最好不发

---

* 柯灵（1909— ），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作家。当时任职于上海《文汇报》。此信曾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文汇报》。

① 指《李健吾剧作选·序》。

② 指李健吾的一篇未刊稿。

表。有些话用不着自己讲，也用不着现在讲。

我的身体还是不大好。最不便的是写字困难。你在病中能写出那样的好文章，值得羡慕，但仍希望你注意身体。

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八日

问候国容①同志

① 国容：陈国容。柯灵夫人。

致侯志平*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

志平同志：

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困难，稿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

祝

好！

巴　金 二月三日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志平同志：

请原谅，我失了信，文章写不出，因为这几个月我的身体更差，又意外地摔了一跤，上星期还进医院吊盐水针住了一个星期，您要的稿子实在无法交卷，以后再说吧。希望下半年或明年我的病情有好转，我还可以经常执笔，那么我会写出两篇

---

* 侯志平（1937— ）：四川酉阳人。《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社长。

谈世界语的文章。一九八○年我为《春天里的秋天》写《序》的时候，我的确想安排一部分时间为世界语尽力，但是这年十一月初的“骨折”和“帕金森氏综合症”把我的计划全毁掉了！真没有想到。

请代问候各位同志。

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二日

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志平同志：

电报收到。我在病中无法写贺信①，很抱歉，请你们替我写一封贺信吧，谢谢。

祝

好！

巴　金 五月二十日

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志平同志：

信悉。贺电稿看过，我改了几个字。

---

① 指致《中国报道》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的贺电。下信所说“贺电”同。

过几天要送给您一本我前两年最后改订的《秋天里的春天》。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卅一日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五日

志平同志：

我又老又病，生活不能自理，杂事多，欠"债"更多，您的信看过就找不到了，更无法回信，也无人提醒我。今天写这信有两件事：一、青岛的贺电请您代我拟一个吧。二、周茜芸的地址您能写给我吗？我没有秘书，一切都靠记忆。寄赠她的两本书因写错地址退回将近半年了。谢谢您。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五日

致施颖洲*

一九三八年(约)八月间

颖洲先生：

信稿收到，没有早写回信，但倘使您知道广州被轰炸的情形，您便可想到我们在这里过着怎样的日子。这期间我还去过一次上海，最近又想到武汉去看看。《烽火》仍出，您的短诗①已在十七期发表。译诗一章以后也会发表，请勿念。我为您改易几个字您大概不会见怪。您寄来的邮票是已经宣告作废的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以后还望您多寄点稿子来，能写点通讯，将那边的情形告诉我们也是好的。《父与子》未译完，一时不能出版。不过我觉得陈西滢先生的译本也还不坏。您的世界语学得怎样了？祝

好！

巴　金

---

* 施颖洲(1919—)：菲律宾诗人。此信曾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四月香港《文学世界》杂志第二期。

① 指《海外的卖报童》。

致姜德明*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寄来的几本资料。

你们要文章，我应该写，将来一定会写。最近比较忙，其他方面的活动较多，身体有点吃不消，不能像十一二年前那样熬夜了，因此写不出文章来。但是您对我的鼓励，我很感激。倘使身体较好些，时间宽裕些，能写出一两篇文章，一定寄给您看看。

见到夏景凡，请代我问候他。他能够回到人民日报，那太好了。

总之，写文章的事，我一定记住。别的话下次再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二十四日

---

* 姜德明(1929—　)：天津人。作家。当时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您寄来的三本书。

我的小说①还是摆脱不了老调，又嫌长了些，这个毛病难改。但以后还想多写一点。只是最近身体较差，经常感到疲劳，事情又多，一两月内大约写不了文章。以后倘能写出像样的短文，当寄给你们审阅，请勿念。

《家》的《重印后记》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当然同意。人文社的同志也有信来谈起三篇《后记》一起发表的事，我已复信赞成，他们会把原稿送交你们。祝

好！

巴　金　五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

德明同志：

信和书都收到。书过几天挂号寄还。

《处女地·后记》你们想发表，我无意见。不过书已出版，是否还需要发表《后记》，请考虑。如发表，我不补写什么，只改动两句。此外《编后附记》中"又根据俄文原本重新译过"一句"俄文原本"四字后请加上九个字："和两种完善的英译本"。

---

① 指《杨林同志》，发表于《上海文艺》一九七七年十月号。

我这次在北京上车时患了感冒，嗓子哑了。返沪后在家休息了将近两星期，现在基本上好了。

近几个月来事情多，生活忙乱，想写文章，却无法动笔，现在要紧的事是把赫尔岑著作的第二部改好交出去；还有一本《父与子》也要在五月中改好定稿。我的记忆力逐渐衰退，幸好感情未变，因此还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

你们印的《古诗文成语典故选》如有存书，我想讨两册。

匆复。祝

好！

巴　金 四月一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

德明同志：

您寄来的书都收到了，谢谢。

您提起朱洗[1]的名字，我的确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时间写。我现在写文章只能慢慢写，没有充足的时间，什么也写不出。纪念朱洗的文章总有一天会完成的，写出来会先寄给您看看。我一直在为时间奋斗。

《鲁迅书信新集》[2]能否再寄两本给我，我已答应寄一册

---

① 朱洗（1899—1962）：浙江临海人。实验生物学家、教授。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鲁迅书信集》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出版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又将陆续发现的鲁迅书信四十九封集为一册，定名为《鲁迅书信新集》，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内部印行。

给黄源。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袁鹰同志赴朝鲜访问，夏景凡同志怎样？身体好吗？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德明同志：

电报早收到。文章无法写，请原谅。电报到时，我正在为《文艺报》写悼念郭老的短文①，那是罗荪来电话要我写的。我就只写了这一篇。我最近在检查身体，社会活动还是不少，无法定下心来写文章。郭老突然离开我们，我有一种茫然的感觉，拿起笔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又没有从容思索的时间，因此不能应命了。再一次请您原谅。我打算写几篇散文，却一直没有时间动笔，我也着急啊！

匆复。祝

好！

巴　金 六月二十二日

请代问候景凡同志。

---

① 即《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一期。

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

德明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文章还是想写，但没有时间。最近准备写几篇后记，要看看书。

您问起“文学丛刊”及“小丛刊”、“文季丛书”的封面的事，分别答复如下：

“文学丛刊”是我设计，由丽尼修改决定的。

“小丛刊”和“文季丛书”都是我参考“少年读物丛刊”的封面设计的。其实所谓设计也很简单。我们有两本苏联早期和旧俄书籍装帧设计的书，书上有不少封面设计图样。“少读丛刊”的图样就是从那书上挑选的。我编的两本丛刊的封面图样也是从那书上挑出来制版的。《烽火》小丛书是我设计的。字是请钱君匋写的，图是从别的书上找来或者是《烽火》上用过的图。

听说明年要开书籍装帧展览会，提倡一下，总会起促进的作用。

匆复。祝

好！

巴　金 八日

请代问候景凡、袁鹰同志。

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

德明同志：

两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创作回忆录》我还要写下去。那篇文章[①]在香港发表后，暨南大学负责同志也看到，对丽尼善后问题的安排可能起了一点作用。

《后记》写了三篇，《往事与随想》的《后记》已经给杜宣的女儿拿到《吉林文艺》去了。另外两篇，一是为《父与子》译本，二是为我的《选集》写的，值不得发表，因此没有给您。明年我争取多写。

《怀念》，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后来也编在《文集》十卷里面了。

最近我们全家感冒，最后轮到我，这两天很不舒服。再谈吧！祝

好！

巴　金 三十日

问候夏景凡同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德明同志：

两信都收到，我身体不好，又忙，无法早写回信，请原谅。

---

① 指《谈〈春天里的秋天〉》。

谢谢您寄来的“增刊”①。

我写了一篇悼念曹葆华同志的短文②，现在寄给您，请您看看是否可以发表。

茅盾的信能发表很好。③我也有一篇短文《海上的日出》，只有四百几十个字，给改动了六十几处。据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改了。我过去看也未看，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上海有位教师写分析、讲解的文章，事前找我谈，写成给我看，我始终不知道我的文章给人大改了。后来无锡等校几位教师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批评，我才恍然大悟。可见我的官僚主义到了什么程度。不过那种改法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德明同志：

三十日从北京回来，看到您的信和聂华苓寄的书④，

---

① 指《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出版的《战地增刊》（后改名为《大地》）。双月刊。一九七八年八月创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终刊。

② 指《一颗红心》，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战地增刊》第一期。

③ 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茅盾致全国通用教材编写会议中学语文组的信。信中对有人随意修改他的散文《风景谈》提出意见。该信原拟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后因对方已作自我批评而作罢。

④ 聂华苓寄姜处葛浩文著《萧红评传》（英文版）二册，一赠姜，一委托姜代为转赠作者。

谢谢。

在我的印象中您身体十分健康，没有想到您也会在家养病，请多多保重。

《海的梦》我这里有，等到《随想录》或《爝火集》出版后一块儿寄给您。听说您是一个藏书家，我很高兴。您需要什么书，不妨告诉我，我可以寄给您。我的三十年散文选集①，是我女儿替我编选的，谈不到严。

《二十封信》② 听说由景凡寄给我，但尚未收到，请代我催问一下。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

您提到的信③ 我是读过的，但"文革"一开始我的脑子也糊涂了。现在写文章，只是想做个总结，算一笔账，教育后代。《怀念黎烈文》已给了福建的郭风了。下一篇《访问广岛》已给《收获》。以后有散文，当选一篇给您。

---

① 指《爝火集》。

② 指人民日报社内部印行的斯·阿利卢耶娃著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③ 《谈自己的创作》陆续发表后，作者曾受到姚文元之流的恶毒"批判"。姜为此曾隐名函作者给以支持。

我托黄裳找的书是：《文集》第七卷和开明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还想找一本开明版袖珍本《灭亡》。您能帮忙，甚感。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四日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

德明同志：

短篇一集①收到，非常感谢。我因发高烧在医院住了十二天，十四日出院，现在家休养，二十四日上京，在京可待五六天，但事情多，不去找你们了。八月份回来再见吧。

您喜欢书，我有些书送给您，但现在精神不大好，包书又费力，只好等秋凉后再说了。您缺什么，不妨告诉我。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烽火》七期纪念鲁迅先生的短文是我写的，那几期杂志是我编的。《烽火》复刊词也是我写的，当时茅公在

① 指一九三六年二月开明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

香港编《文艺阵地》(在广州排印),他有时来广州看校样,我请他作《烽火》的发行人,还拉他去照了一张登记照。

《呐喊》是茅公编的,《呐喊》出到二期,被工部局查禁,便改名《烽火》。我还到巡捕房去办理登记手续后,他们才让《烽火》在租界里发行。我在《火》第一部第七章中描写的冯文淑的活动就借用了我这个经验。

寄的书大概都收到了,可能有重复的,就让它去吧。祝好!

巴　金 十一月一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德明同志:

信早收到。

关于《呐喊》、《烽火》的事,我上次信中已经讲过了。

题签的事不敢应命。我本来就写不好字,不懂书法。近年来身体不好,写字困难,写封短信也很吃力,实在无法题签,请原谅。

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祝

好!

巴　金 十五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我体力仍差，写字还感到吃力，短文[①]写不了。还是您来写吧。我记得去年吴学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的近代文学资料馆，很好，可以参考。我们目前就需要创办一个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我认为由作协来办最好，房子向政府要，资料由大家捐献，经费也可以由作家和文学出版社捐赠，过一两年便可以自足自给。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觉得怎样？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

德明同志：

信早收到，时间不多，写字吃力，因此未能早写回信。

首先要更正一个错误：《梦之谷》是在靳以一人编辑的《文丛》第一期上开始连载的。是《文丛》，不是《文季月刊》，萧乾记错了。

我在十二月写完《创作回忆录》，身体搞垮了。新作写不

① 指姜约请作者为创办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作一短文。

出，旧的都给了别人。《序跋集》的设想是可行的[1]。但估计编起来可能有七、八、九万字，而且收集起来也费时，因此还不能决定。

我在回忆录第十一篇[2]（已给了《天津日报》文艺增刊）的最后一段中讲了“现代文学馆”的事情，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建立这个馆。您看怎样？祝

好！

巴　金 一月九日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苏晨同志也有信来。《序跋集》就决定下来了。我打算：1.按年代编排；2.在文学作品范围内。我自己作品的序跋比较好找，为别人的书写的《后记》，就要找你们帮忙了。如为《冰心选集》写的《后记》。还有为曹禺《蜕变》渝版写的《后记》，我自己也没有底稿。

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我给罗荪写信也提到了。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钱和资料大家捐献吧。祝

好！

巴　金 一月二十五日

---

① 姜建议作者为广东花城出版社编《序跋集》。

② 指《创作回忆录》中的《关于〈寒夜〉》。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

德明同志：

两篇《后记》都收到，很感谢。我还希望您再替我找一些这一类的序跋。《文集》里有的我可以找人代抄。目前就是写字吃力，否则编这本书并不费事。

我已去信给罗荪、曹禺谈文学资料馆的事。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二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

德明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谢谢。

读到《人民日报》八版①，很高兴。这样发表出来，引起注意，再加上几篇响应文章，就好了。我可以捐赠一部分书刊、资料和开办费。馆由作协管理，成立一个委员会，请政府分配一所房子。茅公对罗荪说，他愿捐出全部手稿。办这个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会有贡献。

《序跋集》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我侄女替我抄录大部分序跋。我的译著我本来搜集比较完全，但十年浩劫损失不少。

---

① 作者在《创作回忆录·后记》中提出关于建议成立现代文学馆的倡议。《人民日报》副刊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发表该文时，由姜执笔的《编者附记》中摘引了作者《关于〈寒夜〉》末段谈建立文学馆的事。

西班牙画集四小册，只剩下一册了。

《何为》及翻译小文库各书前言后记能代我复制，好极了！谢谢。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复制的《何为》后记也收到了，谢谢。我身体仍然不行，最恼火的是写字困难，因此工作进行得很慢。我侄女在替我抄录各种序跋。我自己有时也抄抄补补。我看，要把我写过的全部序跋都搜集起来，困难很多，那么就把我找得到的编起来再说吧。

加急电[1]收到。文章勉强写出一篇，给吴泰昌了，他在这里，一日还要和我同去杭州，我太累了，需要休息。文章是为潘际坰[2]写的，不一定全是"大路货"，给《日报》，不一定恰当，怕给你们找麻烦，请原谅。关于茅公，我有许多话可写，但写出来有人看了会不高兴，还是少说为妙。杭州之后，我可能去北京住三四天，不过要看我身体怎样了。祝

---

① 指《人民日报》副刊请作者为茅盾病逝作文所发的电报。

② 潘际坰：当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

好！

巴　金 三十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德明同志：

信都收到。我去莫干山住了八天。写字仍感吃力，故久未写信。写短文介绍新版全集①，我已告诉王仰晨，目前有困难，我身体不好，精神差，对鲁迅先生著作未认真阅读，无发言权，不敢放肆。请原谅。

今天上午苏晨来看我，他就要回广州，《序跋集》总算交了卷。编辑中我吃了不少苦头，但完成了一件工作，这是为酬答您的友情而做的。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八月三十一日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德明同志：

来信收到。文生社的商标是吴朗西选定的，借用了罗丹的雕塑，那个人在拔脚上的荆刺。平明出版社是我的兄弟李

① 指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

采臣创办的，商标是他找钱君匋设计的。

寄上《回忆录》① 三册，其中二册请转交景凡、袁鹰二位。

祝

好！

巴　金 二十九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近来身体不好，写字困难，没有兴致谈搜书、读书的甘苦，一切得拖到明年了。

兹有一事拜托，作协林绍纲同志今晨来电话，说《人民日报》将提前于十九日发表我《答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我认为提前发表的做法不好。请转告袁鹰同志或国际版编辑同志：我的文章是为《读卖新闻》写的，是日中文协的特约稿，因此不能先在国内发表。《读卖》将在九月二十一日刊出我的文章，那么请《人民日报》不要在二十一日前刊载它，免得搞坏我们同日中文协的关系。如二十日后没有版面，我的文章不发表也好。这件事务请注意。盼回信。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二日

---

① 指《创作回忆录》，三联书店（香港）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

德明同志：

你们要发表《答卫××》[①]，我当然同意。这封信也是我的心里话啊！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九日

一九八六年七月九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我身体不好，整天坐立不安。不做事不行，但稍稍活动一阵就疲劳不堪。你要我办的事很简单[②]，可我连办这点事的精力也没有，小林、国煣都忙于《收获》，幸好有文学馆的魏帆帮忙。剪报不齐，不知放在哪个书堆里，反正你找起来容易，有线索了。外寄上我拟的广告四则，"文学丛刊"的广告也是我写的，你那里有。我就不复印了。

巴　金 七月九日

---

① 后改题为《答卫缙云》。收入《无题集》，为《随想录》之一三六。

② 指姜请作者为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百家丛书"提供稿件，后由姜编成《十年一梦》，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出版。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德明同志：

两信都收到。集子的名字就依你用《十年一梦》吧。前言后记之类我不写了，实在疲劳。你写几百千把字吧。

第五集已经编成，书名《无题集》。我自己解释道："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为'无题'，其实也并无深意，只是借用这个名称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祝

好！

巴　金 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

德明同志：

信悉。《编后记》我也拜读了。不想说什么，遵嘱退还原稿，请查收。

我的文章通过您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我应当感谢您。

祝

好！

巴　金 二日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德明同志：

信收到。

《六十年文选》①已交济生寄上，希望能早日到你的手里。这书寄迟了些，我身体坏，记忆力衰退，一天办不了多少事。

转载以前写的书刊广告，我不会不同意。

《十年一梦》稿费请代捐赠文学馆，麻烦你了，谢谢。文学馆的建立你也出了力。你一定高兴看见它发展。祝好！

巴　金 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七日

德明同志：

信都收到，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身体不好，杂事多，想拿笔，又感到力不足。打算下月初回成都看看，不是"游山玩水"，不过是向故乡告别，住一两个星期，今年不去，以后更难走动了。

董秀玉同志②一直无消息。我以前写的广告可能找到一点，未收入集子的译文却找不到了。

---

① 指《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 董秀玉（1941—　）；浙江吴兴人，当时任三联书店（香港）总经理

《十年一梦》倘使未售尽，我还想买十册。购书费，得到寄书通知后即汇上。请费神代办。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七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德明同志：

信都收到。从四川回来，身体不好，仿佛精疲力竭，只想睡下，却又得不到休息。仍然摆脱不掉一些无谓的干扰。因此无法早写回信，请原谅。

关于广告和译文集的事现在讲不出什么，下个月再考虑吧。《开明》① 是书店宣传的小刊物，索非编辑，有时缺稿，我便写或译千把字给他，这些文章是好是坏，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总得找来看看，才可以决定要不要收进集子里去。我的译文也不见得高明，可能是借别人的酒杯盛自己的酒。

别的话下次说。如方便，请代我找两本幽州书屋新出的《老舍之死》（舒乙编辑），这书说是八月出版，不知究竟出了没有？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

① 《开明》：开明书店于一九二八年开始出版的小型刊物。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

德明同志：

您寄来的书都收到了。舒乙也把《老舍之死》寄来了。好些天没有给您写信，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本来嘛，我是老病人，没有精力应付一些杂事，偏偏有人来找我做不愿做的事情。

我的译文集现在编不出来，可出的十本小书都交给董秀玉了。不过倘使过些时候我的健康情况有好转，一年内我还可以搞出一本小书，我手边已有十篇长短文章。

前天寄上一本《随想录》的合订本①，希望它早日送到您面前。收到和寄出这样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别的下次谈吧。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六日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德明同志：

十六日信悉。我在和热浪搏斗，日子过得有意思。魏帆

---

① 一九八七年八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在这里给我帮点忙。我写好信，她寄发。

您编《散文世界》，要我的旧信。巧得很，沈家小虎找到我四十年代写给沈从文的三封信，给我寄了来，现在复印一份寄给您。①我不写附记了，我只讲一句真话：读这三封信，我仿佛站在从文面前同他长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二日

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

德明同志：

托魏帆寄上四十年代致从文信三件想已收到。如发表它们，请改正下面的错字：

四二年、四月十六、第三页、三行，"一个再平常没有的事"改为"一件再……"。

我身体仍不好，但还可以熬它两三年。您讲的两本书②请寄来看看吧。我在上海几乎脚不出户，能告诉我一点信息，或让我看到两本好书，您算是行了善。谢谢您。

见到袁鹰同志，请代我谢谢他替我"整理"那篇纪念丰先

---

① 这三封信后来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号《散文世界》。

② 指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编辑出版丛书"中的《书的故事》和《出版人的故事》。

生的文章①，那个时候我受到热浪袭击，什么事也做不了。

祝

好！

巴　金 八月一日

---

① 指《怀念丰先生》。作于一九八一年五月，收入一九八八年华夏出版社版《丰子恺遗作》一书时，因篇幅关系曾由袁鹰稍作删节。

致洪松根*

一九五一年六月　　日

松根先生：

信收到，我实在忙，无法给您写较长的信。我的生活与以前的的确不同了。不过我的主要工作还是翻译和写作，寄上一本我的近作，请查收。祝

好

巴　金

---

* 洪松根(1936—　)：一作洪松庚。浙江宁波人。当时为宁波第一中学学生。

致 祝 云 立*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端端：

你好，外公很想你，也想念小晅之。在这里比在家里忙，看见不少的人，不过我很高兴，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闻到了家乡的泥土味，听到了那么熟习的声音。这感情你不会理解，因为你还太小。你面前有那么宽广的世界，你应当朝前看，你也只会朝前看，你不会像我那样常常回顾过去。但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想到你妈妈丢开你去杭州工作的那些日子。不过那是将来的事情，目前你还是做一个好学生吧。勤奋地学习最重要，但还需要适当的休息，也少不了跳跳蹦蹦的玩耍，年轻的孩子嘛，应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快乐的少年时代。……

你看，我又在发议论，写文章了。这样写下去，就会没完没了，不但我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连一封信也无法寄出，废话太多，你也不会有耐心看下去，那么我还是在这里打住吧。其他的话以后再谈。现在我只告诉你我在成都，在这里过得愉

---

* 祝云立：即端端，作者的外孙女。时年十三岁。

快，过得很好。我想你妈妈会告诉你我们在这里怎样生活。万一她没有时间写长信，她回上海后也一定要讲个滔滔不绝！

祝

好。

老外公 十月十三日

问候九姑婆、太孃、五外公，还有舅舅一家。

致 祝 明 义*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明义同志：

信悉。批件① 影印件收到，看过了，现在挂号寄还，请查收。

我最近在家养病。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六日

---

* 祝明义(1936—)：江苏常州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

① 批件：指经国务院批准于一九八六年在北京举办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文件。

致祝鸿生*

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

小祝、小林：

收到你们的来信，知道你们的近况，很高兴。其实早半天我已从黄源叔叔的信中知道你们元旦看了房子，二日去打扫。晚上顾泽民来，谈得更具体些。你们有了房子，我比较放心了。这几天家里没有什么事情，端端很好，很活泼，我的感冒昨天全好了。好姐姐照常星期天来。小棠的事他又去问过，街道负责人说这个月上旬就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以后就要等上面的批示，但上一批人报了上去还不曾批下来。看来总得等一个时期。他的情绪倒还不错。年底我寄了两本书给你们，想已收到。你们寄来给孃孃的火车时刻表已转交了。顾泽民说杭州供应仍差，你们要注意身体。春节回来总可以给你们带回点糖和酱油肉去。姑妈说你们带来的奶粉已打开了，最近在这里还没有机会买到，你们在那边也留心一下，能带来更好。我也托你们一件事，倘使能买到保暖杯，就替我买一个带

---

* 祝鸿生（1945— ）：浙江绍兴人。作者之婿。

来，我打算送给大叔叔。小林是否已习惯了？拿出干劲来，虚心学习，认真工作，注意锻炼身体，不用担心家里。处理事情，沉着点，冷静点，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别话后谈。

祝

好！

尧　棠 四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

小祝：

十七日信，今天收到。我前几天给小林去过一信，寄在《浙江文艺》，讲了几件事，想已见到了。那几件事是：一、买奶粉；二、给端端带个小篮子；三、小棠托你们给蔡伟德买个保暖杯；四、舅妈在福州买了一个五斗橱，可能运到杭州，在你们那里暂放一阵，设法运沪。见到黄源叔叔，可对他说《论孔丘》、《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两书我已平寄给他了。

我们都很好。小棠的事，区乡办最近通过，又报到市里去了。那么可能快了。阿庆已动身去成都转西藏。

《鲁迅书话》如可能，给我带四、五本来。欢迎你们回来。

附上一张单子，是夹在《东郭先生》中寄来的。可能不是废纸，现退给你。祝

好！

尧　棠 廿日

小林均此不另写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小祝、小林：

今天早晨刚刚发出一封信，上午汪茵同志来找我，说黄源夫妇有信给她，提到你们本月廿七日回沪的事。她托你们代买一斤茶叶，还要一点奶粉。她本来要交钱给我，我没有收，我说如能买到，回来收钱也是一样。现在把她的字条附上。我看茶叶一斤总得替她办妥。你们无办法可找黄源。奶粉能买到更好（但先得为端端买一瓶），没有办法也可以找黄源叔叔。汪茵说她本来托黄源办，因上次汇款给黄，黄出去买东西被扒手扒去了，她感到很抱歉。

马少弥出差的事还无消息。李国炘回银川后尚无信来。

家里人都好。妈姐姐这两天也好多了。

祝

好！

尧　棠 二十一日

阿四说要同姗姗去杭州玩，去了没有？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

小祝：

小林有信来，我也寄了回信去。我上星期闪了腰，一个星

期都不舒服，坐在书桌前写字也不方便，今天开始好起来了。少弥今天回京。小棠仍在街道乡办帮忙工作，等待分配，昨天领了工资，每天八角，他的表现还不错，情绪也还好。赫雄同志还未来。提到变压器，我这里也有，用不着买了。这月你找个机会来一趟，把风扇和变压器拿去就行了。我六一年六月中旬在杭州住过，本来打算住到七月初，后因热得受不了，我和任幹都提前回上海。我尝过那种滋味。

当心身体。

祝

好！

尧　棠 七月一日

唐弢来信说已收到《鲁迅书话》。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小祝、小林：

小林十日来信收到。家里的人都好。我们都想念你们。小成六日离开上海，大叔叔要在这里过春节。小林的信也给孃孃看过了。好姐姐的身体照旧，不好也不坏。我这两天感冒，有点咳嗽。端端倒非常活泼，整天跳跳蹦蹦。最近读完三十四篇材料，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万分愤恨。这还是第一批材料，我想一定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惊心动魄的材料。这些坏

蛋非拉出来批斗不能平民愤。提到贺总，沙汀写的《记贺龙》你们有吗？可以看看。今天十四，再过两天就是小林的生日，你在杭州工作已满一年，应该有一些进步吧。希望你明年在工作上取得较大的成绩，也希望你们生活过得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尧　棠　十四晨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

小祝、小林：

小祝写的信已经收到，汇款也到了。家里一切都好。端端也乖，只是左边脸颊生了冻疮，擦了药，也未见效。托桂未明带的绒线送来了。孃孃问，小林答应寄来的材料怎样了？我们这里一切如常。总理忌日出版社开了大会，党委现在改由洪泽、马飞海两位主持。听说李泰成已经回文化局。那么上海文化界的运动也有进展了。上海这些天很冷，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写信已穿上棉大衣了。杭州连日大雪，一定更冷，但今年的好收成也有把握了。纪念总理的影片已看过，很感人。只是追悼会太简单，悼词由讲解员念不够隆重，令人感到遗憾。我看影片，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群众悼念总理的场面，想起赵朴初的金缕曲："缓缓灵车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人似川流花似海，天安门尽足觇民意……"我也哭了。我相信这次运动一定会搞彻底，人民群众的心愿一定会成为现实。

别的下次再谈。

祝

好！

尧　棠 十三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

小祝：

刚刚收到汝龙来信，说：

“《杭州文艺》所要的两篇契诃夫小说，我已经选出来，正在抄写，这个月内一定可以照开地址直接寄去。”

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小祝、小林：

我已于今天上午到京，住二里沟西苑饭店九号楼九〇六号。今天下午参观，明天上午瞻仰主席遗容。下午开预备会议。以后就忙起来了。会议规定大会期间“不外出、不会客”。因此个人活动就得放在会后了。倘使方便，我会后就留下来住几天，那时会打电报给小林，叫她到京来陪我去看朋友。倘使不方便，我就不耽搁了。路费不成问题，需要时找九姑妈要

就行了。问题在于我是否能找到适当的住处。我一切都好，在京开会再忙，也比在上海轻松些。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别的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廿四夜

致姚静涓*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

静涓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我那本小书《谈自己的创作》是附印在《文集》十四卷后面的。下月可能出版，倘使这里容易买到，我当寄赠一册。我忙，没法写长信。我觉得我们应当多写正面的东西来教育读者（自然不能"浮夸"）。过去的缺点是能改正也容易改正的。如果要写，也得推迟在若干年后。现在人民需要的还是能鼓舞人们前进的精神食粮。对一般人来说，缺点谈多了可能有丧失信心的危险，大家抬起头往前看吧。匆复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十九日

---

* 姚静涓（1942—　），安徽庐江人。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静渭同志：

信收到。我还记得你的名字：六二年我那篇发言在刊物上发表①，你写信来支持我。你现在回忆的都不错，我写了回信，寄了书。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居然活到现在，而且再读到你的信，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让我们为这个新的英雄的时代献出全部的力量吧。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我感觉到清除他们的党羽，肃清他们的流毒，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花较长的时间，不能低估，也不能手软。

你问起我的儿子，他的确在嘉山县插队七年，但已在去年六月根据三十号文件精神调回上海了，现在在工厂里当普通工人。谢谢你的关心。

读了你的长信，我却只能写这封短信，请原谅。我的地址是：上海（略）。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八日

---

① 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上海文学》五月号。

致莱霍夫斯卡*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 Lechowska-Trukan 女士：

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承寄下波兰《东方杂志》二册，收到，谢谢。我学过几天波兰文，又学过一点俄文，所以多少看得懂您写的按语的大意。我最近又把《家》改了一遍，改订本半年后可以出版，届时当寄上一册，请指正（那时英译本也可能印出来了）。

匆复。敬请

著安

巴　金 十月廿三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

敬爱的 Teresa Lechowska-Trukan 同志：

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知道您已根据我的《文

---

* 特蕾莎·莱霍夫斯卡-特鲁坎（1931— ），波兰汉学家。曾翻译作者的《家》。

集》本翻译了我的小说《家》交给波兰国家出版社出版，我自然完全同意。倘使出版社有信给我，我一定照您的意思马上写回信，请勿念。

去年十月我在塔什干见到魏德志先生。半个月后我发了病：右肩关节炎。我回到上海经过三个月的电疗和针灸治疗，尚未见效。右臂转动不便。最近刚开始写一个中篇小说，因为手痛，写得很慢，但是十月以前一定可以写完。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十八日，上海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Lechowska 同志：

前天从日本回来才读到您的信。去年十一月我在成都写小说，您那封信并未见到，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若读到那封信，一定会写回信给您的。

《家》的译本尚未见到，出版社来信说寄了六册来，大约不久可以收到。您在译文中把《家》中几个人物的名字改动了一下，并且换了一个书名，这是依照你们的情况和习惯做的，我当然同意，请放心。

您打算研究我的短篇小说，不知道您见到我的《文集》七、八、九三卷没有？那三卷是我的短篇集的改正本。今后您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请不客气地写信来，我

愿意给您帮忙提供一些材料或者回答一些问题。别话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七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Lechowska 同志：

三月六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您需要我的《文集》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卷共六册，我这里还有，下星期可以寄给您，请查收。我不需要波兰的出版物。不过您所翻译的我的小说《家》的波兰文译本（根据您和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的来信已经出版，并改名为《当神们离开了的时候》）我至今尚未见到。出版社曾写信给我，说早已寄出六册，但我并未收到。一年前去信询问，也未得到回答。倘使书已出版，倘使您能送我两三册，让我留个纪念，那就感谢不尽了。

您要我给您写一简单的自传，我以为这是用不着的。我的《文集》第十卷中的《忆》便是我的"自传"。此外第十一卷、第十四卷中都有不少的材料，对国外的研究者已经够用了。您认识列宁格勒大学的彼得罗夫同志，他对我作品和生活曾作过一番研究，您有问题，也可以同他交换意见。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廿九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Teresa Lechowska 女士：

来信收到，您寄给我的《家》波兰文译本五册，也早收到了。我前些时候比较忙，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您说要去布拉格继续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那边。倘使您见到李涉娃女士(M.Ryšavá)，请代我问候她。我最近完成了访问越南的小书《贤良桥畔》，将来出版，打算寄给您看看。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寄给您我那本访问日本的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二十三日

致 索 非*

一九四六年(约)三月十一日

索非：

信收到，想你快走了。以后有稿仍续寄。版税契约(孙陵和克家的)盼先寄下，以便转交他们。上海印刷费狂涨，不知对印书有无影响？蕴珍下月初或可带小孩飞沪，① 我预备三月搭船，还得在汉口住两星期。你们都好吗？祝
好！

芾 甘 十一日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索非：

信收到。你在那边究竟怎样生活，来信未见提及。听说你决定不回来，叫鞠躬、沈沦到台湾去。是不是你已经决定在那边长住下去？书店是否已开办？你要书，我已对"文生"同

* 索非(1899—1988)：周索非。安徽绩溪人。作家。

① 后延至四月末抵沪。

人讲过要他们多少寄一点去。听君匋说，他已寄出了一批。我返沪一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采臣来沪担任文生总处会计。对“文生”我与朗西意见相差甚远，但他总是弄两个月又跑开，过几个月又回来。所以我们的事情永远弄不好。这次我得与他想个彻底解决的办法。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三日

问候馨嫂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非兄：

信早收到。馨嫂事我到处打听，也得不着一点消息。陈占元从广州来，问起他，也说不知道。均正说写信去问剑三，恐也无结果。有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

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好好地想想我劝你的话。不要灰心。事情弄到这样，也只有让他去吧。人活着并不容易，不要为那一件事就把生活的意义看轻。

我们都好。孩子这两天也好了。天气不再热了。你们那里生活怎样？鞠躬考学校事解决了吗？

祝

好！

芾　甘 九月廿九日

还有一件事。我碰到开明范先生，他说起开明决定送你退职金百万。(扣去馨嫂借款四十万，还有六十万，)已嘱台湾分店送给你，据说你不肯收，并表示将来还要归还馨嫂借的那笔钱。范问我的意思怎样，他颇想就此作罢。我说我想写信问问你的意见。我觉得你应该收退职金，因为你已退职，而且以后每个退职的同事都有退职金，又不是专为你一人立的名目。你不收，太便宜了开明。你何必这样傻！盼你给我一个回信。　芾甘又及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非兄：

信得。款十五日收到(收据奉上，请保存)，即送“文生”，按月计息，是照一般手续(友人在“文生”存款者不少)，并非对你一人，请勿客气。均正信已转去，他马上打电话问陈家，未打通，今天再打。据说应该在上星期送出了。我上星期六被电车撞伤，现在还未完全好。我已设法去信香港，说你到过上海。鞠躬已考入台大。但馨嫂能否看见，还难说。以后有消息，再告。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七日

致 夏 衍*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

夏公：

信收到快一个月了。迟复的原因只是：天热，写字更吃力。今年气候反常，持续高温，每天早起，坐了一个钟头，就烦躁不安，站起来走几步，又满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读书，也无法接触文艺。《经济导报》也有人找我，我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我要说，您那番谈话的确精彩，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快。我要为您鼓掌。您的回忆录也望写下去。

您说："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说得对！我还想多活两年，也希望朋友们活的更久。现在需要您这支笔，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八月廿日

---

* 夏衍（1900—　）：名沈端先，浙江杭州人。作家。

致夏景凡*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宗禹兄：

来信收到。我生活忙乱，未能早写回信，甚歉。《寰球》稿费因该社无正式负责人，说要等朗西来接洽，朗西来沪数次，不便请他代为接洽，我的稿费也无下落。这笔账只好挂在朗西名下了。木刻发表剪样寄上，请查收。这次寄给我的遇有方便地方，当为介绍出去。请勿念。我还好，蕴珍和孩子都好。近来写文章不多，长篇至今未写完。您呢？生活好吗？什么时候回到下面来？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宗禹兄：

信收到。屡次承你帮忙，感激万分。我为书店校稿看稿，

---

* 夏景凡（1921—　）：又名宗禹，河南人。作家。

兼理杂事，生活非常忙乱。常常想给你写信，拿起笔写不到几个字，又被别的事耽搁了。《春》编得的确比《秋》好，你的眼力不错。文章一时无法写，并非不愿为你效力，我两个多月未写东西。我恐怕要把书店事情摆脱了，才可以写文章。别话下次谈。

匆复。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一日

致 徐 迟*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徐迟同志：

从北京回来，收到您的信和刊物，谢谢。文章拜读，您写得多，也写得好。我们同行五人① 中您的收获最大。《散记》②最后谈到封建流毒和人体美，这两段谈得对，我有同感。

您约我去武汉，很感谢您的好意，听说陈丕显同志替我讲话，并安排我到东湖休养，很感谢他的盛情。但我这里还有些事情，最近身体不好，一时也动不了，九月可能还有出国任务。武汉之行恐怕要延到明年了，请原谅，并请代我向丕显同志致谢。

我身体不好，主要毛病是疲劳过度，写字困难。本月一日去杭州休息一周，后来又去北京十多天，稍微好了一点，写字还不太方便，不多写了。祝

好！

巴　金 四月二十六日

---

* 徐迟(1914—)：浙江吴兴人。作家。

① 指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访问法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

② 指巴黎散记的一部分，曾在《收获》发表，后收入《法国，一次春天的旅行》，一九八二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致徐开垒*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

开垒同志：

新年好！问候大家。

温州读者王大兆同志寄了一首诗给我看，我觉得写得还不错，回信说我打算转给这里的刊物。今天又收到他的信，说是已经把诗稿寄给《笔会》了，得到我的信后，又打电报索回。现在我仍把这首诗寄给《笔会》，请你们看看，能不能发表，但也请你们不要客气，不要勉强。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三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开垒同志：

信收到。那天打过电话，你在开大会，接不上，以后忘记

---

* 徐开垒（1922—　）：浙江宁波人。作家。曾主编《文汇报·笔会》。

再打，而且说实话，我打电话也不方便。

发表叶圣老的诗①我没有意见，我一向把他当作我的老师。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开垒同志：

稿子②匆匆写成，请你们仔细看看，有不妥的地方，请代改正。

敬礼！

巴　　金 廿一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开垒同志：

文章③看完，作了一些改动，是否妥当，请您斟酌，千万不要客气。我在政协开会，每天见到刘火子同志。准备明天打电话同您联系，否则就托火子把校样转给您。

---

① 即《赠巴金同志》，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九二页注。

② 指《一封信》，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③ 指徐作《春回人间——访巴金》一文（署名“立羽”），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祝

好！

巴　　金 廿六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开垒同志：

文章①我又看了一遍，有几个错字改了，还改动了一些字句，是否妥当，请您斟酌。

何为同志的通信处是不是在福州《福建文艺》编辑部，便中请示知。祝

好！

巴　　金 卅夜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开垒同志：

曹禺的短文②看过了，改了两个字，现在寄还。（出版社也让我看过了原稿。）祝

好！

巴　　金 二十五日

---

① 仍指《春回人间——访巴金》一文。

② 指曹禺为剧本《家》写的《前记》。

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

开垒同志：

稿子① 拜读，觉得还不错。关于《雷雨》发表的事，我改了几个字，希望照改。谢谢。

巴　金 七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开垒同志：

信悉。惠龙同志的“访问记”② 已拜读，您删得对，我也只删了几个字。现在把打印稿寄还给您，请转给作者吧。谢谢他送来的茶和酒。

《文汇报·笔会》要的纪念文章，写不出来。用《解放日报》的办法也不好，即使记下了几百字，我的名字一出现，就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有些人本来已经忘记了我，于是又记起来，找我做这做那，我的妹妹和孩子们又得应付一阵。所以我看，免了吧。

写传记的事③，最好推延，您如下了决心，那就先积点材

---

① 指徐作《舞台背后——曹禺的〈王昭君〉在演出中》一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文汇报》。

② 指《江西日报》总编辑姜惠龙作《他是一部生活的大书——一个读者对巴金的访问》一文的打印稿，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③ 指写《巴金传》。

料也好。下半年我可能空一点，您不妨每月来谈一两次。我也会考虑慢慢地给您准备一点材料。祝
好！

巴　金 十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

开垒同志：

信收到。《文汇报》纪念文章实在写不出来，没有办法，请原谅。题字之类事情我向来不愿做，最近我身体很不好，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只想休息。有什么事，下个月初再谈吧。关于《随想录》合订本新记的消息请不要发了。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六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开垒同志：

十二日信收到。我从成都回来，感到十分疲乏，连话也不想说，心里的火一直在燃烧，却没有精力动笔写什么了。

照片收到，谢谢。复印件寄还，我看过了。很抱歉，我无法为《文汇报》写点什么。要不是因为病，我会写关于三九、四〇年的回忆，那个时候对《文汇报》的感情可深得多。

本月下旬当遵嘱找您和济生来谈谈。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十四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开垒同志：

信收到。我的精神还是很差。但时间不多了。那么您就在三十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半和济生一起来吧。

《关于〈煤〉的说明》抄件寄还。"生活书店"不错。现代书局卖出的是《萌芽》，不是《雪》。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廿七日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

开垒同志：

九日来信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好，精神差，需要休息。我们见面的时间就推迟到本月底或下月初吧。第一章① 我还不曾读到一半，有些事情需要查对，有些事情显然弄错了，例如，去广元是坐轿，不可能步行，过河时轿子也给抬上了渡船。又如，我也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并未受到特殊待遇。

---

① 指徐作《巴金传》的第一章。

到时我会通知您。关于三十年代我手边并无什么资料。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日

致徐成时*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

成时：

收到你九日的信，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八月上旬我写过一封信（航空）问你的情况，那两天我发出了七八封信，给北京的朋友们，都是探问地震后的情况，别的人先后写了回信来，只是你没有消息。但是从其他朋友的信里，我知道北京的一般情形，汝龙房子完好，他住处离你的家近，我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可能是干校轮训延长了时间。你有空时会来信的。我就这样等着。果然你的信到了。

我很好。这两个月也比较忙一点，有些朋友躲避地震来上海，总得见面谈谈。学习的时间也多了些（包括自学在内）。最近一个多星期患感冒，已渐好。

小棠八月上旬分配到益民食品三厂，现在在罐头车间劳动。上星期做夜班，现在是中班。他的情绪倒不错。小林夫妇上月底回家住了一个星期，六日回杭州去了。我的情况无大改变。

---

* 徐成时（1922— ）：浙江嘉善人，翻译家。

关于地震的经验，我一点没有，上海只是打过招呼，说是江苏发过预报。听说有天晚上有些区里有人捣蛋，有人自扰，闹了一阵，我们这一带却毫无动静，什么也不知道。

满涛的事，社里并未开过大会，只是在各个小组里(学习的时候)讲了一下，说是五五年的结论是一般胡风分子，公安机关解释胡风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满涛当时没有管制，现在也不管制，只是不能享受一些政治待遇。

《鲁迅书信集》我已有了，正在读着。好些信以前没有读过。

别的话下次谈吧。祝

好！

尧　棠 十一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成时：

你寄来的材料和信都收到。这些材料对我的学习有帮助，谢谢你。你谈起写申述信和找有关人谈谈情况的事，我考虑了一阵，觉得还是"静候"为好，我自己不想讲什么，更不想申述，但我估计会有人来清查的(清查"四人帮"干的坏事)。我不讲，也可能别的人会讲，因为旧作协还有几个人也是吊着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吴强至今还在靠边。倘使大家都不讲，也没有人来过问，那么就让历史来裁判吧。这一点我倒有充分的自信。反正"四人帮"已垮台，他们(特别是张、姚两个坏蛋)

再也害不到我了。除了四害，国家前途很光明，充满了希望，我能够安静地活下去，就非常满意了。你的好意我当然很感谢。我最近身体还不错，心情也舒畅，小棠进厂后，情绪也不错。采臣退休了，一星期前从宁夏来，准备在上海住两个月。他的身体反而比我的差。我最近去单位学习，次数多了些。但出版社的运动（文化局也是如此）一时不会搞得好。出版社党委头、二、三三把手，一是张的人，二是徐的人，三是王（秀珍）的人，群众反对他们，他们却仍在上面，又不能领导运动，只好这样拖着。上海问题太多，“四人帮”爪牙也太多，搞起来费时费力，要慢慢来。苏振华说，要把事情一件一件地搞清楚。目前重要的当然是工交财贸等系统，文教方面一时恐怕顾不上，不过我相信会搞清楚的。

别的下次再谈。祝

好！

尧　棠　廿三日

问候文静[1]。

听说北京十五夜又有地震，没有什么损失，今天收到你寄来的材料，估计地震并没有给你带来麻烦，我也就放心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成时：

① 文静：陈文静（1930— ）。上海人。徐成时夫人。

信和书都早收到。曼佐尼小说①的英译本我也有，我没有找出来，只是因为我想借读小说温习意文，每天读若干页。解放前我自修过意文，后来"丢生"了，六七年第四季度，我又重新开始，一连自学几年，总算有一点点成绩。这一年又丢了，最近想，不能放松，就找出曼佐尼的小说来读，决定要慢慢地把它读完。现在英译本给送到我手边，我就忍不住翻看一遍，把两位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弄得一清二楚，一直看到大团圆，才感到心情舒畅。以后还是要慢慢啃完原著。你的书过两个月寄还，既然你寄来了，我就用不着翻我那本了。这本书心理描写深刻，写人物、写当时社会也很深刻。作者有一支刀一样锋利的笔，讽刺、鞭挞，运用自如。可惜人性论的味道太浓，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吧。主教那几个人是不真实的。不过我现在还只是匆匆地翻阅一遍，并未细看。

我的情况没有变化(每周仍去学习两个半天)。一切都好。小林的女儿留在上海，一天天大起来了。

你怎样？在干校待了两个月了，一定有不小的进步和不少的感受。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尧　棠 二十七夜

问候文静。

---

① 曼佐尼(A. Manzoi，1785—1873)：意大利作家。小说，指《约婚夫妇》。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

成时：

信收到。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也有朋友用类似你讲过的那些话劝我，但也有人认为我还是静静等待的好。三个星期前有人告诉我别人替我讲了话。政协有个朋友来找我谈，问我的情况，我也照实地讲了。我不想“争”，这也许就是我的一个大毛病。这几年我始终是这样想：只要把赫尔岑《回忆录》译完，留下一部稿子，我就满意了。对总理，我也有深的感情，我一直这样相信：要不是张春桥阻挠（六七年张公开讲过，上海有好些人可以直接找总理，他已向总理打过招呼，不要管上海这些人），总理可能为我讲话的。本月七日编译室开会纪念总理，要我也讲话，我虽然讲得不好，但总算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一家都好。小棠在食品厂劳动了将近半年，快要转正了。他有空还在学英、法文，情绪很好。小林在杭州工作也不错。杭州和浙江运动进展都较快。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多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问题也大。出版社一直到五、六天前才由市委派人来主持党委，这以前还由“爪牙们”在领导。市委讲要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一件一件地解决。要把运动搞彻底。群众是全心全意地拥护的。

别的话下次再写吧。祝

好！

芾　甘　十日

问候文静！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成时：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近一个多月来实在忙，每天总是到十二点睡觉，现在手边还有一堆没有答复的信件，因此一直没有给你写信。蒋路同志昨天来看我，他刚从福建来。你还我的那本书，他上月过沪时就托草婴转给我了。他说在上海只住三四天，不巧佐临去武汉物色影片《普通党员》的演员，见不到了（本来我已和佐临讲过）。我已和蒋路谈好，把《回忆录》和《处女地》译稿交给他们处理。（孙绳武同志也来过信。）现在先写这封短信告诉你：我很好，已见到蒋路。别的话等下个月稍微空一点时再谈。下月初我要拔牙齿，不便活动，可能空一些。祝

好！

芾　甘 二十四日

问候文静。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成时：

七·一来信早收到。最近健吾来信说你找过他，认为我没有时间写长篇。你的确能分析。我现在恢复了十一年前的

忙乱，来信多，来找的人多，社会活动多。自己的体力却比十一年前差。现在深夜工作仍未停止，但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本来以为拔了牙可以休息短时期。事实上牙拔得很顺利，因此虽然没有上排门牙，还得照常活动。这里情况也复杂，我的问题看起来可以说是彻底解决了，我现在在出版社，但钱还是扣在文化局，只是取用数目由三百三改为五百。现在比较宽裕了，我并无牢骚，而且我看见赵丹还在拿生活费，王西彦还是照过去那样，吴强仍挂着。黄佐临的组织生活还未恢复，两万本书只退回九百本。可是他仍然干得起劲，很积极，跑来跑去，找演员看外景。我未看过剧本，但听两个人说，剧本有缺点，两人都有不同意见。总之是一个有争论的剧本。《枫叶红了的时候》本来电视节目预告某天转播，但到时忽然改为《刘胡兰》，不知什么缘故。可能是对剧本有争论。

约可勃逊没有找到。梅里美的可能有一本《高龙巴》，找出来就寄给你。

吕远谈马可的文章，写得好。很朴素，但很有感情。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七日

问候文静。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

成时：

我还是忙，最近在写一个短篇[1]，是为《上海文艺》写的，写抗美援朝的旧题材，不会好，但只要不太坏，就可以了。搁笔十一年再写小说，实在不容易，究竟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我现在专心做一件事还可以，但几件事搞在一起，就狼狈了。)你听说我任刊物主编，这是小道。今天正式约我做刊物的顾问。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立编委会，也无主编。我也不愿挂主编的名，挂了名，写信找我看稿子的人就更多了。我现在实在没法看稿子，也提不出意见。《普通党员》小棠他们看了剧本说不错，我看了不大满意。佐临积极，他可能有办法处理它，我也不便泼冷水，因为已经干起来了。张骏祥最近回上海抓工作，好像不拍片了，我只是听说而已。梅里美的两个中篇英译本今天挂号寄上了。港澳报纸上刊出了中新社的访问记，他们给我送来了剪报。日本《朝日新闻》也刊了香港的通信，一个不认识的读者给我寄来了剪报。这些地方有些读者关心我，因为几次传说我已不在人世，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文浩送材料来，碰到我外出开会，很抱歉。别话后谈。祝

好！

芾　廿　十九日

问候文静。

---

① 指《杨林同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成时：

收到你的长信，很感动，它使我想起许多事情，太多了！我真想给你写封长信，从山西路①谈起……但是我这个靠药物延续生命的老人哪里还有精力、哪里还有时间坐下来写长信？

我快要到油干灯尽的时候了。我已经到了用行为代替文章的时候了。你写的我都懂。你的情况我也了解。我并不悲观。我却不能不担心。我整天在想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出路在哪里，我这个报废了的人还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对这个国家，对这土地，即使是现在，即使见到你提到的那些令人寒心的事，我还是有感情，我还充满留恋。我是个中国人。……

我感到疲乏，不写了，请原谅。多少话，尽在不言中。

祝

好！

芾　甘　十二、二十四

问候陈文静

---

① 一九三九年春我和一个高中同学写信给当时从内地回到上海法租界的巴金先生，由《文汇报》文艺副刊编辑柯灵先生转。巴金先生于山西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约见了我们。这是我和巴金先生半师半友的半世纪友谊的开始。——成时注

致　高　莽*

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

高莽同志：

您的信来得突然，但使我非常高兴，我想起了同您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很好，但是身体比过去差多了，只是精神倒不错。我在翻译赫尔岑，虽然进行得很慢，却总算搞成了二十几万字。

您托林明珍带的信未见到，因为我已脱离文艺界（这是张春桥的"杰作"），隐姓埋名地过着日子，不是常见面的人就难得到我的确实消息，也不易找到我。但这件坏事却也给我创造了做翻译工作的条件，除了赫尔岑外，我还重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我住处的门牌号码是……号，您写成了……号，邮递员把信送到别处，由别人转到我这里来，倒没有耽误时间。

别的以后再写。祝

好！

巴　金　五日

---

* 高莽（1926—　）：哈尔滨人。翻译家、画家。

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

高莽同志：

信收到。看了您的画，我不禁哈哈大笑，但我很高兴，因为您还记得我那些笨拙的姿态和动作。我也还记得过去我们在一起过的愉快的日子。我今天还不会用手杖，也不常在街头散步；眼睛不好是真，但视力尚未衰退；俄文程度不过小学，翻译赫尔岑主要靠英文，在你面前还敢班门弄斧？我在上海文艺座谈会有个发言①，谈到"四人帮"的"阴谋文学"。这个发言稿也要在《文汇报》发表，里面还讲了一点自己的事。"四人帮"要是再专政两三年，我可能会得精神病。但现在一切都好了。

祝

好！

巴　金 三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

高莽同志：

王道乾同志转来您送我的一幅画，很高兴，谢谢您。我三日要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但规定"必须按所编小组集体行动"，只在京住一天，恐怕不能出外看朋友。下次到北京时，总

---

① 指《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有机会见面。还有一件事拜托：《世界文学》第二期上我那篇赫尔岑回忆的译文，我还想改几个字，希望能让我看一遍校样。请代我向编辑部讲一声。谢谢。祝
好！

巴　金　一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

高莽同志：

很感谢你到车站来接我，分别十几年，匆匆见面，连话也讲不上两句，我失礼了，请原谅。

关于译稿的事请看我给荻帆同志的信，再一次谢谢你。

别的话以后面谈吧。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日夜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

高莽同志：

寄上《回忆》[1]序文的译稿一篇，共七页，请您替我校一遍。英译本没有"序文"，单靠原作，译起来有点困难，因此要

---

[1] 指赫尔岑的回忆录（即后来出版的《往事与随想》）。

找您帮忙，在这里向您表示感谢。祝
好！

巴　金 廿日

另一信请转荻帆同志。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

高莽同志：

信稿都收到，很感谢。您看得仔细，改得好，对我很有帮助。您指出的我弄错的、漏掉的，都对。第一页十五行那一处，如何改法，我会照您的意思好好考虑一下，或者加注，或者来个“意译”，总之要讲清楚。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三十三年”和“三年”的那个问题，我还是搞不清楚，等着您的指教。说到俄文，我只是入门，没有英译文参考，我碰到困难就毫无办法了。

总之，谢谢您。

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画像，我早看到了，画得不错。

别的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七七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高莽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十日来信也拜读了。谢谢您为我那篇译文花了许多功夫。说实在话，您的意见对我很有帮助，我会好好体会。我要根据您的意见把序文认真修改一番。“三十三年”那一句该怎样译，希望您考虑后告诉我。

《往事……》[①] 我只译好两卷，共二十五万字，正在通读。最近杂事多，又停下来了。明年我要把时间好好安排一下，我要争取译得快些，译得多些。翻译对我也是学习，边译边学。我对赫尔岑原著的理解其实很差，硬着头皮翻译它，也是为了学习，以后要请您帮忙的地方还很多，您不嫌麻烦吗？

前几天在马路上遇见林明珍同志，她告诉我您托她带口信向我问好，那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仍然感谢她，当然也谢谢您。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廿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

高莽同志：

信收到。关于《家》的印刷装帧，您提的意见很好。我考

① 指《往事与随想》。

虑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这个意见转给我在人文社的朋友。据说本月或二月要加印若干，也许来不及了。总之，谢谢您。《处女地》新译本还未印出，以后会寄给您。

《马恩组画》希望能早看到。

赫尔岑的那句话，我想来想去，暂时改为"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您看怎样？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

高莽同志：

谢谢您的信和那些材料，我也常常想到您。我没有写信，只是因为我生活忙乱，杂事多，没有办法写信。最近身体还是不好，但是也无法休息。今年五月可能要去巴黎，那边的出版家邀请我去，不便推辞，就答应了。自己也想去看看。以后再无机会了。这一向替香港《大公报》写了些《随想录》，将来写多了，倒想印个单行本，那时再请您看看。我估计至多再写五年就得搁笔了，写这些文章就像写遗嘱一样。要是稍微空一点，会寄两本书给您。现在感到疲劳，不写了。再一次谢谢您。祝

好！

巴　金 二月六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高莽同志：

书收到，十分感谢。画像看过，寄还给您，不能不说不像，有点像在打瞌睡。因为是您画出来的，我倒倍感亲切。

我去北京开会，回来就生病。下月可能去法国访问。月内还要赴京。以后再谈吧。祝

好！

巴　金 三月二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高莽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我还想多写点东西，身体不好，不过脑子还清楚，还有感情，还有爱憎。

您画作家肖像，当然是好事。您为什么不同时译几本沙俄小说呢？您俄文好，中文好，有条件。

您要我在赫尔岑像上写几个字，当然可以，只是我字写得坏，而且只能用钢笔写字。祝

好！

巴　金 廿六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高莽同志：

信收到。书已寄出。画可以用，我同意。

最近多病，写文章困难，要稿处很多，无以应命，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高莽同志：

信收到。我在京开会，身体不好，事情多，没有能跟您联系，让您白跑一趟，很抱歉。谢谢您为我治印，我看到您寄来的印样，很满意，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寄来。还有，您谈起屠格涅夫的百年祭，希望您译的《屠氏传》早日完成，我已经没有精力再译什么了。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高莽同志：

印章和印泥收到，我很满意，谢谢您。关于屠格涅夫我了

解不多。他很有才华。我写小说受他的影响不小。但他这个人有相当多的地主老爷气味，晚年生活寂寞而且痛苦，颇似他所描写的“多余人”。我等着读您的译作。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高莽同志：

信悉。序[①]写得太简单，你们要用，我当然不会不同意。不过我看放在文艺动态栏里也许适合些。由你们决定吧。祝

好！

巴　金 卅日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高莽同志：

信悉。我最近身体不好，写字很吃力，没有给任何杂志投过稿，更不知道聊城师院出过什么刊物。前些时候在什么地方(似是谈译文的选本)看到一篇我写的谈翻译的短文，好像是五十年代初期写给《翻译通报》(？)的短稿，[②]现在也记不

---

① 指《〈春〉泰文译本序》，发表于《世界文学》第五期(一九八二年十月)。现已收入《全集》第二卷。

② 指《一点感想》，现已收入《全集》第十八卷。

起了。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三月一日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高莽同志：

请原谅我。近三个多月我身体一直不好，出汗多，不能多活动，手抖得厉害，耳鸣，整天感到疲劳，记忆力衰退。你的信读后放在书桌上，我杂事又多，过两天就忘记了。最近忽然想起，忙了半天，也找不出信来，时间早过去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写封短信，说明我的情况。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八日

致 郭 军*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北辰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群》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些年我在书店里做编译工作，相当忙。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家》、《春》、《秋》都有新版，仍由开明书店发行。《还魂草》中的利莎是个想象的人物，秦家凤也是虚构的。不过我在昆明确实见过一个被炸死的女孩子的腿。像片一张寄上，这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我没有送人照片的习惯，故不签字，请原谅。祝

好！

巴　金 八月六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

郭军同志：

我后天要动身出国访问，来京见到您的信和稿件。请原

* 郭军（1927— ）：原名罗廷挺，又一笔名北辰，辽宁盖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营长，参加过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

谅，我抽不出时间拜读您的稿子了。只好等到回国后读完它，再给您写信，并寄还原稿。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八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郭军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我已返国，您的短篇小说也拜读了，现在挂号寄还，请查收。我读得不仔细，不能多提意见。我只改了几个写错的字。我觉得您能写，但是得在刻划人物上多用点功，像第七页上大娘心理的写法未必太简单了。您不妨把小说寄到文学刊物编辑部去，编辑同志也许会提出较详细、具体的意见。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十五日

致唐弢*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二日

唐弢兄：

黎丁来信，把你给他的信中谈到我的一段话抄给我看，我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你对我的关心。在这之前王仰晨同志已经对我谈过你的情况，并说起你向他打听过我的消息，还有一位陈丹晨同志到上海出差，居然找到我的家里，他也讲起你对我的关心。这些都叫我感动。现在能写这封短信向你表示谢意，我也感到高兴。我的身体还好，情绪也不错。仍住在原处，不过现在住的是楼下一层。楼上还封着，大约还要过些时候才启封，楼上放的是书，书取出了一些，但多数还封着，几年来损失很小。问题解决后，就只去机关参加学习，一个星期三个半天，其余时间在家读书、自学，并搞点翻译。生活相当安静。儿子在安徽插队落户；女儿分配工作最初决定去湖南，现在改为留在上海。想说的话很多，但一时也说不完，而且多年不写信，拿起笔来也感到不习惯了。你的情况，常常听人谈起，真

---

*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作家。

真假假，但有个消息好些人都讲过，那就是你仍在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并注解了《门外文谈》①，这就说明你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你的健康渐渐恢复了。希望你在这方面多为人民做点事情。祝你
身体健康！

芾　甘 十月十二日

你的地址还是王仰晨抄给我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唐弢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这一年中好几位朋友对我谈起你，谈起你对我的关心。我也常常想念你。现在看到你的信，看到我熟习的笔迹，感到很亲切。你的身体经过几次大病的考验，久病成医，你一定能逐渐掌握发病的规律，可以克服大小的难关，还可以争取做不少的工作。你不能说是"未老已衰"，你能够同那样麻烦的病斗争多年，而且取得胜利，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我呢，我倒是又老又衰，最糟的是记忆力衰退，

① 十年动乱期间，曾利用闲空时间，将鲁迅收入于《且介亭杂文》之《门外文谈》一文，根据原稿及最初发表之报刊（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申报》副刊《自由谈》及节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校勘一遍，订正了几处错误，并以当时大众语运动为背景，详加注释，一九七二年十月由《人民日报》内部印行。胡愈之见了大加欣赏，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稍加修改后，于一九七四年五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唐弢注

我现在还在自学外文，但是记生字就没办法，今天记住了，到明天又忘得一干二净，越想越急，不得不服老，不过也还不至于就躺下来，我还在慢慢地向前爬，学外文是这样，搞翻译也是这样。翻译《回忆录》之前，为了“练笔”，我在校改旧译《处女地》，刚刚改完，本子上写得一塌糊涂，现在开始在抄录。此外每周仍去机关学习两个半天。这一个月内别的没有什么变化。师陀已在今年六月得到解放，他大病多年，经过几次抢救，现在可以拄着手杖出门逛街、上机关学习了。他也是每周去两个半天。孔罗荪、吴强、杜宣他们还在靠边，今年春天从干校回来后，参加人防劳动，最近学习（自学）时间较多，我去机关时，常常见到他们。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

唐弢同志：

《门外文谈》收到，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很好的注释工作。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成绩。

我很好，一切如常，赫尔岑的书译了十多万字了，但只是初稿。不过边译边学，我也很有兴趣。倘使能译完这本书，我就很满意了。

我仍然每周去机关参加学习两个半天。师陀身体不好，

好久没有去了。这两个半天的学习对我也有不少益处。机关大概是撤销单位，有的参加四个面向，有的去战高温，有的借调出去，留下的已经不多了。靠边的人在参加这里的人防劳动，不常看见，他们的情况我也不大清楚。祝

健康！

蒂　甘　十月十三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唐弢同志：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前几天陈丹晟同志来我这里，谈起你的近况，知道近来你身体好了些，在做一些工作，我听了也很高兴。

我的情况如常，去年九月转到出版社编译室以后，还是每周去学习两个半天，在家的时候较多，颇能安静地读点书。只是眼睛不大好，找医生检查过两次，但似乎并没有大病，也不过是老年人常有的毛病，只要当心点就行了。

我想托你代买一本中华书局新出的《词综》。这书上海新华书店到得少，我没有买到。你可能有办法吧，只好麻烦你了。

此致

敬礼！

蒂　甘　四月四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唐弢兄：

两封信都收到，书也收到了。非常感谢。收到第一信时我很不安，我不知道你生病住医院，否则我不应该拿这种事麻烦你。得到第二信，知道你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鲁迅先生著作注释工作会议，还发了言，稍微放心了。希望你今后多多保重。《词综》出版，最初是我一个刚在四川大学毕业的外孙写信来讲起的，他在成都托人买了一部。我在上海四处托人代买（也找过魏绍昌），都说印数太少，买不到。我想起你在京可能有办法，就给你写了信。你不但买到了书，而且在扉页上写了字送给我，我不客气地收下了，你可以想象到我的高兴。我的情况还不错，生活安定，每周仍是去编译室两次，在英文组学习，一共两个半天，其余时间就在家里读点书。两个妹妹同我住在一起。女儿到杭州《浙江文艺》编辑部工作（女婿在《杭州文艺》编辑部，他们新近出了一本《鲁迅书话》，我要他寄给你和王仰晨同志），小外孙女留在我这里。儿子小棠本来在安徽嘉山县农村插队落户，六九年去的，最近因为照顾我，市乡办同意把他调回上海，调令已经发出，他现在下去办手续迁户口，月内可以回家。这样，我在家确实有人照顾了。我的眼睛还是不大好，不过也没有白内障之类的毛病。我看的确像你所说那样是"看书过多所致"。但旧习也很难改，自己常常不能控制。今后还得适当控制才行。赫尔岑的翻译还在慢慢地进行，一天搞两三百字也好。

别的话以后再谈。还是希望你多保重。祝好！

芾　甘 十六日

问候絮云同志①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四日

唐弢兄：

又有一些时候没有给您写信了。但是我常从仰晨同志那里知道您的近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后，我很惦记你们，写过信去问仰晨同志，他来信说，您的病情又不大好，说是听学部一位同志在电话中讲的，他打算日内去看看您。北京的余震警报尚未解除，但可能已经为您安排了休养的地方，希望您不再受到惊扰。写这封信只是向您问好，请您多多保重，您不必写回信，您的情况仰晨同志会告诉我的。我很好，儿子已经到益民食品三厂当工人，家里有个年轻人照料了。祝好！

芾　甘 八月十四日

问候絮云同志。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弢兄：

信收到。您的近况我经常从朋友们的信中或嘴上知道一

---

① 絮云：沈絮云，唐弢夫人。

些。得到您的信，知道您还在工作，就说明您的身体还不错，这是可以高兴的事。我还好。每天还在搞几百字的翻译，读点外国文，但比起去年见到您的时候差了一些，不知为什么人总在逐渐衰老，而心却又并不衰老？我还在努力克服这个矛盾，我不悲观。您要我注意健康，谢谢您的关心，我会注意的。关于"文生社"和《文学丛刊》的材料，我另外写给您，供您参考。①好在文生社的书您都有，您如缺什么，我还可能找到几本。傅东华大概死在七一年（我六九年还看见他），我托人去打听，倘使得到答复，就写信告诉您。

我的女儿仍在杭州。儿子进食品工厂将近半年了。他们都好。

今年雪大天寒，请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廿七日

问候絮云同志。

文化生活出版社　吴朗西创办的文学出版社，巴金担任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出书，出版物有"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季丛书"、"长篇小说丛刊"、"文学小丛书"等数种。

"文学丛刊"　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共十集，每集十六册，包括长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文学评

① 即附于本信末的两段。

论或杂文、剧本、诗歌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第一册，一九四九年出齐。

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

弢兄：

三十一日来信收到。

傅东华的卒年已查明，是一九七一年，这是托赵超构同志代查的，此外我还向两位在《辞海》工作过的同志打听过，不会错。

柯灵的房间的确已经打开了，那是因为电影局柯灵工作的那部分的工宣队到作协清理组去讲过。王西彦的房间，他自己打开了。我的呢，我想等着瞧一个时期再说。我相信会顺利解决的。匆复。祝

好！

芾　甘 二月八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弢兄：

近来好吗？我最近还好。我的事情终于解决了。还是由出版社解决的。上星期中一个晚上洪泽同志和马飞海同志来告诉我"四人帮"搞的我那个结论已撤销。我楼上的房间也打开了，拿去的东西将于本周起陆续发还，由出版社找旧作协清

理组交涉，比较容易搞清楚。知道你关心我的事情，现在写这短信简单地讲一点。别的以后再说。我仍在译赫尔岑，《回忆录》第一卷已抄改完了，约二十五万字，全书的五分之一。祝好！

芾　甘 二十五日

问候絮云同志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唐弢兄：

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诗，很担心你的身体。写这封短信向你问好。另外还有一封信，是今天看到你的一份谈话记录后写的。你身体不好，暂时不必看它，等到你身体好起来后，再写回信吧。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八日

致 黄 源*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河清兄：

八日来信收到，很高兴，知道你很好，特别是看到你的照相，就像见到你本人一样。听说你在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我相信你会搞出一点成绩来，这是一件好事，望你坚持下去。

我很好，身体虽然比前两年差一些，但是血压不高，也没有什么大病，现在每天到机关上班半天，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就在西厅自学（看看书）。我们这里靠边的人还有十多个，都在等候结论。我下午在家念点书，或者做点家务劳动（不多，或买点菜），书倒是读了些。我还是住在原处，不过现在搬到楼下（楼上和那里的书都封起来了）。个人生活也不算坏。

蕴珍比我年轻十几岁，倒想不到她会离开我，她的逝世对我是个大的打击。但我还是应当好好地活下去，还想在问题解决以后回家选一两部比较有用的西方名著慢慢地翻译。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

* 黄源（1905— ）：字河清，浙江海盐人。作家、翻译家。

好！

蒂　甘 十二夜

问候巴一熔同志①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

河清兄：

我的女婿祝鸿生到杭州市工作，介绍他来看你，他可以告诉你我们一家的近况。祝

好！

蒂　甘 五月卅日

（约）一九七三年夏末

河清兄：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和鼓励。秋凉后我能否去杭州，现在还难说。我身体虽然不坏，可是一点也不想走动。我如不去，你来一趟，也是一样。

瑜清②已有信来，还寄来全家福照片，想不到他已成了一大家人的长辈了，我和他同去台州朱洗家的情景犹在眼前。

《处女地》已开始继续重译，年内可能搞完，在这以后才准

---

① 巴一熔（1918— ）：江苏镇江人。黄源夫人。曾参加新四军历时十余年。

② 瑜清：陈瑜清。茅盾的表弟，曾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

备开始赫尔岑的翻译。那是明年的事了。

增田涉写的《鲁迅的印象》，听说有中文译本，你见过没有？将来见到你的时候，想和你谈谈鲁迅先生，也想知道你近年研究的收获。

匆复。祝

好！

巴　金

问候巴一熔同志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河清兄：

明明[1]回家后一定告诉你我的情况了。谢谢你送给我的茶叶。前几天我们机关已宣布我的问题解决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找我谈过一次话，问我愿意做什么事。我说年纪大了，只能在家慢慢地搞点翻译，打算译赫尔岑的《回忆录》。领导上已经同意。这个星期起我就只到机关去三个半天（参加学习），其余时间在家里，现在读书并修改《处女地》，以后等到书橱启封，就可以动手搞赫尔岑的翻译工作了。现在告诉你这个新的情况，别的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七月廿五日

---

① 黄明明：黄源之子。

问候巴一熔同志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

河清兄：

二十六日信收到。我虽然好久没有给你写信，可是也常常想念你。这几个月我的生活很平静，没有什么变动，该学习的时候到机关学习，平常就在家读书，搞点翻译。《处女地》改译完毕，打算再看一遍，方法就是抄一份稿子，每天抄一两页，边抄录，边修改，反正不急，准备在明年年底以前抄完。赫尔岑的《回忆录》翻译工作，昨天刚刚开头，也准备慢慢搞，因需要加许多注，自己还得读些书，也要多学点外文。以前用过的原本《回忆录》并未取出来，因我有一部《赫尔岑全集》（新版本）在外面，已经很够用了。

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文译本我过去很少买（我倒有法文《人间喜剧》全部）。我女儿小林喜欢看巴尔扎克的书，她几次要我写信托瑜清代借。但最近因为巴氏书全部开放，瑜清代借反而有些困难了。傅雷的译本比别人译的好得多，据说还有一两种他的译稿，最近有可能出书，不知是真是假。

鲁迅先生的面影至今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去年我把他的《全集》通读了一遍，但现在又大半忘记了。我很想认真地读他的书，想想他的事情，但又苦于没有时间。我要搞赫尔岑。我觉得能够好好地研究先生的著作，学习他的精神，这是很大的幸福，希望你努力吧。我只能说，这许多年来我敬爱

先生的心，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你是了解我的。我谢谢你对我的友情。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甘　十二月二日

问候你全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河清兄：

信收到，非常感谢你托人带来的橘子，我一家人吃了都说很甜。

你不久要来上海，能见面畅谈，这真是几年来没有想到的乐事。

我上星期患感冒，小病了几天，昨天起渐渐好起来了。

《处女地》新译稿，我每天抄一页，也已经抄了五万字，占原书五分之一。到明年年底是可以抄完的。边抄边改等于多改一遍。

赫尔岑回忆录也已动手译了六千字左右，反正不急，慢慢来，想译得好一点。但过一两年也可以加快速度，争取在五年内译完全书。我过去受过赫尔岑文笔的影响，因此译这书比较容易。只是加注多，相当麻烦。

我最近除患小病外，生活中没有什么大变动。家人都好。

祝

好！

蒂　甘 二十三日

问候巴一熔同志和你全家。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河清兄：

你二月十九日写给我的回信早收到了，因为那一阵子我学习比较忙，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也就没有再写信给你。你托适夷同志来看我，他到我家两次，我都不在，错过见面的机会，真可惜。另一信请转给他。谢谢你的关心。我这一向还是一切如常，翻译的工作多少也搞了一点，赫尔岑的书译了五万字了，但也只是原著的二十几分之一，不过我并不着急，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只要不生病，总会搞完它。

增田涉那本书原著未见过，译本只是摘译，大概和抄本一样，不会多。这个人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太书生气，脑子呆板，思想也旧，并不了解鲁迅先生。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蒂　甘 二十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

河清兄：

周同志来，交来你的信。增田涉那本书的抄本他也带来

了，只是我已经看过了那本书，便没有留下，仍请他带回去，还给陈鸣树的爱人。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你的好意。从周同志的口里知道你们的近况，一切都好，我也高兴。

最近我们单位也展开了批林批孔的运动，我每天都去参加学习，也参加批判会，写了大字报。下个星期起学习时间减为三个半天，我只去三次就行了。这次学习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还要继续学下去。

周同志曾讲起巴一熔同志服了他介绍的“单方”，冠心病有好转。我向几个朋友讲了这件事。他们很想知道一些详情，要我写信问你：一、把菜油和同量的蜂蜜放在一块熬，不断地搅，要熬多少时候？熬到什么程度？二、早晚各服一次，每次服多少？怎样服法？你要是不大清楚，就请你代问巴一熔同志，然后在你有空的时候写几个字回答我。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六夜

问候你全家！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河清兄：

五月一日来信收到。适夷兄一定回北京了吧。你们一起去鲁迅先生家乡参观，收获一定不小。我去杭州多次，却没有

到过绍兴，真是遗憾之至！将来总得去看看。我的女婿祝鸿生(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现在分配到杭州市文化局工作，下个星期内去杭州，我介绍他来看看你，他可以告诉你我的近况。赫尔岑的书我是在慢慢地译，将来作为内部资料看也有一些用处，全书一百几十万字，里面也有好些糟粕。我作为学习外国文、学习西方历史来翻译它。最近我眼睛不大好(这是老年人的常态)，因此译得更少。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五月廿六日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

河清兄：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我女婿说，他这次返沪上车前见到黄明明，那么我女儿生产的事你一定也早知道了。家里添了一个婴儿，也热闹多了。临时请了一个照料产妇的阿姨，但家里还是显得忙乱。我一切如常，生活没有什么变化。这次我女婿回来讲起你对他很亲切，很感谢你的好意。他也讲了他所见到的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仿佛到了杭州。我今年不会走动，过一两年，我总会到杭州看看。你如来上海，那么我们也可以畅谈。我未去过绍兴，这的确是个遗憾。下次一定要拉你同去。

别的话下次再谈。这两天上海很热，杭州想必更热，望保

重。祝

好！

尧　棠 十九日

问候一熔同志和孩子们

（我女婿昨天回杭工作，过些天会去看你们）　又及

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

河清兄：

八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祝鸿生已于二日返杭，你约他十五日吃中饭，我叫小林写信通知他，他能在你家见到瑜清更好，他也可以对瑜清谈谈我的近况。

你问起《俄罗斯童话》的广告最先在什么地方刊出。我手边没有文生版的《草原故事》，但是我有文生版的《俄罗斯童话》初版本，广告最先就刊印在这本书的版权页的背面。《草原故事》是在第二年初才出版的，因此《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你提到"是否有在别的杂志上刊登义务广告"的可能，我回想了一下，当时《作家》和新《译文》都未创刊，旧《译文》快要"终刊"了，不见得会刊登这个广告。文生社九月中在《申报》上刊过一次大幅广告（大约占半版），可能也把这个广告刊出了，但那是该书出版后的事，因此说那个广告最先刊在译本初版版权页的背面是不会错的。（书中共有五本书的广告，每本书占一面，次序如下：《俄罗斯童话》、《狱中记》、

《战争》(茅公①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田园交响乐》。)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九月四日

问候巴一熔同志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

河清兄:

鸿生回上海探亲,带来你的信,谢谢你的关心。材料仍由鸿生带还给你,他大约十日左右回杭。他刚回到上海的时候,对我说过,我要是给你写信,请我告诉你,他本来讲好动身前一天到你家里去,后来因为患了感冒,发烧,没有能去,请你原谅。我这信本来也应该早寄出,可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回来过国庆节,家里亲戚来往也多一些,也就懒得拿笔写信,因此我也要请你原谅。我们都好,国庆节也过得愉快。你们那里想必一样。你计划的鲁迅先生回忆(?)写了没有?适夷兄来信提到这事,他也希望你早日动笔。

最近我找到了《草原故事》,这书的文生初版本(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并没有《俄罗斯童话》的广告,后面附印有《童话》广告的是这书的再版本(三六年三月)。旧《译文》上也没有刊过《童话》的广告。

---

① 茅公:指茅盾。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蒂　甘 十月四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

河清兄：

小祝今晚夜车返杭，材料托他带还，他一两天内总会去看你的。

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斗争，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我有个印象：鲁迅先生当时也并不十分相信胡风，倒是冯雪峰更相信胡风。……这些将来再谈。

我还好，这两天牙齿有些痛，已去医院看过，好了些。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蒂　甘 十月十三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河清兄：

五日信收到。我的牙齿后来找熟人介绍，又去医院看了几次，现在治好了。我的儿子已回农村去了。不过我家里这两天反而更热闹了，采臣带了那个和小棠同岁的儿子从银川来看我们，准备在这里住三星期的光景，他的情况很好（我十

六年没有看见他)。《师徒》，得你信后我才找来看过，我觉得题材就有问题，小林也是这样看法，她写过信告诉小祝，她要我告诉你，小祝给她回信上说，这小说并不是他选稿的。我现在搞点翻译，新的作品读得很少，如果要我来谈作品，真是不知从哪里谈起好。我一天休息的时间不太多，但是想读和需要读的文章和书总是读不完。《处女地》快抄完了，《回忆录》译了十二三万字，只抄出一万多字。我常常这样想，能译完这部书就够了。就是说，可能要花七八年的时间。关于冯雪峰和胡风的问题，将来见面时再谈吧。你读书肯思考，而且学习认真，比我好得多。鲁迅先生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说法，我也跟着别人讲过，听你这样说，我觉得的确需要认真考虑。你说对鲁迅先生著作还不熟，我就更差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只通读过一遍，读的时候不算不用心，可是读过不到两年又觉得生疏了。现在最大的毛病是记忆力衰退，这是最可悲的事。不过我还是要振作起来，努力学习。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廿十七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河清兄：

十日来信收到。我的眼睛最近一直不好，不过这是衰老现象之一，就是经常流一点点眼泪，视力却并未衰退。我搞翻

译工作不算紧张。但为了温习外文，每天总是念念这念念那，就感到时间不够了。

《处女地》月底可以抄完，自己看看，比我的旧译本好多了，特别是加了些注，使得从前似懂非懂的东西变得明白了。这个译本一时不会拿出去，因为最近一段时期不会印这样的作品（将来也只是内部发行，供一部分人参考）。全书大约二十四万字。

采臣在上海住了将近一月，已经回到银川了，他还在那里的出版社工作，希望明后年能退休。

小祝又出差到上海来了，这次是同局里好些人来看戏学习。他这个人有点粗心的毛病，你能同他多谈谈，也是好的。

适夷回京后，通过一次信，他后来来过一封信，我还没有回答他，他的地址我记不清楚了，是不是苏州胡同二十一号？方便的时候请告诉我。但我也不急。

叫我吃饭了，就此打住。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七五年（约）三月十四日

河清兄：

又有好久不见面了，很想念。我前些时候患感冒，有半个多月一直不舒服，连翻译也停了下来，最近才重搞赫尔岑，因此感到更加吃力。你来，当然很欢迎，但想到车子上的拥挤，

也颇感到抱歉。

你谈到注释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的三位同志想来找我，我刚刚翻了一下《南腔北调集》的篇目，觉得我并不比你多知道什么，你谈过了，我不会有什么补充。我担心的是我谈不出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来也罢。倘使他们一定要继续调查访问，就请他们到旧作协（仍在钜鹿路675号）联系，单位门口没有挂牌子，但机关还不曾正式取消。我每周星期二、三、六上午在单位学习，他们通过单位找我谈话比较好。只是我知道的并不多，而且已经记不太清楚。

别的见面再谈。祝

好！

芾　甘　十四日下午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河清兄：

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我这里一切如常，感冒也好了。只是眼睛有时不大舒服，也不要紧。翻译工作进行得很慢，《回忆录》还谈不上“定稿”，不过抄了五万字光景，以后还要修改。

鲁迅先生致增田信，我已买到。你说有彩色版的，我奇怪彩色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我今天买了一本《中山大学学报》，准备你来时送给你。这期《学报》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广州写的，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五月

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面，从未收在集子里，《全集》里也没有。文中四次提到列宁，并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语录。的确是篇重要的好文章。

赫雄从成都来信要借阅《基度山恩仇记》，很可惜我没有这部书，在这里也实在找不到。祝
好！

芾　甘 二十八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河清兄：

二十日来信收到。你留在上海也好，听说杭州更热，我也知道杭州的夏天比上海的更不好过。你的女儿去成都，希望她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我这里偶尔也有四川人来往，不需要什么家乡的东西。我女婿最近有点事情又到上海来了，大约八月上旬或中旬回去，他快要走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天气稍微凉快的时候，哪天下午我要来看看你。包同志①想来找我，我希望你替我推掉，就说我最近身体不大好。说实在话，关于周先生②的事我谈不出什么，更谈不出合乎目前研究者需要的东西。提到周先生的日记，我记得日记里有三处提到我，一是我送了自己的（三六年）短篇小说集一、二集给周先生，那是你

① 包同志：指包子衍（1934—1990）。浙江镇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② 周先生：指鲁迅。

带去的；二是我给周先生(三五年)送《死魂灵百图》(或《死魂灵》，我记不清楚了)校样去时，附了一封信，先生回了一封信。三是我三四年去日本，周先生和茅盾等七人在南京饭店给我饯行，你也在。关于这三点，你可以代我回答他，会谈得很清楚的。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廿 二十二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河清兄：

八月四日的来信早收到，当时还在高温时期，现在白天也可以不出汗了。今晚给你写信，外面静得很。

我这里一切如常，外孙女长得很胖，身体好，晚上也不怎么吵闹。我还是除了去机关参加学习外，就在家看书，搞点翻译。说到翻译，这个工作进行得很慢，到现在也不过十万字左右，而且里面有不少地方还得重译，这些据我看大都是糟粕，越是糟粕越难译，又不便删掉，遇到这些地方，就只好慢慢啃了。原书百多万字，要译完总得五年。我说过一两年去杭州，只是这两三年过惯了安定生活，又上了年纪，一时不想动了。若说译完赫尔岑才去杭州，我还不敢有这样的雄心，我现在就怕译不完这部书。

你谈到靳以那篇纪念振铎的文章里的一段话，我同意你

今天的看法。可是五八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振铎的短文里也有类似的责备自己的话，我当时的确是那样想的。然而在周扬等的问题揭露出来以后，尤其是在今天我看得比较清楚了。有些当时还不理解的事情，现在也明白了。鲁迅先生的伟大的形象也更显著了。上次听说你在写鲁迅先生《回忆录》，还在写吗？可以把你知道的尽量写出来。

十一点了，不写了。你要我外孙女的照片，现在寄上一张，就只有这样的小照片，请查收。祝
好！

芾　甘 廿九夜

问候巴一熔同志
祝鸿生最近回上海，大约过三五天回去。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

河清兄：

十三日来信收到。我不知道你还在上海，以为你已经到家了。我去过出版社几次，昨天才把事情弄清楚。旧作协去出版社的十多个人中间，只有我一个分配在编译室，我报名到英文组，只参加政治学习，不上班，暂不接受任务（因为眼睛不好）。看来，以后总得参加点翻译工作。

你这次来沪，相聚的时间并不多。路远，车挤，还有上了年纪，热情衰减，要是在三十年代，路再远，一天还要跑几次。但究竟晤谈了好几次，使我又想起在鲁迅先生周围的那些日

子。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多么值得怀念！

我女儿的工作还未作最后决定，但十之八九在杭州。她将来会常去找你。

别话下次谈。祝

好！

萧　甘　十四日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河清兄：

信收到。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仍是每周学习两个半天。最近在编译室遇见韩侍桁，他刚从北京回来，他说去看过雪峰，雪峰近况不大好。这倒是令人担心的事。小林到浙江省文化局工作，调令已来，她打算月底前赴杭，到时会去看你，也会谈起我的情况。罗荪、王西彦、哈华都解放了，作协靠边的现在只有一个，峻青、芦芒他们也到出版社去了。你好吗？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之类是否考虑过了？祝

好！

芾　甘　十四日

问候巴一熔同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六日

河清兄：

三日来信收到。谢谢你对小林的关心。我希望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多多努力，认真工作，也希望你多给她帮助。

我的眼睛不好，我以前并不注意，现在却当心了。自己也知道过分大意是不行的。

现在在进行调回小棠的事，据说有希望，但要拖一些时候。他要是不回来，我们家里三个老人一旦生病怎么得了！

雪峰的事使人担心。他本来应该多留下一点有分量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录的，但现在没有办法了。

别的话以后谈。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六日夜十点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河清兄：

周建老文① 只找到上半，先让鸿生带给你。我即去信给北京《光明日报》的朋友，请他找一份刊载周文下半的报纸寄来。

芾　甘 十三日

---

① 指周建人所作《鲁迅与自然科学》一文，刊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河清兄：

托小祝带给你的《光明日报》想已收到。现在周建老文章的下半段已由北京寄来，附在信里寄给你。我一切如常，眼睛已找医生认真检查，说是泪管堵塞，经常去医院通通就行了。你的近况怎样？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河清兄：

信收到。谢谢你对小林夫妇的关心，他们来信也常常讲起。他们能努力工作我也很高兴。他们都需要好好锻炼，特别是小林，在家里等待工作，等待了两年多，人养娇了。你知道我喜欢杭州风景，我想到杭州看看西湖，也想同你聚聚，但是今年我还动不了。总之，春天不行，家里要我照料，房子仍封着，小棠的事也还没有定下来，等等等等，因此不想动。我现在这样想：倘使今年秋天不行，明年春天总可以动动，走走。我身体差了些，但也还未发现大病，我估计天暖以后可能好起来。眼睛我又去检查过一次，没有大问题，只是老年人常有的毛病。记忆力也逐渐衰退了，但能睡觉。你也得保重啊！

匆复。祝

好！

蒂　甘 二月廿九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河清兄：

十九夜来信收到。《鲁迅书信集》鲁编室送了我一部，以后又来信说"说明有误"，要我退回，我已于二十日挂号寄去了。《人民中国》十月号，他们寄了一本来，因此我就不另买了。你也不必叫小林带给我看了。曹注的《书简》[1]我也买了一本，原信很重要，但注解不大准确，《译文》停刊，与《世界文库》无关，也不是郑振铎破坏。郑曾为《译文》事找我，要我劝你转求鲁迅先生同意在校样上签字。后来先生同意签字，书店却把《译文》停了。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蒂　甘 廿一夜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河清兄：

今天山大中文系《故事新编》注释组来找我谈了一阵。我

---

① 指曹靖华编注的《鲁迅书简》，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想他们会找你谈，关于《故事新编》，你大概知道得多些。我记得你告诉我振铎说过“无非《不周山》之流”的话，你又对先生讲了，是吗？总之，关于《故事新编》你回忆一下，他们来找你，你可以谈得详细点。

匆此，祝

好！

蒂　甘 廿三日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

河清兄：

信收到。振铎讲的关于《不周山》的那句话，可能是黎烈文在生活书店遇见振铎时，振铎讲出来，烈文告诉了你，你告诉了先生。关于那句话，当时我有很深的印象。《鲁迅书信集》已改换了“说明”，由人文寄回来了。你不妨把上册挂号寄去，换上新的说明好一些。这次小林夫妇回杭，我要他们带一本《俄罗斯童话》初版本给你，先生草拟的《童话》的广告最初就刊在这本书上面。别的以后再说。祝

好！

蒂　甘 二日

一九七六年（约）十一月四日

河清兄：

信收到。小林夫妇来也谈起你对他们讲起姚文元是蓬子和××的私生子。我问过韩侍桁，他当时同他们很熟，知道详情，说姚文元的确是蓬子夫人生的。就在出生那几天，蓬子夫人到处找蓬子，找到韩的家里。这里有人把鲁迅赠蓬子诗中的"灵童"也当作姚文元，当然不对。

"四人帮"揪出，大快人心，真是为民除害，你去年讲的那个"小道"现在成了大道了。真是"特大喜讯"。

别的以后再谈吧，小林夫妇会告诉你上海的情况。祝好！

芾　甘 四日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河清兄：

信早收读。小林夫妇回来住了五天，过了年又去了。我们一家都好。听说杭州一连几天下大雪，西湖都冰封了。我们这里也很冷，但我这几年已经习惯了。关于郁达夫迁杭的日期，你花了那么多功夫，谢谢你。不知道北师大的两位同志去找过你没有？（他们说要找你。）听小林他们说浙江的运动进展较快，这是可以高兴的事。这一小撮坏蛋，祸国殃民的"四

人帮”，三年功夫把浙江搞得一塌糊涂，真叫人生气。翁森鹤被捕法办，真是大快人心！上海是“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的黑据点，要搞清楚，不容易，爪牙太多，大大小小都有，而且流毒很深。最近市委派了人（洪泽和马飞海）来主持出版社党委的工作，动起来了。文化局的情况我还不清楚，可是我的问题、作协一些人的问题都得由文化局解决。这里做得慢一点，但总会解决的。今天看了悼念总理的影片，很感动，场子里一片抽泣声。人民爱总理，的确是万众一心。总理为人民，的确是鞠躬尽瘁。

回忆先生[1]的文章希望早日写出，不要再拖延了。写好后可以改。把你知道的，把你耳闻目睹的有关先生的事写出来，总有好处。

我仍在译《回忆录》。现在做的是抄改译好的第一、第二卷，已抄好十五六万字。“四人帮”得势时，这种书是不会出版的。但现在看来，过一两年它有付印的可能了。只是我译得慢，愁的是到时候拿不出稿子来。

别的事情以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十二日

问候一熔同志！

---

① 先生：指鲁迅。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河清兄：

信早收到，的确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近来事情较多，每天总是搞到十二点左右睡觉。最近读者来信多，朋友来信多，只好慢慢地回答。虽然没有给你写信，但时常想到你。《鲁研资料》一期我已看到，唐弢有一篇谈话记录，说《文艺家协会宣言》在后。我看是他记错了，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寄了回信来。他最近身体不好。我很希望他能逐渐地好起来，可以多做点事情。山东注释组不事先打个招呼，就发表我们的信，不大好。但发表了，也就算了。对他们以后少写两句吧。

天热，杭州想必更热，请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廿六日

问候一熔同志。

听季成同志说你家在半山，比较凉快，这倒好。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

河清兄：

信和刊物都收到了。你的文章读过，觉得很好，很高兴，希望你继续写下去，写完可以印一本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多年来没有读到你这样的文章，你在上海时曾多次劝你写，现在终于写出来了。

我从北京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大好，事情多，无法休息，应付不了。希望在这个月内能把《父与子》、《回忆录》（一）两部稿子交出去，心上可以轻松点。

我的情况小林他们可以告诉你一些。你的情况，我读了你的文章就很满意了。

别的话以后谈吧。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五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

河清兄：

你好吗？小林夫妇调回上海，详情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由杭返沪后，到北京开过十几天的会。现在回家已半个多月了。在京见到适夷一面。

有一件事拜托你。我半月前给鲁研室陈漱渝写过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给他和荣太之两人写的一封回信（后来他们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发表之前寄回给我看看，至今未得答复。你有空时请写封信替我问问。说实话，我不愿意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

别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三十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

河清兄：

信收到。小祝来电话说是他们夫妇明天回家。

刚才看到《杭州文艺》六月号，读你的文章感到很亲切。但五十七页下栏中有个错误，请在印单行本时改正。三五年一月十二日黎烈文请鲁迅先生吃饭，同席并无我和靳以。当时我在日本横滨，靳以还在北平编《文学季刊》(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去日本，三五年八月返沪)。你一定是记错了。

我希望你加把劲，年内把这本小书写完。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三日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河清兄：

又一个春节来了，祝你愉快。我仍忙，身体不大好，但在写文章。希望你过去的问题早日彻底解决，党籍早日恢复；希望多写文章，多出书。祝

好！

芾　甘 廿六日

问候一熔同志

《收获》又出了，倘使编辑部未寄给你，我会寄给你的。

另一信请转赫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

源兄：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冤案"得到"平反"，这是我盼望了多年的事。今后希望你在"鲁迅研究"工作上多尽力。我还好，请勿念。话很多，没有时间写，以后再说吧。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

河清兄：

信收到。本来以为在魏金枝同志的追悼会上可以见到你，后来得到信，知道你临时有事，无法抽身，颇觉歉然，但又一想，文代会上总有机会畅谈，也就安心了。我一家都好，孩子们问候你。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不过拖到八十，当不会有问题。我赴法日期大概在四月下旬，上旬去北京，在法不过两周，回国后即使文代会延期，我也会抽空去杭州住两三天。你

的问题能彻底解决，我很高兴。希望你抓紧时间好好地工作到八十。许多话，将来面谈吧。北京魏伯同志去杭州，你一定见到了。祝
好！

巴　金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

问候一熔同志！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

河清兄：

好久不通信了，近况好吗？

我还是疲劳，写字吃力，争取休息一个时期。

托你买一本浙江人民出版社印的书《郁达夫诗词选》，买到就请寄来。祝
好！

芾　甘 三月八日

问候巴一熔同志！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

河清兄：

稿已拜读。你要我代你改动，我就大胆删改一番，交给《收获》了。我写的也是一篇短文。

我八月六日去莫干山小住十天，十六日返沪。九月十日

左右到北京，二十日前后去法国出席国际笔会。你十六日去北戴河，我们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可惜。从北戴河回来，也许能见一面。你是怎样打算的？祝
好！

蒂　甘 八月一日

问候巴一熔同志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

河清兄：

伊凡送来录音磁带，听到你的声音，感到很亲切，仿佛又坐在你面前。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又有些杂事，常常疲劳不堪。唐向青同志到医院看过我，说他和你都已离休，我说很好，你们也该休息了。伊凡来，说你们父子一路去过海盐，还讲了些你的近况。我希望你能够休息一段时间，到各处走走，看看；保持健康，摆脱杂事的干扰，然后安安静静地写出几本《回忆录》一类的书来。

你说我们还有这一点自知之明，对！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我真难过！不过我不灰心。你身体比我强，又无病，那么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把心灵中一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吧。

其他以后再谈。祝
好！

巴　金 八七年七月十六日

致 黄 裳*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鼎昌先生：

来信收到。因病未能早复，请谅。衣服还在沙坪坝，最近或可寄到。承您带着它走了那许多路，我万分感谢。尧林也有信来，他生活过得还好。《复活》尚未开始翻译，现在译的还是《阿布洛莫夫》。您是否留在重庆，有到桂林的意思么？祝好！

芾　甘 廿九日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

鼎昌先生：

五日来信收到。您的文章全找到了。《断片》寄上，请您修改后，早日寄回。最近有个机会，可以给您的集子找个出版处。中华书局今年打算编印一套文学丛刊，我被邀作编辑委

---

* 黄裳（1919— ），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作家。

员之一，等到事情定了，我总可以介绍一两部稿子去。您的集子如何编法，用什么书名，均请在寄回《断片》时告诉我。我还好，文化社桂林资产全部损失，我算是白费了三年心血。尧林始终无信来，不过朱洗来信时曾说他生活还过得去。《旅行杂志》排印甚慢，现在只出到去年十月号。今年二月号大约还要等两个月才印得出。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鼎昌先生：

上月寄昆的信（均由成君转）和汇款三千二百元（金城汇）收到否？今天接到你从贵阳写来的信，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锦帆集》我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就代您编好送到中华书局了。我害怕迟了会发生问题，没有等您"桂林"的续稿。那文章不知您是否还要续写，等您将来写完，另找地方发表吧。"中华"规矩，要等书出版后才可以预支版税。日本投降，我一时还不能回沪。最近当托人带信到上海去。但不知日本投降前那地方遭遇到大的损害没有？您也要去那边么？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七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

黄裳兄：

信都收到，颇羡慕你的壮游。我现在的工作是埋头译书。这工作有时也会使人感到厌倦的。

平明出版社已开张，书已出了五种，生意不错。你写的字因为写在黄纸上制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鲁迅书简》，采臣愿意把他的一本牺牲，这样算拼出六个字来了。

倘使方便，请你代办一件事：法文图书馆已搬到王府井大街南头台基厂，要是你抽得出时间去逛一趟的话，请你替我买两本书：（1）普希金的“Three Tales”英俄对照（Bilingnal series）；（2）Julio Baghy 的世界语小说“Surla Sanga Tero”，前者在里面一间屋的靠壁架子上，后者摆在一张靠里的桌子上。这是不要紧的事。如忙，不办也无所谓。祝

好！

芾　甘 四日

徐承穲希望能替他带两瓶法国教堂的葡萄酒。

又，倘使你逛市场看到（中原书店或别的地方）有俄文版一九四九年《屠格涅夫全集》第一册或第六册，也请替我买下，我已有了二——五册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黄裳兄：

信收到，记得曾给蕴珍写信，请她向你说，黄宗江想知道你的情形。也许她忘记了。我在朝鲜大约还要住三个星期，明年初动身回国，一月底当能在上海见面。许多话见面再谈吧。你明年想译托翁[①]的《哥萨克》和《幼年》，我赞成。《哥萨克》字数较少，你不妨先译这本试试。蕴珍来信也说起你订婚的事。这是好消息。什么时候结婚？我希望能喝一杯喜酒。祝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五日

屠氏的短中篇除了蕴珍正在译的，我和海岑译过的外，没有什么(徐成时还有几篇译稿未用)可译的了。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

黄裳：

信收到。前些时候我倒很空。这个月却忙了，无法和你约个时间长谈。不过我下半天在家的时候较多，你如果路过这里，不妨进来看看，只要没有别的客人，就可以接待你。几

① 指列夫·托尔斯泰。此信曾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版"万叶散文丛刊"第三辑《霞》。

年不见了，你还好吗？

祝

好！

芾　甘 十三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黄裳兄：

《随想七》第三页倒数第四行最后漏了一个“的”字，请代我补上，即“是可以想象到的”。又篇末未填日期，也请代我填上“一月二十四日”。《随想六》篇末的日期应是“一月二十二日”。

来不及，就不用填了。祝

好！

芾　甘 廿六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黄裳兄：

寄上《暴风雪》购书单一张，请你自己去买吧。我大约九、十月离沪。祝

好！

芾　甘 四月三日

致 萧 殷*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萧殷同志：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遇见吕蒙同志，他说你有信给我，果然过两天就收到了你的信。谢谢你的关心。我也是很忙，来找的人较多，社会活动也较多，白天拿笔写信写文章，总是有事情来打岔，因此也难在信里同朋友们畅谈。你要我给《广东文艺》写稿，我记得于逢同志也曾交来《广东文艺》的约稿信，刊物也收到了，谢谢。我对广东朋友有感情，我也喜欢广东的风土人情，我很愿意为你们的刊物写稿。但目前实在有困难：写作时间不多，人又上了年纪，精力差，思想集中不易，这四个月一共写了四篇文章，已经感到吃力；最近又患感冒，至今未愈，恐怕要搁笔休息一个时间。总之暂时无法为《广东文艺》写稿，请原谅。广东作家多，而且对"四人帮"有抵制，队伍也不曾被打散，条件较好，听说今年还要召开创作会议，这是可喜的事，祝你们取得更大胜利！我们这里要创办《上海文艺》，十月发

---

* 萧殷(1915—1983)：广东龙川人，作家。

刊，颇感紧张，我只是写一个短篇，其他就无能为力。

别的以后再谈。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日

萧殷同志：

介绍《文汇报》文艺部徐开垒同志来看您，他来广州进行组稿、采访等工作，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三十日

致 萧 乾*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

炳乾：

信收到，看见你的字，仿佛见到你本人。我想起许多事情，也想起你过去所走的道路。以前的事不提了。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文学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说或回忆都行。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你有点才能，就不应该把它浪费掉。出书不出书无关系，写出来总会对后代有贡献。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我本月四日到过北京，是参加代表团瞻仰主席遗容的，按照所编小组集体行动，只住了一夜，就乘原来的专车返沪了。 又及

---

* 萧乾(1910—)：原名萧秉乾(炳乾)，北京人，作家、翻译家。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炳乾：

信早收到。我生活忙乱，没有能早写回信，很抱歉。你告诉我 Olga Lang① 那本书的内容，很感谢，因我早听见人说起有这样一本书。我以前看过她写的《中国之家庭与社会》，最近英国 B.B.C② 驻华记者访问我，送了我一本纽约版《家》，里面正好有 O.L. 写的一篇序，那篇序里有编造的消息或谣言，有歪曲的地方，不过作者也的确看了些材料。那本书这里找不到，将来设法托人买一本来看看。对你，我希望你还是在可能范围内多译或写点东西。我呢，希望能多活几年，为了多做点事情，为了和朋友们多通几封信、多见几面。我除了翻译外，还想多写点东西。我前天又拔了一颗牙齿，并不觉得怎样。近来大家都说我瘦多了。但是我还能勉强支持下去。拔了牙后马上半走半搭公共汽车回家，这说明我身体不错。

别的话下次谈。希望你注意身体。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问候洁若同志③。

---

① Olga Lang：奥尔伽·朗。美国学者。著有《巴金及其作品》等。

② B.B.C：英国广播公司。

③ 洁若：文洁若，萧乾夫人。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

炳乾、洁若：

信都收到。我不久就要来京，当有畅谈的机会。关于“批判继承”的问题，我有我的看法。过去搞的还摆脱不了形式主义。前言、后记也已经写了多年了，有些人从来不看它们。

O. Lang 的书过两三天即挂号寄还，我大体上翻看过了，她读我的书还仔细，只是她有她的立场，借题发挥。

我的女儿在杭州编刊物，考大学的是儿子，他投考复旦外语系，将来可能搞研究或笔译。我生活忙乱，连读书的时间也没有。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在考虑，将要求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不多写了。我见到王匡，会提你房子的事。谢谢洁若送我的书。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萧乾、洁若：

我昨天到京，参加人大常委会，住在西苑十号楼（电话：890721转588分机）。大约二十五日又要搬到另一座楼去。洁若的电话号码我忘了，先写这封短信给你们。别的话以后再说。祝

好！

蒂　甘 廿二日

刚刚给王匡同志去了电话，他不在家。　又及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

萧乾、洁若：

寄在上海的两封信，家里只转来前一封。寄在人大的信也看到了。这几天忙着开会，不便外出或接待客人，只好等会后见面畅谈了。我打算会后留个四五天看朋友办点私事。从文未见到，我也不会向他谈你，但是我劝你看开一点，不要介意，不要为这种事花脑筋，想想过去，原谅他吧。

信就写到这里。我相当累，还要写几封信，只好“简化”了。祝

好！

蒂　甘 三月一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

萧乾、洁若：

你们的信和吴树文转来的书都收到了，谢谢你们。洁若给我的日本文学情况的材料，对我很有用处。《恍惚的人》、《天平之甍》两书我都有，下次找出来寄还给你。

我返沪后因患感冒病了几天，在家休息了两星期，但还是不闲。这次在京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住房的问题应当解决。如再另生枝节，我还可以找别人讲话，因为这是按政策办事。

其他的事下次再说。先写这封短信。祝

好！

芾　甘 四月一日

济生过两天就要去安徽、四川、云南出差。　又及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萧乾：

信收到。这星期二我去过译文出版社，见到孙家晋，问起幻想小说的事，他说交给包文棣，由包决定。那天我未见到包，也不知他们如何答复。不过我看拖一些时候总会答复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出过的书，谁也不敢决定出；没有做过的事，谁也不敢决定做。

我还是忙乱，病却渐渐地好了。事情永远做不完。现在的确想写点东西，但是为时间问题还得奋斗。

图书馆的另一本书，不管什么，能复制出来也好。

我关心的还是你们的住处问题，真正解决了，你们能安心工作我才放心。

《恍惚的人》我说过要寄还给洁若，过些天连同别的什么书一起寄出。

我儿子学中国文学，每天去学校走读，来回两小时，倒很高兴。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廿八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

萧乾、洁若：

信和复制品都收到，谢谢你们。关于《家》的那本书仍请交涉复制。汇款五十元，除还这次的二十元九角外，其余留作下次复制的费用。房子问题能解决最好，不过根据经验要搬进去才算定局。你们应当住进这样的房子，这是照政策办事。如又发生周折，我再去找王匡。你们房子解决，对工作有好处。

小棠考上复旦中文系，是走读，相当辛苦。但这点困难总能克服。我最近身体还是不大好，原因是太忙，杂事多。洁若给我的资料也有用处，前几天外办找我去见了司马辽太郎，他这次参加旅游来上海。小林夫妇学外文无望，他们自己兴趣不大！别的下次再说。搬进新居一定告诉我。祝

好！

芾　甘 十二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

萧乾：

信收到。想不到你的房子还没有落实下来。王匡同志最近回广州，本月七日他过上海返京来找我，不巧我同小林去杭州，没有见着。今天我给他寄去一信，请他再催一下。

我本月二十五到京参加文联扩大会议。会期不长，可能见着，也可能见不着。但你房子的事情，我一定要帮忙解决，让你们两位多为国家做点工作。你们也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

林登夫妇来上海，说在京想见萧乾，未能联系上。我讲了你们的情况。我身体不大好，去杭州，只是休息几天。王辛笛也问起萧乾。关于复制的书，不必急，既然有书，总会找到的。

我女儿夫妇调沪的事据说已批准，不过事情办起来，总要花时间。我有一部分事需要他们回来帮忙料理。我儿子将来可能做个批评家。不过现在自信心强，他不需要我帮忙。

不写了。希望你们注意身体。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秉乾：

信早收到。我刚刚给你写过信。这些天我赶写了几篇《后

记》，其他的事都放开了。你写小说我赞成，而且你能写，也应当写。但是写小说，要写得深些，要反映现实。为了宣传，还不如写报告文学。我希望你写点能流传久远的作品。不然，翻译几本能流传下去的书也好。倘使为工作写些报导，也是需要的。但业余时间里搞点东西，总得搞点更有意义的东西。我也想写一两部长篇，但我想写的是我真正看到、感受到的东西。我想反映真实的生活，不过如何反映，得好好考虑。我决不写表面的东西。我没有几年可以工作了，因此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忙，但是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写一两部长篇来结束我的写作生活。

我上次信中还说：铁柱剧本如需要人看，可以寄给我的女婿，他的地址：上海永福路五十二号上影厂文学部上海组祝鸿生。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二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

萧乾：

信收到。关于《家》的那本书，能复制很好。你要在《史料》① 中介绍，我不会不同意。至于要我写什么，目前恐怕写

① 《史料》：指《新文学史料》季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出。我现在写点《创作回忆录》，但不能给《史料》发表，因我欠文债很多，需要一一还清。你想写什么，就写吧。能多写，最好。不必管别人说什么。

电影剧本收到，不凑巧，我女婿就在那天出差到北京去，得等他回来再说。我如能抽出时间，我想先看看。我的身体还不大好，但不会太要紧的。主要的在于休息，实在太疲劳了。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萧乾、洁若：

信收到，复制的书也收到了。我觉得还是全部复制好，我看看也有点趣味，谢谢萧乾。铁柱的剧本，我说过要先看过，结果只看了两三页，小祝回来，就交给他了。我还是杂事多，找的人多，身体不好。明年我想离开上海，出去跑跑，否则得不到休息。有人从北京写信告诉我，说美国出了我的选集，我不大相信。以后若有什么新书，还要麻烦萧乾找北图复制，我下次再寄点钱给你们。祝

好！

芾　甘 二十七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炳乾：

书收到，谢谢，我翻了一下。三月初一定可以还给你。我看用不着理它，这本书已经被人忘记了，理它反而多事，找麻烦，甚至替它宣传。《辞海》语词分册我有多的，可以送给你，还有一本语言文字分册。最近忙，大约要过了新年才寄上。祝好！

芾　甘 二十九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萧乾：

你好！春节一定过得愉快。进一步落实政策，你的私房应当还给你了吧。有一件事拜托你：法国某书店将出《家》法译本，他们要求借用我的手稿。《家》的手稿只有两三张，我已捐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请你代我去问一下，是否可以复制三份。倘使办不到，也不要紧，你只消写封短信让我知道就行了。

祝

好！

巴　金 一月三十一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

炳乾：

信收到。回答如下：（一）我读过全文①，觉得平常，不算精彩。（二）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当时《文季》的主编是郑和章②，另外还有个编委会）。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三）略。（四）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萧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芦焚得了奖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他到天台山去写文章）。

我的病并不厉害，不过需要休息。今年起一直感到疲劳。现在医生要我注意身体，争取休息。我一定听医生的话。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日

问候洁若！

---

① 指萧所作的《鱼饵·论坛·阵地》一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

② 指郑振铎和章靳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

炳乾：

信收到。为手稿复制事麻烦你们，谢谢。我去年曾答应人文社，写一本《创作回忆录》，今年写不完了。但明年一定可以交卷。你来信提到《史料》要稿，我准备把下一篇回忆录给他们。但我最近写文章，每一篇里常有两三句不合“长官意志”的话，麻烦编辑同志费神删改，因此不一定写出来就用得上。倘使不行的话，再下一篇回忆录也行。《收获》上月出版，怎么你还不知道？可见买书之难。我买了十册，也送光了，手边还剩一册，送给你吧。你看看“创作回忆录”一栏，要请你写一篇这一类的文章，谈作品如何写成。第二期有家宝的谈《雷雨》的文章，只是短了些。你写篇什么来吧。不必长，但要发挥你的特色。《上海文艺》由小林寄你。我这月会去北京，但时间短，不一定能见面。三月还要来开会，时间就长了。赴法期改在五月。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二日

你、黄源、黄裳几位的错案得到纠正，这是我十分高兴的事情，连我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这是伸张正义！

问候洁若！又及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

炳乾：

两信都收到。我从北京回来病了几天，什么事都不能做，因此也没有早写回信，请原谅。你和黄源错划问题得到改正，这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以后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地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做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有计划地搞点东西出来。不要随便听指挥，随便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弄得一事无成。

《家》手稿复制品收到，谢谢。本来我赴京开会时嘱咐小林代办，交郎寄去，可是她不会搞，结果还是我病好后自己办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次在京，同作协商量好，四月初去法二星期，罗荪、徐迟同行，我本月中要到北京集中，到京后我会通知你，我想总会有时间见面的。诺贝尔奖金的事，我也搞不清楚。主要是法国一些汉学家在活动，他们从七五年就搞起，似乎还在搞。我看不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说要得奖必须长寿。候选人有的是，也用不着发表演说，只有得了奖才得去瑞典乱讲一通。我怕讲话，因此也为落选暗暗感到高兴。回忆录我要写，但目前事太多，抽不出时间。只要有时间，我整天坐在书桌前写都高兴。别的事以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炳乾：

信收到。我四月十日去京。你说误会，是你误会了。我现在的确是受“逼”，但不是指你，到处都来要稿，我实在难应付。现在又是大办刊物的时代。际垌那里不是逼，是我自己要写的。我为了争取多活，就不管其它了。单复那里我一直未回信，他的信也不知放在哪里，地址我也不清楚了。附一信请你给我转去。谢谢你。在不妨碍健康的范围内，你还是多写一点吧。你的文章应当写得更好一点。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三月廿三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炳乾：

信都看了，我也高兴。写吧，把自己心灵中美好的东西贡献出来。

你还得冷静些，因为一，×××、×××信中那些话值得注意，拿棍子的人还有。二，你还得有更大的成就，还需要埋头、小心地写下去。

也许大会闭幕后过一天我就回去，不一定有畅谈的机会。

有时来的人多，挤在一起谈不了什么话。我的电话是86局45315(或45925)，我住二一六房。

可能作协要找你去美国Iowa(去两个人)，过两个月，到聂华苓那个中心(我在巴黎见过她)。现在还未完全决定，你不要对人讲，最后可能有变化。但如果找你去，我劝你答应，出去走一趟对你有好处。你准备写到八十岁，为国家多作点贡献。不必管别人怎么说，活了几十年，学了几十年，大是大非总不糊涂，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祝

好！

芾　甘 廿四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炳乾：

三信都收到。另一本书是美籍华人茅某写的，我未见到。但他翻译的《寒夜》，我有。杨刚书回沪后去找，谁编是小问题。你的事是做不完的。文代会要延到国庆后了。荒煤见到，许多事当容易解决。能写多写点也好，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没有多少年工作了，要爱惜时间。开完会过两天我跟大队一块儿走，这次恐不能长谈了。以后再说吧。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

萧乾：

我已返沪，一切都好，但仍忙乱。《公孙鞅》找出寄上，请查收。

我最近在写《随想录》。有时写几百字小说。

作协对你说过赴美的事吗？好像是同毕朔望去Iowa，你等着吧。争取多写点文章也好。寄来《访问记》剪报收到了，谢谢。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二日

问候洁若。

一九七九年(约)七月十五日

萧乾：

文章①看过，前半好。后面如四十七页中"一个许多人都'栽过跟头'的刊物"，还有关于《新路》(?)②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

---

① 指萧所作的《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当代》第二期。

② 《新路》：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八年创刊于北平，一九四九年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别的一时没有了。

你有才华，有文采，要爱惜，要多写。但要踏踏实实。对自己最好严格些。读者会认识你的。现在有些人喜欢自吹，表现自已，或互相标榜。你的成就应当高于这些人。祝
好！

芾　甘 十五日

问候洁若，她的信收到了，谢谢。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萧乾：

信都收到。寄上两本书对你有用，那就好了。以后可能还找到《梦之谷》之类。

杨刚旧作可能还有一册长诗，但那是她签了名送我的，我想留作纪念。我不赞成你同××合编，我听人说他脾气大，将来吵起来，很不好。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记住：不要多表现自己；谦虚点，有好处。对你，我的要求是：八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应当发挥你的特长，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后的五年。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当看穿了吧。

我不要买什么书。上次复旦同学信上写的那本书，要是买得到，给我带本回来也好。

Pa Chin, Nathan K. Mao

Twayne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G. K. Hall & Co. 1977

祝好!

芾　甘 二日

问候洁若!

我实在忙,只能简单地写这么一点。　又及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

炳乾:

信收到,知道你返京,很高兴。你辛苦了。我看到你的照片和关于你们活动的报导。你寄来的茅国权的书也早收到,你们这次访问很成功,向你祝贺。

回来后,需要稍微休息。要休息! 不要累垮了。

别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

炳乾:

信早收到。给聂华苓两信已面交(廿一日)。她不久就要

回北京。我忙，身体不好。几次要写信，都给打岔了。王树藏[①]的下落我打听到了，很悲惨，你看我的《创作回忆录》之八吧。我不赞成你纠缠在猫案[②]上，要大量些，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请你多想想。祝

好！

巴　金 卅日

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

炳乾：

信收到。《开卷》编者信寄还，关于韩素音他的话颇有道理，我也同她打过交道，这些话以后见面再谈。那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以后希望不要再提猫案或叶的事。

《创作回忆录》之八（见六月一日《文汇报》）我这里也没有，本来说文章发表后寄三份来，才只收到一份。我女儿拿去寄给别人了。你在北京找人借来看看吧。你是老《大公报》人，应该有办法。我没有王的地址，你也不用去找她，她疯了，而且瘫痪了，这是"四人帮"的罪，你不要自责过多。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祝

好！

芾　甘 六月七日

---

① 王树藏(1917—1981)：女。河北束鹿人。

② 萧曾作《猫案真相》一文，发表于香港《开卷》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问候洁若同志!

一九八〇年　月二十一日

炳乾：

信早收到。关于去不去依荷华的事，目前不决定也好，我估计身体可能吃不消。但他们夫妇好意邀请，一口谢绝，未免不礼貌，希望明年身体好起来。树藏在京，但你不用去找她。她不但不会讲话，连人也认不出来。是个活死人，比《猎人日记》中的“活骸”还惨。责任在“四人帮”之类的极左分子，你不用自责。不过猫案之类的话，请不要再谈了。

祝

好!

芾　廿　廿一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

炳乾：

信收到。我日内又要去京，但不一定能见面畅谈。

我仍主张你不要再谈×××的事。我也不会向朋友谈××的事情，眼界宽一点，想得开一点，为什么不好？不要纠缠在这种事情上!

《开卷》的文章①不值得大惊小怪。我骂了人，别人骂我有何不可！多一个人骂我，对我有好处。我想看看：我是不是一打就倒，一骂就死。你担心我一挨骂就搁笔，太可笑了。但我还是感谢你的关心。《随想录》我要写下去，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我太疲倦，明年不想出国了。有人请我明年五月去法国参加一项纪念屠格涅夫的活动，我打算谢绝。聂华苓的好意我也只有心领了，从北京回来，当给她去信。你去信时请代我问候他们夫妇。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

炳乾、洁若：

好久不写信了。去年十二月我赶写《创作回忆录》，身体给搞垮了。现在写字也感到很吃力，但杂事仍然不少，因此拖到现在才给你们写信。炳乾的身体怎样？现在是否还在家休养？请简单地把情况告诉我。上个月月底看到洁若写给辛笛的信，谢谢她的关心。点名问题几个月前就传过，说法不一，

---

① 见《开卷》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最近又流传起来。有人替我担心，其实我毫不在乎。这应当是最后一次的考验了。这一年多来我身体不好，很少参加活动，写字吃力，但还是写完了两本小书。我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支持什么人？然而我的“随想”可能得罪了谁，才有人一再编造谣言。我不怕什么，也不图什么，反正没有几年可以工作了。我会保重身体，也希望你们多多保重。

济生夫人昨夜病故。她不到六十，病了一年多，终于不治。留下三个女儿，都在工作，但都不曾结婚。

别的话下次再谈。我太疲劳，争取休息两三个月。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六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

萧乾：

来信读悉。我身体仍不好，写字越来越吃力，几句话讲不清楚，将来见面时详谈吧。谣言也好，真话也好，传播越广，同情我的人越多，可见天天讲“社会效果”的人，其实不懂什么是社会效果。陈信退还，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七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萧乾：

信收到。知道你们的情况，我很高兴。我赞成你去周策纵学校①讲学，趁现在身体还能支持下去的时候出去走走看看也有好处。我想办手续不会太麻烦吧，希望你进行得顺利。

我身体还是不好，写字仍困难，别的话留着见面时谈吧。八月初我打算去莫干山休养十天左右。

《梦之谷》不一定有，如找到就寄给你。

好好地疗养吧。祝

好！

芾　廿二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萧乾：

信收到。聂②有信来，我已回了信。对奖金我无兴趣，我看也无希望。我六日去莫干山，打算住十天。身体仍不好，写字吃力。你的身体也要注意。祝

好！

芾　廿三日

---

① 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邀萧往讲学，萧因病谢绝。

② 聂：指聂华苓(1925—　)，女。美籍华裔作家。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一日

萧乾：

信收到。你写我①，我同意。只是(一)请不要多讲好话，不要夸大什么，因为人们知道你我是老朋友；(二)少讲别人坏话。你能用你那支独特的笔写点什么出来，拿我做材料写篇好文章，我也欢迎。不必管我自己看不看。听小林说梅朵找茹志鹃写了一篇，说是要我看。我不一定先看了。到北京后电话联系，那是另一回事。祝

好！

芾　廿 十一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

炳乾：

信收到。我刚刚到八楼打电话给你，未打通，好像没有人接。

在这里仍有不少杂事，这两天很感疲劳，不多写了。对你的文章，我不再提意见，你也不用跟梅朵麻烦了。(其实你文章

① 指《文汇月刊》主编梅朵约萧作一关于巴金的文章。后作就《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文汇月刊》第一期。

里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你说我不允许朋友们写颂扬我的话，但你写的不也是颂扬的话吗？可见我并不严格。）祝好！

巴　金 四日晚九时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萧乾：

十三日来信收到。文章前段拜读了，有三处务请改动：

一、"为党工作"。那两个孩子谈不上为党工作，就只用"工作"两个字吧。

二、"收养下来"，不如改为"有一段时期得到巴金爱人萧珊的照顾"一类的话。

三、关于《雷雨》，希望你不要用"开脱"和"积压"的字眼。这事情不能怪靳以。他当时地位不同。他的确对我说过，他把稿子送给另一位朋友看过，那位朋友说："写得乱。"他就不敢用了。靳以有不少缺点，但也有不少好处。在某些事情上他对你有点不公平，我知道。但人已亡故，不必提他那些缺点了。大量些吧。你想，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交友之道，虽然我这一生也有很多缺点。我也劝你忘记×××的事情。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炳乾：

信稿都收到。文章拜读了，改了几处。特别是最后两段，一与事实有出入，二非我所愿，故坚持删去，请原谅。现在把原稿寄还，请你再看一遍，最后是不是还要加两三句话，由你决定，我不再看了。

另一信也收到，有意见讲出来当然好。但我下笔时也认真考虑过，有些话并不是针对你的。将来总有详谈的机会。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廿二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三年(约)五月二十一日

炳乾：

信收到。我写字困难，很少拿笔，但常想念你们，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也感谢洁若。送我的东西都收到。我也常听见人谈起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地生活，好好地工作。多做出成绩来。祝你们一切顺利。请记住我关心你们。时间有限，请保重身体，请多留下一点成绩。我写字吃力，不写了。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洁若均此。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萧乾：

来信收到，赠书也早接到了。我还好，写字仍感困难，只是精神稍微好了些。最近什么都没有写。

你去欧洲访问，这是好事。洁若同行，更好。希望你们过得十分愉快，取得很大的收获，回来多写点东西。

希望你们注意保健。身体要紧！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

炳乾：

二月初来信收到，以前寄的书和信也都收到了，谢谢。我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写字困难，身体不好，杂事又多，有时摊开纸写几句话，刚刚开了头，便听见楼下的唤声，半天又完了。要想做点事，非闭门谢绝应酬不可。最可怕的还是那些来找我题词、写字、担任什么名誉职务的客人。

谢谢你寄来的糖，的确不错。我觉得每天吃一两粒糖也是享受。感谢你到了海外还记得我。不多写了，有两句话请你千万记住：一、保重身体；二、趁现在还能动笔的时候多写。

总之你还得认真地写两三本书。你能办到！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六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

炳乾：

信收到，还有书和酒。你的文章① 我会找来读一遍，有意见就写给你。我有不少话想对你说，可是我写字很痛苦，时间又不多。总之，没有办法。

文章昨晚读过了，的确写了些应该讲的真话。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这是不公平的。有话应当讲出来，时候不太多了。读了文章，我觉得对现在的你理解似乎多些，深些。但今天还在为“猫案”……辩护，就大可不必。有时，器量大总比小器好。

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因此我希望你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更要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祝

---

① 这是巴金在读了《改正之后》（见一九八五年七月《现代人》创刊号）的反响。关于最后一段话，我回了他一信说（大意）：我有自知之明。他是大师，我不过在耍点小聪明。一九三八年写完《梦之谷》，我就判定我不是写长篇小说的材料，从那以后也未再尝试。我没有巴金那样时代感，那样气魄，那样在情节上的组织能力，那样勾勒人物的本事。我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记者。我只愿当个过了若干年人们还想再找书来读一读的记者。——萧乾注

好！

巴　金 九月六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炳乾：

信收到。你写的关于"开明"的文章我已读过，它使我想起一些往事，你在燕大蔚秀园找我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想得更多的还是一九三六年我们（还有靳以）在上海的欢聚。很想常给你写信，我有许多话可说，可是我身体太差，特别是拿起笔写一两行，手就不听指挥，很吃力，真是没有办法。你能"大写文章"，就"大写"吧，时间太宝贵了！我想写而无力，现在只好在家休息，治病，养病。很后悔以前浪费了很多时间。

葛浩文我知道，记得在《大公报》上读过他的文章。他要翻译我的书（《第四病室》和别的），我都同意。关于诺贝尔奖我并无兴趣，我早说过我不是文学家。但葛先生说的我的作品译成英文的少而不好，倒是真话。这事情我也有责。《家》的英文本删去好几章是我自己照外文出版社当时的意见删掉的，我在《病中集》中写过短文批判自己。葛信寄还，请代我向他致意。

其他以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月廿五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炳乾：

读到你给小林的信，小林现在深圳开会，再过一星期可以回来。因此回信还得我来写。

四川出版社搜集我的信件出版《书信集》事，我也弄不清楚。龚来找过我，因我身体不好，小林代我挡了驾，我感到抱歉，知道他还要找济生来问我的意见，便对济生说，让他慢慢搜集一点也可以。后来又要济生告诉他：人还活着就搜集“他”的信，似乎不大好。没有想到龚到处发信。对这件事，我的意见是1.请你挑选三、四封信复印后寄龚；2.原信希望你全部捐赠文学馆，什么时候捐由你决定，三年五年也行。文学馆可以给你复印。沙汀最近给济生信说，他有我的旧信四十多封，捐给文学馆了。

这一向我身体的确很差，杂事仍多，小林、国煣都去南方，缺少人帮忙。以后再写吧。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

炳乾：

十四日信收到。你谈到旧信的处理，使我想起我们五十三年的友情，特别是你到燕大蔚秀园来找我的情景仿佛仍在

眼前。那个时候你多年轻！可惜解放前的信都散失了。但解放后你的信我还可以找到一些。我也要等香香来上海帮忙整理那些资料。你对旧信的处理办法我完全同意。“通信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在私人通信中谈些私事，谈些个人感情，写信人同受信人都有权不让第三者知道，不让别人拿去公开，除非信中有对别人造谣中伤恶意诬蔑的话，打官司的时候给人拿出来作证。你提出“不致为人滥用”，很有道理，我以前没有想到。关于信的问题，我还有些意见，以后再谈。你为文学馆多出力，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后代子孙会感激你的。不管文学馆有多少困难，有多少缺点，但我们必须支持它。我们不支持，不尽力，谁来支持，谁来支持！精神文明不是空谈出来的！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七日

萧乾附言：

今春，在我把一些文艺界友人的书信(其中以巴金的为最多，共四十封，那还仅仅是“四人帮”倒后的，也即是他精力最差的时期写的。以前的都早已荡然无存了)交给了现代文学馆之后，给巴金去了一信，告他今后再有人想借阅或复制，就由他们决定了。他回了此信，从而可见他(一)对于个人通信的基本看法；(二)他对推进现代文学馆的不遗余力。他着眼在国家文化事业的百年大计。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

炳乾：

你给刘麟同志的信，魏帆复印了一份寄给我，我读了很高兴。你做了一件好事，①谢谢你。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把文学馆办好。这样才算是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尽了一点义务。我们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单靠讲空话不会有什么用。我因病不参加这次全国政协的大会，那么明年见吧。前些时候陈复礼先生寄来去年在京拍的照片，里面有一张你我的合影，你胖多了。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四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炳乾：

托魏帆转告的话知道了。我的意见是：

"副馆长"既然推不掉，就答应下来吧。反正不要你管事，借用你的名字，也算安排一个职位，没有权，也没有责任，你还是照旧写你的文章，搞社会活动，对国家、对人民多作点贡献有什么不好！祝

好！

芾　甘 六月三日

---

① 指萧捐赠现代文学馆大批资料。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炳乾：

信悉。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

你跑了这么多地方，真令人羡慕。我不但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一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坐也不好，站也不好，总感到不舒服。有些人还不让我休息，常常来干扰，要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挂名啦，题字啦，照相啦……真叫人心烦。幸而脑子不糊涂，还可以思考一些较大的问题，想念一些忘不了的老朋友……

写字仍困难，不多写了。谈点正事。要我选两篇散文，我就选《废园外》和《灯》，另外再选两篇作为"候补"。《废园外》等三篇曾选入一九八〇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金选集》和后来四川出版的十卷本《巴金选集》，《小狗包弟》收在《随想录》第二册（《探索集》）内。小传也请你代办，谢谢。祝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一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炳乾：

魏帆带来你送我的酒，谢谢。后来又看到你给她的信和洁若的文章，仿佛在听你们畅谈这次的旅行，真有我们又在一

起的感觉。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精力，我已是一个废人了。要是我能够写，每天写两千字那有多好啊。这些年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想到这，我就悔，我就恨。不过我总算留下一部《随想录》，让后人知道我的经历，我的感情；我还指出了一条路，一个目标：讲真话。谁也不能把我一笔勾掉。这十年我毕竟不是白活。你也写了那么些东西，让后人看见你正直、善良的心灵，我为这个高兴。你们能为"盈姑娘"叫屈，[①] 多好的心啊。

我始终乐观，我们这个民族固然衰老……难道我就不能跟阿Q永远划清界限？想想实在难过！

祝

好！

巴 金 四月三十日

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

萧乾：

香香来，带来你的信，还有一瓶酒。我好久不给你写信了，并非不想写，更不是无话可说，唯一的原因是干扰太多，难得有时间在书桌前坐下来。这些年你做了不少事，写了不少文章，我也知道一些，看到一些，我为你高兴。从一些熟人那里知道你近两年为文学馆帮过不少忙，出过力，虽然这是大家

① "盈姑娘"：萧著小说《梦之谷》中的人物。这里指萧为书中原型陈某奔走解决其住房等问题。

的事情，我却想紧紧握住你的手连声说："谢谢。"我真感谢你。你为我们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不断地努力，总会有结果的。

我身体还是不好，而且越来越不好，不过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这也并不可怕，一切都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只要我注意劳逸结合，听医生的话，不逞能，大概就不会来个突变，那么我们还可以见面畅谈。一定可以。

李辉写的《传》① 送了一册给我，我翻了翻，感到亲切。我们那张合影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在北京饭店拍摄的，不是在八一年。

别话下次说。笔会开会在几月？你什么时候动身？

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四月卅日

问候洁若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

炳乾：

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想法，不过挂个名总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担心的就是文学馆，在"全民皆商"的浪潮冲击下，是否能渡过难关。总之我们尽力而为就是了。得到三姐电报知道从文逝世很难过，他的死使我想起好些事情，可以说我的生

① 指李辉著《浪迹天涯》，一九八七年七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活的一部分也给埋葬了。你在信中提起李辉帮忙消除你和从文间的误会，李辉也来信讲到这件事情。详情我不清楚，但总是好事，不知你到从文家去过没有。要是来不及了，那多遗憾！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要紧，从文已经知道，而且表了态，这说明你们已经和解了。我的病情没有进展，很可以拖一些时候，只是不能工作，相当痛苦。下次再谈，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五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炳乾：

信收到。我因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但你的活动，你的写作，我还是很关心。你写了不少文章，而且敢说真话，你为文学馆做了不少事情，我知道，我很高兴。仍希望你多写，多出书。当然也得注意身体，你写到九十出头没有问题。

葛先生要的授权书①写好寄上，稿酬分配问题我无意见，我看这类书出版家不会有兴趣。送他一本书作纪念，我当然同意，不过手边没有这书，得想法找一本，找到了就寄给你转去。他根据旧版本译出我同意。原信退还。

我要送你一部香港版《随想录》，暂时放在我这里，以后托人给你带去或寄去。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年不如一年，但我

① 指葛浩文托萧向作者索《第四病室》的英译本授权书。

仍要争取多活。我也不想搁笔。

别话下次再说。祝好！

芾 甘 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问候洁若。

请告诉我你的住处的邮政编码。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

炳乾：

谢谢你的信。这些时候我一直想念你。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我放心了。作为朋友，我也不会辜负你。我等着洁若的到来，她会告诉我你们的情况。

我的近况不好，摔了一跤，至今疼痛不堪，在治疗中，希望取得效果。

其余的以后再谈。多保重。

问洁若好。祝

好！

巴金口述 八九年三月二日

一九九〇年二月四日

炳乾：

书收到，谢谢你。不过我应当先向你道歉：我不曾想到你的八十寿辰，我甚至忘了你已到达八十高龄，在我的脑子里，

你还是在燕大念书的小青年。奇怪，我并不是在倚老卖老，我真是这样想！你的笔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活力！一本一本书飞到我面前，真叫人高兴！你写了那么多的东西，而且是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出来的。

想说的话很多，可是我精力有限，时间也有限，这张信纸摊开三天了，就只写了前面（后面？）那几行，为了接待客人，我只好放下笔。我看也用不着再写什么了。道歉是小事。主要的是祝贺：让我衷心地祝你
健康长寿！

芾　甘 二月四日

问候洁若！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炳乾、洁若：

我还记得你到燕大蔚秀园看我，一转眼就是五十七年，你也老了！可是读你的文章，你还是那么年轻，你永远不会老！

巴　金 一九九〇年六月廿五日

一九九一年八月四日

炳乾：

---

* 本篇为作者赠与萧《巴金全集》第一卷上的题词。

信稿都收到。成都讨论会①我不能出席，无法陪你各处走走看看我的家乡。你的文章我看了一遍，你对一切事情都是往好处解释，也可以说是偏向着我。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倒感到惭愧，我每件事都不曾做好，但也没有重做的机会了。所以近来常有“再活一次”的想法。这怎么可能呢？

傅光明同志为你编辑研究资料专集，来信约我写稿，说是你也想听我的意见。我应该写，可是今年我已无力写任何文章，我不甘心从此搁笔，还想休养一个时候再说。要论断你，谈何容易。你很有才华，毛病在于太知道自己。你聪明过人，在大小事上都不吝惜你的聪明，处处显露锋芒。几十年来你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头，作为老友我帮忙太不够了。这些年靠你自己努力走出了一条路，作出了成绩。偏偏我长期患病不能认真读完它们，感到遗憾。

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精神时再写。祝

好！

芾　甘　八月四日

问候洁若。

一九九二年一月九日

炳乾：

你的信都收到，我虽在病中，生活仍很忙乱，什么事都做不好，文章没有写成一篇，欠朋友们的信债也无法偿还，想起

① 指将在成都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我应当给你写信了。去年秋天我没有去杭州，因为身体不好，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老实说我很想去的地方是成都，叶落归根的时候到了。我并不悲观，即使有各种叽叽喳喳把我送上西天，我也不会再进"十年大梦"的梦乡。……

记得你在信中提到一些事情，我也只能简单地讲几句，因为我这个将近九十的病人早已不管事，只能对自己负责。《收获》的事我从来不过问，只是在旁边呐喊助威。靳以当初要我挂名，我就挂个名。后来复刊，吴强、罗荪他们要我挂下去，我就挂下去。小林到《收获》，并不是我安排的，她倒在《收获》定居下来了。我觉得她有点像靳以，办刊物把整个身心都放上去。对有些事、有些稿件，我和她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不管事，我愿意让她去管，因为这是她的工作。而且《收获》也办得还不错。我的工作是写作，现在老得连写作也搞不了。哪里有精神管《收获》的编辑事情？我现在可以放心地休息了。我对自己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

这不是发牢骚，这是讲真话。自己越来越感到衰老，记忆力大衰退，老朋友一个个地离开，我不能自理生活，做一点事都感觉十分吃力，累得很！我知道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我并不悲观，我要一件一件地做完我未了的事，我还要编好《全集》，料理、安排好各种"后事"，然后让叽叽喳喳把我送上西天，我也无话可说了。

关于稿件的事可以直接跟《收获》编辑部联系，说到水仙花，那我就该挨骂了。你不提，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查问一下，才知道九一年也给寄了来，没有及时去领取包裹，被罚了

一块多钱。水仙花在爱花人的手里是多么可贵！人家每年按时寄来好的品种，供你欣赏，收到后连回信也不写一封，一连五年无声无息，太不近人情了。可是我的脑子空空，自己没有一点印象，也无人替我记下这笔账，没有人提醒，我很难想到远道赠花的事。写字困难，我想写也支持不下去。家里虽然有人，可是我两个妹妹都是既老且病，不会主动地解决这些事情。小林、小棠、小祝、国煣他们自己工作也不少，并且常为我做一些事，他们不会对养花感兴趣，更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因此不知不觉间五年给拖过去了，感谢你这次提起这个老问题，我们会顺利地解决它。

一封信写了两天还没有完，但我已感到精疲力竭了。别的下次再谈吧。祝

好！

芾　甘 九二年一月九日

问候洁若。

致梅志*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

梅志同志：

信悉。书四册也收到了，非常感谢。看到这些书，我不能不想起四九年我和胡风在华文学校①一起过的那些日子。我一直因为不能也不曾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而感到内疚。今天我托人寄上一册《随想录》，请收下。这是刚刚在香港出版的，在《怀念胡风》一文中我抄录了蔡楚生信中的几句话，他亲切地谈起当时的生活。（这段话来不及补入别的版本中。我也是因为等这个版本，等了半年多。）

胡风冤案平反，大快人心。但对他来说，对你们来说，这二十几年的"苦难"是无法补偿的。不过您写了那部重要的书②，我们的后代会从它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也把它当作生活的教科书，要告诉年轻人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希望您继续写下去。已经出版的和已经发表的还嫌不够，太少。您有责任

---

* 梅志（1914— ）：江苏常州人。胡风夫人。作家。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会议（1949）时部分代表的住处。

② 指《胡风传》。

多写。

我身体还是不好，比八五年在北京时差多了。写字仍感吃力，走路更不方便。除去医院检查、取药，去宾馆理发外，从不出门。不过心脏和胃还无大毛病，总可以拖一个时候吧。只是今年的文代会我不会出席了。

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八八年八月十五日

您提到胡风的信件，我手边只有两三张他写的便条，都是解放初期给我的，我已经捐赠文学馆了。我当托人寄一份复印件给您。　又及

致 曹 禺*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七日

家宝：

一日信收到，谢谢你热情鼓励的话。你放心，我一定争取多活，多写。今年里还要为现代文学馆多鼓吹，多宣传。罗荪说他已和茅、夏①两位谈过，他们也很赞成。茅公还说把他的全部手稿捐赠给文学馆。我也有不少的书刊捐赠。总之由作协发起，一定把它办起来，对内、对外，甚至对旅游事业都有好处。

你最近大概在为学习忙。请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七日

问候玉茹②！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家宝：

信收到。我把它放在口袋里，准备随时回信，可是一直到

---

* 曹禺(1910—　)：原名万家宝，湖北潜江人。剧作家。

① 茅、夏：指茅盾、夏衍。

② 玉茹：李玉茹，曹禺夫人。京剧表演艺术家。

今天我才有时间拿起笔先写好信封上的地址，然后在纸上写你的名字。没有想到我几乎捏不住这支小小的笔，多么吃力！我怎么这样衰老！但是我想到你，我看到你在北图展览会上的那些照片（看见这些照片，好像我们就在一起），读到你先后寄来的那几封信，我真想握着你的手，说一声"谢谢"。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可是见了面，我讲话有气无力，你听我讲又听不清楚，话再多也讲不痛快。奈何，奈何！只希望彼此多多保重，争取多写两篇文章……

我在荧光屏上又看见你了。你还在发言，显得年轻，我真想为你鼓掌！

知道罗荪的情况，放心多了。你记得吧，有几年我到北京，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有说有笑，仿佛有使不完的劲！那些记忆是不会消失的。

今天就写这些。祝

好！

芾　甘 四月廿二日

问候玉茹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家宝：

信收到。我很想念你，只是我写信太吃力，杂事又多，无法给你写信。但你的行动我们一直很关心，偶尔也在荧屏上

看到你。你露面很少，这说明你身体不好。我也一样。不过我仍想多活，我也争取多活，我还想写本小书，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发表一点意见（我忘不了自己是个中国人）。为了写这本小书就得养好身体，像现在这样靠药物延续生命，是做不了什么事的。因此也希望你保重，一定要养好身体。小棠比我先寄出了回信，年轻人充满朝气，说了就做，值得羡慕。祝
好！

芾　甘　廿七日

问候玉茹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家宝：

信收到。那天在荧屏上看到你，感到意外，但又非常高兴。你精神不好，我觉得难过。这些天我天天想你，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多谈谈。但你在医院，我也在医院，只好在梦里见面。我只有一句重要的话：保重身体，为了我们再见。

我仍然住在上次我们一起住过的北七楼病房。腰痛得厉害，靠助步器练习走路。每天走到你以前住的房间门口，好像看见你一样。

问候玉茹，全家好。祝
好！

芾甘口述　八九年三月廿四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家宝：

电报收到。玉茹来，谈了你的近况。我多么想能像从前那样同你畅谈半天！但是我不能去北京，你也无法来上海，连梦中我也听不见你的声音。不管怎样，你的面貌永在我的眼前。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在一起经历了种种奇怪的日子，你怎样悲痛地跟方瑞告别，我默默地把萧珊送到火葬场……想起你我只有一个愿望：不要放下笔。我不断地对你说：你要写，要多写。然而今天我却要对你说："要保重，把身体养好。"你安心养病吧。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千万不要轻视自己。我经常从你那里受到鼓舞，这是真话！

送你一张近照，你看，我和你们的花① 在一起！多美的花！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日

问候玉茹

一九九〇年二月八日

家宝：

感谢你的长信，四十年的往事无法谈，无法写，我们都老

① 指作者于八五寿辰时曹禺夫妇赠与的玫瑰花篮。

了！你的信到了我这里已经一个多月，我读了不止一遍，后来我忽然觉得这信也像是我写的，你我的处境、的心情、的想法完全一样。你"每日想出医院"，我每日想不再进医院，可是你只能短期请假出来，我也还得在什么时候住进医院。我多么怀念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在一起过的日子，可惜我没有精力写回忆录了。但是它们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何况我这里还有不少的照片。今天我又在《日中文化交流》上看见你在医院里会见杉村春子，明明是你常有的笑容！你还不曾让"病"完全征服，我也一直在想办法保护自己。跟病作斗争，即使得不到最后胜利，也是有意义的事。我们不用悲观，不用感伤，最好安心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也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一切。跟疾病作斗争，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了，这是人人都要走的路。走上了这条路，我也显得很软弱，晚上失眠，想来想去，最后总是背诵自己的文章用自己的话激励自己，虽然效果不大，但我也无其他本领了。我就是这样地活下去的。我尽可能争取多活。我有时也还有点幻想：天暖和了，我的身体会好起来，我会见到你。你的健康也可能逐渐恢复。多多保重，继续跟疾病斗争，坚持也就是胜利。祝

好！

芾　甘 二月八日

问候玉茹和万方

致龚明德*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明德同志：

信稿①翻看了一遍。有些信年代标错了，写出来，请核对一下。家信都不在我手边，小林也不同意发表家信。我呢，我也不希望多发表信件。

我在有些信件中作了些删节，请照办。过去写信时骂过人，议论过事，并不都是自己对，即使是自己不错，我也不愿多伤害别人。我估计五年后可出全集本书信集，那时我大概闭上了眼睛，不需作删节了。

“读后”之类的东西，似无必要。

您要求补充，我手边还有致杨苡信复印件，选七封寄上，请考虑。

祝

好！

巴　金 廿六日

---

* 龚明德（1953—　）：湖北南漳县人。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

① 指龚编《巴金书简》（初编）经整抄后的稿件。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明德同志：

信和书信复印稿[①]收到。对原信我没有作什么改动，只是余注[②]中有几处把发信时间弄错了，我指出来，并作了改正。还有一处批评三联（？）出租纸型的办法，似无必要，代他删去，请照办。

书信稿过两天挂号寄还。

祝

好！

巴　金　廿二日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明德同志：

信和《书简》全部校样都收到。校样我看了一遍，补入几个漏字。有几封信的发信时间给弄错了，有的我已改正，有的指出来请您找原信核对改正，您如没有把握，不妨找年谱、年表或李存光著作来参考一下。

关于《二编》的问题我很难讲话。我已把您的信给刘麟同志看了。他本来写了信找济生编辑，我对济生说我不反对，只

---

① 指《巴金书简》（初编）中致余思牧信的部分复制件。

② 指余思牧所作的注。

是这两年我不希望多出版我的信，而且恐怕也少有人买。这还是几个月前的事。现在情况怎样我还不清楚。就只有那么些信，谁愿意重复出版？我不能说把全部信件都交给四川出，因为我手边一封自己的信也没有，我和萧珊的“家书”，早给了小林，我也无法叫她拿出来。我能做的只是劝人缓出甚至不出我的书信集。

请原谅。关于“手迹本”我表个态：我反对出手迹本，因为我的字迹难看。

祝

好！

巴　金 四月十二日

致章彬英*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

彬英同志：

来信收到几天了，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实在忙乱，会又开得紧张，无法拿笔。我和小林给您打过两次电话，一次说您已回府，一次说您在另一处，总之，没有接通。不过我已跟周勤同志通了电话，托她向朱梅问好。元仁来电话也讲了一点情况。希望朱梅保重，也请您保重。

我现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但在招待所的时间很少。本来说是十五日大会闭幕后就回上海，现在又听说可能还要开两天别的会。我身体还好，前两天患感冒，小病两日，今天好了。请将我的情况告诉朱梅，谢谢您。

祝

好！

巴　金　十日

---

* 章彬英(1916—　)：浙江宁波人。朱梅夫人。教育工作者。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

彬英嫂：

来信收到，知道您的近况，我放心了。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写字困难。近来有些朋友写文章说我气色好，精神好，这是他们的好意，朋友们希望我恢复健康，我却一年比一年衰老，现在不单是拿笔困难，动筷子也十分吃力。孩子们都很忙，无法代我写信。我读完朋友来信，放在手边书刊堆里，过两天就忘得干干净净。后来想起，要写封回信，却找不到原信，又忘了地址，或者有人来打岔，这样又得拖下去。我欠的信债太多了！我始终想不到梅兄会走在我的前面。我后悔八五年最后一次到北京开会只给他通了电话，没有去住处看望他，不曾在一起合影，现在什么都迟了。我还是在医院里托人代发唁电的。一转眼八个月过去了。我的病情不曾恶化，但也没有好转。不能自理生活，也不能工作，稍微动一下就感到疲乏，因此我已宣布搁笔，停止一切社会活动。但我并不悲观，我还是争取多活。梅兄生前多次给我鼓励，很抱歉，我并无大的成就，而且连写一篇文章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深感困难。我还记得我和梅兄最后一次通话时他那痛苦的声音。感谢您寄来毛一波兄的纪念文章，让我想起许多事情，我认识梅兄就是一波介绍的，我见到他的近照，虽已年过九十，他仍然十分健康。

满满两页信纸，在我已是难得的长信。但是唠唠叨叨，我还未讲到本意，我想说的无非劝您节哀，并向您表示感谢，梅兄在疾病缠身的痛苦日子里得到您多方照顾，作为梅兄的好

朋友我不能忘记。请多多保重，笔越来越重，我无力写下去了。前些天寄上小著二册，想已收到。这信本来打算春节前寄出，向您拜年，但是拖到今天才告一段落，“人日”已经过去，信赶不上拜年了，请原谅。

祝

好！

芾　甘　九二年二月十二日

问候元仁他们。

致盛子诒*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子诒兄：

收到你们的信很高兴，真是多年不通音信了！你好吗？我很好。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我也无所谓，冲击不算太大，也不算小，开过电视批斗会，但始终没有受过“体罚”。我得罪了张、姚，特别是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同江青一样，记仇记得牢，整人整得狠，不过我还活着看到他们垮台，很感痛快。然而他们的流毒很深很广，要肃清它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十年的黑据点，问题大，爪牙多，至今还有不少他们的人在活动，得慢慢来，免得搞乱，因此运动进展很慢。

旧作协被“四人帮”撤销了。我在出版社编译室工作，不过也只是每周去两次参加政治学习。我有两个小孩，女儿已结婚，在杭州浙江省文化局工作；儿子在上海食品工厂做工人，他从农村调回不到一年。我的爱人去世五年了，我的妹妹替我照料家里，我倒没有什么困难。有空搞点翻译，但眼睛不

---

* 盛子诒(1907—)：湖南长沙人。教育工作者，曾任泉州黎明学园常务董事兼园长。

好，做不了多少事情。

子明那里偶尔也有信去。他比我大几岁，听说身体不错。也望你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五日

一九七九年　月二十九日

子诒兄：

信早收到，我身体不好，事情多，无法早写回信，很抱歉。

叶青山的通讯处是广东东莞县万江中学。他给我信中附有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政治处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的铅印通知。内容如下：

> 你单位叶非英同志①是我局属下学校市十四中教师的右派，经复查，叶非英教师属错划右派分子，现已改正，已恢复原职原薪，特此告知。

市十四中的通知有这样的话：

> 叶非英教师的右派是属于划错，应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

请直接跟叶青山同志联系。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

① 叶非英（1906—1961）：广东东莞人。教育工作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六日

子冶兄：

两信都收到。我最近实在忙，没法写长信。谢谢你们的关心。我虽有劲头，但年纪大了，比不上从前，做起事来很慢。译完赫尔岑，也很吃力。请替我谢谢郑福熙同志，我将来或者要找他帮忙。但是近两三个月恐怕没法搞翻译了。我一家都好。最近收到来信很多，有些人以为我早已不在人世，也有多年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突然出现。十年来我过惯了隐姓埋名的日子，现在对参加社会活动颇不习惯。说实话，我羡慕你。祝
你好！

芾　甘 八月十六日

请替我问候苏秋涛、赵祖培诸位同志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

子冶兄：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近几个月我身体不好，写字也感到吃力，一时没有精力写较多的话。非英的问题一直没有好好地解决，我也感到遗憾。但目前我无法为他讲话，我的话起不了作用。不过我想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挂名“黎明学园”校董事，我同意，但也就只能挂名而已。

龙光在香港，听说身体也不好，去年来沪，我见过一面。

匆复。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二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

子诒兄：

北京开会回来读到你的信。我身体一直不好，写字吃力，杂事又多，实在无法写信。对于教育，我是外行，无发言权，你们好好地干吧。办图书馆我赞成，也愿意帮助（但你们的设想我难办到。我建议在京创办现代文学馆，正在麻烦朋友，再要他们签名捐书，他们不会照办。而活跃的新作家我都不熟。）能办到的是我自己捐赠图书，我可以捐些这些年新出的别人的书，几百本，上千本，只要我活着，可以继续捐下去。办图书馆先要书多，以后再注意特色（前天朗西来，说什么书都可捐赠，而且你们有熟人，可以上门取书运到泉州。倘使能这样做，就请你们派人来取第一批书吧，最好先来信通知，以便把书清出，但打包的工作还得由你们托人办理）。我到泉州共三次，只在泉州黎明写过一篇小说，即短篇《父与女》。我不曾在泉州出过书，《龙眼花开时候》是三三年底在北平写的。写字困难，不多写了。祝

好！

芾　甘 二月一日

问候诸友。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日

子诒兄：

第二信收到。等你们找人来取书。

我不认识黎念之，也不知道他的住址。上海黄子键同志也曾来信问过我，我去信问许雨田，她不告诉我，我也无办法。

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

子诒兄：

我身体仍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做。写关于非英的文章，我需要解放后他在广东生活的材料（我得知道他最后怎样死去），你可否找洪有或别人提供一点。

我在京见到龙光兄，他说要去泉州。

得电知道秋涛同志逝世，我发了一份唁电。

写字实在吃力，不写了，请谅。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最近在清书，六、七月内打算再送一批书给黎明。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

子诒兄：

信收到，知道这批书已运到，我就放心了。只是为这事麻烦了秋叶同志和天化同志，很感不安。

我的身体不好，写信很困难，一点力气也没有，记忆力又衰退，可是还得应付一些杂事，因此什么事都办不好。例如关于同胡愈之发起组织世界语学会的事，记得你来过信，别的同志也来过信，我想回答，却不可能信到即复。但是过了几天，打算写信，原信又找不到了，我只好拖下去。（小林、国煣都忙，有她们的工作。）现在你又提到这事，我就在这里讲几句吧，不能再拖了。

我认真学习世界语是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从法国回来，不久索非介绍我参加上海世界语学会。我是后辈，不可能和他共同发起组织世界语学会。你的说法是对的。

我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见到愈之，以前在成都同他通过一封信，请教有关世界语的事，时间大约在一九二〇年或二一年。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一日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子诒兄：

常常接到你们的信，看到你们的刊物，知道朋友们的近况，很高兴。我的身体还是不大好，一年不如一年，快到尽头了。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自然规律嘛。我不悲观。有多少力量，就干多少事情，一直到闭上眼睛。我走了，还有别人干下去。不讲空话了。今年还要送你们学校一批书，大概四月可以清好，至迟五月。还是请秋叶同志代运吗？

日友山口守来上海，我在病中未能接待他，他来信说三月上旬去福建，还要去泉州看望你们。倘使你见到他，请将我这短信转交给他，并代我向他问好。

洪有逝世，我知道已晚，无法作任何表示。想写篇文章，精力已经不够了。

祝

好1

芾　甘 二十八日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

读来信，想起今年十月是黎明大学建校五周年，同时又是梁龙光兄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年，这是值得庆祝的两件喜事，可

惜我身患重病，不能参加庆祝活动，也无法倾吐我真诚的祝贺。敬祝黎明大学在发展中对祖国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敬祝梁龙光兄的工作取得更多的成就。 巴金。七月十六日，八九年。

子冶兄：

我仍住医院，写字仍困难。大约下月内出院。回家后还要清出一批书送给学校，那将是最后一批了。请保重。 芾 又及

致 康 濯*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

康濯同志：

六月一日来信收到。文章①迟发表，没有关系。我当初想用这篇文章参战，后来出国开会，拖了将近三个月，刚写好，情况已大变，文章也失去作用了。你们删改，这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示，我当然同意，请不必客气。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八日

---

* 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作家。当时任《文艺报》常务编委。

① 指《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原寄《文艺报》，后被转给《人民文学》发表，标题也被改为《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

致阎纯德*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纯德同志：

信收到。李致那里我已去了信，鼓励他思想再解放一点。但我的话能否起作用，还难说。《收获》每期只印十万册，纸张缺少，没有办法。关于你们的辞典①，我看还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严"些在国内出，另一种"宽"些在香港出，销国外。这样不是两方面都满足了吗？国内有些好人还不忍把框框扔掉，您再讲什么"光荣"，他们还是听不进去。我的妥协办法您以为如何？

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一日

---

* 阎纯德（1939—　）：河南濮阳人。北京语言学院教授。

① 辞典：指《中国文学家辞典》，一九七九年五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致屠　岸*、季涤尘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

屠岸、涤尘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我因感冒发高烧在医院住了十二天，前天回家休养，再过一星期便要上北京。在京待不了几天，事情多，不去找你们了，八月内回国再见吧。另一信请转交五四文学组，谢谢。

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

* 屠岸(1923—　)：江苏常州人，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致彭新琪*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新琪同志：

客人走后，我才想起来，我把“六年”写成了“五年”①，（明年一月六日是陈毅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请代改正。麻烦你了。

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

* 彭新琪（1929—　）：女。浙江绍兴人。作家。当时为《上海文学》编辑。

① 指《“最后的时刻”》一文中的笔误。该文发表于《上海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期（现收入《全集》第十五卷）。

致　蒋　刚*

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天化同志：

看到您给小林的信。你们编印《怀念集》，想转载我的文章(《关于丽尼同志》)，我当然同意。

我还有一批书要送给黎明，本月底以前可以交给秋叶同志。祝

好！

巴　金 八日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

天化同志：

信收到。请代我谢谢披云兄① 的鼓励，也请代我向子诒

---

* 蒋刚(1918—)：字天化，福建泉州人。教育工作者。曾任泉州黎明学园董事、黎明职业大学董事兼秘书长。

① 披云：即梁龙光。教育工作者。曾任泉州黎明学园董事长、黎明职业大学董事长兼校长。

兄和别的朋友们问好。我想念你们。

我今年在医院住了将近八个月，出院不久又小病一次，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不仅写字不便，走路行动都有困难。更使我感到痛苦的是好几篇想写的文章写不出来，动不了笔，有什么办法！

照片不必还给我，就留着，送给你们研究室吧。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八日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

天化同志：

十日来信收到，另一信未见。现在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为了让你早日得到回信，请马绍弥代笔，并答复如下：

一、我从未写过旧体诗，我不会写，一首也没写过。

二、《失去的星》本来是为别人写的，“上海先生”是索非的朋友，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A.A.Sofio”是索非的笔名，他已经去世，打听不出来了。还有：

一、办自由书店的爱如、乐夫是一个人，即朱永邦。

二、三五年在东京的“两个福建朋友”是袁国庆和叶松生。两个川籍女学生是王逸梅两姊妹，高一萍讲得对。

别的以后再说。祝

好！

巴金口述 九二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蒋天化同志：

四月八日信收到。披云兄要的书，无法找到，以前译的正在整理，准备出版。我几年未出门，和朱、毕二家没有联系，现在疾病在身，无法奔走，最好请披云兄找匡达人，请她帮助与他们联系。其余以后再说。

祝

好！

巴　金（马绍弥代笔） 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致傅先俊*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

先俊先生：

信由朱雯兄转来。我长期患病，写字困难，写信更困难，对您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只能作简单的答复，请原谅。

一、关于卢梭。我来法前读过卢梭的《忏悔录》中译本和别人介绍卢梭的文章（如《近代思想》）等等。到法后也读到关于卢梭的短文，或翻阅过卢梭的著作，但不多。我初到巴黎，住在Blanville街和Tournefort大街，每天上街要经过 Pantéon① 广场上卢梭像前，一天几次，我不是走了长远的路，到这里来诉苦的。对卢梭我至今仍有感情，但不能说我了解他。

二、关于罗曼·罗兰。我来法前就在《近代思想》（商务版）一书中读过有关罗兰的生平和思想的介绍，到法后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如《革命剧》，特别是较后出版的《爱与死的搏斗》。我喜欢他的文章，尤其是他那富于感情的文笔。

---

* 傅先俊（1944— ）：浙江宁波人。上海师范大学朱雯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后赴法深造并得文学博士学位，此信录自傅的博士论文。

① Pantéon：先贤祠。

三、关于居友。我读过居友的著作，但也只是翻阅而已。我喜欢居友的生命开花的理论。我在法国期间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书中有一章《居友的伦理学》，为了译这部书，我翻阅过好些书，也读过居友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

在目前的健康的情况下，我只能写这么一点。我在杭州养病，过两三天回上海。

祝

好！

巴　金 八六年七月十九日

致 舒 乙*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

舒乙：

您的信我收到快三个月了。我在病中行动不便，写字很困难，朋友来信读后常常想不起放在什么地方，回信地址也记不清楚，有时一拖再拖就完全忘记。小林、国煣近来为《收获》忙着，我也不便多麻烦她们。我差一点把您的事情忘掉了，请原谅。成立老舍研究会是好事，是必要的事。我当然愿意做研究会的顾问。我觉得有几方面工作应当赶快做起来：故居、文集、搜集和供应资料等等。（老舍和北京关系深，贡献大，他多么爱北京人，而且把北京人写得多活，多可爱。他的读者一定喜欢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的个人嗜好，他的身世……他的一切。他的故居对他们有大的吸引力。）我本来还想同您谈谈文学馆的事，因为精力不够写不下去，只好打住了。将来再谈吧。

我很感谢您母亲送给我的一对石球，我的确应该多锻炼

---

* 舒乙（1935— ）：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手劲。上次来京没有见到她，感到遗憾。请代我问候她。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一日

我不能为《通讯》①写什么，请大家原谅。

我愿意做《通讯》的一个忠实读者。我希望《通讯》能够把喜欢老舍作品的读者团结起来，让他的作品的光辉扫去我们心灵上的尘垢，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献出我们最美好的一切。

巴迪②来找过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舒乙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寄来关于版权的参考文件。那一阵子我在成都，因此没有人找我谈版权的事情。《随想录》已经在台北出了选本，有人买到从香港寄了来，我也无办法。

《老舍之死》如已印出，希望寄两本给我。

我身体很差，明年大概不能去北京开会。您母亲好吗？请她多多保重，好几年不曾看见她了。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二日

---

① 指老舍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国老舍研究会通讯》。

② 巴迪：保罗·巴迪，法国汉学家。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舒乙同志：

来信收到。凌叔华女士我三十年代在上海见过，还为她当时主编的副刊写过文章。不能出席告别仪式我感到遗憾，只好请您代我在告别仪式上奉献一个花篮，谢谢。

我是她的一个读者，记得在“四人帮”垮台后还和她通过信。

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九日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舒乙同志：

谢谢你的信，我仿佛和你一路访问了苏联。特别感谢你从老托尔斯泰墓上摘下来的草花。多少年我一直梦着那个地方，我想念那里的一切。年纪越大，我越想了解老托尔斯泰，也开始懂得那位老人最后所追求、而始终不能达到的“言行一致”。看到这枝远方来的草花，我这个老病人仿佛又接触到新的生命。不管怎样，我还要鼓起勇气，继续追求。

靠大家的努力，文学馆在困难中存在下去，而且不断发展，虽然慢，却总是在向前进。前途光明，我相信。你过去出了不少力，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我虽然又老又病，但是该出

力的地方，我还是愿意出力的。我也希望文学馆能够发展得快一点。

天热，汗多，思想迟钝，不写了。

祝

好！

巴　金 七月廿五日

致曾敏之*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敏之先生：

我下月十日前去北京，在那里还要看点材料，二十日以后搭中国民航机赴法，不经过香港了。五月中旬返国。下半年还要继续写《创作回忆录》，写好当陆续寄奉。

鲁彦同志的夫人仍在上海，现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我两个月前还在一个会上看见她。她一家人都好，但多数不在她身边。××调回北京是很好的事，他好久未来信了，不知道他安定下来没有？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八日

---

* 曾敏之（1917— ）：广东梅县人。作家。曾主编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

敏之先生：

信收到，书今天到齐了，谢谢。我本月二日因感冒发高烧，在医院住了十二天，十四日回家休养。准备二十四日去北京，月底出国，不到两星期。《创作回忆录》一时写不了，续稿可能在九月内寄上，很抱歉。

病中写了两则《随想录》，已给××先生寄去了，讲了点我病中的情况。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七日

致谢望新*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望新同志：

《寒凝大地发春华》已拜读。我觉得很好，已遵嘱转给《上海文艺》，请钟望阳同志审阅。（我没有过问《上海文艺》的事。）编辑部会同您联系的。我倒觉得这篇文章可以在《人民文学》发表。请代我问候萧殷同志。

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一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九日

望新同志：

听《上海文艺》编辑部同志讲《寒凝……》一稿已退回，据说因为稿太长。我遵嘱把稿子转去的时候，我只写了一句：我

* 谢望新（1945—　），江苏金坛人。作家。

觉得写得不错。刊物不用，我也无办法。写这信只是表示歉意，因为我颇喜欢这篇文章。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九日

致 靳 以*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这书是在敌人登陆后赶快印出来的，但已经发不出去了。今天取得，运五百册去桂林。错字及格式不好，都由印刷局负责。“文丛”纸型今晚送来，付了款，但无处可印，无处可发，宏艺要搬家（这印局今天搬往西北，连茅盾那书的未打纸型的活字也带走了）。各书店已关门，这些天广州的情形真有意思。

* 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叙，天津人，作家。此信写于靳以著《我的家乡》（“烽火小丛书”第十种）扉页的背面。巴金在扉页上说明“当时运桂林的书未能运出。这是唯一的一册”；并说明寄自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那时靳以还在自广州去四川的途中。

致 蓝 维*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

蓝维同志：

稿①拜读了，改了几个错字；另外打了好几个记号，那是些我认为不妥的地方。例如沙逊我记得他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您的文字写得流畅明白。但关于南京路我知道得很少，因此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不过我觉得单写南京路很难表现今天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的上海，不知您如何看法？原稿挂号寄还。请查收。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十九日

---

* 蓝维（1930— ）：名丁资禧，江苏扬州人。合肥第五中学教员。

① 指蓝的习作《南京路礼赞》一稿。

致臧克家*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克家同志：

收到您的信，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和鼓励。一年来常读到你的诗，感到你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我虽然只比你大一岁，可是精力差了。我仍在搞翻译，《赫尔岑回忆录》第一卷已抄改完毕，约廿五万，但只有全书的五分之一。我也着急，想早早搞完它们。我身体还好，请放心。我的女儿李小林在杭州参加《浙江文艺》编辑工作，她想请你为他们的刊物写一两首小诗，你是否能满足她的要求？她现在在上海。杭州的地址是：杭州遂安路省文化局《浙江文艺》李小林。辛笛常来，也谈到你有信给他。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

* 臧克家（1905—　）：山东诸城人。诗人。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

克家同志：

信收到。小林来信说诗已收到了，他们谢谢你。我最近参加了上海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天天看见火子①，他也到过我的家。我身心都好，还可以向"四人帮"开炮。在座谈会上见到不少多年未见的熟人，大家精神振奋，畅谈一切。知道你写了不少的诗，很高兴。祝

好！

巴　金 二日

见到方殷同志时，请代我问候他，我最近较忙，久未给他去信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克家同志：

小林回来，谈起您对她的关怀和照顾，我也十分感谢。

我最近还是忙，昨天又拔了一颗病牙，身体不怎么好，但还能支持下去。上次来京，因是集体行动，不便留下看朋友，请原谅。

辛笛回上海，也常看见，还谈起您，很高兴常常读到您

---

① 火子，刘火子。诗人。当时在上海《文汇报》工作。

的新诗。

天气冷起来，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谢谢您给我写的字。　又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克家同志：

信收到。小林来，谈起她赴京时您对她的关心，非常感谢，我也常常想念老友，只是我杂事太多，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写信，许多话都只好放在心上。偶尔休息片刻，默默地祝愿老友健康长寿，等着下次见面晤谈，请保重。下次在京畅谈吧。祝

好！

巴　金 廿五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

克家兄：

信收到。我最近身体很差，特别是写字困难，写一封短信，也要花不少时间。因此没有能给朋友们多写信，请谅。两个月没有出门，一直在家养病，但仍然挣扎着每天写三五百字，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关心，你也要保重啊。我

最近不会去北京。祝

好！

巴　金 六月四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克家兄：

信收到，照片也拿到了，谢谢。看照片就像见到您本人，真高兴，何况还知道了您的近况！

几年不见了，去年到北京开会，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去找您，感到遗憾。我写字困难，写一封信要花不少精力，小林她们又忙，无法代笔，我常常精疲力尽，为了休息，就顾不得别的了。这次一病，就是几年，没有写信向您问好，谈谈我的近况，很抱歉。

来信说："至少还可以活十年"，那太好了。一定要多活！祝您健康长寿！

巴　金 六月一日

问候您全家！

致谭兴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

兴国同志：

信收到。你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我也感激。但是说老实话，你那些问题①我都回答不出，因为我这许多年都没有、也没有能考虑那些问题，现在我的生活很忙乱，从早忙到晚还做不完当天应做的事，哪里还有时间想问题？李致回川后会把我的情况和想法详细告诉你。我不是向你泼冷水，我只是讲我的困难。我对李致也说过，希望你先去研究艾芜和沙汀，搞他们的材料；我的呢，不妨慢慢来，推迟两三年再说吧。目前你就是坐在我对面，同我谈一次、两次，我也谈不出什么来。

托李致带两本书给你，是我送给你的。一本是新版本《家》，另一本是一个法国神甫写的关于我的"生活和著作"的书②，一九五〇年出版，不用说是借对我的评论宣传天主教，但里

---

* 谭兴国(1936—)：四川安岳县人。"作协"四川分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

① 指对早期所受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认识等。

② 指明兴礼著《巴金的生活和创作》。

面可能有一点可供参考的材料。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三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日

兴国同志：

信和年表①都收到。您的心情我应当了解。但我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给您帮忙。年表我看了几页，在旁边加了些注释。有些地方似需要详细说明，我却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我这样想：我能拿笔的时间没有几年了，还是用来写点、译点东西吧，解释、研究之类留到八十以后再做。现在写信找我谈话和回答问题的人不少，因为“现代文学史”开课了，要讲到我。但对我自己来说，还是要写点新作品，不是争什么地位。即使对我的过去来个彻底否定，我也不在乎。“四人帮”不是做过了吗？倘使要认真解释、回答问题等等，那么以后我就再也搞不出新的东西，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对年表我只能慢慢地看，慢慢地加点简短的说明。说慢，也许会拖一两个月，看完了就寄还给您。不过一次解决不了问题，一定会漏掉很多，下次再补。关于我的材料，您想找小林帮忙，当然可以。不过她所知很有限，又懒，逼她多写

---

① 指谭兴国编的《巴金年表》，收入谭著《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一九八三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两封信也好。她已调回上海，在《上海文艺》工作。匆复。

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请代我问候李累同志，我还欠他一封信，但已无法偿还了。　又及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兴国同志：

信收到，稿子①李致尚未寄来。文章你怎么写都行，我无意见。抱歉的是，我最近连拜读它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得放到我从法国回来以后了。我十日去北京，看材料，作准备，二十日去巴黎。在法国耽搁两个星期左右。能告诉您的，就只有这么一点。别的话后谈。送您两份剪报②。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卅一日

---

① 指《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初稿。

② 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九、十。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兴国同志：

信收到，剪报①也拿到了，谢谢。

发表《随想录》用不着写明“转载”。只是下次如再发表这一类的“随想”，请不要付稿酬。

现在再寄上一篇新写的《随想》②，如果发表，请不要寄稿酬，我欢迎转载，这也是制造舆论。我并非无病呻吟，我必须争取时间多做点工作。

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日

---

① 指转载于《四川文学》的《随想录》剪报。

② 指《随想录》三十五。

致 黎 丁*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黎丁兄：

信早收到，谢谢你的刊物①。我生活乱，写不出文章，最近又要去上海。非英一直没有消息，大概很忙。他也不会知道你我的地址。听说你爱打牌，每赌必输，大可戒赌了。要走最好等三五个月。现在交通不便，上路是自找苦吃。

问候一波②。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五日

黎丁兄：

来信早已收到，谢谢你的关心。我的问题尚未解决，仍

---

* 黎丁（1917— ）：福建泉州人，作家。

① 指《今日文艺》。附于四川自流井《川中晨报》的不定期副刊，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止，共出刊十一期。

② 一波：毛一波（1901— ）。四川富顺人。作家。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曾任《川中晨报》主编。

在靠边。以前在干校，去年六月因蕴珍病重请假回上海照料她，她不幸在八月中旬去世，我就没有再下乡去。最近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现在每天到机关上班半天，主要是自学，每天还能够认真读书。沈从文的爱人说她收到蕴珍的亲笔信，那是七月中她在病床上写的，也是她最后的一封信。你如再见到从文夫妇，请转告他们这个消息。谢谢你告诉我一些熟人的情况，这都是好的消息。这对我也是鼓励。我在这里连当地人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前在干校时是同孔罗荪等人在一起劳动，一起学习。在这里只知道魏金枝在上月中旬病故。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别的等将来我的问题解决后再详谈。

祝

好！

芾　甘 1973年1月15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四日

黎丁兄：

信收到，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去干校锻炼一个时期，的确有不少好处。

你在广州的事，我早已知道了。叶广良父女都有信来，说起他们从你那里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朋友们的关心使我十分感动。我正想写信讲一讲我感谢的心情，你的信就来了。剑波也有信来。我逐渐地了解了一些熟人的近况，感到安慰。

我的问题的解决是在上月中旬宣布的，那以后我每周只

去机关学习两次（两个半天），其余时间就留在家里读书，慢慢搞点翻译，生活很安定。其他，还没有什么变动，以后的工作大概要做得过细些。反正我也不急。我今年虚岁七十了，也不用急。女儿在我身边，已经讲过了，但工作还没有定。儿子在安徽农村。

寄来两本书收到，谢谢。我正需要这一类书，在上海买不到。听说北京有一本斯诺的著作（大概叫《在中国采访十三年》〔？〕，名字记不准了），不知你是否有办法代买一册。我想你一定看到了的。

听说唐弢最近又发病了，这消息是否确实？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蒂　甘 八月十四日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

黎丁兄：

廿一日来信早收到。瑞珏回沪，讲起在京遇见你的情况，对你一家的盛情招待，非常感谢，她还赞美你夫人的烹调艺术。我们一家都好，我仍每周去机关三个半天参加学习。谢谢你把唐弢信中关于我的一段话抄了给我，我已直接给他去信了。人楩① 逝世的消息对我是个意外，我没有听说他有什么

---

① 人楩：杨人楩（1903—1973）。湖南醴陵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病。我同他本来很熟，但是北大搬到城外后我虽常去北京，也少看见他，六〇年有一天我专程去北大看他，恰恰他们夫妇都不在家，又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听到他的噩耗，想起三四十年前的一些事情，也很难过。毛一波还在，倒是想不到的事，希望台湾早日解放，让他回来看看祖国的飞跃发展。剑波来信讲他身体不好，最近又担心生癌，不知道究竟怎样。他也常托瑞珏买药。我的身体不能说太好，但是平日不吃药，又没有什么老病，总之，要争取多活几年，能把赫尔岑那部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翻译出来。别的，一时不敢有奢望了。

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五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黎丁兄：

十日来信收到。我没有写信给你，只是因为我这里没有什么变化。可以告诉朋友的是翻译的东西每天增加几百字。虽然少，却是不停地增加，改译的一本书①已经完了，也在每天几百字地慢慢地抄，也抄过四分之一了。我的生活相当安静，也安定，每星期到单位参加政治学习两个半天，此外就在家读书，读报，念外文，搞翻译，日子过得有意义。书房还未启封，

① 指《处女地》。

仍然领取生活费过活；据说是关于这两项已经打报告向上级请示了，尚未批下来。不过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感到什么不便，总之可以安心地、满意地工作。《生命在于运动》我已经读过了，觉得有些道理，我虽然没有作什么剧烈运动（现在劳动也不行了），可是每天总是常常在动，最近身体还未大"恶化"（指衰老），只有眼睛稍稍现了老态，这倒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其他的都还好。

沈老[1]已有信来，讲到他的近况，看来他身心两方面都还不错，在这里有时听见人说他生这病或那病，都是些不可信的小道消息。我的确常写信向瑜清打听沈老的情况。

李济生返沪已一年多，现仍在出版社。

我女儿的工作仍未决定，已对她谈过留她在上海，但在哪里工作，说已向上级打了报告，要等批下来，才通知她。现在还是在等待期间。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芾　廿 十七日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黎丁兄：

寄来《光明日报》（刊有张永枚同志的诗报告）收到，谢谢。

---

[1] 沈老：指沈雁冰。

上次寄的《光明日报》也收到了。上次报纸中夹得有一张字条也见到了。这次因信封损坏，未见到字条。想来你们学习和工作还是很忙。我们前一个时期比较忙些，现在我每星期只去三个半天。一切如常，身体也还不错。《光明日报》上好文章也不少，我已订了一份，以后你不用寄来了。前些时候沈老、叶老① 都来过信，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想到他们，觉得自己更应该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祝
好！

蒂　甘 三月廿二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黎丁同志：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读了你十六日的信，很高兴。谢谢你告诉我一些熟人的情况。我这里没有什么变化，生活安定。儿子仍在安徽农村，女婿在杭州文化局，女儿在上海，有个外孙女，快八个月了。我仍每周去机关参加学习两次或三次，其余时间就在家读书或翻译。仍在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因眼睛不大好，记忆力衰退，工作很慢，只译了十多万字，反正这样的书译出来留给图书馆，供别人参考，不一定要出版，是用不着急的。

前不久谷兰的儿子到过上海，到我家里来过，我才知道她

---

① 分别指沈雁冰、叶圣陶。

在北京，还见到她的外孙女，已经很大了。

怎么你会得梅尼尔氏综合症？我一个大妹妹（瑞珏的姐姐）得过这个病，不过最近四五年不曾大发过。不管怎样，多多注意，劳逸结合，高高兴兴，对身体总有好处。

匆复。祝

好！

芾　甘 二十一日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黎丁兄：

信收到。这几天上海也热，不过晚上还可以睡觉，用水也方便。我们家一切如常，大家都好。我仍然每周去旧作协学习三个半天。旧作协分会是撤销单位，现在留在机关里的人已经很少了。孔罗荪、吴强、杜宣、柯灵仍在靠边。

我的书房还未启封，但里面大都是外文书。中文小说等在六六年到六八年间被附近学生拿去不少，后来我的孩子们也拿去一些（我自己写的东西则由机关取去作批判用）。现在手边没有什么了。《简爱》只有两册重庆旧印本，不全，仅有全书三分之二，别的版本我没有，现在另封挂号寄上，请查收。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黎丁兄：

十日来信收到。

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和两个附件，我们在前几天也听到正式传达了。这里也有人谈论双百方针了。

最近我们四连也在动了。一个星期内先后解放了王西彦、杜宣、柯灵三人。据说罗荪也快了。但关于哈华、吴强两人还没有消息。文化系统中这一星期内也解放了黄佐临、俞振飞和童芷苓。这里落实政策的步子现在也快多了。

天气热，我一天也做不了多少事。慢慢在搞翻译。

你问起沈仲九，我上次忘记告诉你。他在几年前患肺癌死了，死时八十四岁，当时我在靠边，不知道。这消息是后来匡达人告诉我的。她仍在上海搞科研，有成绩。

别话后谈。祝

好！

尧　棠 廿八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

黎丁兄：

上月三十一日来信早收到。我的情况略有一点变化。本月初得到本单位通知，我的"业务关系"已转到出版社，要我到出版社报到。我后来去报了到，给派到编译室英文组，但仍是

不上班，每周参加政治学习两次，目前因身体不好，不接受翻译任务。同时业务关系转到出版社的，还有茹志鹃、孙峻青、黄宗英、姜彬、菡子、芦芒等，一共十二个，有些人还未去报到，到编译室的，就只有我一个。那天在编译室参加学习会，遇见丰一吟，才知道子恺先生患肺癌，进了医院。这星期二的晚上，我听见一个朋友说，丰先生已于星期一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在遇见丰一吟之前，我还一直以为他在家休养呢！这倒是想不到的事。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黎丁兄：

你寄来的资料都收到，谢谢。我一切如常。到出版社编译室三个多月，因身体不大好，受到照顾，仍是每周去学习两次。女儿已去杭州，在《浙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调回儿子（在安徽插队）的事。小外孙女留在上海。

最近黄河清兄向我要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周建老写的《鲁迅与自然科学》，我只找到一份十月廿八日的《光明日报》（《自然科学》第二期），下一半记不起发表在哪一天的报上。现在只好麻烦你，请你给我寄一份十月廿八的《光明日报》和两份刊载周建老文章下篇的报纸（即《自然科学》第三期）。十分

感谢。祝

好！

尧　棠 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

黎丁兄：

信和周建老的文章都收到，谢谢。黄源兄去年二月到九月在上海他女儿处住了七个多月，现在仍在他西湖的家里。他已退休，他爱人还在工作。他听说我订了《光明日报》，又听说上面发表了周建老的文章，向我女婿谈起要找来读一下。他的确读得仔细，他看出周建老在这里对鲁迅先生过去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有新的解释：“吸取了其中唯物辩证的因素”。

我们一家都好，没有什么变动。作协的熟人大都到出版社，只有罗荪去上海师大（高血压，不上班），柯灵去电影局，吴强一人还未解决。我弟弟济生仍在文艺编辑组，他曾参加慰问团到吉林去了三年，现在身体不怎么好。我的眼睛还是不好，最近每周去医院通泪管，朋友给我介绍一位眼科医生，检查了一下。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一月六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

黎丁兄：

十一月来信收到。报纸两份已转给河清了。我最近身体还好，就是虚火和泪管堵塞，有时看看医生。春节后女儿女婿都回到杭州工作岗位上了。儿子留在上海，不再去乡下，手续已办好，但还要等市、区乡办批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总理逝世，大家都十分哀痛，这是全国一致的。赵朴初的诗写得好，有气魄，也有感情，谢谢你抄给我。

周文就是出版集子《分》（不是《羊》，那是萧军的）的何谷天，我认识他，他当时是中央党校的秘书长，他的事情能得到昭雪，那太好了。

雪峰的逝世也使我难过，我三六年就认识他，他是个正直的人，也做过一些工作。听说他的追悼会十六日在八宝山举行。

你的两个孩子同时回到身边，这倒是很可喜的事，人上了年纪，的确需要经常同年轻人在一起，在情绪上也要好些。祝好！

蒂　甘 二月十八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黎丁兄：

两信都收到，谢谢你寄来的报纸，我给黄源寄了一份去。

达人初一才去北京，我是初一晚上听见德洪讲的。

景煌以前在东北，"文革"后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道究竟怎样？

今年过春节，上海的供应还不错，北京当然更好。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六日

黎丁兄：

好些时候没有给你写信了。我一切如常，很好。你呢？最近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你受惊没有？我也听说北京受灾不大，而且秩序很好，人民表现了很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我想象得到的。在你们同自然灾害斗争的时候，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只能写这封短信，表示我们的关心。倘使方便，请简单地写几句话寄来，我得到你平安的消息，也就放心了。请保重。祝

好！

尧　棠 八月六日

我的儿子已调回上海，现在暂时帮忙搞向阳院工作，不久就要正式分配。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黎丁兄：

地震后得到你一封信，后来一直没有写信给你，近况如何？念念。我一家都好。“四人帮”揪出后，我也感觉到头上的大石搬掉了，连睡觉也安稳得多。我的问题也有彻底解决的希望了。罗荪、柯灵、王西彦他们也是这样。

我想要一张本月廿日（星期六）的《光明日报》，就是刊载柳鸣九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文章的那张。我是订了《光明日报》的，可是有几个朋友要看，我那张报纸找不到了。倘使方便，希望能寄一张给我。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廿六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黎丁兄：

信收到。材料也收到了。我已去信告诉剑波，过两个星期就把材料挂号寄给他，让他和裴伽看完以后寄还给你。这批材料是有份量的，听说二十号（？）文件有不少附件，大概就是这些吧。在这里也常看到一些材料，还有一些大字报，不过大字报逐渐贴到机关里去了。我还是每周去学习两次。出版社群众发动起来了，但运动还没有开展，因为群众对头、二、三

三把手不相信，有意见，他们过去陷得深，跟得紧，现在很难领导运动。上海过去是独立王国，"四人帮"的黑据点，问题多，爪牙多，亲信多，只能先抓重要的，那就是工交财贸方面。上层建筑的问题恐怕得慢慢解决，来不及一下解决。我们的问题只好拖着。我一家都好，我也不错。采臣今年在银川退休，最近来上海小住，我家里也热闹了。

昨天得北京朋友信，说本月初北京又地震，不过时间不长，没有什么损失。你们受惊没有？

以后有什么新材料，希望寄点给我看看。

唐弢上次过沪时，我见到两次，听说他回京后身体又不大好。匆复。祝

好！

芾　廿五日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

黎丁兄：

三日来信收到。"四人帮"打倒，大快人心，全国一片新气象，大家心情舒畅，意气昂扬。

现在又有两件事麻烦你：

一、寄给我一份一月七日的《光明日报》，就是登载李瑛长诗的那一份。有个写诗的朋友喜欢这首诗，他从电视节目中听到这首诗的朗诵。

二、你谈到聂绀弩的事，前些天上海政协的寿进文讲起聂

现在北京，他认得聂，想和聂通信，却不知聂的地址。你可否把聂的地址写给我？匆此，祝

好！

蒂　甘 十日

你信上讲的年历卡，未见，只有一份报纸，可能遗失了，但我还是谢谢你。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黎丁兄：

信和报纸收到，谢谢。陈丹晨同志已经来过。上次说的那张遗失了的年历卡已经发现了，这是我的疏忽，当时拆开信，抽出报纸，年历卡就掉在纸堆里，我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才发现。

今天另封寄上三本书，这是我过去的著译，已经散失将尽，送你三本作纪念吧，以后也难找到了。祝

好！

蒂　甘 二十四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黎丁兄：

写这封短信，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个消息：我的问题解决

了。“四人帮”搞的那个结论已推翻，封了的房间打开了，拿去的东西本周起陆续退还。这一次由出版社办理，落实政策比较顺利。知道你关心，先写了以上这些。其他下次再写。祝好！

芾　甘 廿五日

叶广良兄的爱人最近出差到过上海，曾谈起你，她一家都好。　又及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黎丁兄：

罗荪交来你给我的报纸，谢谢。你这次来沪，能有机会畅谈，很高兴。相信以后还有机会面谈。

《光明日报》刊载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语录的那一张，还是请你找两份寄来。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请代问候陈丹晨、乔福山同志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黎丁兄：

信收到。我最近仍忙，身体又不好，因此好久没有给你写

信。但也常常想念你，还怀念今年三月在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西光同志要我写文章，讲过两次，回来以后我写文章不多，索稿的人不少，文债一直无法还清。昨天写好一篇短文，寄给你看看，《光明》能用就请发表，如不便用，就寄还给我，过几天我另外寄短文给你。小林夫妇都在上海工作，小棠在复旦念中国文学，我的情况比前两年好多了。家宝最近要来上海。可惜你不能来。汝龙兄常见到否？他最近身体怎样？祝好！

巴　金 廿七日

问候乔福山同志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

黎丁兄：

信收到。上海发生过地震，可是我毫未感觉到，事后才听见人讲起。

非英平反，是他兄弟来信告诉我的，就是说右派案搞错了。他兄弟叫叶东山，我已写了回信。但原信一时找不到，因此地址也讲不出来。以后找到时再告诉你。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七日

黎丁兄：

叶东山的来信找到了。地址是广东东莞万江中学。

另外两个通知① 抄给你看看。

天热，不多写了。祝

好！

芾　甘 七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黎丁兄：

信收到。转来一波的诗，拜读了，谢谢你抄一份给我。卫惠林现在在美国，他最近来信讲起他的台北之行，说老友都好。

我杂事多，身体不好，又写又译，成绩不大，但准备坚持下去。索稿者太多，无法应付，贵报久未投稿了，抱歉之至，请原谅。

过些天有几本书送给你。余后谈。

请代问候乔福山同志。祝

好！

芾　甘 一月廿七日

---

① 指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及广州市第十四中学为"十四中"教员叶非英平反("错划")的通知。

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

黎丁兄：

信都收到，特别感谢你那封长信。我常常想到你，但是写字太吃力，我不可能给朋友们写信，想说的话很多，却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尽在不言中。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三月四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黎丁兄：

我在成都只住了十七天，因为大家都有工作，我还得回上海看病拿药。

你寄来的旧信收到，等我整理一下，以后就赠给文学馆，谢谢你还留着这些废纸头。

我这一向身体不好，经常感到精疲力尽。感受较多，却无力动笔写字。今年就只写了三四篇短文，真是搁笔了。

请保重。《随想录》合订本寄到，我会送一本给你。

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致潘际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际坰兄：

两信都收到。《纪念文集》和两种期刊也收到了，很感谢。《随想录》我还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就寄给你们。我在《随想录》(一)①里就说明我写作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因此在可能范围内想多写点东西。《随想录》不比大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收进去。

看看香港的杂志很有意思，倘使方便，希望以后常寄点来。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八日

---

* 潘际坰(1919—　)：江苏淮安人。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主编。

① 指《随想录·总序》。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际垌兄：

寄来的信和剪报都收到了。三十年纪念文集平装本早已寄到，今天又收到了精装本，非常感谢。我的两篇短文算不了什么，你们肯发表，我以后还要投稿。《随想录》我也要写下去。现在杂事较多，不能安心写作，明年一定要把生活好好安排一下。

你上次来信提到《知堂回忆录》，这书我尚未收到，不知寄出没有。您这次信上说寄出了稿纸，收到后我会如数转给黄裳兄。其实这里找稿纸也很方便，您寄稿纸来反倒麻烦了。

寄来的两本刊物都收到。我的儿子对《开卷》颇感兴趣。第一期有卞之琳的访问记，能否找一本寄给我？谢谢。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巴　金 廿五日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际垌兄：

廿四日来信收到

关于《随想录》，我赞成用直排，三十六开本。能印精装百

册最好。二十七篇标题不统一，是我记错了，就照目录改正吧。谢谢您为这小书操心。

录音带收到，谢谢。我下月七、八日赴京开会。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二十八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

际垌兄：

前信未写完，有客人来，就把笔搁下了。客人去后，我忘记把李治华的地址写下，就签个名，拿信封好寄发了。晚上想起自己的疏忽，连忙写这封短信向您表示歉意。

祝

好！

巴　金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夜十时

李治华的通信处（略）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际垌兄：

八日来信今天才收到。李治华①的通信处记得已经补抄

---

① 李治华，《家》的法文译者。

给您了。《忆萧珊》我已从这里寄去，您只须寄《记巴金》①去，并请寄航空信，拜托，拜托。《随想录》十三、十四已寄上。我四月九日赴京，在京呆十天左右。现在为《文汇报》文艺栏写一篇《创作回忆录》，如有多的时间，还可以写一篇随想。我们大约五月中旬返国。②

读到您谈《收获》印数的那篇文章。《收获》实印十万册，在上海卖三万册，因此一出来就没有了。今年难增加印数。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四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

际垌兄：

剪报二十三和来信都收到。《随想录》第一集（1979）已编成，共三十篇，每篇都有一小标题，后附《后记》一篇（不发表）。日内就把《二十九》、《三十》两篇寄奉。请您将1、3、7三篇的复印品寄下，我改好即寄还。《三十一》以后各篇编在1980集内。

上海仍然热，但我还可以应付过去。校样全看好了。《大公报》按期收到，谢谢你们。

祝

① 《记巴金》：黄裳作。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至二十二日香港《新晚报》。

② 指四月中旬作者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的返期。

好！

巴　金 十三日

《二十三》篇倒数第三段二、三行："他不是对我，是对我女儿说的。"应当是"……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我才说"这个我知道……"我只是向你解释一下，用不着更正，反正我在单行本中改了。　又及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二十九、三十两篇，请收下，替我看看。第一集就到这里结束。但《随想录》照常写下去。今年里还要写几篇。《后记》以及正文（修改过的，月内寄上）剪报一、三、七仍请寄下。

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际垌兄：

十一日来信收到。《论语》和《宇宙风》既然贵又不好，就不用订购了，其实我拿来用处也不大。

《随想》二十九、三十已寄上。第一集已编好，过两天当寄上目录和后记。改订稿同时寄出，每篇都加了小标题。书在港印，如可能想请您代校一遍。

匆复。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际坰兄：

今天寄去《随想录》修订稿一份，请陈鸣同志转交给您。

范用同志寄来的剪报复印品我已改好寄回去了，也只有二十六篇，其余四篇以后改好补寄。《后记》不发表，也不用修改了。这书在港排版想请您代校一遍。

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就是我儿子小棠要买磁带，只好请您找人代办。据说八盒以内可以交邮寄来。

祝

好！

巴　金 二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

际坰兄：

三十日傍晚返沪，见到您来信。《随想录》延期出版，无关

系，迟早总要印出来。

很感谢您为这本小书花了功夫。

《随想录》三十三写好寄上，请审阅，以后还要写下去。

离京前写过一信，请为小林代购《英语九百句》录音带。

我自己想买一种小型录音器，倘使方便，就请您代办。

《开卷》七期以后未收到，请您代我预订一份吧。

这次开会回来，感冒未愈，因此还在家休息。

祝

好！

巴　金 四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

际垌兄：

《三十四》剪报收到，谢谢。

现在寄上"三十六"一篇，请审阅。听说您月底返京，月内我可能不再寄稿了。祝

好！

芾　甘 四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际垌兄：

信悉。黄群女士来访，交来您送我的书和咖啡，谢谢。您

带给黄裳的东西放在我处，我已去信通知他来拿走。辛笛参加上海各民主党派会议，大概还得忙两三天。

《随想录》印不出来，不要紧。倘使您返京前该书还出不了，就请把我寄给您的改订稿带回来，我用得着它。

《随想》三十六早已寄上。倘使月内有空，还可以写两篇。要是身体不好，就得拖过春节了。

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吴先生要文章，记得范用同志也提过，最近身体不好，写不了。以后倘使写出可用的文章，当给《海洋文艺》寄去，我同潘耀明先生通过几次信。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际垌兄：

信收到。寄上随想四十一，请审阅，以后还要写几篇访日散记。

请替我要一份四月十五日《新晚报》周刊寄来，谢谢。

祝

好！

巴　金 二十四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际垌兄：

寄上稿一篇，请审阅。七月半以前我大概不会离沪，倘使方便请带点咖啡给我。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六十六》一则，请审阅。如见到三联的朋友，请代问一声《探索集》赠书是否已经寄出。

祝

好！

巴　金 二十四日

问候絜媖嫂！①

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

际垌兄：

《随想》四十四寄上，请审阅。咖啡收到，谢谢。见到《开

---

① 絜媖：邹絜媖（1924—　）。江苏苏州人。潘际垌夫人。

卷》编者，请转告他：翻译《我的学徒生活》的沛甘，不是巴金。我至今还未读过这本书。

祝

好！

巴　　金 六月六日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

际垌兄：

靳以著作两种收到，谢谢。

寄上《随想四十五》一篇，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我现在还在医院里，准备下星期一出院，在家休息一个星期即赴京。月底出国。

祝

好！

巴　　金 十二日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六日

际垌兄：

我已出院，现在家休养．过几天赴京，月底出国。

寄上"四十七"一篇，请审阅。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际垌兄：

前信想已收到，寄上《随想五十》一篇，请审阅。我明日赴京开会。

祝

好！

芾　甘 二十三日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际垌兄：

信收到。我身体还是不好，不过不太要紧，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主要毛病是写字吃力。

书收到后会通知您，几次麻烦您，谢谢。稿子寄上一篇，是刚写成的。

倘使方便，请您代买一套香港印的海洋公园邮票和几本集邮刊物。我儿子对集邮很感兴趣。如太忙，就不必买了。

祝

好！

巴　金 二十九日

问候絜娱嫂！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日

际坰兄：

祝您春节愉快。前几天寄上一篇随想《三谈骗子》，想已收到。现在忽然想起文中有一个错字，请代改正。即“十九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改为十八世纪。

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写字吃力，不过不会躺下来，请放心。

祝

好！

巴　金 二月三日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际坰兄：

信和邮票和集邮杂志都收到，谢谢。我的身体还是不好，最近摆脱了一些事情，比较可以休息。这次人大常委开会，我请假未去。写了一篇《随想》寄上，请审阅。《随想》还要写下

去。别的文章不写了，身体好起来时，要续写我的长篇。见到萧滋时请代问，或打电话问一声：他们要不要《创作回忆录》？如不要我就给别处，因我去年答应过他们。

前信已提过余思牧的书，尚缺四册。黄裳说港印周作人书还有几种。能买到否？我倒想翻看。祝

好！

巴　金 二月廿六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三日

际坰兄：

寄上《随想六十八》一则，请审阅。

《探索集》等书二册已寄上，不知收到没有。

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际坰兄：

信悉。《文集》只要能买到七卷就好。如能买到五至九卷两套我更满意了。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谢谢您为回忆录

操心，并看校样。我八月初去莫干山小住十日（行前还要寄上一短文）。如健康不恶化，九月下旬去里昂出席国际笔会。

祝

好！

巴　金 七月廿二日

问候絮娱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际垌兄：

前信想已收到。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书尚未到，谢谢。我六日去莫山，十六日回来。九月十日后赴京，廿六日后去法国。

祝

好！

芾　甘 三日

问候絮娱嫂！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

际垌兄：

我六日去莫干山，十四日去杭州，十五日回上海。山中十分安静，住在万竹丛中，仿佛世外桃源。写了一则《随想》，准备返沪后寄上，请审阅。小棠昨天来这里，说是《文集》已寄

到，邮票也收到了，很感谢。

祝

好！

巴　金 十二日

问候絜娱嫂。

为《收获》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①，将来也要在《随想录》中发表，以后把清样寄给您。又及。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

际垌兄：

在国外住了三个星期，回来在北京开了几天会，相当疲劳，到了家，动也不想动了。两封信都看到，药和邮票也都收到，很感谢。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② 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七日

拜托您一件事，请代买两部书：

---

① 《怀念鲁迅先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收获》第五期。

② 《怀念鲁迅先生》于《大公报·大公园》发表时曾被删改。见《真话集·鹰的歌》（已收入《全集》第十六卷）。

一、沈从文著，商务版《中国历代服装史》（？），听说售价五百港币。

二、杨乃强著，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际垌兄：

信收到。托购的书也到了，十分感谢。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①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

对您我无意见，但对随意删改我的文章的贵同事我很有反感。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情。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祝

好！

巴　金 廿三日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际垌兄：

五日信读悉。删改事责任不在您，但我对这种做法很有反感。

---

① 指《随想录·怀念鲁迅先生》一文发表时被删改事。

《随想录》我还要续写，为了实践出满五册的诺言。现在寄上续稿一篇，能发表就发表。不便发就请转给承勋兄①，他答应过我。如他不发就退回吧。但我并未搁笔。

匆复，祝好！

巴　金 一月十三日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际垌兄：

托辛笛带来的信收到。谢谢。

寄上《随想七十五》请审阅，如不便用，就请转给罗兄。随想录我还要写下去。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问候絜媖嫂！

《巴金文集》第七卷如能单卖，请代买二册，不单卖，也就算了。　又及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七十六》一则，请审阅。如不便用，请转给罗

① 承勋：罗承勋（1921— ）。广西桂林人。当时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

兄。前信想已收到。我的身体不好，仍是过度疲劳。

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日

问候絮姨嫂。

如方便请通知耀明先生再寄十册平装回忆录来，书款请您代付。　又及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际垌兄：

寄上短稿一篇，请审阅。

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我身体仍不好，但还可以写一两篇短文。祝

好！

巴　金 三月三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我身体还是不好，但《随想》仍然要写下去。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二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八十》，请审阅。

拜托您代购《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各一部，不知是否方便。

我写字仍吃力。对访意的邀请已婉辞。

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三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际坰兄：

陈彬同志来，收到您给我的咖啡，谢谢。

我的身体不好，未去意大利。但四月下半月将去杭州休养十天左右。

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祝

好！

巴　金 卅一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

际坰兄：

寄上《随想八十二》一则，请审阅。

我在本月下旬可能去杭州休息十天左右。祝

好！

巴　金 四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

际坰兄：

信收到。寄上《随想八十三》一则，请审阅。

我十九日赴杭，三十日返沪，小林同行。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际垌兄：

我十九日到杭州。辛笛、黄裳后来也来了，我们不住在一处。我打算三十日返沪，身体稍好一些，可能秋天再来。

寄上《随想八十四》一则，请审阅。还有一则题作《西湖》的《随想》过两三天寄上。

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际垌兄：

我后天返沪。寄上《随想八十五》一则，请审阅。

这里风景好，天气好，居住条件好，可惜我在上海还有未了之事，而且还要去医院看病，因此不能多住。

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际垌兄：

我已返沪。寄上《随想八十六》一则，请审阅。

我最近背上生个小疮（皮下囊肿），过几天将去医院动小手术。祝

好！

巴　金 六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八十七》一则，请审阅。我背上患皮脂囊肿，因感染发炎，后来开刀引流，吃了不少苦头，现仍在治疗中。好几天不能动笔。今天起又可以写字了。

有二事拜托：

一、请再代购动物邮票一套。如有新的邮票也请代买几张，我的小外孙女也集邮。

二、《随想八十六》剪报，请再给我两份。

祝

好！

巴　金 廿四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际坰兄：

寄上《随想八十八》一则，请审阅。

我的疮已渐好，请勿念。

祝

好！

巴　金 五、廿八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

际坰兄：

前信想已收到。现在寄上《随想八十九》一则，请审阅。

如方便，请告诉三联潘耀明先生：《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即将编好，全稿仍寄范用转港店。

祝

好！

巴　金 六月三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七日

际坰兄：

《随想八十六》二份剪报收到，谢谢。

寄上《随想九十》一则，请审阅。写完九十，第三集将编

成，我也可以松口气了。

背上的疮快好了，当然，还得休养一个时期。我会注意身体，请勿念。

祝

好！

巴　金 六月七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际坰兄：

十八日来信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好，的确需要休息一会了。《随想》还得慢慢地写下去。

今天挂号寄上《真话集》全稿和照片八张，请转交三联港店。

邮票和邮票目录都收到，谢谢。

祝

好！

巴　金 二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际坰兄：

上月寄上《真话集》原稿和照片，请您转交三联港店，想已

收到。我的身体还是不好，不过背疮已经痊愈。请释念。

现在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际垌兄：

咖啡收到，谢谢。不知您已否动身返京。寄上《随想九十二》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九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

际垌兄：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真话集》校样承您代看，十分感谢。

我身体仍欠佳，杂事又多，因此文章写得少，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丽的电视台未来联系过，让他们去吧，我也无精力管这些事。谢谢您关心。

祝

好！

芾　甘 九月七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际垌兄：

信收到。作协的同志刚刚把炉子送来了。这是作协同志们的好意，其实我不一定需要它们，为这事麻烦了您，非常感谢。

寄上《随想九十五》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问候絮媖嫂！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际垌兄：

入院五十日，看来还要住下去，病情有好转，似乎还可以多活几年。院中楼高人少，相当安静，服药条件好。……

寄上《随想一〇七》一则，请审阅。这是早写好的，最近改了几个字，准备送出去。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三日

问候絜娱嫂。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际垌兄：

信和手稿两篇收到，托人带的巧克力前些天也收到了，十分感谢。我的健康恢复很慢，现仍在进行推拿、打针等治疗。有空写点文章。病中只能写《随想录》。

寄上《九十九》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九日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际垌兄：

寄上短文一则，请审阅。下月可能还有一篇《病中》。

我的病仍未好，目前在治疗中。

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七月六日

际垌兄：

前信想已收到。兹寄上第二稿，收到后请回信。

如方便，希望用后能将这两篇原稿退还，我可以捐赠文学馆。

祝

好！

巴　金 六日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

际垌兄：

四日来信收到，谢谢。我出院后请了两个医生在家推拿。经医生介绍，每隔一天去医院"吊针"，效果不错，所以能写文章。

第三篇寄上，请审阅。第四篇将是《病中（二）》。写完第一百篇也不会搁笔，请勿念。我行动仍不便，但精神好。

祝

好！

巴　金 十日

一九八三年八月四日

际垌兄：

九十九号剪报收到，谢谢。

寄上一〇一号一则，请审阅。

我最近仍在进行治疗，打过十几针营养针，有疗效，所以写出这些篇文章。

祝

好！

巴　金 四日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〇二》，请审阅。我的病仍在治疗中。写字困难，但我绝不放下我的笔，打算年内写完第四册：《病中集》。

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〇三》，请审阅。

此信到时您也许还未动身。

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际坰兄：

前信（寄京）想已收到。现又寄上《随想一〇五》一则，此稿到时您可能还在北京。祝

好！

巴　　金 廿二日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

际坰兄：

《随想》一则，请审阅。

我将在下周住医院，治疗神经系统的毛病。大约住一个月。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

际垌兄：

我仍在医院治疗，可能要在院内过春节。但健康在逐渐恢复。

寄上《随想一〇八》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一月三日

问候絜媖嫂。

二十二日来信和剪报收到，谢谢。我大概还要在医院住些时候，情况还好，请勿念。倘使方便，请寄点邮票来，现在集邮的人越来越多。　又及

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

际垌兄：

再寄上《随想一〇九》一则，请你审阅。沉默使我难受，有时在病房中也写几百字，虽然慢，虽然困难，总算写出几篇短文。既然写出来了，放一放，改一改，还是要发表的。

麻烦您一件事，请代购《随想录》第一集精、平各五册寄下，至感。

祝

好！

巴　金 一月八日

问候絮娱嫂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际垌兄：

二十二日信悉。

寄上《随想一一七》一则，请审阅。

我仍在医院，二十日法国大使马乐来沪，请我出去，在法总领事馆吃了一顿晚饭，在座还有家宝、柯灵和吴强。

如方便，请代购 Golden Almond① 两盒。

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问候絮娱嫂！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

际垌兄：

托胡同志带来的东西收到，谢谢。

① Golden Almond：一种杏仁糖。

寄上《随想》一一二、一一三二则，请审阅。

我仍在医院。柯灵兄返沪，我已见到了，他在蛇口过春节。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二日

问候絜嫕嫂！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

际坰兄：

寄上《随想》三则（一一四至一一五），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七日

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

际坰兄：

廿五日信悉。寄上《随想》一一八至一二〇共三则，请审阅。

《病中集》已编好，一二周内即寄上全稿（附照片八张），请费神转交三联书店。如能先通知萧滋或别人更好，那就麻烦您了。

祝

好！

巴　金 五日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

际垌兄：

信都收到。我已于十六日回家休息，并进行赴日的准备工作。身体还是不大好，写字仍有困难。《病中集》照片八张早交国煣挂号寄上，投邮期大约在正文全稿寄出后三四日。此信到时，照片是否已经收到，请来信告知。如尚未寄到，当设法补寄。

《谈话录》前记复印张收到，谢谢。作者也曾把原稿抄了一份寄给我，并到我家向我妹妹哭诉一番，说我的文章对她压力很大等等。我叫国煣代笔回了一封短信说我只是讲讲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在批评她。希望她向韦韬解释一下。小记发表了，说明她不愿向韦韬解释。韦韬的声明《文学报》和《晚报》都不肯发表，这说明（一）他们"一贯正确"；（二）他们似乎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吃亲戚"是应当的，其实这是封建的传统观念。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下半年我还要写一篇文章。五月九日赴日。

祝

好！

巴　金 四月十八日

问候絜媖嫂！

刚写完信，梁披云兄来看我，托他带上照片八张，请收下。倘使上次寄的照片未到，就请把这些照片转给“三联”，否则便请退还给我。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际垌兄：

先后寄来两封信都已拜读，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随想录》第五集一篇也未写成。在上海过夏天并不是容易的事。我答应十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倘使健康允许，我能在香港见到您，那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承您代看《病中集》校样，十分感谢。我当然盼望这本小书在年内出版，不过为这小事麻烦您和朋友们，我很不安。

《奥运会纪念邮票册》尚未收到。您说“还可代购一册”，那就请您再寄下一册吧。因为我家里有两位“集邮家”。

上海三次文代会最近召开，我未参加，听说开得很热闹。

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六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际垌兄：

信悉。《病中集》封面题字寄上，请转交三联。前日寄出一信，想已收到。邮票纪念册昨天到了，我的小外孙女非常高兴，谢谢。

祝

好！

芾　廿 十八日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

际垌兄：

廿五日来信读悉。我前几天去医院检查过身体，目前还不会有"大问题"。已经决定十月十六日飞港，一行四人，除小林、小棠外，还有一位朋友（陈丹晨，《文艺报》编辑主任）。我是病人，行动很不便，有些事就请他代劳。

购买郁、沈文集第四卷事，仍请您找三联交涉。

天地出版社要重排我的旧作，我同意，也感谢您的关心。版税多少由他们照规矩办事吧，我只收几本赠书。我在去年写的《随想录》中已说明我旧作的稿酬自己不要，全捐赠给现代文学馆（《随想录》是新作）。只是我的作品常有改动，南国出版社翻印的书，内容都依照旧版本。这次天地出版社重排，

希望以改订本为根据。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十卷本选集都是经过修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本《家》、《春》、《秋》也是改订本。

祝

安好！

巴　金 九月二日

问候絮嫃嫂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

际垌兄：

信和首日封收到，谢谢。最近两个月身体不好，文章写得极慢。香港之行今天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

《随想录》一二一原稿寄上，请审阅。虽然慢，第五集总得写完。无论如何明年要写完《随想录》。

还要拜托您买两本书，就是港版《沈从文文集》第四卷和《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这两本书我本来都有，还是由您代买的，不知怎样给别人拿走了。现在请您在三联替我补购寄下。

老赵①想念从文的文章我已拜读。请代问候他。

祝

---

① 老赵：指赵瑞蕻。

好！

芾　甘 九月十一日

问候絜嫫嫂！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际垌兄：

在港半个多月，多次见面，却没有机会畅谈，回想起来，颇感遗憾。我至今还记得机场告别的时候，你们伉俪的泪光和颤动的声音，谢谢你们的友情。请多多保重，愿你们过得愉快，万事如意。我这次来港追求友谊，的确满载而归。

回来后又忙又疲劳，写字仍感不便，不多写了。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问候絜嫫嫂！

请费神通知三联书店早日把《病中集》寄来，朋友们都来要书，我这里一本也没有。　又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际垌兄：

信收到。寄上《随想一二二》一则，请审阅。

为天地公司写的《序》过十多天寄上，请勿念。

老赵已返南京。尊夫人带给小林的东西，大概今天下午可以托人送来。我代小林谢谢你们两位。

这几天有人来拍纪录片，家里乱糟糟的。不能写了。

祝

好！

芾　甘 卅日

问候絜媖嫂！

请代催问三联：《病中集》是否已经寄出？　又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际垌兄：

今天寄上《随想一二二》，由邮箱转交，日内当可收到。

这些天我生活极忙乱，人们来"祝寿"，来拍电视片，拍新闻片……没有办法。序文写好就寄上。但现在还无法拿笔。

三联的书今天收到了，谢谢他们。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一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际垌兄：

序文寄上，《大公园》发表后，请转交天地公司。

有两件事麻烦您：

一、有人来上海时，请代购斑马牌必备笔一打。

二、请通知三联：请他们再寄给我《病中集》精装十册，平装十八册。书款请记在账上，或由您代还，都行。谢谢。

我身体还是不好，作协代表大会我请假，不参加了。

祝

好！

巴　金 十二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际垌兄：

刚才黄裳来，说您将在香港过春节。三天前我寄上《随想》一篇，请《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转交，想已收到。近三个多月因病和别的“干扰”搁笔未写《随想》了，算一下还差十七篇，决定明年上半年写完它们。

我的身体虽差，但估计还可以拖两三年，我还有不少待做的事，不会闭上眼睛，请勿念。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卅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际垌兄：

信收到，托人带来的东西也收到了。谢谢。

我的感冒基本上好了，可以看点书，但写字仍吃力。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这文章写好放了好些天了。

三联书都收到。过三四天还要给您写信。

祝

好！

芾　甘 十日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

际垌兄：

前次寄上的《随想录一二四》想已收到。现在又寄上《随想一二五》一则，请审阅。最近大概不会寄稿了。以后倘使写出新稿，是否仍寄深圳信箱？请告知。三联书均已收到。杨女士带的东西，小祝去取来了，谢谢。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七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

际垌兄：

你大概早已返京。《随想一二六》已写好，我想还是直接寄给报馆吧。反正这几天我身体不好，很感疲劳，也得休息了。倘使能休息，春节后我还可以写一两千字。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际垌兄：

十八日信悉。我明晨赴京，出席政协全会，小林、小棠同行。我身体还是不好，大约只参加两三次会，此外还得参加作协的两三次活动。最近杂事较多，无法写短文，四月中旬返家后，准备关门养病，或可写出一点东西。

附寄打印信一件，请转交天地公司。那些书的稿费我说过全捐给文学馆，多少没有关系，该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不用提前。我在《谈版权》一文中说过我的旧作的稿费一律捐赠文学馆，不是空话。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二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

际垌兄：

我昨天返家，相当疲劳。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这短文是在上海开了头，在北京饭店里写完的。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一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际垌兄：

十八日来信收到。我从北京回来，十一日曾寄上《随想》一则（《再认识托尔斯泰？》），不知见到没有？您寄来的胡氏谈话录已经接到了，谢谢。

您这信讲起退休的事，使我感到时间跑得太快了，您到霞飞坊找我写稿，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1] 的确您也该休息了。不过手里还有一支笔，您是不肯休息的。

《随想录》继续在《大公报》发表，不成问题，还有二十三篇文章，今年一定要写完，您愿意帮忙校对，那太好了，很感谢您。

① 时为一九四六年或稍后。当时潘任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

辛笛去港，会到报馆看您，我的近况他会告诉您，写字吃力，写不下去了。

祝

好！

巴　金 四月廿六日

问候絮媖嫂！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二八》一则，请审阅。我身体不好，医生嘱我多休息，无法写文章，但杂事仍然不少。托人带来的咖啡收到，谢谢。小林夫妇大约明后日返沪，不知道他们在深圳见到您没有？辛笛我尚未见到。

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五月廿九日

问候絮瑛嫂！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

际垌兄：

托施女士带来的咖啡早收到。谢谢。最近清理图书捐赠

给文学馆和“北图”，相当疲劳，无法动笔，只写了一则《随想》，现在寄上，请审阅。前一篇《随想》的剪报收到。

别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三十日

问候絜嫃嫂。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

际垌兄：

十一日来信收到。《随想》发表早迟没有关系，近来我身体不好，事情多，文章写得少了。上海酷热，但我也不想出去避暑。出去一趟劳师动众，又花国家的钱，我也不愿意。留在上海，闭门做事，心静自凉，我从不出门，又不在外面吃任何饮食，大概吃不到用化肥发酵的蛋糕，喝不上掺敌敌畏的假茅台，或许能多活两年也说不定。寄上一三〇《随想》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　金 十七日

问候絜嫃嫂。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

际垌兄：

六日信收到。知道您替我看《家》的清样，太感谢了。这几年您为我那几本书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没有向您道谢，只是因为话都是空的，我只有把感情写在心上。我写字困难，讲话吃力，但记忆力始终未减弱，我想也不会衰退吧。

最近身体还是不好。没有写文章。只是匆匆地校了一遍旧译的《克氏自传》，因为三联要重印它，书已发排，又不便大改。

文章还要写，今年总得写几篇《随想》。

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问候絮娱嫂。

您寄来的金庸小说早已收到，小林忘记写信给您，很抱歉。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

际垌兄：

近来好否？我近二月身体很差，杂事仍多，因此少写文章。小林夫妇去京、津出差，日内回来。黄裳有时来坐坐。这两天上海暴雨成灾，我的园子里淹了水。

寄上《随想一三一》一则，请您转给《大公园》编者，谢谢。

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九月二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际垌兄：

《随想一三一》剪报收到，谢谢。现又寄上《随想一三二》一则，请审阅，并转给《大公园》。

我身体还是不好，不过也做了一些事情。杂事多，写文章更困难了。

黄裳兄月初来港，可能对您谈点我们的情况。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七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

际垌兄：

二十一日信悉。我近一个多月身体仍不好，杂事反而更多，文章一字未写，只是校了几本旧译稿，已精疲力竭。开明

书店六十年纪念，出集子，要我写短文，书已印出，我的文章还不曾开头，下月内总得写出来，讲讲我对出版工作的意见。

杨犁同志返京后尚未来信，关于《家》三本书的版税，我今年三月在北京对他提起过，当时《大公园》上正刊出您的短文，谈到我捐赠版税的一封信，我把文章给了他。今天我给陈松龄先生写信说，《家》出版，我要四十册（《春》、《秋》各三十册），书款在版税中扣除。版税（扣除购书款）捐赠文学馆。照"天地"规定的办法支付，不用客气，也不用提前。……在这范围内照杨犁同志的意见办，就不必问我了，反正我已（下缺）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卅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际垌兄：

因病好久不曾写信给您，也没有写出一篇《随想》。最近带病写出一篇短文，请阅后转交《大公园》编辑部。本月中旬小林、国煣同去深圳，参加《收获》、《花城》合办的笔会，我以为她们会见到您，要她们代我向您问好，没有想到您未出席该会，因此也不知道您的近况，念念。我还是靠西药控制病，病情比较稳定，但写字仍困难。

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际垌兄：

刚才黄裳来，说您将在香港过春节。三天前我寄上《随想》一篇，请《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转交，想已收到。近三个多月因病和别的“干扰”搁笔未写《随想》了，算一下还差十七篇，决定明年上半年写完它们。我的身体虽差，估计还可以拖两三年，我还有不少待做的事，不会闭上眼睛，请勿念。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卅日

问候絮媖嫂！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九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三四》一则，阅后请转交报社。

我还是过着病人的生活，想做的事很多，却什么都作不了。本月内大概还要寄上一篇短文。

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九日

问候嫉嫂。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际坰兄：

寄上《随想》两篇，请您审阅后转给《大公园》，谢谢。

我的身体还是不好，正如在《答卫绪云》中所说，我也是"靠药物在延续生命"。我不悲观，只是得好好利用争取来的时间。

祝

好！并祝春节愉快！

巴　　金 二十八日

问候絜嫉嫂！

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

际坰兄：

一月廿三日信悉，我刚巧前一天寄上了《随想》二则，请您转交《大公园》，因此拖到现在才写回信，请谅。

三联寄来的《病中集》等十册收到了。第五册《随想录》到今天为止只写了十六篇，打算在六月底前结束这个集子。倘

使我的健康情况不再恶化，我可以照计划办，按期交稿。

《蓝屋》是国煣从上海寄广州办事处转交的，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现在应该收到了吧。请来信告知，如已遗失，就让她们另寄一册。

听说您在看《春》的校样，很不安。您为我的书花去许多时间，我衷心地感谢。

这信可能在春节期间送到。我祝愿您全家过一个十分愉快的春节。

祝

好！

芾　甘 二月七日

问候絮媖嫂！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

际坰兄：

好久不写信了。我身体不好，因此没有去北京开会。在家养病，但仍有不少杂事，实在没有办法！我们的报上常有这样的宣传：一个好人生了病，不去治病，反而加倍努力工作，把病假条藏在衣袋里，一定要劳累到死而后已。我实在不懂这是对什么人宣传，但我不会上当。很想刺那些人一下，又没有力气拿笔写文章，可见讲真话实在不容易。寄上《随想》一则，请转交《大公园》编者，谢谢。辛笛已赴美探亲，此去大概半年，或至少半年。黄裳在沪，他能写，也常写，读他的文章颇感

痛快。

祝

好！

巴　金 八六年四月三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

际垌兄：

寄上《随想一四一》一篇，阅后请转交《大公园》编者，谢谢。

我身体仍不好，不多写了。

祝

好！

芾　甘 八六年五月六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际垌兄：

书三套外一册，由魏帆送上，请查收。上海这两天热起来了，你们好吗？去了什么地方？请保重。

小林夫妇今天去北京出差，六一前回来，那时你们还在上海吧。

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四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六年八月八日

际坰兄：

七月卅一日来信收到。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常有类似心力衰竭的感觉。《随想录》写成，我就要搁笔了。现在只差最后半篇，本月内一定交出第五册《无题集》全稿。

现在有件事情拜托您。《随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嘱在您返京后仍寄原址转交（六月中旬寄广州办事处转港），至今未见发表，请您代问一下，要是《大公园》不愿发表最后几篇，那就到此为止吧，不必勉强。三联方面仍请您代为洽谈。最近李子云由西德返沪，过香港，萧、潘两位向她提过印合订本的事，我答应了。

天热，承德之游乐乎？祝

好！

巴　金 八月八日

问候絜媖嫂！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

际坰兄：

《随想》五篇寄上，请查收。上次寄的二则是六月十二日挂号寄出的，已托魏帆到邮局查问过了。最后二则和《无题集·后记》如何寄奉，请示知。魏帆是马宗融的外孙女，在文学馆工作。这信如明早来不及寄出，就托她带去北京，她下午离沪。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问候絮娱嫂。

《随想》五篇：一四四、《官气》；一四五、《文革博物馆》；一四六、《二十年前》；一四七、《怀念叶非英兄》；一四八、《三说端端》。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

际垌兄：

信收到。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已找魏帆拿回执到邮局去查问了。魏帆（在文学馆工作）今天上午返京，我叫她带去五则随想（一四四到一四八），明天下午就给您送去，这样便不会再发生问题了。稿收到后请给我一信，《随想录》以后不再写了，我真的要搁笔了。祝
好！

芾　甘 二十日

问候絮娱嫂！

一九八六年九月七日

际垌兄：

二月来信拜读，敬悉一切。我那本小书的事情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很不安。有许多话以后再说吧。今天只谈《无题集》的事，请谅。

一、最后两篇《随想》（一四九、一五〇）随信寄上，请转交《大公园》编辑部，并请代我谢谢报社，我从此搁笔，不再发表《随想》了。我需要休息。

二、《无题集》书稿，一两天可寄出一二一至一四五以及《后记》和《附录》，最后五篇请您让三联根据原稿复印，这样全稿都有了。

祝

好！

巴　金 九月七日

问候娸嫂！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

际垌兄：

十四日信收到，谢谢。我最近去杭州养病，休息十一天，回来仍然疲劳，不过《随想录》写完，宣布搁笔，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无题集》封面设计您选定了，我当然无话可说。说实话，

对封面我一向要求不高。十一月底出书，我倒很满意。这次仍要请您帮忙通知三联：用书代稿酬，精装本只要贰拾册，其余全要平装本。

还有，如可能，想请您看看《无题集》的清样，至少一四七至一五〇四篇，这最后四篇的剪报（或复印稿）我没有看过。

辛笛伉俪返沪，已到我家来过，他现在大概又忙起来了。下个月他和黄裳都要赴京开会。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九日

问候嫫嫂。

还想请您买一本千家驹的《七十年的经历》，方便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际垌兄：

两封信都收到。送我的糖也由国煣取来了，谢谢。

最近我身体很不好，主要原因是得不到休息。这三十九年我浪费了多少时间，今天快到生命的尽头，坐下来想静静地好好地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一些问题，人们也不让你安静。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做我不愿意的事，为了应付这些人，我痛苦不堪。医生要我休息，我希望隐姓埋名，避开名利，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文章不写了，可是连从容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就太可怜了。……好，不发牢骚了。还是谈两件事情吧。

一、港版《真话集》如愿意把《鹰的歌》收进去，我同意。不收也不要紧。

二、《后记》脱稿期早于《怀念胡风》，因为《胡风》一文中有一段是后来补写的。上海《文汇月刊》上发表的《胡风》文中有一句话“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没有毛病?”，“者”字也可能是误植，也可能是编者有意增加，因为说文艺工作者的“毛病”(我自己后来改成失误)，不会犯“天条”。

三、您看完我的小书的校样，太感谢了。小书出版，请三联给我航寄几册样本来，除《真话集》外，其余三种也请各寄我数册。

四、邮票收到，谢谢。如方便，请代我再买两套寄来。

别的话下次谈吧。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际垌兄:

信悉。千家驹著作收到了，谢谢。

还想请您买一部书，就是大公报社出版的《十年文革史》。

我仍忙，杂事仍少不了。《随想录》突然受人注意，这倒出乎我的意外。本来我估计，过五、六年它才有可能走运，没有料到这样快就开始发生作用。北京“人文”全部重排，本月底出书。上海也在赶印选本。对“文革”能多揭露、多批判总是

好事。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四日

问候嫉嫂！

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

际坰兄：

托开垒带来的杏仁糖收到，谢谢。

最近我的身体还是不大好，不过不写文章，不活动，少读书，这样还可以拖下去，拖一两年大概不会有问题。只是我还想再写一本小书，这就近乎妄想了。

董秀玉到香港后不知开始工作没有。听说港版《随想录》合订本今年春天即将出版，如方便请您通知她或三联，书印出就给我寄四十册来（精、平各二十册）。好些熟人向我要这本书，北京版的合订本已经送光了。写信去要，一时恐怕来不了。

别的下次再谈吧，麻烦您了。

祝

好！

巴　金 一月八日

问候絜嫉嫂。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际垧兄：

信早收到。我身体不好，写字更吃力，行动也更觉困难。不过人总得有点精神，而且我从来不悲观，因此活下去也相当容易，不知不觉间几个月又过去了。我的书出版了，而且卖得不错，但售价也贵得惊人。幸而这是我最后一本书，否则我实在不忍见读者掏腰包，总觉得对不起读者似的。

三联重排《随想录》第一集，我想改动几个地方，现在附寄一张刊误表，请转给书店。

黄裳好久不见了。辛笛昨天陪水禾田伉俪来坐了一会，曾问起您是不是已返香港。他说很忙。

祝

好！

巴　金 三月二十七日

问候嫫嫂。

致戴安常*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安常同志：

信收到。《讲真话》①花了你们不少的功夫，很抱歉。遗漏的文章我找到一部分，由国煣带到北京交给李致了。现在又找到一篇《〈写给彦兄〉附记》，记得是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鲁彦选集》写的，请查明后把注释改正。

龚明德同志来上海，托他带一本《讲真话》给您，请收下。

祝

好。

巴　金 一月二十一日

---

* 戴安常（1937—　）：四川江津人。诗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① 《讲真话》：指《讲真话的书》，一九九〇年九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初版。

致 魏 帆*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魏帆：

信收到，谢谢你告诉我几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一直在替文学馆的前途担心，大家都在"向钱看"，谁还关心那一堆旧书旧纸？现在知道你们的工作还在进展，我才想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这一个多月我的心情不好，仿佛生活在几百年前，仿佛过着中外名著中所描写的瘟疫流行的日子。……只是一场梦！不写下去了。你妈妈和妹妹的信收到了。告诉她们我还好。说实话，我的健康和去年你返京时差不多，不过写信容易感到疲劳，因此欠下很多信债。

我希望你多给王仰晨帮忙。关于《第四病室》的《前记》，就是你复印后寄来的那一篇并不是为《第四病室》写的。五三年初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我的旧作全部停版，我选了其中几部交给平明重印，书前都加上同样一篇《前记》。赵家璧看见便也在晨光出版的《第四病室》中转载了。这《前记》其实

---

* 魏帆（1958— ）：马宗融之外孙女，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人员。

与《第四病室》无关，而且还是根据一篇旧序改写的。在这里用不着了。你对王仰晨讲一声吧。

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请代我问问“三联”的合订本《随想录》平装本出版没有？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魏帆：

二十九日信收到，知道你们在为文学馆尽力，而且有办法，有信心，我很高兴。你母亲来信也说你们为叶老的丧事出了力，工作得不错。叶老的确是我最敬爱的老师，是一个十分难得、非常真诚的好人。读他的日记，我敬佩他讲真话，他几十年如一日，是那么善良，那么正直，他真是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榜样。“故居”要是交给文学馆，那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办好。……

我有不少话要说。可是这几天身体不好，拿着笔感到太吃力，不多写了。我欠的信债太多，每天只能写一两封短信，这次给你写信，是为了要你给我买十部《随想录》合订本平装，八部精装（我还要送给你妈妈、你舅舅和你各一册）。书款多少，你告诉我，就汇给你。本来打算托李子云带回，现在听说

她不去北京了，小林也不去了。你想个办法让我早点收到吧，是不是托三联交邮。范用同志是不是仍在三联工作？如见到三联的同志，可对他们说，书印得好，我满意，也感谢他们。

祝

好！

芾　甘 三月四日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

魏帆：

前信想已收到。姑婆要你买两瓶维生素C带来，要是买得到，就"照办"吧。斑蓝根也需要。这次肝炎恐怖中我们家倒没有发生事故。只是李小林不去北京了。

《随想录》合订本还是由你带来吧。听说精装本售缺，能买到几本就买几本，我还要送你妈妈和舅舅啊！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日

致魏绍昌*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绍昌同志：

信悉。画册收到，请代我谢谢旦宅同志。他的画我很喜欢，但是序文或前言之类我不能写，因为我早在《随想》(三九)中就说过，我对绘画一无所知，我"喜欢画，却不懂画"，我写不出什么。好几位朋友找我写点谈画的文章我都辞谢了。这一年多写字更加困难，近三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写，以后也不会写什么了。请谅。祝好！

巴　金 廿八日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三本书签了名，现在托老彭同志带给您，请查收。

《书信集》我这里缺书，您能代我买几本，我就送一本给您。我不是在开玩笑。能买到一本也好。

绍昌同志

巴　金 一月廿八日

---

* 魏绍昌(1922—　)：浙江上虞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研究馆员。

致藤井省三*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藤井先生：

来信读悉。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谈话又有语言障碍，因此先生上次过沪，未能接待，抱歉之至，请原谅。

我有一种毛病，喜欢修改自己的文章，例如《家》就改动过八次，短篇《神》改得不多，但也不止一次，当然编《文集》时改起来，就删得多一些。《神》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非写真人真事不可。而且我不想让武田君知道我是作家，我在写他。我怎么能把他的藏书都如实地写出来呢？那些书不是武田君家里都有的。他有的只是些文学书。至于蒲鲁东、巴枯宁、斯丁纳、柏克曼……都是我的藏书，其实与武田君无关。我当初写上那些书，后来又删去那些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在改变，与您所谓"压力"无关。我受批判的时候压力要大得多。但是在一个短篇里删去或增加几个人几本书，我并未受到压力或干涉。

---

* 藤井省三：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科副教授。

我感到精疲力尽，就到此为止吧。谢谢您的关心。

祝

好！

巴　金 五月二十六日

吊唁叶圣陶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

病中惊悉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

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巴　金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

吊唁井上靖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

东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转井上芙美夫人：

病中惊悉井上靖先生逝世，十分悲痛。国际文坛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真诚的朋友！井上先生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事业献出全部心血，三十年深情厚谊犹在我心里燃烧。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中日人民友谊万古长青。谨电吊唁，并致慰问。

巴　金　一九九一年一月卅日

吊唁卫惠林*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转卫西陵① 先生：

惊悉惠林兄逝世，深为哀悼。惠林兄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对我的思想的发展与人格的成长都有帮助。我忘不了他。谨电吊唁，并致慰问。

巴　金

* 卫惠林(1900—1992)：山西阳城人，社会学、人类学及民俗学家，曾任台湾大学民俗学教授。

① 卫西陵：卫惠林之子。

吊唁艾芜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

成都红星路二段八五号省作协：

惊悉艾芜同志不幸逝世，不胜哀痛。五年前我们相会于成都，共叙友情，没想到他竟先我而去。艾芜同志寡言、勤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也是《南行记》的爱读者。艾芜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请代我向他的遗体献上花圈，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巴　金　十二月八日

吊唁沙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省作协并转沙汀家属：

惊悉沙汀同志病逝，深为哀悼，文艺界失去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我失去一位真诚的朋友。他留下的《淘金》等三记将留传后世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沙汀这个光辉的名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务请节哀。

巴　金

致《大学语文》编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大学语文》编者同志：

信悉。你们的建议很好。我索性把《门槛》改译了一遍，现将修订稿寄上，能否采用，请你们决定。谢谢。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中文自学指导》创刊号。

致孑民图书室*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

孑民图书室诸位先生：

信收到，你们太客气，捐点书算不了什么，以后请不要寄邮费来，这五万元邮票收下了。我一共寄过两包书，两包书寄发时间隔得不近。我生活乱，办事容易忘记，有时想起，便找出几本书来，托书店办事人寄出。以后还预备寄上一些书，好在你们办图书室，什么书都可容纳。我的书以后当寄上一部分。你们寄的书收到，谢谢。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六日

---

* 孑民图书室：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为纪念已故校长蔡孑民先生而设立的图书室。当时曾呼吁各地作家向它捐赠书刊。此信曾发表于《燕都》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

编译组同志：

信收到。魏以达同志翻译《家》，根据七七年中文版是照我的意见办的，因为我不满意五七年英文版的大删改。这删改虽然得到我的同意，但当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希望世界语版不要搞得像英文版那样。

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世界语版《家》的《前言》一定写，过两三天或三五天寄上。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廿日

致《中国报道》[1]社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

同志们：

我最近生病，你们的第一封信未见到，第二信(一月廿九日)今天才看见，题词来不及了，而且我手抖得厉害，无法题字，请原谅。倘使实在需要，请你们代我写几句话吧。

刊物办得不错，创刊三十五年，而且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值得庆祝，我也很高兴。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编辑同志：

十月七日来信前天才收到。为了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纪

---

① 《中国报道》：月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主办的对外宣传刊物，创刊于一九五〇年。

念，我的确应当写点什么。不过最近我身体很坏，讲话写字都很吃力。让我试试看，倘使能写出一篇短文，当遵嘱在明年一月底前寄上。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

中国报道社的全体同志们：

电报收到，谢谢！知道你们在庆祝《中国报道》创刊四十周年，我很高兴。近十年来我定期收到你们寄来的《中国报道》，虽然病中无法仔细阅读，但随手翻翻，也如同和老友晤谈，感到十分愉快。刊物创办四十年来，读者遍天下，影响越来越大，这是我们中国世界语者的骄傲，也是刊物全体工作人员辛勤耕耘的结果，值得庆祝。

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微薄的力量。亲爱的同志们，请接受我这个老世界语者对你们节日的由衷的祝贺！

巴　金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

致中国作协书记处并机关全体同志*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作协书记处并机关全体同志

同志们：

来电读悉，谢谢你们的鼓励。我一直在家里养病。最近这里还下过大雪，但是你们的电报给我带来春天的气息。春天就在门前，我仿佛看见院子里一片灿烂的阳光，雪已经化了。

我虽然是个衰老的病人，在我心里却燃着永不熄灭的火。只要心不死，火就不灭，我也不会搁笔。然而我毕竟老了，我不可能同你们一起大踏步前进，我没有那样多的精力。我只能跟在你们后面呐喊助威。我们文学事业的主要力量应当是中青年作家、中青年的文学工作者。你们说得好："面向未来，

---

* 此信发表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文艺报》第三期时，该报编者曾作有按语："今年春节前夕，中国作协书记处并机关全体同志致信巴金同志，向他祝贺节日愉快。巴金同志在病中亲笔写了回信，现发表如下。题目是本刊代拟的。"（发表时题为《我仿佛看见一片灿烂的阳光》。）

面向世界，面向全国，团结广大作家，贯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为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以利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出世。"但贯彻"作协四大"精神，谈何容易。让我们向着这个伟大目标奋勇前进吧。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牢记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一定会有大的成就。

伟大的作品一定会产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坚信。

祝

好！

巴　金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致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分会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李致并转四川作协：

四川作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我发来两份电报，希望听到我的声音。感谢同志们的厚意，我因病不能来到同志们中间，和你们一起讨论。我长期“脱离”生活，又没有资格发言。请原谅我的沉默。我写作六十几年，说不上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没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不过我相信只要不脱离社会、不忘记人民，只要真诚地追求，只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大家都会在创作上开花结果。祝大会圆满成功。

巴　金 五月二十三日

致《文教资料简报》编者*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

《文教资料简报》第四十六期六十八页上，引了两段鲁迅先生对内山完造的谈话①，说是"内山引用曹聚仁在香港《星岛晚报》上发表的《书林新话》的第六节谈到内山书店的部份。"这个说法似与事实不符。这两段话的原文，见于内山完造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二卷二期上，后来又收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当时《星岛晚报》还没有创刊。……

一个读者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

---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七六年七、八月《文教资料简报》（南京师范学院编）第四十九期"读者来信"栏

① 指《〈生朋死友〉摘录》的"译者按"（《文教资料简报》原注）。

致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

我有病，不能出席讨论会，非常抱歉。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靠药物延续生命，但是有一个毛病还在发展，那就是语言障碍，我常常听不懂自己讲些什么。脑子还管用，嘴却不听指挥。只好请笔来帮忙。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写作六、七十年，我并无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愧对读者。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

---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四川日报》。发表时附有编者按语："巴老这封信是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在上海寓所面交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委派的代表、四川作协谭兴国的。原信无抬头，发表时的标题是编者加的。"（发表时题为《"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更不便，写字很吃力，精力体力都在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请相信我。谢谢。

巴　金

致《世界文学》*

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

《世界文学》创刊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这不寻常的三十年是很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我，作为你们刊物的一个读者，曾经亲眼看到它像我们新中国的整个文学艺术一样，经历了初创、成长、被禁锢和再生；我也怀着和你们同样的心情，希望看到它更加兴旺发达。而且我深信：它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我们吃够了闭关锁国、耳目失聪的苦。现在不再是关上大门，自吹天下第一的时代，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十亿人的目光再局限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内了。人们需要更多地观察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各个方面，在比较和鉴别中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坚定些。你们正是在文学领域中从事这样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这纪念《世界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除了表示祝贺，我希望你们孜孜不倦地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坚持下去，使刊物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成就，为开阔我国人民的文学视野、繁荣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巴　金 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

---

* 本篇曾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世界文学》（原名《译文》）第四期。

致《世界》杂志[1]编辑部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世界》杂志编辑部：

欣悉《世界》杂志创刊十周年和新的编辑部在青岛成立，特致祝贺。十年来，《世界》杂志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在辅导读者学习世界语、提高世界语者的语文水平方面，在交流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信息和经验方面，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你们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尤其值得称赞。这使我想起二十年代共同编辑《绿光》杂志的同事们，他们对世界语的忠诚和热情，至今令人感奋！

青岛是许多老世界语者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他们在几十年前播下的绿种，今天在这里已经开花结果。世界语《希望》教学片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成功，一九九二年亚太地区世界语大会在青岛的举行就是最好的说明。《世界》杂志新的编辑部的成立，更表现了青岛世界语者的干劲和热情，值

---

① 《世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月刊）。一九八一年创刊。

得庆贺。现在我虽年老多病，但我一直关心世界语运动的进展。因为我始终认为，世界语事业是一项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祝你们获得成功！

巴　金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致成都正通顺街小学的孩子们

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

亲爱的同学们，家乡的小朋友们：

感谢你们寄给我几封充满感情的信，我觉得好像你们就站在我身边拉着我的衣服高兴地谈笑，告诉我许多愉快的事情。你们还让我看见美丽清洁的双眼井。你们真是我的好邻居，你们又把我的心引到了我念念不忘的家乡，我的老家。

请你们原谅，我拖了这么久才写这封回信，唯一的原因是我病了好几年，写字十分吃力，即使脑子清醒，手不听指挥，也没有办法。可是我常常读你们的来信，看你们活动的图片，又收到你们为我写的字、画的画，你们还给我寄来家乡的土特产，让我在上海过一个四川的新年。

亲爱的小邻居们，你们没有想到你们给了我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对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你们的信，所有家乡孩子们的信，孩子们真诚的祝愿打动了我的心，我把你们送来的一切都留在我的身边。这是我的财富，我引以为骄傲。

亲爱的家乡的孩子们，接受你们送来的这一切，我不能不想：你们为什么对我这样关心？对人民我究竟有过什么成就？

有过什么贡献？我从来不曾忘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接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勤奋写作是我的职责，我不曾有效地使用我手中的笔，也谈不上奉献，我平平常常地度过了这一生。经过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争取说真话，争取做好人，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你们都应当远远地超过我。祖国和人民在你们身上寄托着无限美好的希望，你们的前途宽广、光明！因此我认为你们没有改变学校名称的必要，就这样让我永远做你们的邻居不好吗？不管你们怎么想，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虽然无法给你们每个人写信，但是你们都在我的心中，我的眼睛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

最后再说一件事情。古话说礼尚往来，你们寄来礼物，我也要还礼，我托人在少儿出版社买了三套《中华子孙丛书》，同样的三套，送给你们学校、和平街小学和东城根街小学各一套。每套四十册，今年先出二十册，明年可以出齐。我会托人陆续寄给你们。

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我相当疲乏，写不下去了，那么就到这里为止吧。不过还有一句话要讲出来：欢迎你们再来信（请原谅我不一定写回信），却不欢迎你们再寄土特产来。我已经接受了太多的礼物，友情的债快要把我的肩头压垮了。你们一定了解我，谢谢。

祝

你们健康地成长！

巴　金 九二年三月八日

致成都东城根街小学学生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写信给我，一大堆信！我数了数，一共四十封，好像你们都站在我面前，争先恐后，讲个不停，好不热闹！家乡的孩子们，感谢你们给我这个老人带来温暖。

我有病，写字困难，捏着笔手不听指挥，不说给每个同学写一封回信或者像五年级郭小娟同学所要求的那样写一段话，就是给你们大家回一封短信也十分吃力，有时候在我的手里一支笔会有千斤重。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不能使家乡的孩子们失望。我终于拿起了笔。

请原谅我今年不能回家乡，并不是我不愿意看望你们，正相反，我多么想看见你们天真的笑脸，多么想听见你们歌唱般的语声，但是我没有体力和精力支持这样一次长途的旅行，那么就让这封信代替我同你们见面吧。

不要把我当作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今年八十七岁，今天回

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我在回答和平街小学同学们的信中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有人问我生命开花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就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上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我和别人一样，也希望看到自己生命的开花。但是我不可能再活一次。过去我浪费了不少的光阴，现在我快走到路的尽头，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十分珍惜这有限的一分一秒。

亲爱的家乡的孩子们，我真羡慕你们。你们前面有无比宽广的道路，你们心里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爱惜你们可以使用的宝贵时间，好好地学习吧，希望在你们身上。

我真诚地祝福你们。

巴　金　五月十五日

致成都和平街小学的小朋友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同学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信收到。我长期生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活着的日子不多了。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不是什么"民族的骄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过对我的人民和我的祖国我有深切的爱。我真羡慕你们！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为民族、为人民献出全部精力。但是我办不到了，我没有时间和机会了。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家乡的孩子们，奋勇前进吧，愿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人民的骄傲！

谢谢你们。

祝新年快乐！祝学习进步！

巴　金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成都和平街小学的小朋友(第二封信)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学们，我家乡的孩子们：

半年来我一直在考虑怎样给你们写回信，一直在想用什么礼物来回答你们寄赠土产的感情。我觉得我欠你们的感情的债已经够多了。

今年三月我寄信给家乡正通顺街小学同学们说："我已接受了你们太多的礼物，感情的债快要把我压垮了！"

这些话也是对你们说的。在我的心中你们三个学校的同学都是我的小朋友。所以两次托人寄书，都是三个学校各赠一份。上次寄赠的《中华子孙丛书》，听说你们已经收到。但这二十册只是半套，尚有二十册，等到出版后补寄。最近我又委托上海少儿出版社代为寄上《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等书五册，想也已见到了。只要对你们的学习有好处，我愿意尽力。

这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六·一节的礼物。我想你们不会

拒绝它。我谢谢你们。再过两个星期欢乐的儿童节就要到来了。遗憾的是我因病不能回到家乡在你们中间欢度这个节日，但是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看！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正在对你们微笑呢！

祝

你们节日愉快！

巴　金 九二年五月十五日

致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庆筹备处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同志们：

二月十二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我近几个月来身体不好，连写字也感到吃力，外面来信大部分由别人代为处理，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过问。你们去年寄来的信我可能没有见到，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请原谅。

母校校庆要我题字，我无法答应。我自小就未练过字，不懂书法，最近拿起笔手就发抖，实难挥毫。请找另一位校友题字吧。将来如编印校友录，能列入我的名字，我倒感到十分荣幸。我在附中念过一年半，最初半年念补习班，后来念了一年高三，一九二五年毕业。我本名李尧棠，一九二八年底开始用"巴金"的笔名发表文章。编印校友录时，我的通信处如下：上海钜鹿路六七五号。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同志：

来信收到。我的字写得太不好，请不要采用我的"手迹"。

我目前写字不便，校友登记表让我慢慢填好寄上。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八日

给《复仇及其它短篇小说》法译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朋友们：

收到你们两位的来信，感谢你们的鼓励。你们翻译我的短篇小说，我同意，只是要求你们在书印出以后，寄几本给我看看。那些短篇都是我回国以后想念法国的朋友和我在法国过的日子的时候写成的。这是我早期的作品，它们保留了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爱憎。《罗伯斯庇尔》一篇是借古讽今的作品，借用一个外国“古人”来骂蒋介石的独裁。在我这些作品里还可以找到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物。

祝

好！

巴　　金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

* 此信曾收入一九八四年九月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巴金写作生涯》。

致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者*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

△△先生：昨天得到一个南洋朋友来信，他见到一本叫做《驴》的短篇小说集，说是“民国三十年三月在上海初版”的。在版权页上印着：“著者：巴金。发行者：虹虹出版社。代售处：星加坡上海书店；香港星群书局；本埠中国图书公司。”这不是我的作品。我从没有写过叫做《驴》的小说。又朋友告诉我香港星群书局的寄售书目上，有一本巴金著的短篇小说集，题名《父子》。我好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作《父子》的散文，但后来就改作《一件小事》编在《短篇小说二集》。我并没有出过一本叫做《父子》的书。您知道我在抗战以后就没有编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四年来，我没有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我著的和译的书以前在上海的书店出版的，除了商务印书馆、良友图书公司、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外，都已收回。抗战以后，我的新著作都是交给开明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或用文化生活出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版社总经售名义)两家印行的。倘使别的书店有我的新作出版，那么不是别人翻版偷印，就是别人冒名牟利。(还有去年在香港用某某出版社名义印行的《火》，也是一本偷印书，这是将我在《文丛半月刊》第二卷中发表过的《火》的一部分初稿，共六章集起来排印的。)请您把我这信在《文艺》上发表，让读者知道那些"书商"的欺骗行为，免得他们以后再上当。

巴　金 七月十七日

致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同志们：

欣悉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唐山市举行，特致祝贺。

十几年来，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重建家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唐山市世界语协会也在宣传、推广、应用世界语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次又担当了承办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重任，我向唐山市有关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敬意。

自从上届全国大会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在新时期世运方针的指引下有了新的发展。事实证明世界语完全能够为改革开放、“四化”建设和世界和平服务。希望这次大会能很好地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国世运的发展，并为明年在青岛举行的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作好准备。我虽然因健康原因，不能亲自参加大会，但我的心是永远和世界语者在一起的，我衷心地祝贺我们的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贺全体与会者在唐山度过美好的时光！

巴　金　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致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因病不能出席大会，[①] 请原谅。沙汀同志是我钦佩的当代我国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精品，通过这次学术研讨，当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祝大会圆满成功！

巴　金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① 指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日至六日在四川绵阳举行的祝贺沙汀创作六十周年暨沙汀作品研讨会。

致《散文选刊》评奖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我不反对评奖，不过我不希望自己得奖。我从小就害怕参加任何仪式。我有不少毛病，口齿不清，语言障碍，便是其中之一，之二。倘使有话要说，我愿意用作品去接近读者。要是无话可说，我不用空话浪费别人的时间。空话打动不了读者的心。只有自己心里燃着爱憎之火，才能使读者热血沸腾。

巴　金 四月七日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散文选刊》七月号。

致《解放日报》编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编辑同志：

读到王若望同志的文章，① 发现有一句话欠妥，提出来，请你们查一下："列宾画了一幅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油画像，在艺术史上赞为'双绝'。"据我所知，列宾给托尔斯泰画像较多，还给迦尔洵、屠格涅夫等人画过像，但似乎不曾给杜思妥也夫斯基画像。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一幅有名的画像是瓦·格·彼罗夫(1833—1882)在一八七二年画的。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十一日

---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① 指《画外音》，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副刊。

致《新民晚报》记者*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新民晚报记者同志：

读了你们写的报导《救救徐家汇藏书楼》，我疑心是在做梦。上海这样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徐家汇藏书楼远东闻名，有一部分珍藏十分宝贵。我们要振兴中华，建设精神文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首先就应该珍惜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实事。你们现在正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支持你们。我相信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关心下，藏书楼一定会很好地保存下来。谢谢你们。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

* 此信曾发表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九日《新民晚报》。发表时由该报编者冠以《珍惜前人精神财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标题。